武俠世界
第33年
7
$15.00

編者話 石中蓮先生所撰著之巨型小說，「魔宮遊龍」在今期和大家見面，相傳武林中兩强，相鬥多年不分勝負，二十年後兩人依約再鬥，見面之下，强者自慚形穢失去信心而自我滅亡，弱者却因善於攻心之術易容出現而獲得勝利，但勝利之後又爲自己的手段而羞慚不已，决心將兩者之武藝傳給一個棄嬰南宮白，南宮白長大後，遵師遺言到峨嵋一帶尋找一顆念珠的主人，由此更引出一段曲折離奇，詭異莫測的情節來。

*　　*　　*

石磊先生所著短篇故事「江南八俠」在今期刊出，喜讀石磊先生佳作之朋友，切勿錯過！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也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所著「巫蠱毒遊龍」。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 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7期
（總號165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奇幻故事／石中蓮・文
　　　　　　　　　可　飛・圖

魔宮遊龍

俠中之聖　魔中之魔

月冷、風清、夜寂靜。

銀輝洒照下，這座龐然大物的古刹，看上去有點駭人。

這座古刹不知是那一個朝代的建築物，想當初紅牆綠瓦，莊嚴肅穆，到如今落到斷壁危垣，淒涼蕭條！

萬里晴空，沒有半點雲，沒有雲的晴空便不可能有雷雨，而突然地，一聲裂帛異响起自夜空，一道白光從天而降，直落在「大雄寶殿」前這個四週長滿了野草的院子裡。

不是閃電，是個人，是個穿着一身雪白衣衫，鬢髮俱白，連眉毛都白了的老人。

這老人身材高大魁偉，但由於他身形有點佝僂，因之較他正常的高度要矮了半個頭。

身形佝僂那表示駝背，背後該隆起一個駝峯，但這白衣老人背上的駝峯却遠不及他胸前鼓起的一堆來得大，衣衫脹得鼓起甚高！

那白衣老人站在院子裡，月光偏斜，「大雄寶殿」的陰影恰好遮到他脚前，也把他身影映在地上老長。

白衣老人落地無聲，兩道冷電似目光直往漆黑的「大雄寶殿」裡投射過去，突然冰冷的發了話：「窮酸，你沒有忘記啊！」

漆黑的「大雄寶殿」裡突然响起了一聲朗笑，一個金聲玉振般話聲隨之响起：「二十年的死約會，怎會忘記，我要是忘了這場約會，今後這天地之間豈不是你的了！」

白衣老人兩道白眉略一軒動，道：「窮酸，你是個信人，我還當你熬不過這二十年艱苦歲月，撒手西歸了呢！」

「大雄寶殿」裡那清朗的話聲帶笑道：「你不也還站在我眼前麼？你不是也熬過了這二十年的艱苦歲月了麼？這天地之間，從古至今本是邪不勝正，道長魔消，那有讓滿身血腥的邪魔橫行於世的！」

白衣老人冰冷道：「你認為老夫是個邪魔外道的麼？」

「大雄寶殿」裡那清朗話聲：「世所公認，說你是個邪魔的又何止我一個人，要讓我看，你還是個魔中之魔。」

白衣老人冷哼一聲，「大雄寶殿」簷上一塊琉璃瓦摔了下來，摔在殿前石堦上，「叭」地一聲摔得粉碎，只聽他道：「聽你的口氣，這二十年的進修，你似乎有把握勝過老夫一招半式了。」

「大雄寶殿」裡那清朗話聲笑道：「你何不自問，那『魔影千里』身法雖已爐火純青、登峯造極，但那是沒有用的，輕功身法只能用於逃竄保命，而你剛才那『聚氣成鋼』變無形為有形的魔功却是還帶一絲絲火氣，較諸當年並沒有甚麼進境，又何足克敵致勝？」

白衣老人面色一變，道：「窮酸，休要縮在漆黑的大雄寶殿裡淨耍嘴皮，你且出來讓老夫看看，這二十年來你究竟有多大進境，只要你能勝過老夫一招半式，今後這天地之間，老夫拱手讓你就是了。」

「大雄寶殿」裡傳出一聲朗笑道：「那怕你不讓，老魔，這由不得你。」

白衣老人道：「你倒是出來啊。」

「大雄寶殿」裡那清朗的話聲忽趨凝重，緩緩的說道：「駝老兒，你非要跟我分個高下不可麼？」

「廢話！」白衣老人冰冷道：「你我二十年前『西崑崙』訂下的這場約會為的是甚麼？」

「大雄寶殿」裡那話聲道：「駝老兒，你要明白，二十年前你我『西崑崙』一戰難分高下，故而訂下二十年後的這場約會，這場約會是死約會，不但關係你我兩人的強弱高下，也關係今後這天地之間誰屬，以及各人的生死，也就是說，一旦我出了這座『大雄寶殿』，你我兩人之中，今夜勢必有一人埋骨在這荒山古刹之中……」

白衣老人道：「這個老夫比你更清楚。」

「大雄寶殿」裡的話聲又道：「駝老兒，你我都是這麼大年紀的人了，幾十年的修為不易……」

白衣老人冷笑一聲道：「窮酸，難道說二十年的歲月之中，你只是學到了這個？」

「不錯。」「大雄寶殿」裡那話聲道：「駝老兒，我看開了，也看破了。」

白衣老人道：「那今夜你何必來此赴約？」

「大雄寶殿」那話聲道：「為天下蒼生、當今武林，我不能不趁這個機會勸你兩句。」

白衣老人道：「閉上你那張窮嘴，老夫聽不進這些道理，你既有悲天憫人之心，乾脆剃渡出家好了。」

「大雄寶殿」裡那話聲又道：「駝老兒，我不瞞你，我真有剃渡出家之心……」

白衣老人哼的一聲冷笑道：「你去剃渡出家之前最好殺了老夫，要不然你就連西天如來搬出來也救不了世的！」

「大雄寶殿」裡傳出來一聲輕嘆道：「駝老兒，你好重的殺孽啊，且容我再說兩句話兒……」

白衣老人白眉一軒道：「你還有甚麼好說的呢？」

「大雄寶殿」那話聲道：「石火電光中，爭長競短，幾何光陰，蝸牛角上，較雌論雄，許大世界，狐

眠敗砌，兔走荒台，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烟迷白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地，盛衰何常，强弱安在？駝老兒，這兩句話你可懂，念此你能不心灰意冷麼？」

白衣老人仰天長笑，笑聲裂石穿雲，直逼夜空，宿鳥為之驚飛，狐鼠為之遁走，「大雄寶殿」為之一陣晃動：「窮酸，你不愧是個讀書人啊，奈何老夫是個目不識丁老粗，不懂這些個……」

話聲至此，髮鬚俱張，兩眼冷電暴射，一個身軀也陡然高了半尺，厲聲接道：「窮酸，老夫話說在前頭，你要再龜縮不出，老夫可要毀了這座『大雄寶殿』了。老夫再說一句，你要想救它，就出來憑你那二十年的進境殺了老夫，要不然老夫非把這天地之間鬧得一片血腥不可，言盡於此，你出來還是不出來？」

「大雄寶殿」裡傳出一聲浩嘆，隨着這聲浩嘆，「大雄寶殿」裡緩步走出一個人來，頎長的身材，一襲青衫，是個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這個中年文士好儒雅，長眉斜飛，鳳目重瞳，胆鼻方口，氣宇軒昂，不怒而威，但是他臉上沒有一點表情，一雙目光也遠不如白衣老人的目光銳利，看着他氣宇軒昂，但却根本沒辦法跟白衣老人那欲吞河嶽的威猛氣勢可比。

他停在大殿門口那高高的石階之上，沒往下走去。

白衣老人猛然一怔，道：「窮酸，是你麼？」

中年文士淡淡的說道：「怎麼，二十年不見，把故人的樣子都忘了麼？」

白衣老人道：「窮酸，二十年前你多大？」

中年文士道：「五十！」

白衣老人道：「二十年後的今天你七十？」

中年文士道：「一點不錯。」

白衣老人道：「可是你還跟二十年前一樣的？」

中年文士道：「你却變了樣了！」

白衣老人機伶劇戰，一襲白衣無風自動，目中冷電也馬上隱斂得無影無踪，只聽他道：「窮酸，我托你一件事可行麼？」

中年文士道：「你托我一件事，你有甚麼事要托我的？」

白衣老人雙手探入懷中，當他的雙手從懷中抽出來的時候，他雙手之上托着一個小包袱，大紅緞面的小包袱，細看那不是包袱，赫然是裹着小被子的嬰兒，那嬰兒閉着眼，似乎是在熟睡中。

中年文士顯然一怔，但他臉上仍沒有一點表情，祇聽他沉聲說道：「駝老兒，你何來……」

白衣老人截口說道：「老夫是受人之托，如今老夫把此子轉托給你，今夜事了，煩你在八月中秋夜把此子送上『劍閣』旁有一人高古洞，洞裡面有個人等你，你把此子交給他就行了。」

話語一落，振腕，那襁褓中的嬰兒離手飛起，冉冉往大雄寶殿門口飄了過來。

中年文士忙道：「駝老兒，你既受人之托，自己為甚麼……」

白衣老人凄然一笑道：「二十年前『西崑崙』之上說好的，二十年後的今夜之會誰落敗血濺屍橫，二十年後的今夜你還是老樣子，我却一老如此完全變了樣，我自知不是你的敵手，用不着再比試了。窮酸，我把此子交給了你，你要代我把他送到，也算此子跟我有緣，我這畢生所集留給了他吧。」

右手探懷取出一本絹黃小册，往前一遞，不動了。

中年文士伸手接住了襁褓中的嬰兒，再抬眼看時，身軀猛地一震，失聲叫道：「駝老兒，你……」

搶步奔下台階，踉踉蹌蹌的奔到白衣老人面前，伸一隻手抓住了白衣老人舉在身前的手臂，戰聲說道：「駝老兒，你，你這是何苦的呢……」

白衣老人兩眼圓睁，直直前望，沒動也沒有說話。

突然之間，中年文士顯得頹喪，虛弱異常，連聲音都啞了，他戰聲說道：「駝老兒，你那裡知道，今夜這場死約會落敗的應該是我而不是你，你看看。」

他抬手往臉上一抓，抓下了一個頭套，五官俱全的薄罩子，那赫然是一副特製的人皮面具，普通的人皮面具，名副其實的是張面具，而這副人皮面具却是匠心獨具，製作非常精巧，嚴格的說不能叫人皮面具，應該叫人頭面罩才是。

他抓下了那具人皮頭罩，再看他那張臉，同樣的是鬚髮俱白，不但比白衣老人還顯得蒼老，而且臉色蒼白，兩眼淡然無神，簡直就像帶着大病。

只聽得他道：「駝老兒，你看見了麼？你明白了麼？我為求急迫練功不慎，反落得功力俱失，成為廢人一個，我無意施計欺你，可是我不能不這樣做，為的是有個機會勸勸你，消弭這場干戈，希望你消除爭强好勝之心，皤然而悟，皈依正道，那知道二十年的歲月不但沒減少你那爭强好勝之心，反而益使你性情剛烈，駝老兒，你……你……」

他渾身顫慄，垂下一顆白頭，可是旋即他又抬起了頭，望着白衣老人道：「駝老兒，你放心吧，我絕不會辜負你所托，無論如何我要

把這孩子送上『劍閣』，你這畢生所學我也會交給他……」

白衣老人身軀一晃，砰然倒在地上。

他伸出二個指頭合上了白衣老人的雙眼。然後從白衣老人手裡拿過那本絹黃小册，臉上突然浮現堅毅的神色。道：「駝老兒，我現在已是廢人一個，活着也沒有甚麼意思，雖然我還活着，可是我也不會比你多活多少日子，你先走一步，等我把你託付的事辦妥之後再來找你。我抱不動你，你就是在這兒躺着吧，八月十五離今天沒有多久了，我得趕快走了。」

說完了話，他抱着嬰兒，捲起那本絹黃小册戰戰兢兢地走了！

* * *

「劍門天下險」，是中國軍略地理上的險地，素有「劍門天險」之稱！

「劍門」也稱「大劍山」，也就是古代的「梁山」，在「劍閣」轉北與「小劍山」相連，綿亘達數千里，遙望諸峯聳峙，古木茂密，一統志云：『劍山蜀所持為門戶，其山峭壁中斷，兩崖相嵌，如門之闢，如劍之植，故曰劍門』。

「劍門」一帶，迂迴旋轉，雄壯奇絕，李白詩云：「劍閣崢嶸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賦云：「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岡巍，前有劍閣橫斷，倚天而中開，上則狂風簫颯瑟瑟，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洒石飛閣，洶湧而驚雷……」將劍門之險奇刻劃入微。

一大早，天剛亮，「劍閣」之上峻拔的高峯，鬱鬱蒼蒼的古木却籠罩於一片雲霧之中，一個髮髻俱白身背竹簍的青衣老人氣喘喘地登上了「劍閣」，他不但喘得厲害，而且臉色發白，步履蹌踉，擺搖欲墮，登上「劍閣」就趴倒在地。

人捽倒了，但是他還支撐着頭，望着不遠處峭壁上一個黑忽忽的人高洞穴叫道：「裏……裏面……有……有人……麼，我……我是受人……受人之托……送……人來……」

洞裡沒見有人出來，甚至一點動靜也沒有。

他又叫了兩聲，仍然是沒有動靜，他睜大了一雙老眼支撐着爬了起來：「天可憐，我只不過來遲了兩個更次，難道……」

他跟跟蹌蹌的衝到了那個洞口，蹌蹌跟跟的跑了進去。

這個洞有一人多高，可也足有一人多深，不大，可也不算小，三五個人在裏面，活動得開，一眼可以打到底，那裡有人？

沒有人，但却有人來過的跡象，地上有一小片，一小片的銀碎，撕得紙碎，每一片還不及一個小指頭這麼大。

青衣老人鼓一口氣衝到裡面，那一小片，小一片的碎紙像一根一根的針，扎得他像個洩了氣的皮球，頹然的又摔了下去。他兩手捶地叫道：「我來遲了，我來遲了，算來不過兩個更次，為甚麼不能等一等，這可怎辦？這可怎辦？」

「駝老兒，我已經盡了力，你該知道我已經盡了力，我不比你，我是個廢人，我是個廢人，我好恨，我好恨啊！」

他兩手捶得砰砰响，把手都捶破了，血噴濺在地上，但是他人像麻木了一般，沒知覺，也沒有覺得疼，他是虛弱地靜伏不動。

艮久，艮久，他緩緩地爬了起來，眼望洞外長天喃喃說道：「駝老兒，我對不起你，可是也怪你自絕得太快，沒告訴我這個孩子是誰的。誰托你送到這兒來，究竟交給了誰，現在，駝老兒，只有讓你先去了，我要利用我這風燭殘年把孩子帶大。能帶一天就是一天，把你的畢生所學加上我的畢生所學，一起教給他，能教一天是一天，只有這樣，這孩子的藝業才不至於誤人魔道。駝老兒，你生為魔中之魔，死該為鬼中之雄，還請你助我一臂之力。你知道，帶個這麼小的孩子不容易，尤其是要提拔他，駝老兒，你要助我，我做不了的事等孩子長大之後讓他去做吧，希望那昨夜來這兒等他的人，能等他十幾二十年！」

他一雙目光緩緩的垂了下來，地上那一小片，一小片碎紙跌入眼簾，他突然神色一動，忙伸手把片片紙碎聚攏在一起。

他耐心地一片片地拼，一片片地擺。

由於紙碎撕得太碎，他足足費了一個多時辰工夫才把一張紙拼齊。

毫無疑問的，那是一張素箋，上頭很明顯地寫着兩行字跡，字跡雖然並不怎麼齊全，可是很容易看出字跡很娟秀，出自蘭閨中人之手，而且也不難辨出兩行字跡，寫的是：「緣已盡，債已了，中秋月圓之夜，我差人送你一點骨血來，盼屆時至訂情處相候。」

沒上款，也沒署名，不過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至此可以看出幾個端倪，而且接這個孩子的人，也就是這個孩子的父親確是已來過，但是從這兩行字跡上仍看不出跟這孩子有關係的兩方面是何許人，等於是一無所獲。

青衣老人剛才的一股振奮，一線希望至此又告消失幻滅了！

他長長嘆了一口氣，為他的希望幻滅，也為這一對有情、但却不

知爲甚麼原因不能長相厮守的男女！

看來，他註定得和這個孩子作件了！

抬手解下背後的竹簍，無意中抬頭望上，他一怔凝目，繼而神情震動！

他無意中又有所發現！

洞頂，石壁上，被人刻上一首詩詞，是秦少游的「鵲橋仙」，他是武學大行家，他就看出那首詞是被人以指力刻石寫上去的，字跡不大，龍飛鳳舞，而且是齊齊整整。

字跡寫的是：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最後那一個「暮」字之下，並排插着兩樣東西，一樣是根玉釵，一樣居然是顆念珠。

很顯然的，這是那位接孩子，也就是孩子的父親留下的，玉釵可能是當初那多情紅粉贈給他的訂情物，代表着她，要是這樣的話，那顆念珠該代表着他，只是代表他的怎麼會是這佛門特有的東西，實在是令人費解。

還有，這個「他」是武林中人，有一身相當高的武功，因爲用手在石上刻字，這並不難，難在是整整齊齊，而且這個洞，洞口雖是一人多高，但進洞之後，洞頂却有二人多高，要想在洞頂刻字，勢必使身子騰起懸空不可，提一口氣使身子懸空這麼久，以指力刻劃這麼多字，這就太難了，沒有登峯造極，爐火純青的功力是辦不到的。

據他所知，當世之中能做到這一點的，除了以前的他，就是那位魔中魔駝老兒的駝子了，沒想到還會有第三個人身懷這種絕世功力。

他認爲那根玉釵跟那顆念珠是綫索，有心把它取下來看看，但他如今却沒有這個能力，只有眼巴巴的看着它，只有等了，等到有一天讓這個孩子騰身上去拿！

他緩緩的取下背上的竹簍……

＊　＊　＊

「峨嵋山」爲中國四大名山之一，佛敎的聖地，千古以來，文人墨客所記詩文，可以車載斗量，而善男信女更一步一拜，頂禮朝拜。

「四川」有四大勝處，就是「夔門天下雄、劍門天下險，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奇」，峨嵋風景之勝，甲於全國。

「峨嵋」既爲佛敎聖地，寺院之多也是普天之下數得着的，而且都是有年代的古刹，深山禪林，暮鼓晨鐘，梵經頻傳，只一入峨嵋能令人塵念全消。

這一天正午，萬里無雲，艷陽高照，「峨嵋」「雷音下院」前來了一個人！

這個人二十歲上下，穿一襲雪白衣衫，劍眉星目，風神秀絕，衣袂飄飄直如臨風玉樹。

年輕白衣客不但人長得俊逸，還有一副頎長的身材，益發顯得他洒脫倜儻，超拔不羣。

白衣客人長得俊，可惜他神色冷俊，眉宇間還隱現着一股子冷肅煞氣，尤其他那雙目光看人一眼，眞能令人不寒而慄。

正值正午，「雷音下院」之前寂靜空蕩，看不見一個人影，除了那陣陣松濤之外，也聽不到任何聲音。

年輕白衣客打量了一下宏偉莊嚴的「雷音下院」，邁步的走了過去，剛踏上寺門台階，他兩眼忽閃寒芒，閃身撲了進去，矯如游龍，快若閃電。

進寺門一看，他面色突變，大殿前那個大院子裡，橫七豎八倒着一地灰衣芒鞋的僧侶，一個個寂然不動，睡着了似的。

大殿那高高的石階上，盤膝坐着一名臉色蒼白的長髯老僧，閉目合什，一動不動。

這，行家一看就知道，院子裡這橫七豎八的一地僧侶被人點了穴道昏睡不醒，那長髯老僧雖未被人制住穴道，但却受了極重的內傷！

年輕白衣客雙眉揚震，騰身而起，一縱數丈，直落長髯老僧身下次一級石階。

長髯老僧突然嗔目大喝一聲：「孽障休再猖狂，老衲跟你們拚了。」

大袍揚起，當胸一掌直劈過來，用的居然是佛門絕學「大般若掌」。

年輕白衣客一探右掌便扣住了長髯老僧的腕脈，冷然道：「大和尚，你太魯莽了。」

長髯老僧臉色蒼白，但兩眼却赤紅如火，此刻一怔凝目，旋即神情震動道：「老衲該死，施主恕罪！」

臉色忽然間變得更蒼白，身軀一晃就要倒下去的了。

顯然，他本已受了極重的內傷，適才妄動眞氣，全力擊出一掌之後便告不支。

年輕白衣客跨上一步伸手扶住了他，出指疾點他胸前六處大穴。

長髯老僧呼了一口氣，以異樣的目光看了年輕白衣客一眼道：「多謝施主……」

年輕白衣客道：「大和尚，這是怎麼一回事？」

長髯老僧微一搖頭，嘆息道：「劫數，劫數，孽障，孽障，『峨嵋』上下兩院就要淪於魔劫，老衲死不足惜，可憐這數百弟子，可惜

這千年古刹，施主還是……」

立時聽得一陣破空異响自高處傳下。

長髯老僧臉色突變，嗔目說道：「施主快走！」

年輕白衣客一指落在長髯老僧胸腹之間，長髯老僧如入定一般，立時閉目不言不動，然後年輕白衣客轉過了身。

他這裡才轉過了身，半空中彩練也似地落下四條人影，點塵不驚地落在了院子中。

是四個妙齡少女，每一個都是人間絕色，不但美極，而且媚極，渾身上下無一處不美，無一處不媚。

這四位都穿玄裝，雲髻高挽，環珮低垂，那襲玄裝，從左至右分四色，各爲紅、黃、藍、紫。

年輕白衣客目中冷電直逼過去，連他這麼冷峻的人都看得神情一震，但那只是一刹那的事，一刹那之後他馬上恢復了平靜。

四名妙齡少女也一怔，一怔之後四對美目圓睜，盡射驚喜異彩，只聽得黃衣少女嬌叫一聲道：「喲，這位是誰，怎麼憑空掉下一位俊俏郎君來，莫非如來有靈，憐咱們四姊妹情痴……」

紅衣少女一對美目直直地望着年輕白衣客道：「二妹，你等等，讓我問問他。」

她攔住黃衣少女的話頭，扭動腰肢，風擺楊柳般走向石階，每一步都輕盈，每一步都風情萬種，極盡嬌媚！

說姿色，這四位都是一時之選，難分軒輕，說嬌媚，這紅衣少女似乎是這四位之中之最。

年輕白衣客一雙冷森目光望着她，一動也不動。

紅衣少女在石階前尺餘處停了步，抬眼望着年輕白衣客嬌聲道：「別這樣的看人行嗎？怪嚇人的，你能下來一下麼？」

年輕白衣客冷冷的道：「有甚麼話說就是，我聽得見。」

紅衣少女「喲」的一聲道：「幹嗎這麼冷啊，下來下有甚麼要緊，我們姐妹又不會吃人的。」

年輕白衣客道：「妳四個或許不會吃人，可却會害人。」

紅衣少女訝然道：「你這話……」

年輕白衣客道：「眼前這件事可是妳們四個幹的？」

紅衣少女「哦」地一聲道：「原來你是指眼前這件事啊，不錯，是我們姐妹四個幹的，我們姊妹四個來找個人，問誰誰都說不知道，你能怪我們四個姊妹生氣嗎？」

年輕白衣客道：「找人可是這麼個找法的？出手傷人更是過份……」

紅衣少女嬌媚一笑道：「你說甚麼就甚麼，待會兒我們姐妹就解開這幾個和尚的穴道，再爲老和尚療傷，這總行了吧！」

年輕白衣客道：「這幾個出家人的穴道我能解，這位大和尚的傷我能治，只是要看這位大和尚是不是願意就此算了。」

紅衣少女美目流盼，瞟了他一眼，含笑道：「這幾個和尚的穴道你能解，這個老和尚的傷你能治？」

年輕白衣客道：「話是我說的，信不信由妳。」

紅衣少女微一點頭道：「唔，不論你說甚麼，我們姐妹都信，就是你說日頭是從西邊出來的，我們姐妹也信……」

忽聽黃衣少女嬌呼道：「大姊。」

紅衣少女嬌媚一笑道：「聽，我們二妹已等得不耐煩了。咱們還是說正經的吧，你怎麼稱呼呀，是那門那派的高手……」

年輕白衣客道：「素昧平生，緣慳一面，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我也不屬於任何門派，幸虧妳們沒有怎麼傷人，我不爲追究，出家人與世無爭，想必也不會計較，要是沒有甚麼事，妳們就盡快離開此地下山而去吧！」

只聽得黃衣少女「喲」地一聲道：「聽聽，和尚們都沒敢說甚麼，他倒下起逐客令來了，臉兒長得那麼好看，怎麼人這麼蹩扭的，大姐，我看咱們還是……」

紅衣少女輕抬皓腕，黃衣少女立即住口不言，紅衣少女望着年輕白衣客，美目中盡射萬種柔情，道：「你說甚麼我們姊妹都聽你的，你要我們姊妹幹甚麼我們姊妹也都願意的，只是你得要跟我們走。」

年輕白衣客雙眉微揚道：「我爲甚麼要跟妳們走？」

黃衣少女道：「你是怎麼啦，是眞不解風情點不透，還是跟我們裝糊塗？告訴你，我們姊妹對你動了情，喜歡上你了，我們姊妹四個都願意跟你，你明白麼？」

年輕白衣客笑了，是冷笑：「這種話我是生平首次聽見，妳們這種人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見……」

黃衣少女道：「你不用罵人不帶髒字兒，八成兒你是個剛出道兒的，你也不打聽打聽就罵我們姐妹四個，多少人恨不得跪在地上求，我們姊妹還懶得看上一眼。」

年輕白衣客道：「是麼，那是我福薄緣淺，消受不起。」

紅衣少女一揚皓腕嬌聲說道：「哎喲，你這是幹嗎呀……」

只見一蓬顏色極其輕淡、霧一般的東西，隨着她這皓腕一揚之勢，飛向年輕白衣客。

這蓬東西沒有上好的目力絕難覺察。

偏偏年輕白衣客目力過人，他看見了，兩眼冷芒電閃，冰冷的一笑，並沒見他有任何動作，那蓬顏色極其淡薄、霧一般的東西忽然聚爲一縷倒射而回。

紅衣少女一驚色變，慌忙閃身飄退三尺。

那東西遇風飄散消失了。

紅衣少女妙目中閃過了兩道異彩，道：「怪不得你敢誇大口，是有兩下子的。二妹，這位俊郎君很扎手，妳說咱們該怎麼辦？」

黃衣少女嬌笑說道：「大姐怎麼忘了，咱們跑上『峨嵋』不惜於惹這些和尚是爲了甚麼，咱們不就喜歡這樣兒的麼？」

紅衣少女微一點頭道：「說得是，咱們姊妹一向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那妳們三個就過來幫幫我吧！」

她這句話說完，另三位已飄落在她身邊，然後，她四個齊閃身，穿花蝴蝶般撲向年輕白衣客。

年輕白衣客兩眼冷電再閃，道：「我本不爲已甚，奈何妳們迫人。」

他抖手揮出一掌。

這一掌既沒勁氣，也沒罡風，輕輕飄飄的一掌。

只聽得幾聲嬌呼，四女嬌軀翻滚倒射，落在了石階下數尺外，雲髻散了，頭髮亂了，環珮也掉在地下兩枚，好不狼狽。

四張媚而美的嬌臉都白了，狠狠的盯了年輕白衣客一眼，一句話沒再說，破空掠去，飛射不見。

年輕白衣客望着四名嬌媚少女狼狽逃去，轉過身伸出一掌抵在老和尚胸前，一轉眼工夫，長髯老僧的臉上見了血色，年輕白衣客把手下垂，一掌拍開了長髯老僧的後心，同時喝道：「大和尚，張咀！」

長髯老僧聞言張咀，「哇」的吐出一口紫黑色的血塊。

年輕白衣客鬆開了扶住長髯老僧的手，道：「大和尚，你的傷不礙事了。」

長髯老僧肅然站起，合什躬身道：「大恩不敢言謝，老衲緊記下了！」

年輕白衣客道：「大和尚不要客氣，舉手之勞何足掛齒，還請恕我自作主張，放走了那侵犯寶剎的四個妖女。」

長髯老僧一怔，再躬身道：「施主保全了這座百年古剎，也保住了『雷音下院』，這上百條佛門弟子的性命，此恩此德……」

年輕白衣客道：「大和尚，我說過這不過是舉手之勞，我豈能見危不救，見死不理麼？」

老髯老僧道：「既是如此，老衲就不說甚麼了，老衲請教……」

年輕白衣客道：「有勞大和尚下問，我複姓南宮，單名一個白字。」

長髯老僧道：「原來是南宮施主，敢問南宮施主是那門那派的高弟，蒞臨『峨嵋』是……」

南宮白道：「大和尚，可否容我解開貴寺衆弟子的穴道之後……」

長髯老僧赫然一笑道：「老衲正有此意，但恐失禮！」

南宮白道：「大和尚太客氣了。」

轉身下階。

長髯老僧忙跟下石階道：「何敢煩勞施主，老衲自己來吧！」

他到了最近一名僧人身旁，伸掌拍了下去。

他這一掌是拍實了，奈何地上那名僧人連動都未動過，他不由爲之一怔。

南宮白道：「我來幫大和尚的忙吧，兩個人快一點，大和尚請拍『章門』試試看。」

話落，伸手，拍向身旁一名僧人，那名僧人應掌而醒。

長髯老僧老臉一紅，感激地看了南宮白一眼道：「多謝施主指點。」

他照着南宮白的話，一掌拍下去。

一個人不如兩個人的快，拍醒了「雷音下院」的衆僧侶之後，長髯老僧甚麼都沒有說，立即支退衆僧侶，把南宮白讓進了住持禪房，獻過茶後，他合什欠身：「老衲再請教……」

南宮白道：「不敢，我特來請教，還望大和尚不吝指點！」

他從懷中取出一顆念珠遞了過去，這顆念珠大異一般念珠，比一般念珠略大，也沒有用以穿繩的孔，要不是因爲上頭雕滿了蠅頭大小的「佛」字，簡直就不能稱它爲念珠！

長髯老僧伸手接過，看了看道：「施主這是……」

南宮白道：「正要請教，大和尚在『峨嵋』曾否見過這個？」

長髯老僧搖了搖頭道：「沒有，老衲沒有見過……施主，這顆念珠上除雕刻着許多『佛』字之外，還有兩字『飛星』，這是……」

南宮白臉上泛起一絲失望的神色，道：「大和尚好眼力，這顆念珠上確是刻着『飛星』兩個字，只是我也不知道這兩個字是甚麼意思。」

長髯老僧面露詫異之色，道：「那麼，施主拿這顆念珠來問老衲，是……」

南宮白道：「不瞞大和尚，我要找一個人，我不知這個人是姓甚

麼，名甚麼，我甚至根本未見過這個人，我只知道這顆念珠可能是這個人的東西……」

長髯老僧道：「原來如此，施主要找這個人，是佛門弟子出家人麼？」

南宮白道：「這個我眞是不知道了，因爲這是顆念珠，所以我只有先到佛門來查訪。」

長髯老僧又看了那顆念珠，然後把它還給南宮白，歉然的笑道：「很抱歉，老衲無能爲力，愛莫能助……」

南宮白接過那顆念珠放入懷中，道：「大和尚怎能這麼說……」

長髯老僧道：「要是老衲那位師兄還在的話，說不定他能認出是何人之物。」

南宮白本打算告辭的，聞言當即問道：「大和尚，令師兄……」

長髯老僧神情一黯道：「已經不在了，不在人世已有二十多年了。說起來這是『峨嵋山』的一場魔劫，還不知道這場魔劫何時才能了呢？」

南宮白訝道：「大和尚這話……」

長髯老僧嘆了一口氣道：「老衲那位師兄是位佛門深道高僧，他不諳武技，但是除了武技之外却無所不通，無所不精，他不但胸羅萬有，博通古今，知人所不知，而且慧根獨具，能人之所不能，這才招致殺身之禍，連同『雷音寺』近百名弟子在一夕之間俱遭人殺害……」

南宮白神情震動道：「大和尚，是怎麼回事，這是誰下的毒手？」

長髯老僧微一搖首，苦笑道：「老衲也不敢肯定，不過……事情是這樣的，二十多年前，那時老衲還在『雷音寺』。有一天，『雷音寺』來了一個自號『情僧』的同門，這個同門很年輕，年紀不過二十上下，人長得俊美異常，他說他自己剃渡出家，並未受戒，因之也不屬於任何一個寺院，雲遊天下，遍參禪林，要在『雷音寺』中掛單數日，同是佛門中出家人，而且掛單之事尤爲尋常，老衲自當與他方便，他入寺見過老衲之後，說要到各處看看，便出寺而去，他去後不久，老衲的師兄就回來了。這位師兄那時是『雷音寺』的方丈，他一進門便責老衲不該收留未受戒的僧人，甚至當即把老衲罰來『雷音下院』，他在盛怒之下，老衲不敢申辯，遂略作收拾之後，自己來到『雷音下院』。但是老衲心中大感不服，打算第二天等他盛怒全消之後，再上『雷音寺』找他論理，那知道第二天老衲上得『雷音寺』，却發現寺中弟子伏屍到處，老衲那位師兄他盤坐在『大雄寶殿』之中，身上不見傷痕，但却只剩奄奄一息，老衲趕過去問他，他甚麼都沒說，祇囑咐老衲埋葬了衆弟子之後，即刻封閉了『雷音寺』，老衲問他是誰下的毒手，他叫老衲不要問，並且說這是劫數，那殺害他跟衆弟子的人，日後自會遭到報應，言畢閉目氣絕……」

南宮白目中殺機暴閃，忍不住的插口道：「大和尚身懷武功，而且就在通上『雷音寺』所必經過之道的『雷音下院』之內，當知是夜有沒有武林中人上『雷音寺』去？」

長髯老僧道：「是夜老衲心中煩悶，一夜未寢，並沒有聽見任何動靜。」

南宮白道：「那個自稱情僧的年輕僧人呢？」

長髯老僧目現寒芒，雙目轉動了幾下，道：「老衲沒有再見到他，不過他的行囊已經不見，證明他是夜回過『雷音寺』！」

南宮白冷然道：「那麼大和尚還有甚麼不敢確定的？」

長髯老僧低誦了一聲佛號道：「施主，老衲是佛門弟子出家人，不可輕動嗔念，更不可妄動殺機，老衲並沒有親眼看見他行兇，而且老衲的師兄也沒有向老衲指明是他，儘管老衲心中有十分的懷疑，但却不敢下判斷。」

南宮白道：「大和尚令人敬佩，大和尚是佛家弟子出家人，我却不是，我要找他問一問，大和尚可知道他的來處？」

長髯老僧微一搖頭道：「老衲若是知道他的來處，今天也不會使這『雷音下院』差一點又淪入魔劫了。」

南宮白又微微一怔道：「大和尚這話怎講？」

長髯老僧目光一凝道：「怎麼，那四個女子沒有告訴施主她們是來幹甚麼的，爲甚麼擊傷老衲，制住『雷音下院』衆弟子麼？」

南宮白道：「聽她們說她們是來找一個人的，但來到『雷音下院』問誰誰都說不知道。」

長髯老僧道：「施主，她們就是來找那個『情僧』的！」

南宮白呆了一呆道：「她們是來找那個『情僧』的……」

長髯老僧微一點頭道：「不錯，她們不知道聽誰說的，『情僧』尚在『峨嵋』，她們雖未言明爲甚麼跑來『峨嵋』找『情僧』，但是老衲頗知四女的心性爲人，她們在武林中的事，老衲也時有所聞，諒必不是甚麼好事。」

南宮白一點即透，揚了揚眉道：「天下之大，眞是無奇不有……」

長髯老僧看了他一眼道：「要是老衲沒有看錯，施主恐怕是初入武林？」

南宮白微一點頭道：「大和尚

好眼力，我正是初入武林。」

長髯老僧道：「施主初入武林，武功之精絕也是老衲生平僅見，但不知施主是那門派的高弟？」

南宮白搖頭道：「大和尚誇獎，我不屬於任何一門派的。」

長髯老僧點了點頭道：「施主恐怕沒瞞老衲，老衲熟知各門各派的掌門掌教，以老衲看，施主的一身修爲恐怕會凌駕於他們諸位之上……」

南宮白淡然一笑道：「大和尚高看我了，南宮白末學後進，怎敢跟諸大門派的掌門掌教相提並論。」

長髯老僧口齒啟動似要說話。

南宮白忽然站了起來抱拳道：「我要往他處繼續查訪這顆念珠的主人，不敢多事躭誤，就此告辭。查訪這顆念珠的主人行踪，就會順便找尋那個情僧，如果當年殺害令師兄及『雷音寺』衆弟子的是他，我當誅此惡徒，爲令師兄及諸位弟子報此仇、雪此恨。」

話落，他轉身要走。

只聽得長髯老僧道：「施主，請慢走一步。」

南宮白轉身道：「大和尚還有甚麼吩咐及指敎？」

長髯老僧深深看了南宮白一眼，道：「施主的恩德老衲等永誌不忘，前來之四女武林稱之爲『勾魂攝魄四羅刹』，不但奇淫，而且是毒如蛇蝎，如果老衲沒有料錯，她們斷不會放過施主，盡管施主身懷絕技，但鬼域技倆是防不勝防，還請施主一路小心爲是。」

南宮白道：「多謝大和尚敎誨，我記下就是了！」

一抱拳，跨步行出禪房，飛閃不見！

望着門外長空，長髯老僧臉上泛起了一種異樣的神色！

＊　＊　＊

南宮白衣袂飄飄的下了「峨嵋」！

剛走下登山道最後一級，突地一個女子呼救聲隨風飄送過來。

南宮白雙眉陡揚，略一辨別方向，便飛身撲了過去。

那女子呼救之聲來自二十多丈外一處山坳內，南宮白身法快得驚人，一轉眼工夫，便已撲到。

他看見了，山坳裡停着一頂軟轎，兩個轎夫打扮的漢子一身是血倒在轎旁，不遠處，一片野草叢中，一個身材矮小的青衣漢子，壓着一個彩衣少女正要施暴。

他兩眼殺機暴閃，冷叱一聲，行空天馬的撲了過去。

這一聲冷叱驚動了那身材矮小的青衣漢子，他頭也沒回，騰掠起撲到山壁下，落地又起，直往半山上那茂密林木之中射去，一閃便隱入了鬱鬱蒼蒼樹海之中。

南宮白有心追過去，但這時候那彩衣少女却兩手捂住臉，放聲大哭，救人要緊，他折回來掠到那少女的眼前，道：「姑娘……」

這一聲「姑娘」剛叫出口，那彩衣少女雙手突然連揚，往南宮白面門一拂，一個身軀平飛射掠丈外。

南宮白做夢也想不到這位險遭凌辱的少女會有這麼一着，還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呢！一縷異香已鑽入鼻中，他猛悟上當，情知要糟，一驚飄退。

只聽得對面傳來一聲蕩人魂魄的格格嬌聲笑道：「來不及了，我的好人。」

南宮白抬眼看時，心頭不由猛地一震，丈餘外草叢中那彩衣少女赫然正是剛才在「雷音下院」那四名妙齡少女中的黃衣少女，只不過如今換上了一件彩衣而已。

長髯老僧果然沒有說錯，她們沒放過南宮白，而且鬼域技倆的確是防不勝防。

南宮白這當兒全明白了，他心頭火起，眉宇間嚴冷寒肅，煞氣大盛，怒叱一聲就要撲過去。

只聽得那彩衣少女嬌笑一聲：「喲，你還能騰躍搏殺麼？」

不能了，南宮白忽覺腦中一昏，差點栽倒，他忙收勢穩住身形。

隨聽彩衣少女哈哈的笑道：「我說嘛，我姐妹這種玩藝就是鐵打的金剛，鋼鑄的羅漢也禁受不住，何況你是個血肉之軀的人兒，現在不就是橫了吧！我的妙人兒，照你剛才在『雷音下院』那副兇樣，好威風、好煞氣，現在呢，現在你得由我們姐妹擺佈。不妨告訴你，我們姐妹看上的人兒，就從沒有一個逃得出我姐妹的手中，不過你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只跟我們姐妹四人好一會兒，恐怕攆都攆不走你。」

南宮白只覺得腦中越來越昏，四肢也漸漸無力，他殺機狂盛，奈何却動不得，他知道，一動準倒，他咬牙冰冷的道：「妳們好卑鄙！」

「卑鄙？」彩衣少女哈哈笑道：「我姐妹做事祇求達到目的，從來是不擇手段，只要能達到目的，我姐妹就是認爲上策，再說我姐妹聽過難聽話多了，又何在乎你這卑鄙兩個字呢？」

一頓揚聲說道：「魚兒已經上釣了，既不能掙扎也跑不脫了，妳們都可以下來了。」

話聲甫落，半山腰那森森樹海之中射出了青、紅、紫三條細小人影，飛星殞石般落在山坳裡。一個起落便一起到了彩衣少女身旁。

正是那四個妙齡少女中另三個。那原來穿青色宮裝的現在是一身男裝，剛才要施暴的就是她。

三個人吹彈欲破的嬌臉上都帶了笑，笑得好得意。

那紅衣少女一雙目光從倒臥在轎旁血泊中的兩名轎夫身上掠過，笑吟吟地道：「多虧了他們兩個抬着這頂空轎來得是時候，要不然咱們還眞難把這位俊郎君弄到手。看來今後咱們得給他們多燒點兒冥錢。」

她們可眞是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了。

長髯老儒眞也沒有說錯，這四個少女不但奇淫，而且都毒如蛇蝎。

南宮白知道落在她們手中會有甚麼後果，暗暗横心咬牙，猛提一口眞氣打算騰身。

那知他不提氣還好，這口眞氣一提，腦中猛地一昏，兩腿猛地一軟，立即摔倒在草叢中。

彩衣少女一雙美目中閃漾起異采，美而媚的嬌臉上也浮現起春意，她吃吃一笑，道：「瞧，咱們的好人兒等不及了，我來先安慰安慰他吧！」

她起步就要走向南宮白處來。

南宮白身雖受制，人還是清醒，心中急怒，眉宇間的冷肅煞氣自是大盛，兩眼之中更暴射出懾人的殺機。

彩衣少女眉鋒一皺，邁出來的腿又收了回去，硬是沒敢走過來。

只聽得紫衣少女道：「二姐，這是怎麼了，貪吃還怕燙嘴麼？我最愛這樣兒的，還是讓我來吧……」

她放開步子走向南宮白身邊去。

那紅衣少女却突然抬手一指，遙遙點向南宮白，南宮白自是無力躲閃，立即應指昏了過去。

紫衣少女一怔停步，回過頭去道：「大姐，這是……」

紅衣少女道：「妳們也不看看這是甚麼地方，別忘了咱們四個我是大姐。」

她掠過來抱起南宮白，道：「跟我走。」

騰身往山坳外掠去。

那另三個互望一眼，忙跟了過去。

紅衣少女抱着南宮白，掠出山坳折向南，一路騰躍如飛，約莫盞茶工夫之後，她帶着另三個進了一個狹谷，谷裡綠草如茵，流水潺潺，清澈可以見底，靠右谷壁上有一個人高洞穴，紅衣少女抱着南宮白一頭撲了進去。

彩衣少女嬌笑一聲道：「原來大姐想到了這兒，這兒是比剛才那兒好得多。」

三個人魚貫跟進了那個洞穴之中。

這個洞，洞勢不是直的，是彎曲的，進洞丈餘處右彎，再走丈餘便是一個石室。

石室是圓形，裡面不但乾燥而潔淨，石几、石櫈、石榻一應俱全。

三個人進了石室，紅衣少女已把南宮白放在了石榻之上，她一見三女進來，立即回過身來道：「咱們長幼有序，也依照慣例……」

彩衣少女嬌笑一聲道：「大姐，這回這個可不能長幼有序照慣例，他是我跟三妹冒着殺身之險換來的，尤其是我，一直跟他面對面，怎麼說也該由我……」

紫衣少女上前一步道：「二姐可別忘了，主意是我出的，要不是我想出這麼個好主意，咱們那一個能近得了他。」

紅衣少女面色變了一變，但旋即又笑吟吟地道：「咱們誰也別爭，誰也別搶，我看不如這樣，咱們先給他吃顆藥，然後咱們四個各站一方，着他找，他找誰就是誰，妳們看看怎麼樣？」

紫衣少女嬌笑拍手道：「大姐這個主意好新鮮、別緻而又有刺激，乾脆再多加一點，不管他先找上誰，另三個都在這兒待着，索性來個……」

她話還沒有說完，彩衣少女臉上又浮現春意，她忙道：「四妹的意思我懂了，別說了，大姐就快給他吃藥吧。」

紅衣少女又瞟了她一眼道：「二妹妳可眞急啊！」

彩衣少女道：「大姐別說二姐，大姐妳心裡頭怎麼樣，妳自己明白。」

紅衣少女佯嗔地瞪了她一眼，沒說話，探懷取出一個數寸高的小白玉瓶，從裡面倒出一粒黃豆大小的赤紅色藥丸，轉身一手揑開南宮白的牙關，另一隻手把那粒藥丸投進了南宮白的嘴裡去。

藏好了那個小白玉瓶，她抬眼一掃道：「行了，咱們各站一方吧！」

話落，她退到石室一角，抬手就解了衣扣，鬆了羅襦。

彩衣少女吃吃一笑道：「大姐好主意，別讓大姐佔了便宜，咱們也依樣做吧。」

她三個立即退到另三個方向，也抬手解了衣扣，鬆了羅襦。

眼看滿室生春，說不盡的好風光！

突然，一個甜美，但却冰冷的女子話聲傳了進來：「趙燕燕，妳四個給我出來一個答話。」

四女面色一變，都各自停了手，紅衣少女道：「是仲孫姑娘麼？」

洞外那甜美冰冷女子話聲道：「妳耳朵沒有白長，不錯，是我。」

另三女要動，紅衣少女連忙止

住，道：「仲孫姑娘找我們四姐妹有甚麼事麼？」

洞外那甜美冰冷的聲音又道：「妳的聽覺不錯，記性可不怎麼樣，想想看，上一回我找你們四個爲了甚麼？」

紅衣少女眉梢兒一揚道：「仲孫姑娘，我姐妹四個並沒有得罪過妳，彼此之間，也一向河水不犯井水，妳爲甚麼老跟我姐妹四個過不去，老干涉我姐妹四個的事。」

洞外那甜美冰冷女子話聲忽然間變得更爲冰冷，簡直就像冰窟裡發出的，能讓人機伶伶打了個寒戰：「趙燕燕，妳好大的膽子，妳這是跟我說話麼？」

紅衣少女趙燕燕還沒有說話，那彩衣少女突然冷然說道：「仲孫玉倩，妳也少在我們姐妹面前神氣，我姐妹只是看在妳那個家的份上讓妳三分，別以爲我姐妹怕了妳。不錯，我姐妹喜歡這個，專幹這種事，可是我們擺在明兒幹，誰知道妳背地裡幹的不比我們姐妹更……」

一聲冷叱傳了進來：「無恥賤婢找死，羅鶯鶯，妳給我滾出來。」

彩衣少女羅鶯鶯冷笑道：「出來就出來，看妳還能把我怎麼樣？」

她閃身撲了出去。

趙燕燕大驚，要阻攔已經來不及了，她一咬牙剛要跟出去，只聽得一聲悶哼，隨見羅鶯鶯踉蹌的奔了進來，雙手撫胸，嬌臉蒼白，那誘人的香唇邊還掛着一道血漬。

趙燕燕花容失色，忙迎過去雙手扶住了她。

青衣少女跟紫衣少女雙雙縱身過來，就要撲了出去。

趙燕燕忙遞了眼色攔住她倆，向着洞外高聲說道：「仲孫玉倩，我姐妹四個受妳之賜不少，我記住了妳，這回就再讓妳一次，再有下回我姐妹誓跟妳週旋到底，這個人交給妳了，這個地方也讓給了妳……」

忽然機伶伶暴戰，急喝道：「快走……」

抱起羅鶯鶯搶出石室往洞深處奔去。

青衣少女跟紫衣少女也急急跟了去。

她四人剛奔進洞口深處，一條白色人影，帶着一陣香風掠了進來，在石室門口頓了一頓，然後閃電般射向洞深處。

轉眼工夫之後，白影、香風又從洞深處掠了出去，停在石室門口，影斂人現，是一位身穿雪白衣衫的少女。

看年紀，她年約十八九，人有點瘦，但瘦不露骨，黛眉、星目，粉裝玉琢，懸膽般小瑤鼻，鮮紅一抹的櫻桃小咀，無一處不美，清麗絕佳得不帶人間一絲烟火氣。

她看了看在榻上的南宮白一眼，先是一怔，繼而嬌臉上浮現一絲訝異的神色，邁步進了石室。

到了石榻旁，她那雙清澈深邃的眸子，凝望在南宮白的臉上，一眼不瞬，呆呆地出了神。

半晌過後，忽聽洞外傳進個俏生生的話聲：「姑娘，姑娘，妳在這兒麼？」

白衣女忽地定過了神來，清麗的嬌臉上，始飛掠過了一抹紅絲，應道：「我在洞裡，妳們進來吧！」

水葱般一根玉指點向南宮白腰間。

南宮白一震而醒，翻身坐起，一眼瞥見白衣女，兩頰頓現紅雲，雙目也現出了血絲，張臂撲了過去。

白衣女一怔，面現驚容，旋即急急飄身後退丈餘。

就在這時候，石室門口響起兩聲冷叱，兩道匹鍊也似的寒光閃電射到，疾捲南宮白雙臂。

而南宮白居然不知道躲避，兩臂依然故我地向着兩道寒光迎去。

白衣女看得一呆，突然急急嬌喝：「住手。」

未見她作勢，她人已到南宮白跟前，兩道匹練也似的寒光之間，只聽得兩聲龍吟般金鐵交鳴之聲，兩道寒光忽折而上，跟着往後退去，隨見南宮白身子一晃倒地。

九幽魔爪 無憂山莊

洞裡多了兩個手提長劍的青衣少女，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直瞪着地上的南宮白。

白衣女俯身一探南宮白的腕脈，然後又捏開南宮白的牙關看了看，黛眉一皺道：「果然不錯，他服了四羅剎的淫藥，妳們兩人把兵刃收好，幫我把他抬到石榻上去。」

左邊一名青衣少女道：「姑娘，妳還要幹甚麼？趕走了四個無恥的東西不就行了麼？」

白衣女微微一搖頭道：「妳們那裡知道，『四羅剎』的淫邪藥物非常歹毒，要不趕快把藥力解去，這個人就快會精血乾枯而死。」

那青衣少女道：「這種淫邪藥物是那四個無恥東西的獨門藥物，咱們沒有解藥，如何能救這個人的性命。」

白衣女眉鋒微皺，道：「有道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我既碰上了，而且從四羅剎手中把他救了下來，我不能不盡心盡力想法保住他的性命，柳婆婆還在附近麼？」

那青衣女道：「她老人家還在

那片樹林裡等着咱們呢！」

白衣女道：「妳去請她老人家來一趟，要快。」

那青衣少女應聲掠了出去。

白衣女望着另一名青衣少女道：「過來，幫我把他抬了上去。」

那青衣少女應聲插好了長劍，走了過來。

兩個人合力把南宮白抬上石榻，青衣少女看了南宮白一眼道：「這個人長得不錯，要是任他這麼死去，還眞有些可惜。」

白衣女道：「咱們是救人，管他長得甚麼樣兒。」

青衣少女抬眼問道：「姑娘，你見過這個人麼？」

白衣女微一搖頭道：「沒有，很覺陌生。」

青衣少女道：「大半是個初出道的後生，江湖上偏多這些人，武功不學好就出來跑，這不是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麼？」

白衣女道：「小瑤，妳弄錯了，這個人的武功好得很，一身藝業恐怕猶在我之上。」

青衣少女小瑤眨動了一下美目道：「他武功很好，一身藝業猶在姑娘之上，婢子不信，妳剛才還說未見過他……」

白衣女道：「我不用見過他，剛才我爲他把過脈，我發現他的內功很深厚，他既有這麼深厚的內功，一身藝業還會差到那兒去麼？」

小瑤道：「可是咱們連見都沒見過他，他明明是個初出道的……」

白衣女截口道：「江湖之大，無奇不有，剛出道的不見得就比成了名的差，妳可知道江湖上有多少人是空有虛名，妳又可知道又有多少人淡泊名利的奇人異士隱於三山五嶽、四海八荒。」

石室門口人影一閃，石室裡接連進來兩個人，一個是銀髮鐵拐的乾瘦白衣老嫗，一個是剛才那名青衣少女。

銀髮白衣老嫗進來便道：「姑娘，妳找我麼？」

白衣女道：「婆婆，我讓小瓊請妳來，跟妳商量件事。」

銀髮白衣老嫗道：「我已經聽瓊丫頭說了，這個人的性命恐怕會保不住。」

白衣女面色微微一變道：「婆婆，妳是……」

銀髮白衣老嫗道：「妳既然知道他體內藥力要是不消解，一個對時就會精血乾枯而亡，當知道要救他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就是用四羅剎的獨門解藥，另一個辦法是……我不說妳也知道……」

白衣女微一點頭道：「我知道，只是我已救了他，怎可以功虧一簣。」

銀髮白衣老嫗道：「救不了他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咱們也可以試試這個辦法，妳跟小瑤等在這兒，我帶着小瓊去找四羅剎……」

白衣女道：「她們早已不知跑到那兒去了，一個對時之內怎能找到她們，我不知道她們給他服了這種淫邪藥物，要是知道了說甚麼我也會要她們留下了解藥。」

銀髮白衣老嫗道：「現在說這個有甚麼用，妳要是打算救人的話，只有試試我剛才說的那個辦法。」

白衣女皺聚眉鋒，嬌臉上也微現焦慮神色，望着南宮白道：「沒有別的法子了，婆婆，他的內功很深厚，一身藝業也一定不差，要是任他死在四羅剎這種淫邪藥物之下，豈不是太過可惜。」

銀髮白衣老嫗一雙目光跟着白衣女的目光落到了南宮白臉上，這時她才看見了南宮白的人，看清楚南宮白的臉，一呆，驚嘆的說道：「好俊的後生，老身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是頭一回見着這麼好看的人品……」

一雙老眼中忽現異采，抬眼望向白衣女，住口不言。

白衣女久久不見她說話，隨即也抬眼向她望了望，一望之下，白衣女微微一怔，道：「婆婆，妳怎麼了？」

銀髮白衣老嫗忙一定神道：「沒甚麼，妳說他內功很深厚？」

白衣女道：「剛才我爲他把過脈。」

銀髮白衣老嫗上前一步，伸手抓住了南宮白的腕脈，一抓之下神情猛地一震，老眼暴睜，脫口叫道：「好內功，好修爲，何止相當深厚，簡直駭人聽聞，這後生，他，他是怎麼練的……」

白衣女道：「婆婆……」

銀髮白衣老嫗霍地抬眼，道：「這麼一個奇人要任他傷在這種淫邪藥物之下，那不但太過可惜，四羅剎造的罪也太大。姑娘，咱們可以放棄十個、百個，但這個人，這條命咱們是非救不可！」

白衣女道：「我知道，可是……」

銀髮白衣老嫗道：「不要緊，姑娘，這個後生有救，姑娘可願流點血？」

白衣女微愕然道：「流血？」

銀髮白衣老嫗道：「我是說，姑娘跟小瓊、小瑤的血都能救他，但以姑娘妳的血最好……」

白衣女微一點頭道：「我懂了，只是婆婆剛才爲甚麼……」

銀髮白衣老嫗道：「剛才我沒說，那是因爲解這種淫邪藥物需要的處子血不少，而且這血需要咬破舌尖嘴對嘴的滴入他口中……」

白衣女猛然紅了嬌臉，皺起了黛眉。

銀髮白衣老嫗一見白衣女的神色，忙道：「姑娘，盡管這後生該救，可是那還得看姑娘……」

白衣女神色一肅道：「不，這是救人，我心地光明，算不了甚麼，婆婆，是不是把血滴給他之後就行了？」

銀髮白花老嫗道：「不，姑娘，還要把妳的眞氣輸給他，一直等到他身上的熱退去。」

白衣女道：「沒有別的了麼？」

銀髮白衣老嫗道：「沒有了。」

白衣女目光一掃道：「記住我的話，稍時等他醒過來之後，無論如何不許讓他知道我是怎麼救他的，永遠不許讓他知道，因爲我這是救人，婆婆留在這兒就近照顧，小瓊、小瑤到外頭守着，沒有我的話，不得放進任何一個人入來。」

小瓊、小瑤領命而去。

銀髮白衣老嫗看了白衣女一眼道：「姑娘，妳讓我敬佩。不知道這後生是何許人，萬一他是個邪道上的人物，我的罪過可就大了。」

白衣女道：「婆婆妳聰明一世，怎麼糊塗一時了，他要是個邪道上的人物，還會用得着四羅刹這樣對他麼？」

銀髮白衣老嫗悟然的點頭道：「姑娘妳說得對，是我一時糊塗了！」旋即轉身向外，不言不動。

白衣女一雙目光緩緩的投注在南宮白的臉上，嬌臉上一片肅穆的神色，看了一陣之後，慢慢的俯下身把兩片香唇壓向南宮白的雙唇。

她嬌臉上神色一片肅穆，心裡想的也只是救人，可是當她兩片香唇觸及南宮白那滾燙的雙唇時，她的嬌臉突然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

不過那只是一刹那間，一刹那之後，她馬上恢復了平靜。

片刻工夫之後，南宮白臉上的紅熱漸漸的退去。

足足一盞茶工夫，白衣女始直起了身，她剛才一直閉起眼睛，如今睜開美目又把一雙目光投注在南宮白那俊逸的臉龐上，突然間，她那雙清澈深邃的眸子裡浮起了一片迷濛，好像蒙上了一層薄霧，她取出一方羅帕擦去南宮白嘴角上的血漬，然後又擦了擦自己的嘴，轉過身去，道：「好了，婆婆，叫小瓊、小瑤進來吧！」

銀髮白衣老嫗轉過身來，目光落在白衣女臉上，道：「妳耗損了不少眞氣，要不要先歇歇息？」

白衣女微微一搖頭道：「記住，永遠別讓他知道我是怎麼樣救他的，還有，等我解開他的穴道以後，看看他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他要是有一點不正，咱們合力把他除去，不要讓他走出這山洞一步。」

銀髮白衣老嫗跟小瓊、小瑤聽得都一怔。

銀髮白衣老嫗口齒啓動要說話。

白衣女已一指點向南宮白腰間。

南宮白一震睜眼，入目眼前四個人，忙挺身坐起下了地，他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之後，遲疑着道：「四位……」

銀髮白衣老嫗道：「年輕人，『勾魂攝魄四羅刹』已經夾着尾巴跑了。」

南宮白忙道：「這麼說是老人家四位救了我？」

銀髮白衣老嫗道：「應該說是我家姑娘救了你。」

南宮白轉眼望向白衣女，一抱拳道：「多謝姑娘……」

白衣女道：「沒甚麼，這不過是擧手之勞，你不用客氣。」

銀髮白衣老嫗道：「年輕人，你中了『四羅刹』的淫邪藥物，也是我家姑娘救了你。」

南宮白眉宇間冷肅煞氣爲之一現，看得白衣女、銀髮白衣老嫗心裡暗叫一聲，好重的煞氣……

只見南宮白又冲着白衣女抱起雙拳道：「姑娘的大恩……」

白衣女道：「我剛剛說過，沒甚麼，救人總是要救到底的。」

南宮白沉默了一下道：「那麼我就不再說甚麼了……」

銀髮白衣老嫗道：「對了，用不着說甚麼，記在心裡就行了。」一頓又道：「年輕人，我家姑娘覆姓仲孫……」

白衣女道：「仲孫玉倩。」

銀髮白衣老嫗道：「老身姓柳，妳叫我柳婆婆就行了，這兩個一個叫小瓊，一個叫小瑤，她們都是我們姑娘身邊的，年輕人你呢？」

南宮白道：「有勞老人家動問，晚輩南宮白。」

銀髮老嫗柳婆婆道：「原來你也是複姓，這倒巧啊，年輕人，你是那門派的弟子？」

南宮白道：「晚輩不屬於任何一個門派的。」

柳婆婆道：「那麼你的師承是……」

南宮白遲疑了一下，歉然的道：「老人家原諒，我兩位恩師已經過世了，臨終前曾一再交代不許提起他兩位的名諱。」

柳婆婆面現不豫之色，剛要再說。

白衣女仲孫玉倩已然說道：「你不要客氣，徒忌師諱，這原是對的。」

南宮白看了她一眼道：「多謝姑娘曲諒！」

仲孫玉倩都說南宮白對，柳婆婆還能說甚麼？只有把已然到了嘴邊的話又嚥回肚裡去，改口說道：「年輕人，那麼妳怎麼會中了四羅刹的道兒，你到『峨嵋』來又是爲了甚麼？」

這可以說，南宮白當即把來『峨嵋』的目的，以及碰上「勾魂攝魄四羅刹」的經過詳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柳婆婆一對白眉聳動，道：「莫是罪過，論『情僧』的年紀怕不已在四十以上，做她們的爹都有餘了，她們居然跑到『峨嵋』來找他……」

南宮白道：「老人家，知道這位『情僧』麼？」

柳婆婆道：「老身只聽說過當世之中有這麼一個奇人，佛門之中有這麼一個奇僧，却一直沒有見過，怎麼？」

南宮白雙眉微揚道：「廿年前，『雷音寺』住持及近百名弟子在一夕之間悉遭人殺害，我要問問他，是不是他下的毒手。」

柳婆婆看了他一眼道：「年輕人，這件凶案就算是『情僧』做的，已經事隔二十年了，別人都不過問，你又何必管這個閒事？」

南宮白道：「老人家，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雷音奇』的住持遵其師兄遺命，所以並沒有去找那位情僧問個明白，查個水落石出。可是我不同，佛門子弟出家人與世無事，更不會去招惹誰，兇手在一夕之間把他們殺害殆盡，其毒辣凶殘，令人髮指，這件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又豈能裝聾扮啞，不聞不問，我若是袖手不管，那不但辜負了我這身所學，也愧對我這兩位恩師，甚至跟殺害『雷音寺』住持與近百名佛門弟子的兇手沒兩樣！」

柳婆婆飛快的看了仲孫玉倩一眼道：「年輕人，這件兇案要是那情僧做下的，當年他一身武功就已驚人，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武功自然更爲精進，對你來說，應該是老一輩的人物了，你年紀較輕，能有多大成就敢去找他，萬一你不是他的對手，豈不是白白賠了一條性命。」

南宮白雙眉揚起，淡然一笑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生老病死誰能免，生而何歡，死又何懼，但死得值，我認爲可以不必遲疑，不必畏縮。」

仲孫玉倩一雙美目中閃漾出異采。

柳婆婆微微的點了點頭，鷄皮老臉上浮現起笑意，道：「好，年輕人，我們總算沒救錯你，值得人欣慰。」

頓了頓又道：「剛聽你說，你上『峨嵋』也爲找個人，但不知你找的又是誰？」

南宮白道：「晚輩找的這個人，晚輩沒有見過，也不知道他姓甚麼，叫甚麼？究竟是何許人也，晚輩有一樣可能是他的東西，這樣東西跟佛門有點關係，所以晚輩先到『峨嵋』來碰碰運氣。」

柳婆婆輕「哦」了一聲道：「有這種事，年輕人，我們走江湖，對武林中的人與事，知道的可能比你多一點，你是不是可以把那樣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看看？說不定我們能幫上你的忙。」

南宮白道：「自無不可，老人家的好意，讓人感激。」

探懷取出那顆「念珠」，雙手遞了過去。

柳婆婆接過那顆念珠先遞給仲孫玉倩。

仲孫玉倩沒有接，道：「婆婆看吧，我知道的比婆婆少，閱歷也比婆婆差得多。」

柳婆婆此擧原是禮貌，仲孫玉倩既然說了話，她也逕自收回，凝目望視那顆念珠，一看之下她皺了眉鋒，道：「年輕人，你以爲這是個甚麼東西？」

南宮白道：「晚輩不才，以爲這是顆念珠。」

柳婆婆搖搖頭道：「這不是顆念珠，老身活了這麼大年紀，見過不少念珠，却從未見過這種樣兒的……」

南宮白道：「老人家應該看見上頭雕了佛字。」

柳婆婆道：「老身正在納悶，要說它是顆念珠，老身從沒見過這種樣兒的念珠，要說它不是念珠，它上頭却雕滿佛字，這究竟是……」

話鋒忽然頓住，扭頭望向南宮白道：「年輕人，你可願碰碰運氣？」

南宮白道：「老人家，晚輩到『峨嵋』來，原就是碰碰運氣來的，只是憑着這麼一樣的東西找個從沒見過面，甚至於根本不知道姓名的人，原本就是碰運氣的！」

柳婆婆一點頭道：「好，老身告訴你一個地方你去試試，只是，年輕人，老身只是讓你去試試，可沒有把握……」

南宮白道：「老人家，妳原是讓晚輩去碰碰運氣的。」

柳婆婆道：「那麼你聽清楚，遠在二十年前，武林中出現了一個奇才，這個人不但文武雙絕，而且無所不通，無所不精，尤其是人長得俊逸洒脫，倜儻不羣，他一出現就震動了整個武林，使得多少紅粉女兒爲他着迷，到處找他，茶不思，飯不想，簡直就是跟瘋了似的，招惹多少人羨慕，也惹得多少人嫉妒，連老身那時候都想看看他，你想

他有多大魔力？可惜的是打當初到始今見過他的人太少，簡直少得可憐，只因為他好似條見首不見尾的神龍一樣，明明說他去這兒，等大夥兒趕這兒一看，他却又不見了，這麼一來更增加了他的魔力，有人曾經發誓，窮畢生的歲月非找到他不可，而那是二十年前的事，過了幾年之後因為老找不到他，人們的興緻便漸漸的減退了，到了廿年後的今天恐怕武林中已經把這個人忘得一乾二淨，這個人姓李叫季飛星，跟這顆念珠上刻的這兩個字一樣，如今他要是還在世的話，應該四十已經出頭了，你可以去碰碰運氣，說不定這顆東西是他的。」

她抬手把這顆念珠送還給南宮白。

仲孫玉倩道：「婆婆，說了半天妳還沒告訴人家上那兒去找季飛星呢？」

柳婆婆一怔，旋即笑道：「可不，我眞是老糊塗了，年輕人，季飛星的家在『洛陽』，季家因季飛星而出名，你到『洛陽』一打聽就知道了，別人不知道他在那兒，他的家人應該知道他在那兒！」

南宮白道：「多謝老人家，有件事晚輩忘了告訴老人家了……」

柳婆婆問道：「甚麼事？」

南宮白道：「這顆念珠的主人把這顆念珠跟一支鳳釵同留在一個地方，這顆念珠上刻着『飛星』兩個字，那支鳳釵上却刻着『纖雲』兩個字，而在這兩樣東西之旁，念珠的主人以指力刻石寫下了秦少游那首『鵲橋仙』……」

仲孫玉倩美目微睜道：「纖雲弄巧，飛星傳恨！」

南宮白道：「不錯，所以我懷疑這『飛星』，『纖雲』是不是人名！」

柳婆婆眉鋒微皺道：「原來這裡頭還有一支鳳釵跟一首詞，看來這件事牽涉着一個女人，恐怕還牽涉到一段情……」

只聽到仲孫玉倩道：「你看看這會不會是碰巧了，就是因為這『飛星』、『纖雲』是一男一女的名字，所以這顆念珠的主人，才在許多名家的詞當中挑中了秦少游那首『鵲橋仙』……」

南宮白兩眼微睜，點頭道：「這當然不無可能，多謝姑娘指點！」

仲孫玉倩道：「不敢當，我只是這麼猜，中與不中還是不知道。」

柳婆婆吟沉說道：「嗯！姑娘猜得好，是有這個可能，要不把秦少游詞中的這四個字刻在兩樣東西上有甚麼意思？年輕人，以老身看你還是到季家去試試！」

南宮白道：「多謝老人家，晚輩這就趕到『洛陽』去，諸位給與我的，另日後報。告辭了。」

他一抱拳，遂步行了出去。

仲孫玉倩香唇啓動，欲言又止。

柳婆婆望着南宮白行出石室，轉過身來道：「姑娘，咱們並沒有救錯了人！」

仲孫玉倩道：「婆婆是這麼看麼？」

柳婆婆道：「錯不了的，姑娘，別的都不提，單是以他找那個『情僧』為『雷音寺』的和尚報仇雪恨，而不惜犧牲生命這件事，就可以証明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正道俠義。」

仲孫玉倩微微的點了點頭道：「但願如此了。」

柳婆婆呼了口氣道：「沒想到半路上碰上這麼一件事，行了，時候不早了，咱們該回去了。」

仲孫玉倩香唇啓動了一下道：「婆婆，我想在外面多玩兩天再回去！」

柳婆婆一怔忙道：「那怎麼行，主人跟夫人派人傳言召咱們回去，妳不是不知道為的是甚麼事，怎能在外面躭擱？」

仲孫玉倩揚了揚眉梢道：「那件事本不是我的意思，事先連提都沒跟我提，婆婆妳是看着我長大的，別人不知道我，難道妳還不知道我麼。」

柳婆婆道：「姑娘，我怎麼會不知道呢，老婆子我在仲孫家待了三代了，仲孫家那一個我會不知道，就連主人，我也是看他長大的，他的武功有一半還是我教他的呢，何況是姑娘你，只是主人跟夫人既下了令諭，無論如何你也得趕回去一趟，到時候中意不中意是另一回事，你要是不中意，儘可以說，有我老婆子在，絕不會讓主人跟夫人强妳所難。老婆子我在仲孫家雖是個下人，但却跟朝廷裡的顧命大臣差不多，說句話應該是有相當份量的，等到了家，兩下裡見過之後，祇要妳說聲不願意，我再保着妳出來玩，行麼？」

仲孫玉倩道：「怕只怕到了那時候爹跟娘不會再讓我出來了。」

柳婆婆一拍胸，道：「妳放心，有老婆子我在，說甚麼，我也會想法子讓妳再出來。」

仲孫玉倩道：「其實有甚麼好看的，看不看我都是不願意。」

邁步嫋嫋往外走。

柳婆婆深深的看了她那無限美好的背影一眼，一頓鐵拐跟了上去。

* * *

這是一座大山，高拔入雲霄，連綿數里。

緊挨着山脚下，座落着一片大

宅院，佔地約有數畝之廣，裡面狠牙高嚎，飛簷流丹，還有一座座高約數丈的瞭望碉樓。

一大圈丈高圍牆的外面，繞着一條寬約兩丈多的土溝，土溝裡豎滿了一根根的尖銳鋼刺，尖端森亮雪白，望之嚇人。

土溝外圍丈餘處，另繞着一圈鐵柵，每一根鐵棍都有兒臂粗的，頂端也都把把尖銳。

正對着那堵圍牆那兩扇朱紅大門，鐵柵上也有扇巨大鐵柵門，頂上橫額四個大字：「無憂山莊」。

橫額兩面各插着一面三角旗，白綢上面綉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金龍。

就這麼一座山莊，氣勢雄偉，隱隱懾人。

正晌午，山莊門口來了四個人，仲孫玉倩、柳婆婆、小瓊、小瑤。

一進鐵柵門，小瓊抖手一揚，一道光華冲天而起，到了半空中砰然而散，像蓬雨的緩緩墜了下來。

土溝那一邊，用兩根鐵鍊高高吊起的一座木橋緩緩的放了下來。

兩條人影從山莊裡電射而出，直落木橋的這一端，身法矯捷美妙，是兩個中年白衣人。

木橋落在土溝的這一邊，仲孫玉倩等人也到了橋頭，兩名中年人雙雙恭謹躬身，道：「姑娘、婆婆。」

旋即閃向兩旁。

仲孫玉倩邁步踏上木橋，柳婆婆向兩個白衣中年人道：「客人到了沒有？」

一名中年白衣人道：「到了，昨天晚上到的。」

柳婆婆眉鋒一皺，道：「沒想到還是遲來了，主人說甚麼沒有？」

那名白衣人恭聲道：「沒聽主人說甚麼。」

柳婆婆道：「那就好，路總得一步一步的走。」

說話間也到了兩扇朱紅大門前，兩扇朱紅大門大開，一名濃眉大眼、長髯及胸的白袍老者飛迎了出來，向前一躬身道：「姑娘、婆婆，你們回來了，主人現在前廳，特差屬下來請姑娘先到前廳一行。」

仲孫玉倩沒有說話。

柳婆婆開口說道：「聞總管，客人也在前廳麼？」

白袍長髯老者忙道：「不，前廳只有主人跟夫人。」

柳婆婆道：「客人呢？」

白袍長髯老者道：「主人把客人安置在翡翠園。」

仲孫玉倩轉過身來，問道：「在那兒？」

白袍長髯老者忙陪笑道：「姑娘，這是主人的意思，屬下不敢不從。」

仲孫玉倩冷笑一聲，道：「我倒要看看這是個怎麼樣的貴客，連我的『翡翠園』也讓給他們了。」

說話間進了大門，仲孫玉倩筆直往後走去。

柳婆婆趕上一步，拉住了她，快速地遞過一個眼色。

仲孫玉倩寒着清麗的嬌臉道：「婆婆，你沒聽見麼？」

柳婆婆道：「我聽見了，先去見過主人再說。」

仲孫玉倩沒說話，轉身往一座大廳走去。

這座大廳建築相當雄偉，比一般人家的大廳足足大了一倍，而且飛簷狠牙，石階高築，氣派非凡。

進入大廳，只見頂懸八寶琉璃燈，地舖紅氈，四壁分懸名家字畫，像具擺設非常考究豪華。

居中兩張太師椅上高坐一男一女，二人都是中年人，男的穿着一襲雪白長衫，長眉細目白淨臉，兩眼之中寒光閃動，隱隱有種懾人之威；女的穿宮裝，年紀雖已過四十，但肌膚凝脂，國色天香，不但有一種成熟的風韻，而且有一種華貴的氣質。

仲孫玉倩走前盈盈的拜下去，道：「爹、娘，玉倩回來了。」

柳婆婆手扶鐵拐，矮了矮身道：「見過主人、夫人。」

中年白衣人跟中年美婦人忙站起來，中年美婦人更上前一步扶住了柳婆婆，含笑道：「婆婆快請坐。」

她攙着柳婆婆坐在一旁。

中年白衣人望向柳婆婆，含笑道：「玉倩這一趟出門，讓婆婆跟着受累了。」

柳婆婆搖頭道：「說甚麼受累，老婆子身子骨頭還硬朗，閒下來就不舒服。再說姑娘是老婆子抱着長大的，讓別人跟着老婆子也不放心。」

中年美婦人道：「那倒是，玉倩還不跟婆婆的孫女兒一樣，婆婆不疼不愛，誰疼誰愛！」

柳婆婆忙道：「夫人這是折煞老婆子，怎麼說老婆子總是個下人。」

中年白衣人忙道：「婆婆這是怎麼了，仲孫家三代何曾把婆婆當作下人？我跟紫君一直將婆婆當作長輩看待，『無憂山莊』裡那一個敢把婆婆當作下人，我馬上拿莊規家法處置他，婆婆請坐着歇歇飲杯茶，容我告訴玉倩一件事。」

他轉過臉去望着仲孫玉倩正要說下去。

仲孫玉倩已然開口說道：「你把我的『翡翠園』讓給客人住了？」

中年白衣人微愕，轉望白袍長髯老者。

白袍長髯老者立即欠身道：「姑娘問屬下客人住在那兒，屬下不敢不據實稟告。」

中年白衣人收回目光，望着仲孫玉倩道：「玉倩，爹知道你的『翡翠園』向來不讓人輕進，可是這幾位客人不是外人，否則，爹也不會把他們安置在『翡翠園』了。」

中年美婦人看了仲孫玉倩一眼，道：「玉倩，這幾位客人算來已是咱們的親家了，你爹不能把他們當作一般客人看待。」

柳婆婆一怔道：「親家？夫人你這話是……」

中年美婦人掠過一陣異樣的神色，道：「這宗婚事本來打算等玉倩回來之後，讓玉倩自己看看才決定的，可是承祖見過那位少爺之後，認爲滿意，所以他就做主決定了。」

誰都聽得出，中年美婦人話裡也有不滿之意。

柳婆婆站了起來。

仲孫玉倩嬌臉變色，轉身就走。

只聽得白衣中年人仲孫承祖道：「玉倩，站住。」

仲孫玉倩停了步，但沒有回轉身。

仲孫承祖道：「爹給你決定的這門親事，你竟不願意？」

仲孫玉倩道：「你現在才問我願意不願意，不嫌太晚了嗎？」

仲孫承祖笑道：「傻孩子，你還沒看見人呢！」

仲孫玉倩道：「我知道，還沒見着人就說願意不願意，那未免言之過早，可是要是等我見過之後我不願意呢？」

仲孫承祖一怔，道：「傻孩子，難道爹的眼光會不如你？」

仲孫玉倩轉過身子，嬌臉煞白，道：「爹，只看幾眼，你能看出些甚麼？」

仲孫承祖道：「爹是個怎麼樣的人，豈會以貌取人，玉倩，你還不知道咱們這親家是誰，告訴你吧！就是『蘇州』金家。」

仲孫玉倩呆了一呆，道：「金伯伯？」

「是啊！」仲孫承祖笑道：「金伯伯家的玉樓哥你忘了麼？小時候你們常常在一塊兒玩，你見了就必拉着不肯放，你玉樓哥見了你也不肯走。」

仲孫玉倩道：「原來是金伯伯的玉樓哥。」

仲孫承祖笑道：「可不是嘛，想起來吧，現在你不說不願意吧！」

仲孫夫人淡然道：「多少年不見，現在你們都長大了，見了面都恐怕不認識了。」

柳婆婆接着說道：「說得是，主人何不讓姑娘先見見金家少爺。」

仲孫承祖點點頭道：「行，行，當年玉樓粉粧玉琢，如今一表人才，保證玉倩滿意，我這就派人去請。」

只聽一個帶笑話聲傳了過來：「玉倩回來了麼？在那兒，快讓我看看。」

仲孫承祖笑道：「說曹操曹操就到，省得去請了。」

這句話剛剛說完，大廳上已經有三人走進，兩男一女，兩個男的都穿錦袍，那個女的也是一身彩衣。

那個女的年紀跟仲孫夫人差不多，跟仲孫夫人一樣的美，但却比仲孫夫人多了一份艷。

兩個男的，前面一個是長眉細目的中年人，唇上蓄着兩撇小鬍子，步履雄健，眼神十足，顧盼生威，滿臉都是笑意。

後面一個是年輕人，看年紀二十剛出頭，長眉鳳目，唇紅齒白，的確是一表人才，只是眉宇間帶着陰鷙，人也帶點胭脂氣。

仲孫承祖帶笑迎上：「親家，正要派人去請你們一家三口。」

錦袍小鬍子一擺手道：「現在沒工夫跟你說話，我要看看當年的小玉倩，我未來的好媳婦，如今出落得怎麼樣了。」

他大踏步走向仲孫玉倩。

仲孫承祖忙道：「玉倩，快見過金伯伯、金伯母。」

仲孫玉倩上前見禮，低垂着頭叫了一聲。

錦袍小鬍子瞪大了眼，喜道：「這就是當年的小玉倩啊，要不是在這兒，我能把她當做來自廣寒宮的嫦娥，你快來，快過來……」

他叫的當然是他那一口子。

其實那彩衣美婦人不等他叫就走了過來，伸手握住了仲孫玉倩的一雙玉手，要多親熱有多親熱，美婦人笑得合不攏嘴，要多高興有多高興道：「咱們玉樓眞是前生修來的福氣，玉樓名字有個玉字，玉倩名字裡也有個玉字，這不是前生註定的姻緣麼？玉倩啊，多少年不見，你金伯母想得你好苦，早就想來看你了，偏偏你金伯伯一天到晚都忙着。」

錦袍小鬍子道：「甚麼金伯伯、金伯母，該改口了。」

彩衣美婦人白了他一眼，道：「幹嘛這麼急，孩子還沒過門兒呢？」

錦袍小鬍子哈哈大笑道：「我可眞有點等待不及了。」

仲孫夫人冷眼旁觀，臉上沒有多少笑容，此刻突然說道：「玉倩，還不快見見你玉樓哥？」

仲孫玉倩淺淺一禮道：「玉樓哥。」

她見了禮，也叫了人，豈料沒得着一點反應。

再看那位金家大少爺玉樓，敢情站在那兒兩眼發直了，一雙目光緊緊盯在仲孫玉倩那清麗的玉臉上，看樣子魂兒已經出竅了。

彩衣美婦金夫人一抬皓腕，伸手拍了他一下道：「怎麼，不認識你玉倩妹妹了。」

金家大少爺金玉樓如大夢初醒，眼珠子動了，手也動了，舉手一拱，滿面堆笑：「玉倩妹妹，還記得我麼？」

仲孫玉倩沒說話。

金夫人又一巴掌打了過去：「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樣子，怎麼一見你玉倩妹妹，連話都不會說了，不記得她會嫁給你了，眞是。」

仲孫玉倩面色微微一變。

只聽得仲孫夫人道：「別老站着說話了，賢兄嫂請坐吧。」

仲孫承祖也忙舉手讓坐。

金夫人拉着仲孫玉倩走了過來，看樣子她才是拉着姑娘不肯放呢。

柳婆婆輕咳一聲道：「金老爺，金夫人，還認得老婆子麼？」

錦袍小鬍子當先一怔，旋即叫道：「柳婆婆，怎沒看見你老人家也在這裡。」

接着上前抱拳欠身道：「你老人家安好。」

柳婆婆答了一禮道：「你這是折老婆子，托你二位的福，你二位安好。」

金夫人也過來了，她嚷着要見禮，柳婆婆要攔住了她，錦袍小鬍子拉過金玉樓讓他見過柳婆婆，金玉樓見過了禮，一雙目光盯在仲孫玉倩身上。

柳婆婆揚了揚白眉道：「你幾位坐吧，姑娘剛進門，還沒有到後面去呢，老婆子陪她梳洗梳洗一下，換件衣服。」

她拄着鐵拐往外行去。

仲孫夫人道：「玉倩，還不快跟婆婆去。」

仲孫夫人明白婆婆的意思，仲孫玉倩也明白乃母的意思，她答應一聲要走，奈何金夫人拉着她不放，不但不放，還笑着說道：「都是自己人，還用得着講這個，來，玉倩，跟金伯母坐在一塊兒。」

她拉着仲孫玉倩就要坐。

仲孫夫人含笑說道：「大嫂還是讓她去吧，這孩子乾淨慣了，從外面回來要不梳洗梳洗換件衣裳，她混身不舒服。」

金夫人沒奈何，只好鬆了手，道：「是這樣麼，那金伯母祇好放你去了，玉倩，可得趕快來啊，金伯母想你可想了多少年了。」

她鬆了手，仲孫玉倩告了罪去了，她把金玉樓的目光引向外，也帶走了金玉樓的魂兒。

一出大廳，柳婆婆便問：「姑娘，人你見過了，怎麼樣？」

仲孫玉倩嬌臉馬上堆起寒霜，道：「婆婆，叫小瓊、小瑤收拾收拾，我就出去。」

柳婆婆道：「姑娘，別說你看不上他，連我老婆子都看不順眼，那一家三口都一樣，兩老的帶着虛偽，少的帶着一臉不正經，說他是個紈袴子弟都便宜了他，只是姑娘，你這時候不能出去，主人已經答應了這門親事，出去不是解決這件事的辦法。」

仲孫玉倩道：「我知道，可是我除了這樣，別的沒有辦法，也不知道是我變了還是他們變了，我不但覺得跟他們格格不入，簡直就覺得討厭。」

柳婆婆道：「兩個老的沒有變，姑娘，只是那時候你還小，懂得少，覺不出甚麼，至於那個少的，確是跟小時候不一樣了，你想嘛，在那個家裡長大的，還會好到那兒去？」

只聽得身後傳來一陣輕盈步履之聲，扭頭一看居然是仲孫夫人來了。

柳婆婆停步叫道：「夫人。」

仲孫玉倩微微怔了一怔，道：「娘，你怎麼出來了？」

仲孫夫人臉色有點凝重道：「咱們娘兒們跟婆婆到後頭說說話。」

她停也沒停，當先往後面行去。

仲孫玉倩有點詫異，要問。

柳婆婆沒容她說話，伸手拉着她跟了上去。

到了後院，仲孫夫人帶頭上了仲孫玉倩的小樓，上了樓一進了仲孫玉倩的香閨，仲孫夫人轉過身來便道：「玉倩，你要跟娘說實話，這門親事你願意不願意。」

柳婆婆道：「夫人，知女莫若母，難道你還看不出來麼？」

仲孫夫人道：「我看得出來，怎麼看不出來呢？不過我要聽她親口說一句話。」

仲孫玉倩道：「我不願意。」

仲孫夫人望着她道：「你是娘的女兒，娘還有甚麼不知道，我壓根兒就不願結這門親事，等到一見到他們那個兒子，我就知道你也不願意，所以你一進大廳，我就告訴你，爹已經答應了這門親事……」

柳婆婆道：「夫人，不是老婆子敢埋怨你，當初你怎麼不攔攔主人！」

仲孫夫人神情一黯，道：「婆婆別怪我，你可以問問承祖我攔過他沒有，你是看着他長大的，我們倆也一直在你跟前，你是應該知道

他的脾氣，他甚麼時候聽過我的，又甚麼時候讓我說過話，爲着這件事背着金家三口子跟他吵了一大架，他却說過，婦道人家不懂事，你說，我還能怎麼樣？」

柳婆婆道：「主人也是，這大事也能輕易點頭的麼，怎麼到現在連甚麼人也看不清楚，這不是害了姑娘一輩子麼，我就納悶，主人到底看上他們三口子那一點。」

仲孫玉倩寒着嬌臉道：「那是我爹的事兒，他答應了讓他想辦法去，我說不答應就是不答應，別的事我都可以讓他老人家的，唯獨這件事，這是我一輩子的事，我絕不能聽他老人家的，婆婆，你去叫小瓊、小瑤收拾收拾去，我馬上走。」

「走？」仲孫夫人一怔忙道：「你要上那兒去？」

柳婆婆道：「姑娘要出去。」

仲孫夫人忙道：「那怎麼行，玉倩，躲不是辦法的。」

仲孫玉倩道：「娘，我也知道躲不是辦法，那麼你說我該怎麼辦？找我爹去說，你的話都沒用，我說會有甚麼用？萬一僵了反倒不好，不如乾脆躲遠一點。」

仲孫夫人嘆了口氣點點頭道：「這倒也是，可是……」

柳婆婆道：「姑娘，這樣好不？你先別出去，讓我跟主人說說看，眞不能你再走，老婆子我保着你出去，上那兒都行，你看怎麼樣？」

仲孫玉倩微一搖頭，緩緩的道：「婆婆，都不是小孩子，仲孫家在武林中也有它的份量，我爹已經把話說出了口，恐怕很難挽回了。」

仲孫夫人一點頭道：「這話不錯，我想的就是這個。」

忽聽得仲孫承祖的話聲從樓下傳了上來，道：「紫君你在這兒麼，玉倩好了沒有？」

柳婆婆白眉一揚道：「夫人，你請主人上來一下。」

仲孫夫人當即揚聲叫道：「承祖，你上來一下。」

一陣樓梯響，仲孫承祖上了樓，掀簾進來一看，他爲之一怔道：「你們怎麼都在這兒不動……」

仲孫夫人道：「玉倩本就不是進來梳洗換衣裳的，動甚麼？」

仲孫承祖詫聲道：「怎麼說，玉倩本就不是進來梳洗換衣服的？那麼……」

仲孫夫人道：「我告訴你吧，這門親事玉倩不願意。」

仲孫承祖忙轉望仲孫玉倩道：「玉倩，這門親事你不願意？爲甚麼，小時候你不是跟玉樓哥挺要好的麼？」

仲孫玉倩道：「那是小時候，小時候懂甚麼。」

仲孫承祖道：「你……你現在又懂甚麼，玉樓那一點不好，武林世家，『蘇州』的首富……」

仲孫玉倩道：「我不稀罕甚麼世家，也不稀罕甚麼首富，你老人家也不該是這種人！」

仲孫承祖道：「你這孩子……你知道我已經答應人家了……」

仲孫玉倩道：「我知道，可是當初你該聽聽我娘的，也該問問你的女兒……」

仲孫承祖臉色一變道：「你這是跟你爹說話麼？世間的女兒不是你一個，那一個不是聽父母之命……」

仲孫玉倩道：「爹，咱們不是世俗人家，你又爲甚麼非把你女兒當成世俗女兒不可……」

仲孫承祖道：「不是世俗人家，不是世俗女兒難道就能不聽父命。」

仲孫玉倩道：「爹，你的女兒不是不懂孝道不聽父命的人，別的事我都聽你的，事實上長這麼大，我也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意思，可是這件事，這是我一輩子的事，做女兒的不敢說求你讓我自做主張，可是至少你該聽聽我的意思……」

仲孫承祖沉聲叱道：「胡說，你好大的膽子，甚麼時候學的跟你爹鬥起嘴來了，我告訴你，不聽父命就是不孝，你答應最好，不答應也得答應。」

他一甩手就要走。

柳婆婆輕咳一聲道：「主人，可能容老婆子說句話？」

仲孫承祖馬上陪出笑臉，道：「婆婆，難道你也……」

柳婆婆道：「老婆子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明知這兒沒有我說話的餘地，明知道我不該多嘴……」

仲孫承祖道：「婆婆，你怎麼這樣說，我跟紫君一直拿長輩……」

柳婆婆道：「那你是折老婆子的福，老婆子不敢當，老婆子祇求你看在老婆子在仲孫家待了三代的份上，聽老婆子幾句話就行了……」

仲孫承祖笑答道：「婆婆，我知道你要說甚麼，可是你知道，我已經答應了人家……」

柳婆婆道：「這個老婆子知道，老婆子雖然是上了幾歲年紀，可是耳朵還挺好，剛才你說的我都聽得一清二楚，老婆子我不敢怪你不讓夫人說話，不先問問姑娘。我只提醒你一件事，當初你跟夫人的親事，老主人持的是甚麼態度，相信你應該還記得，那時候你都知道爲自己的親事跟老主人相持不下，爲甚麼現在你就不能讓你的女兒也爲她自己終身事拿點兒主意。」



台上唱歌者剛唱畢，一老頭突然大叫起來。

仲孫承祖臉色連變了幾變，他臉上的神色跟着也趨於凝重，沉默了一下，才道：「婆婆，妳，紫君跟玉倩說的我都明白，可是您，紫君跟玉倩都不知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柳婆婆，仲孫夫人人跟仲孫玉倩聽了都一怔。柳婆婆道：「您有甚麼不得已的苦衷？」

仲孫承祖唇邊掠過一絲抽搐，道：「您還不知道，武林在最近就會有大變化，就是諸大門派，也無力自保，就拿我來說吧，我要不聽人家的，便保不住我身家！」

柳婆婆愕然道：「您這話……難道金太極夫婦……」

仲孫承祖道：「是這樣的，婆婆，前些日子，我夜半醒來在我枕畔發現一封刀柬……」

仲孫夫人叫道：「刀柬？」

仲孫承祖抬手攔住了愛妻，探懷取出一張上有刀孔的信柬遞給婆婆，道：「就是這個，您先請看看。」

柳婆婆連忙伸手接過凝目望去，祇見那張信箋上寫着兩行字，龍飛鳳舞的寫着：「字諭仲孫承祖，『無憂山莊』即刻歸附『九幽神宮』，敢有違抗者殺無赦。」

柳婆婆忽然抬起了眼：「主人，就這麼一張紙？」

仲孫承祖苦笑道：「婆婆別笑我膽小，要知道這封刀柬是插在我枕畔。」

不錯，來無踪，去無影，而且能讓威震一方的「無憂山莊」莊主茫然無覺，這份能耐的確是夠嚇人的。

柳婆婆臉色爲之一變。

仲孫承祖接着又說道：「妳再看看這個。」

他捲起了左衣袖，左小臂赫然現出「九幽」二字。

柳婆婆臉色大變，伸手抓住了仲孫承祖的胳膊，急道：「這是……」

仲孫承祖朗道：「刺上去的，怕人的是我居然一點也不知道，也沒覺得疼，還是我無意中才發現的。」

仲孫夫人臉色也變了，道：「你怎麼沒告訴我？」

仲孫承祖道：「告訴妳有甚麼用，讓妳着急，讓妳擔驚害怕嗎？」

柳婆婆一襲衣衫無風自動，滿頭白髮也飄飄欲飛，她一舉鐵拐要說話，但是忽然一凝目望着仲孫承祖問道：「主人，這跟金家有甚麼關係？」

仲孫承祖道：「婆婆不知道，金太極一來就跟我談起『九幽神宮』的事，有幾個大門派因爲不理會『九幽神宮』的刀柬，遭人血洗，一

個活口也不留的事還是他告訴我的，他的意思我聽得懂，他已經歸附了『九幽神宮』，並且勸我也盡早歸附，他沒有明說，可是我聽得出，而且無意間我在他左小臂上也發現了有『九幽』字樣，我深信他是『九幽神宮』讓他來試探我的，他對我提起這門親事，妳說我怎能不答應。」

柳婆婆靜靜聽畢，冷冷一笑道：「原來如此，曾幾何時，武林世家，『蘇州』首富的金家，居然成了『九幽神宮』的人了。主人，老婆子我明白您爲甚麼答應他這門親事了，這麼說，你也打算歸附『九幽神宮』了。」

仲孫承祖好生迫窘，好生難受，道：「婆婆，我一個死了不足惜，可是我這幾代傳下來的基業……」

柳婆婆道：「你這麼做就能保全仲孫家幾代傳下的基業，你一旦歸附了『九幽神宮』，這基業還是您的麼？」

仲孫承祖臉色煞白，道：「妳的意思我懂，忍辱偷生不如壯烈而死，那樣也對得起仲孫家列祖列宗，可是……」

柳婆婆道：「主人，老婆子斗膽說一句，即使你打算歸附『九幽神宮』，你也不能拿姑娘來做犧牲品！」

仲孫承祖悲苦道：「婆婆，那麼妳叫我怎麼樣辦？」

柳婆婆目光如刃，凝望着仲孫承祖緩緩說道：「儘管老婆子我是一個下人，今天我也倚老賣老說你兩句，基業是身外物，兒女卻是自己的骨肉，我沒想到你會這麼想，更沒想到你會這麼做，休說老婆子我不敢苟同你的做法，就是老主人在天之靈，也要罵你一聲不肖。女兒雖是你的，但老婆子卻有護衛幼主之責，老婆我可不信邪，你要是有意思保全仲孫家的聲威，老婆子我憑掌中這根鐵拐跟這把老骨頭，願意做你的馬前先鋒，如若不然，你歸附你的『九幽神宮』，老婆子我保着姑娘即刻離開『無憂山莊』……」

「好，婆婆，」仲孫夫人突然說道：「我願意讓妳把玉倩帶走，我跟承祖留在山莊，應付他們。」

柳婆婆道：「夫人不識武藝，但膽識精神却愧煞會武的，老婆子我且聽主人一句話。」

「婆婆，不必了，」仲孫玉倩冷然的道：「我答應這門親事，願意嫁到金家去。」

柳婆婆一怔，道：「姑娘，您……」

仲孫玉倩道：「婆婆，我不能跟妳走，我不能爲了自己一輩子，毀了仲孫家幾代傳下來的基業，爲爹娘招來殺身之禍。」

仲孫承祖忽然哈哈一笑道：「好，好，我的乖女兒，要是妳爹寧爲玉碎，不作瓦存跟他們拚上一拚呢？」

仲孫玉倩美目中湧現淚光，嬌臉上却浮起了笑意，道：「女兒也不會走，因爲沒有人保着女兒出門了。」

仲孫承祖目光一凝，望着柳婆婆道：「婆婆，我把玉倩交給了妳……」

「可以，」柳婆婆點頭道：「老婆子原有衛護幼主之責，只是姑娘不願意走，老婆子我也沒有辦法。」

仲孫承祖還待再說。

柳婆婆神情一肅，道：「主人，且等『無憂山莊』保不住的時候再說不遲。」

仲孫承祖笑了，點頭道：「好，就這麼辦，我去跟金太極攤牌去，他要是眞的『九幽神宮』派來試探我的，我就把他一家三口留在咱們這『無憂山莊』，說不定還要拿他一家三口祭纛。」

他轉身要走。

仲孫夫人道：「我跟你走。」

仲孫承祖回過身來，道：「妳去幹甚麼？」

仲孫夫人看了他一眼道：「你怎麼老是看不起我？別以爲弱女子百無一用，除了搏殺打鬥之外，我甚麼都不比你差！」

仲孫承祖忽然一笑道：「好吧，有夫人擊鼓助威也是好的。」

柳婆婆道：「咱們何不索性一塊兒去？」

仲孫夫人道：「對，但不能讓他們動疑，我跟承祖先去，玉倩隨便梳梳頭換件衣服就跟婆婆一塊兒來。」說完了話，她偕同承祖先下樓而去。

柳婆婆道：「姑娘，快梳梳頭換件衣服吧。」

仲孫玉倩答應了一聲，走到粧台前隨便梳了梳頭，然後挑件衣服換上了，也偕同柳婆婆出房下樓去。

仲孫玉倩連梳頭換衣服，不過是轉眼工夫，不能說不夠快，但他偕同柳婆婆下了小樓，剛招呼小瓊、小瑤要往前頭去，後院却闖進來四個人來，金太極夫婦，金玉樓，還有仲孫夫人，金夫人一隻手拉着仲孫夫人的左腕，滿臉都是笑容，仲孫夫人臉上却沒有一點表情。

柳婆婆一眼就看出不對來了，抬手攔住了仲孫玉倩，而且邁步上前一步擋在仲孫玉倩身前道：「夫人怎麼又進來了，主人呢？」

金夫人格格一笑道：「柳婆婆不愧是老江湖，仲孫夫人，告訴仲孫家這位忠心耿耿的老媽子吧。」

只聽得仲孫夫人道：「婆婆，承祖已經毀在他們手裡了，您護着玉倩快走吧！」

柳婆婆神情猛震，勃然變色。

仲孫玉倩花容失色，驚叫一聲就要撲過去。柳婆婆伸手抓住了她。

只聽得金夫人格格嬌笑，道：「還是柳婆婆知機，玉倩哪，別忘了妳娘在妳金伯母手中！」

柳婆婆白髮飄動，目中寒芒直迫過去，沉聲說道：「金太極，你夫婦倆想怎麼樣？」

金太極嘿嘿笑道：「應該是我夫婦問玉倩想怎麼樣，是答應嫁給我兒子呢？還是跟柳婆婆逃出『無憂山莊』，以便異日爲她父母報仇雪恨。」

柳婆婆咬牙說道：「金太極，你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仲孫家跟你金家可算得是世交……」

金太極道：「不錯，仲孫家跟我金家世交，所以我一家三口登門求親，所以我好好勸他歸附『九幽神宮』，那知他不識抬擧，竟然跟我翻了臉，反而要把我一家三口留在這『無憂山莊』，妳說這能怪得了我麼？」

柳婆婆冷笑一聲，方待再說。

仲孫玉倩突然說道：「金太極，我要是答應嫁給妳的兒子，你們是不是能放了我娘？」

仲孫夫人忙道：「玉倩，妳……」

只聽得金太極笑道：「當然，當然，這還用問，妳嫁給我的兒子，咱們兩家就是親家，我還能傷害我們這位親家母嗎？」

仲孫玉倩一點頭道：「那好，我答應嫁給你的兒子，你們放了我娘！」

金太極嘿嘿笑道：「小玉倩，妳金伯伯是看着妳長大的，妳怎麼反把你金伯伯當成了三歲孩童，妳娘暫時由妳金伯母陪着，咱們擇日不如撞日，也用不着講究甚麼，妳樓上的香閨權充洞房，這就與我兒子成親，等妳們小兩口子從樓上下來，我馬上叫妳金伯母放了妳娘，妳看怎麼樣？」

柳婆婆滿頭白髮根根飛起，叫道：「姑娘，事關夫人的安危，我不敢教妳怎麼樣？可是您……」

仲孫玉倩道：「婆婆，妳不要再說了，我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一頓望着金太極道：「金太極，我跟你兒子成親之後，你一定放我娘？」

金太極滿臉作笑道：「當然，當然，到那時候妳就是我的媳婦，妳娘就是我金家的親家母，兩家成了一家，妳想，我還會對妳娘怎麼樣？」

仲孫玉倩道：「金太極，你在武林中可是個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

金太極神情一肅，道：「金太極向來一言九鼎。」

仲孫玉倩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這一眼包含的太多，令人難以言喻，她一句話沒有多說，轉身向小樓行去。

柳婆婆大急，伸手就攔。

仲孫玉倩木然說道：「婆婆，請別陷我於不孝。」

柳婆婆神色一震，收回了手，霍地轉望金太極，威態懾人，厲聲說道：「金太極，你這個畜生，老婆子我……」

金夫人格格的笑道：「婆婆，妳別生氣，這是喜事，您幹嗎生這麼大的氣，妳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氣壞了身子不是鬧着玩兒的，承祖夫婦像妳的子侄，玉倩跟妳的孫女兒沒兩樣，一旦她跟玉樓成了親，你……」

柳婆婆大聲怒道：「妖婦，給我閉上妳的咀……」

金夫人香肩微聳道：「好吧，既然妳不愛聽，我就不說了，玉樓，快跟你玉倩妹妹去吧。」

金玉樓滿臉得意的邪笑，邁步要動。

就在這時候，後院裡跌跌撞撞地闖進一個人來，滿身浴血，赫然是「無憂山莊」主人仲孫承祖，只聽他厲聲說道：「婆婆，護住玉倩快走，這妖婦是他們的人！」

跌跌撞撞地撲向仲孫夫人！

仲孫玉倩陡地停步轉身，失聲尖叫道：「爹……」

金太極霍地轉身過去道：「仲孫承祖，你的命可眞大啊。」

抖手一掌拍了過去。

砰然一聲，仲孫承祖噴出一口鮮血，跟蹌暴退。

柳婆婆心膽欲裂叫道：「主人……」

只見仲孫承祖抬手瞪目道：「攔住玉倩，快去！」

一跤摔了下去。

柳婆婆橫掌一攔，恰巧攔住了撲過來的仲孫玉倩，她望着仲孫夫人道：「夫人，妳……」

仲孫夫人冷然道：「沒想到他還沒有死，跑來一句話壞了我的大事，既然妳們已經知道，我也裝不下去了，給我殺。」

他這一聲殺字出口，金太極，金夫人雙雙在暴應聲中閃身欲撲！

柳婆婆瞪目大喝道：「慢着！」

這一聲眞如晴天霹靂，金太極夫婦身軀一震，還眞沒敢動。

柳婆婆轉望着仲孫夫人道：「夫人，妳畢竟是玉倩的生身之母。」

仲孫夫人抬手往臉上一抹，手裡多了一張奇薄人皮面具，她變

了一張臉，一張冶艷、妖媚的臉。

柳婆婆一怔叫道：「原來妳……仲孫夫人呢？」

那冶艷妖媚婦人道：「妳只知道我不是仲孫承祖的老婆，仲孫玉倩的母親還不够麼？」

只聽得仲孫玉倩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冶艷妖媚婦人道：「丫頭，現在告訴妳也不要緊了，『九幽神宮』出世，各門各派均得臣服，大纛先指向武林幾個世家，我奉派到此奪取『無憂山莊』，『蘇州』金家已然歸附，第二個就是你仲孫家，明白了嗎？」

仲孫玉倩沒有說話，嬌軀一晃，就往後倒了下來。

柳婆婆魂飛魄散的大叫道：「小瓊，小瑤，護着姑娘快走。」

小瓊、小瑤扶着仲孫玉倩往後退去。

只聽得那冶艷妖媚夫人冷然道：「給我殺，不許放走一個人！」

金太極、金夫人恭應騰身，一擋仲孫玉倩，一擋柳婆婆。

柳婆婆不理金夫人，掄起掌中鐵拐砸向金太極。

柳婆婆盛怒出手，威力豈同凡響，金太極不敢輕攖其鋒，慌忙吸氣暴退。

柳婆婆鐵拐掄回，又疾點金夫人。

金太極跟仲孫家相交多年，自然深知柳婆婆的厲害，她跟金太極一樣也不敢攖其鋒，身軀一轉，躲了開去。

只聽得那冷艷妖媚婦人冷哼一聲道：「小丫頭走不遠的，妳夫婦聯手收拾這老太婆然後再說。」

金太極夫婦恭聲答應，雙雙撲向柳婆婆，她夫婦這一聯手，威力自然大增，但柳婆婆成名多年，功力深厚，掌中一根鐵拐威震武林多少年，以一敵二竟然毫不遜色。十招過後依然難分高下。

冶艷妖媚婦人冷聲道：「兩個人居然連一個老太婆都收拾不了，沒用的東西。」

她一揚皓腕，一點烏芒脫手飛出，疾襲向柳婆婆。

柳婆婆全神貫注在金太極夫婦身上，做夢也沒想到場外那冶艷妖媚的婦人會出手突襲，等她發覺之時已遲，被那一點烏芒不偏不倚地正好打正了後心。

她身軀一震，手上也爲之一緩，高手過招，招捷如電，微一分神便可足以致命，何況是手上一緩。

金太極穿心一掌打到，正中柳婆婆前胸，柳婆婆一口血噴出，噴得金太極滿頭滿臉，人跟蹌暴退砰然摔在地上，金夫人如影附形，飛掠撲到。

柳婆婆人受重傷，剛烈尤在，大喝聲中鐵拐脫手飛出，電襲金夫人心窩。

金夫人未防有此一着，急忙間祇有抬手去格，「叭」地一聲，她一隻手臂硬被鐵拐碰斷，但經此一碰，鐵拐偏斜，從她肩頭掠過往後面飛去。

柳婆婆翻身縱起，一顆白頭向附近一棵大樹撞上去。

「噗」地一聲，紅白之物四濺，身子一翻跟着落地，寂然不動。

金夫人神色凄厲，一張嬌臉如同厲鬼，她跟過去揚手就要毀屍洩憤。

只聽那冶艷妖媚婦人冷冷說道：「別拿死人出氣了，快給我追那丫頭去吧！」

金太極夫婦很聽話，雙雙騰身而起往後撲去。

金玉樓也要動，却被冶艷妖媚婦人伸手拉住，她那雙森冷目光，突然間變得炙熱異常，在金玉樓臉上一轉道：「用不着你去，這兒有你的差事，要能讓你去，我自己早已去了，跟我來吧！」

她拉着金玉樓就往小樓走。

金玉樓忙道：「你是要……」

冶艷妖媚婦人回眸一笑，眞能令人骨蝕魂消：「傻子，煮熟的鷄子又讓飛了，看你可憐，給你解解饞，懂麼。這麼多年，吃老的，也讓我換換口味，跟我好上一回，包你永不會喜歡仲孫玉倩那種甚麼都不懂的嫩雛兒。跟我去吧！」

拉着金玉樓就走。

金玉樓兩眼異采暴射，沒有說話，兩個人很快地進了那座小樓！

牧野鷹揚　虎踞洛陽

「洛陽」是中國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歷爲東周、北魏、西晉、魏、隋及後唐七朝建都之地，右掌虎牢，左控關中，北望燕趙，南憑江南，晉陸機都說「洛陽」左成臯，右函谷，前有伊闕，後有孟津，形勢極爲險固，無怪詩人謳歌，九朝會是洛陽城！

「洛陽」不但在軍事上是個險固之地，在文學上也有其值得大書特書之處。

「洛陽」東關有「宓妃祠」，壁間碑鐫：「伏羲女宓妃祠堂。」

曹操次子曹植曹子鍵與袁紹之婦甄氏（曹丕後納爲后）有一段哀戀史，乃著「洛陽神賦」以申情愫，爲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戀愛文學。

「雙龍巷」西有「賈公祠」，以祧大儒賈誼，賈爲「洛陽」第一才子，被謫爲長沙王太傅，所著「過秦論」爲後人傳誦之作。

「洛陽」郊外有大儒邵康節先生的故里「安樂窩」！

東關銅駝巷有老子故居。

尤其「洛陽」人才輩出，文風特盛，漢班超隨母至「洛陽」，貧無立錐之地，乃投筆從戎，立功絕域，爲開疆拓土的大功臣，賈誼不但是政治家，也是大文豪。

在理學方面宋時二程之學崛起於伊洛之間，唐宋時期詩詞之學莊盛，如唐初之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武則天時代的東方虬，宋之問。高宗時代的杜甫、李白、張祝、裴度、賀知章、劉禹錫、白居易等詩中名人，多優遊於此，或終老此鄉。其他如文彥博，司馬光等均是文史一代宗師。

左思的「三都賦」曾使「洛陽紙貴」，「洛陽」文風之盛，可見一斑。

＊　＊　＊

「洛陽」西大街，有一座酒樓，招牌掛得老高，黑底金字，每個字有斗般大！「洛陽樓」。

「洛陽樓」是洛陽第一大酒樓，名聞遠近，大河南北逛耍而不知道「洛陽樓」的，那是他孤陋寡聞了。

「洛陽樓」之所以名氣大，不只因爲它畫棟雕樑、建築美奐美輪、陳設豪華氣派，也不是它名厨掌灶、菜好酒香。有一半是因爲它有養着的歌妓。這是「洛陽樓」之外其他酒樓所沒有的，尤其是這些歌妓都是「洛陽樓」的東家不惜以斗金量珠換來的，有南國紅粉，也有北地胭脂，個個色藝雙絕。

「洛陽樓」有了這些條件，吃喝一頓的代價自然昂貴，即使一個人小酌一番，價錢也驚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不少，可是花得起這個錢的人却不多。

不多歸不多，有錢的大老爺能一擲千金而毫無吝色，也愛這個調調兒。能上「洛陽樓」花錢，似乎能增光彩、抬高身份。魚帶水，水帶魚，這麼一來，「洛陽樓」的大名自然是不脛而走。

華燈初上，「洛陽樓」前車水馬龍，「洛陽樓」上絲竹管絃、輕歌妙舞，外帶猜拳行令，掌聲采聲，熱鬧極了。

花得起錢的大爺們都在樓上享受，花不起錢的只有站在樓下隔着珠簾看看鬢影釵光，聽那動人的歌聲，一個個直了眼，半張着嘴直楞着。

就在這當兒，樓上雅座兒上來個人，一個俊逸非常的年輕白衣客，白衣客穿着比誰都好，可是相貌氣度遍尋洛陽却沒有一個比得上，就憑這，夥計就不敢怠慢，躬身哈腰，滿臉陪笑地請進了座頭。

有人上樓是常事，儘管白衣客丰神秀絕，俊逸超拔，却不如台上那位唱歌人兒吸引人，滿樓酒客沒有一個看他的。只有一個人看他，而且看一眼便盯上了他。

那盯上了他的竟然是台上那位歌唱人兒，她不但盯上了他，而且是美目迸現異采，嬌臉一面驚訝，難怪，誰叫他長得丰神秀絕，誰叫他俊逸超拔，而惱人的是他沒看她一眼，逕自隨着那夥計到了座頭。

那夥計躬身哈腰再陪笑，小心翼翼地問他要甚麼。

俊逸白衣客隨便點了兩樣，夥計連聲答應，要走。

俊逸白衣客微一抬頭道：「慢着，我打聽個人。」

夥計忙道：「您是問本地的，你找到了小人，小的找人最熟，『洛陽城』裡沒有我不知道的。」

俊逸白衣客道：「那最好不過，我打聽這個人姓季，季飛星，聽說過麼？」

夥計一怔道：「相公爺，您打聽這個人是……」

俊逸白衣客道：「他是我一個朋友的朋友，我這個朋友多年沒見他了，知道我這一趟到洛陽來，托我來見見他。」

夥計道：「原來是這樣，相公爺，您來晚了，季家早在好幾年前就沒人了。」

俊逸白衣客微微一怔，忙道：「季家早在好幾年前就沒人了，是……」

夥計道：「季家原是個大家，在我們洛陽一帶名氣很大，可是自從廿多年前您找的這位季家少爺離家之後家道就中落了，沒出多少年，死的死，去的去，就這麼一個人也不剩了！」

俊逸白衣客臉上浮現起一片失驚的神色，「哦」了一聲道：「謝謝你了，小二哥。」

夥計陪笑謙遜，轉身要走，可是忽然又回過身來一臉神秘驚恐神色，道：「相公爺，小的忘了告訴你，季家沒人是沒人了，可是有鬼，這些年來季家廢宅鬧鬼鬧得很厲害。」

俊逸白衣客又爲之一怔，道：「小二哥，你說有鬼？」

「可不？」夥計道：「就是這一年多以前才開始鬧的，以前我們城裡有幾個膽大不信邪，幾個人夜裡頭往季家廢宅跑，結果你猜怎麼着？一夜沒有見那幾個出來，第二天家裡的人跑進去一看，全死了，個個七竅流血，脖子上有發青的指頭印兒，出了那幾條人命，這還得了，衙門裡派人把季家廢宅封了，到後來聽說還有些江湖上會武的跑進去看看究竟，可是只見進去不見出來，到如今哪，別說晚上了，就是大白天也沒有人敢進季家廢宅了！」

俊逸白衣客揚了揚眉道：「有這種事兒，難道就任他這麼樣的鬧下去？」

夥計道：「只有任它這麼樣的鬧下去，反正只要不進季家廢宅是不會有事兒的，前一陣子還有人嚷嚷要去請『龍虎山』的張天師呢！可是嚷了一陣子就沒了下文了。」

一陣轟雷般的掌聲跟喝采聲暴起，原來台上唱歌人兒一曲唱完了。

夥計忙道：「淨顧着說話，把你的酒菜都給躭誤了，該死該死！」

他走了，走得似一陣風。

俊逸白衣客眉鋒微皺，沉吟上了。

這時候台上那位唱歌人兒在掌聲采聲中，向着俊逸白文客投過最後的一瞥，轉身要往後台垂着珠簾的一扇門走去。

忽然有人怪叫了一聲：「喂！喂！小娘子，等等，等等！」

這一聲打斷了俊逸白衣客的思潮，他抬眼望了過去。

祇見台上唱歌的人兒，停步回過了身，一雙秋水般目光投向台左。

台左一副座頭上站起個身着錦袍的瘦老頭兒，看那身行頭，他像個有錢的大老爺，但是看他那副尊容，却令人不敢恭維。

瘦得皮包骨，兩腮無肉，臉既乾又黑，殘眉、耗子眼、塌鼻樑，偏偏還留着幾根稀疏疏的山羊鬍，那兩顆大門牙黃得像鑲了金，拿刀刮刮能刮得一層黃垢來，這副德性，眞是穿了龍袍都不像皇帝啦。

只聽那位歌唱人兒道：「有甚麼事兒了，老人家。」

錦袍老頭兒旁若無人，忙擺着他那雙指甲長有數寸，裡面藏滿了黑泥，鬼爪也似的雙手道：「小娘子，別叫我老人家，我這個人天生的老樣，論年紀可大不了妳多少……」

俊逸的白衣客眉鋒爲之一皺。

酒客中哄然暴起了一陣大笑。

唱歌人兒也有一點不耐煩，拿眼角瞟了他一下道：「您到底有甚麼事兒呀！」

只聽一人高聲叫道：「八成兒這位大不了妳多少歲的兒台，想請小娘子妳喝兩盅兒。」

「對！」錦袍老頭兒似乎沒聽出來那位是在挖苦他，兩手一拍一搓，滿臉堆笑道：「對極了，區區在下，小生就是不遠千里慕名而來，今兒晚上一見小娘子妳，驚爲天人，剛才那一曲聽得我如痴如醉，小娘子色藝雙絕，益增我仰慕之情，所以嘛，不惜冒昧請小娘子下來喝兩盅兒，我是出於一片至誠，小娘子幸勿以唐突見責才好。」

他酸溜溜，文謅謅，亦雅亦俗地來了這麼一番，手上帶動作，身上還帶身段，不但叫人噴飯，簡直叫人噁心。

台下又是一陣大笑。

小娘子臉色一沉，道：「老人家，很抱歉，我們是賣歌的，可不陪酒。」

說完，轉身又要走。

錦袍老頭兒又急了，一聲：「喂，小娘子，再等等。」他突然一撩下襬跳上了台，伸出那鬼爪也似的手就要拉人家唱歌人兒那欺雪賽霜的柔若無骨的玉手。

台下大嘩，就在這時候，一聲冷喝傳了過來：「老鬼，給我把爪子縮回去。」

人影一閃，台上多了個人，是個風流俊俏的青衫客，人夠俊，風度也翩翩，奈何油頭粉面一身邪氣味兒，他帶着一陣風到了錦袍老頭兒跟前，袖子一抖，向着錦袍老頭兒那隻手拂了過去。

錦袍老頭兒動作還眞快，忙把手收了回去，堪堪避過那一拂，人跟着往後的退了一步，兩隻耗子眼一瞪道：「我說花不溜丟的小娘子怎麼突然變成了不男不女的二性子，還當小娘子狐仙變化，道行不夠呢，敢情半路殺出來個狗耗子的，喂，我說你這小子這是甚麼意思？」

風流俊俏青衫客聽得眉宇間閃過一股子懍人的煞氣，他唇邊却泛起了一絲淺淺的笑意：「妙啊！罵人不帶髒字兒，而且一罵就是倆，高明，看你是個上了年紀的人，不跟你一般見識，下去歇歇吧！」

他抖袖又是一拂。

錦袍老頭兒不但手快，脚也快，只見他脚一挪，風流俊俏青衫客那一拂擦了過去。他瞪着眼道：「你究竟是甚麼意思？你憑甚麼管我的閒事？」

他兩次躲過風流俊俏青衫客那衣袖的一拂，似乎不是趕巧的。

風流俊俏青衫客兩眼突現異采，唇嘴邊笑意更濃道：「原來如此，我走眼了，憑甚麼？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別說人家小娘子不陪酒，就是陪酒也輪不着妳。」

錦袍老頭兒一怔，大叫道：「好哇，你小子竟敢罵我，我老人家找樂的時候，你小子還不知道在那兒？別以爲你有一張屁股臉就了不得了，輪不着我，難道輪得着你嗎？」

唱歌人兒忽然從風流俊俏青衫客身後跨出，滿臉嬌笑的道：「老人家，我忘了告訴你了，這位公子爺早就跟我說好了，讓我唱這歌後陪陪他，對不起您了，您等下回吧！」

她居然拉着風流俊俏青衫客就往台下去了。

只聽得有人笑說道：「在這條路上年紀大的可吃不開啊。」

另一個接口道：「眞是，老牛還想吃嫩草啊！」

台下又哄然暴起一陣大笑。

錦袍老頭兒的臉色變了，大叫一聲道：「我跟你們拚了！」

身隨話動，他永遠佔快字，一頭往那兩位背後撞去，快得讓人家沒法躲。

眞讓人沒法躲，那兩位就沒躲開。一下子被撞個正着，雙雙叫了一聲跟蹌往前衝，要不是風流俊俏青衫客脚下穩得很，兩個人非摔到台下去不可。

風流俊俏青衫客勃然色變，轉身就要揚掌劈去。

就在這時候，滿樓的燈光突然一滅復明，就這一滅復明的刹那間，再看錦袍老頭兒已然沒了影子，風流俊俏青衫客臉色突然變得鐵青，轉身掠窗出去，去勢如電。

唱歌人兒也想笑，可是她沒笑，她眸子轉動像在想甚麼。

忽地，她抬手往懷中摸了一把，這一摸她臉色突變，頭一低，快步行去台後。

這，俊逸白衣客冷眼旁觀，全望進了眼中，可是他裝作沒有看見，坐着沒動。

他沒有心思管這些，他還有他的事。

他舉起了面前酒杯。

* * *

今夜微有月色，是一彎上絃鈎月。

朦朧的月色是動人的，是可愛的！

但在這季家廢宅就不同了，它不是動人的，是駭人的，它也不是可愛的，是可怕的。

夜已深，人已靜，季家廢宅前却站着一個人。

是那俊逸白衣客。

季家廢宅相當的大，站在外面往裡看，一眼難以看到底，夜色濃，目力難以及遠當然有關，但主要的還是因爲它龐大。

門頭塌了一角，兩扇油漆剝落的大門都緊閉着，丈高的一圈圍牆如今已是斷壁危垣，缺口處處，從那缺口處往內望，黑忽忽的一片，房舍、亭、台、樓、榭都靜靜地座落在夜色中，除了夜風過處那人高的野草沙沙抖動，偶然一二聲狐鼠叫，一連串風鈴响叮噹之外，別的再也難聽見動靜。

這座廢院的確懾人，眞是有點陰森鬼氣。

可是俊逸白衣客似乎不怕這個，全不在意，他凝神聽了一陣之後，邁步上階，試着去推那兩扇門，兩扇門裡面沒有上門的。「吱呀」聲中緩緩的被打開了。

俊逸白衣客把一雙銳利的目光投射進去，緩緩地掃視了一遍之後，邁步走入大門。然後踏着那縫裡長滿野草，處處佈滿青苔的石板路往內走，一步一步走得很緩慢，他沒有發現任何怪異。

可是當他走了約莫兩三丈的時候，他突然有所發覺，沒見他作勢，一個身軀飄忽地飄退了五尺。

一隻相當大的野鳥從左邊野草叢中振翅飛起，「噗」、「噗」有聲地飛向後，沒入了後頭的夜色裡。

俊逸白衣客吁了口氣，凝神聽了聽，邁步又往後走，剛走不到一丈，一陣輕微而又斷斷續續的哭聲隨風飄過來。

俊逸白衣客馬上停了步，再一聆聽，他馬上聽出那是女子哭聲，來自後頭，這是不是就是那「洛陽樓」的夥計所說出的「鬼」？

他身軀忽然飄起，電一般的射向後去，夜色中像一道白光，又像一道閃電，奇快無比。

他循着哭聲往後撲，來到後頭他就看見了！

一座八角小亭中坐着個黑影，哭聲就是從那兒傳過來的。

俊逸白衣客目力超人，他馬上看出那是個黑衣少女，她頭上亭頂還懸掛着一條白綾，看樣子她是打算上吊，不知道是甚麼事兒讓她這樣子傷心要自尋短見？

俊逸白衣客想過去，可是他突然收住了撲勢，把身軀往草叢中隱去，就在他把身軀隱入草叢中的同時，那座涼亭中却多了一個人，赫然是「洛陽樓」那位不服老的穿錦袍的猥瑣乾瘦老頭兒，祇聽他道：

「妳這一招倒出了我老人家意料之外，我老人家以爲摸了妳的護身符，妳一定會有甚麼行動，那知妳竟三更半夜後到來這兒，哭得我老人家心酸，別哭了，再哭我老人家也要流淚抹鼻涕了。」

那亭中黑衣女子站起身來轉過了身，俊逸白衣客看得一怔，這不是「洛陽樓」上那位唱歌的人兒麼？

他這裡心念甫動，只聽得那黑衣女子冷然的說道：「小女子跟您老無仇無怨，您老何故害小女子不得轉迴。」

「我老人家害妳不得轉迴，這話……」錦袍老頭兒訝然的問。

「事到如今小女子不願再瞞您老，您老想必已暗中窺探了小女子一段時日，小女子是個屈死冤魂，屍首就在這涼亭之下，小女子屈死已有多年，最近閻君憐憫賜以轉迴玉牒，着小女子攝取世人陽氣百日以後，持玉牒赴幽冥轉迴投胎，轉世爲人，不想那玉牒竟爲您老取去……」

錦袍瘦老頭兒冷冷的說道：「妳果然是鬼，鬼話連篇，閻羅王會幹這種缺德事兒，讓妳跑到洛陽來劫擄壯男？」

「劫擄壯男？」黑衣女子訝然道：「您老怕是誤會了，小女子從未害人，害了人又豈能轉迴？」

錦袍瘦老頭兒一擺手道：「算了吧！姑娘，別跟我老人家鬼話連篇了，我老人家過的橋比妳走的路還多，妳那一套還想在我老人家面前耍？我老人家雖然沒能抓住你的證據，但有十成把握妳跟這件事脫不了關連，不瞞妳說，妳的高招難住了我老人家，我老人家今夜跟你攤牌來了，妳是自己亮，還是等我老人家伸手翻，答我老人家一句話。」

「老人家，你眞的誤會了，小女子求求您看在屈死冤魂，無依無靠份上，把那轉迴玉牒還給小女子！」

她身軀一矮，竟然雙膝跪了下去。

錦袍瘦老頭兒顯然沒料想她有此一着，一怔便道：「嗨！這一招更高，我老人家是向來心善，有人想我軟心腸把東西還給妳，可是我却怕愧對那些已經被擄的小伙子。更不能不顧洛陽城這些還沒有被擄的小伙子，姑娘，我看妳還是死了這條心，亮妳的底牌吧！」

他話聲方落，黑衣女子雙袖忽揚。

甚麼也沒看見，却見錦袍瘦老頭兒一驚暴退，口中喝道：「好畜牲，死到臨頭還執迷不悟，妳那頭鬼門道豈害得了我老人家……」

黑衣女子一聲厲笑：「老鬼，給臉不要，敬酒不吃，你吃罰酒，你試試看，你讓姑奶奶回不得幽冥，你別想多活一天。」

她掠出小亭撲向錦袍瘦老頭兒。

錦袍瘦老頭兒沉吟哼了一聲，道：「妳這兩下子也敢在我老人家面前班門弄斧。」

揚手一掌劈了過去。

他出掌快速，而且極具勁道，黑衣女子人在撲勢上，應該是絕難倖免的。

誰知話雖如此，但事却不然，黑衣女子身軀輕如飄絮，一扭腰便避過掌風，雙手並出，抓向對方面門，身法詭異之極！

錦袍瘦老頭兒似是沒料到對方有這麼怪異滑溜的身法，一怔忙仰身後退，他這一退不要緊，黑衣女子絕不給他機會，如影隨形追到，展開了一連串狂風驟雨般快攻。

她的一招一式都很輕巧，但却很怪異，大違武學常規，而且凌厲辛辣，招招攻的都是要害，招招都足以致命。

錦袍瘦老頭兒先機早失，處於挨打地位，前十招還好，十招一過，竟然捉襟見肘，現了敗象，手脚越來越慢，越來越無力。

只聽黑衣女子獰笑道：「老鬼，你已着了姑奶奶的道兒，現在就是想跑都來不及了，還不快把姑奶奶的東西交出來，姑奶奶說不定會饒你一命，要不然……」

「嘶！」地一聲裂帛聲響，錦袍瘦老頭子左肩口衣裳被黑衣女子抓破了一塊，錦袍瘦老頭兒大驚暴退，竟一個踉蹌坐在地上，黑衣女子一步跨到，獰笑中抬起雙掌揮下。

俊逸白衣客看不下去了，閃身搶出。身法快速，世無其匹，人在半途，一縷指風先襲黑衣女子雙腕。

俊逸白衣客的指風强勁，足可洞石穿金，而且攻的是黑衣女子所必救，逼得黑衣女子不得不撤招抽身自保。

黑衣女子收招剛退，俊逸白衣客已行空天馬般撲到，落在了她跟錦袍瘦老頭兒之間，而且落地出指，先閉了錦袍瘦老頭兒幾處穴道。

「喲，這是那兒來的俊郎君來淌這池渾水呀？」

黑衣女子嬌滴滴的來了一句這麼的話。

俊逸白衣客目光一凝，威稜直逼過去：「在『洛陽樓』我就看出妳不是一般歌妓，可是我有我的事，不願多管別的閒事，沒想到又在這兒碰見妳了，看來天定讓我管這件事，先把解藥交出來。」

「喲，俊郎君。」黑衣女子妙目流波，媚眼直送，她原是一代尤物，這一弄姿作態，更能收勾魂之效。

「幹嗎？一見面就這麼樣的火氣，我對你可是對這糟老頭子不一樣呀！對你嘛，別說玉牒、解藥了，就是把身子都給你，我也甘心情願哪！」

俊逸白衣客長得俊逸蕭洒，但却不解風情，不懂憐香惜玉，雙眉一揚，煞威忽現，冰冷道：「這麼看來擄人的事這位老人家並沒有枉妳？」

跨步進身，探掌抓下去！

「哎喲，俊郎君，我不信你捨得下手啊！」

黑衣女子嬌聲中不退反進，挺着酥胸往俊逸白衣客手上迎去。

俊逸白衣客冷哼一聲：「無恥！」頓脚揚手，「叭」地一聲脆響，黑衣女子粉面添了幾道鮮紅的指痕，一縷鮮血順着嘴角流下！

她絕沒想到俊逸白衣客這麼不懂惜玉憐香，剛一怔，俊逸白衣客的左手五指已隔衣袖落在她右腕脈上，隨覺右腕上像上了一道銅箍，疼痛如裂，只聽得俊逸白衣客冰冷的道：「解藥呢？」

黑衣女子再不敢弄姿作態了，忍痛道：「我沒有解藥，從不帶解藥。」

俊逸白衣客道：「那麼，妳把解藥放到甚麼地方？」

「幽冥閻羅殿，你敢去麼？」

俊逸白衣客冷笑一聲，剛待要再說……

忽聽身後傳來錦袍瘦老頭兒的話聲：「老弟台，那恐怕是她的窩，讓她帶咱們去。」

俊逸白衣客側轉身道：「老人家能走麼？」

錦袍瘦老頭兒道：「我不知道中了她甚麼玩藝兒，不過經你老弟台義賜援手，閉住了我幾穴道，暫時不會礙事。」

他從地上站了起來。

就在這時候，俊逸白衣客覺得黑衣女子的手忽然一掙，他冷笑回頭，剛要說話，却一眼瞥見黑衣女子臉色煞白，喝醉了酒似的，一個身軀搖搖欲倒。

這時瘦老頭兒也發現不對了，忙道：「老弟台，她服了毒。」

俊逸白衣客神情一震，忙抬手出指點了過去，他想阻止黑衣女子毒性發作，那知他來這一指不點還好，一點之下，黑衣女子忽然口噴鮮血，往後便倒。

俊逸白衣客爲之一怔，急探右掌扶住了她，但黑衣女子却已閉上了眼一動也不動了。

俊逸白衣客左手還在她右腕脈上，感覺出，她的脈已經沒有了，分明已經玉殞香消了，回生無術，他也看得見，黑衣女子的臉色逐漸由白變黑，由黑變紫。

他怔住了。

只聽得錦袍瘦老頭兒道：「老弟台，放下她吧，她可能是嘴裡藏着一種極烈的毒藥，自知無望脫身吞下自絕了，由此可以證明她身後還有人，那人爲求守密，不惜自己滅口，夠陰險，夠毒辣。」

俊逸白衣客緩緩的放下了黑衣女子，道：「都是我不小心……」

「老弟台不用自責，」錦袍瘦老頭兒截口道：「她既然事前準備了這種烈性毒藥，那就是誓死守密，絕不讓外人問出甚麼事的，不要落進了外人手裡，死，那是遲早的事。」

俊逸白衣客道：「可是這麼一來却斷了線索……」

「不要緊，老弟台。」錦袍瘦老頭兒道：「我知道她的窩在『邙山』，並不知道在『邙山』甚麼地方，但是可以去碰，去多了不愁碰不見鬼了。」

「『邙山』？」俊逸白衣客道：「『北邙』？」

「不錯，就是『北邙』。」錦袍瘦老頭兒點了點頭。

俊逸白衣客目光忽凝，問道：「老人家現在覺得怎麼樣？」

錦袍瘦老頭兒笑笑道：「能動，可是四肢不如以往有力氣，跟害了場大病剛好似的。」

俊逸白衣客沉默了一下道：「讓我看看能夠幫老人家個忙否？」

他沒容錦袍瘦老頭兒說話，飛快在錦袍瘦老頭兒胸前拍了兩掌，然後手掌抵在錦袍瘦老頭兒的心窩上。

錦袍瘦老頭兒口齒啟動，欲言又止，旋即閉上了雙眼，老臉一片莊嚴肅穆神色。

沒多大工夫，錦袍瘦老頭兒身軀起了輕微的戰抖，跟着額上就見了汗，汗越來越多，額上的汗珠如黃豆般大，下雨似的往下流，身上的汗把那襲錦袍都濕透了。

就這麼足足過了一盞茶工夫，俊逸白衣客突然收掌發話：「老人家請運氣試試。」

錦袍瘦老頭兒稍一運氣，兩眼猛睜，急道：「老弟台行了。」

俊逸白衣客一怔道：「眞行了麼？老人家。」

錦袍瘦老頭兒喜孜孜地伸伸胳膊踢踢腿道：「怎麼不是眞行，我不但沒有一點不適之感，反覺得比以前勁兒還足。」

俊逸白衣客吁了一口氣道：「沒想到倒讓我碰對了。」

錦袍瘦老頭兒一拱手道：「老弟台，大恩我不敢言謝，我複姓獨孤單名一個明字，請教老弟台……」

俊逸白衣客目光一凝，道：「敢莫是有『奇叟』之稱的獨孤老人家？」

「正是獨孤明，老弟台你……」

「我跟老人家也是一樣，也是複姓，而且也是單名，南宮白。」

「奇叟」獨孤明眉鋒微皺，暗道：「這年輕人的武功足列一流中的一流，怎麼這個名字聽也沒有聽見過的。」

心裡是這麼想，口中却道：「老弟台內外雙修，一生絕學實是我生平所僅見，但不知老弟台是那門那派的高弟？」

南宮白道：「老人家誇獎了，家師隱世之人，我不屬於任何門派的。」

獨孤明手拍在自己後腦中上拍了一拍，道：「我問得糊塗，老弟台你這身絕學恐怕猶在幾個大門派的掌門人之上，又怎麼是這幾個門派的人？」

一搖頭，笑接道：「獨孤明平日自詡多知多曉，知人之所不知，曉人之所不曉，不想今天竟沒能看出老弟台你的出身，慚愧！慚愧！從此以後不敢再誇口了。」

南宮白笑笑口道：「老人家客氣了，我到『洛陽』來另有別的事，不料我的事還沒有眉目竟碰見了這件事，我不能坐視，願追隨你老人

家左右略盡棉力，既是老人家已無礙，咱們就趕赴『北邙』去吧！」

獨孤明忽然而笑，道：「看來老弟台也是個急性子。好，咱們這就走，爲免驚世駭俗，擾亂人心，咱們把她找個地方埋了再走吧！」

獨孤明說得有理，南宮白自然是讚同，兩人找了塊較爲隱蔽的地方，合力挖了一個坑，埋了那黑衣女子，這才雙雙離開「季家」廢宅。

並肩馳行中，南宮白問道：「老人家所說那些壯男被擄一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獨孤明道：「這件事我也是無意之中聽說的，『洛陽』的人都以爲是『季家廢宅』的鬼物作祟，就是家裡男丁不見了，居然既不敢報官，也不敢聲張，咱們江湖人的可不信這個邪，江湖上跑了這麼多年，甚麼稀奇古怪的玩藝兒沒有見過，我暗中跑了幾趟季家廢宅，發現剛才那女的晚上在季家廢宅裝鬼，白天搖身一變又成了『洛陽樓』的歌伎，我也跟着她跑了幾趟『北邙』，可是一到『北邙』她就沒了影子，幾次都是一樣，沒辦法，我只有在她身上下功夫，希望能引出她的同黨來，那知道弄巧成拙，沒了那東西她回不了窩，喏！就是這玩藝兒！」

他探懷中摸出一樣東西，遞到了南宮白手裡來。

南宮白接過一看，發現那塊三寸見方的鐵牌，正面刻着一個鋸齒獠牙的鬼頭，背後刻着兩個篆字「九幽」。

他道：「這恐怕是他們的身份證明，老人家可知他們是怎麼樣的一個組合？」

獨孤明搖搖頭道：「這個我還不大清楚，不過由她們擄劫壯男，跟那黑衣女子剛才對老弟台你的態度看，這是個甚麼樣的組合，應該是不想由此可見了。」

南宮白緩緩的說道：「江湖上眞是一個可怕的地方。」

獨孤明看了他一眼道：「聽老弟台的口氣，老弟台你似乎是剛出道！」

南宮白微一點頭道：「不錯！」

獨孤明道：「老弟台，你要是在江湖上多待一些日子，你見的會更多，我這麼說你就明白了，江湖上不是沒有人，可是江湖上的獸比人多。」

南宮白道：「還好，我並不打算在江湖上待多久，等我的事辦完之後，我就會離開江湖的了。」

獨孤明「哦」的一聲道：「老弟台剛來就要走。老弟台，我勸你一句，江湖上的情形恐怕你還不大瞭解，這兩字『江湖』就跟『泥沼』、『流沙』一樣，老弟台你要是不打算在江湖上多待，我勸你還是及早拔腿抽身，現在還來得及，要是再過一陣子，你想離就離不開了，江湖上這麼多人，那一個是願意在江湖上待下去，江湖天涯刀口舐血，路死路埋，溝死溝算，多少人連混混都不敢，他們願意在江湖上待？老弟台，他們是身不由己啊！」

南宮白道：「多謝老人家的好意，沒到江湖來之前，家師也曾告訴過我，江湖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可是我不得不來，我必須在江湖上查明一件事。」

獨孤明道：「老弟台必須在江湖查明一件事，甚麼事？能不能說來聽聽，也許我能幫幫老弟台一個忙。」

南宮白探袋取出那顆念珠遞了過去，道：「老人家可看得出這是何人之物！」

獨孤明接過一看，不由微微一怔道：「念珠，咦，怎麼沒有眼兒，這是甚麼念珠……」

南宮白道：「老人家，請再看上面刻的字樣。」

獨孤明放在眼前細細一看，道：「嗯！上頭刻滿『佛』字，足證這是佛門之物，是顆念珠不會錯了，可是這是那個和尚的念珠，怎麼連穿繩的眼兒也沒有，咦，這兒還有兩個字，『飛星』，這玩藝兒叫『飛星』，是不是說它打出快如流星，所以叫飛星……」

南宮白道：「老人家，這兩個字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人名？」

「人名？」獨孤明猛然抬眼凝目，道：「老弟台，你到洛陽來難不成是來找那季飛星的麼？」

南宮白轉過頭來道：「老人家知道季飛星？」

「我知道季飛星！」獨孤明「哈！」地一聲，道：「老弟台，季飛星是『高山上點燈』！名(明)頭兒大啦，何止我知道季飛星，放眼武林，三十歲以上的人那一個不知道季飛星，這位爺是個奇才，不世出的奇才，不但人長得好，美男第一，當之無愧，而且文武雙絕，無所不通，無所不精，他在江湖上那一陣，沒人不談論季飛星，沒人不爭看季飛星，尤其是那些大姑娘，小媳婦兒，迷季飛星都能中了邪，中了魔似的，差點沒把江湖上的爺兒們嫉妒死。只是，老弟，你要眞是來找季飛星的話，那可來得太遲了！」

南宮白點了頭頭道：「我知道，我在『洛陽樓』上聽一夥計說過，老人家可知道季飛星季家星怎麼回事兒麼？」

「慚愧，老弟台。」獨孤明搖搖頭道：「我這多知多曉的又一次的滿面羞，我祇聽說他當年離家出走之後，季家就開始衰敗了，可是他爲甚麼離家出走，離家出走的行踪如何，我就一概不知了，別說我不

知道，恐怕當世之中，除了季飛星自己之外不會有人知道，這也是多少年來沒有人能解的一個謎。這麼多年來，人們已經把這件事情都忘得一乾二淨了，今天要不是老弟台你提起來，盡管我是在季家廢宅中碰到你的，我也想不起跟你提這件事，不過……」

搖搖頭接着道：「我看這顆東西不會是季飛星的，這是佛門之物，除非季家他後來當上了和尚，可是當和尚就是出家，出家是跳出了十丈紅塵，既是跳出十丈紅塵，他又豈會把他俗家名字刻在這顆念珠之上，這是說不通。」

南宮白沉吟未語。

獨孤明還待再問，忽然，一聲夜梟悲啼傳了過來，他忙定睛一看，道：「喲，說着話不知不覺到了。」

可不，「邙山」已近在眼前，黑忽忽的一座，在夜色裡看，像隻靜伏的巨獸似的，儘管是靜伏，却也夠嚇人了。

滿山遍野的墳頭。

到處白森森的枯骨。

山間、草叢，慘綠的光芒，一點點，夜風過處，跟那插在墳頭的招魂幡，紙灰一起飛舞凌空。

昏暗的月色下，整座「邙山」寂靜若死，除了偶然一兩聲夜梟悲鳴之外，再也難聽到甚麼聲息了。

棵棵古木，幢幢黑影，隨風拂動，張牙舞爪，狀若擇人而噬。

這些景狀，怎麼不嚇人。

眼望夜色中的「北邙」，獨孤明輕輕一嘆，道：「『東海水』曾問無定波，世事何須扼腕，『北邙山』未曾留閒地，人去且自『舒眉』，這句話委實一點不錯，人一到了『北邙』，甚麼爭强好勝，競相論雄之心都沒有了。」

南宮白答道：「老人家說得是，蝸牛角只爭長較短，偌大世界，石火光中競相論雄，幾何光陰，寰宇萬里，死後僅佔寸土，爭甚麼名，奪甚麼利，走吧，咱們往裡看看去吧！」

首先騰身拔起，直撲「北邙」。

獨孤明飛身跟上，道：「老弟台你不知道地方，還是先讓我帶路吧！」

他帶着南宮白，三五個起落便到了一處山口，往內看，漆黑一片，陰森之氣迫人，道：「老弟台，我暗中跟着那黑衣女子來到『北邙』幾趟，她就是到了這兒就沒有了人影兒的。」

南宮白道：「那麼毛病可能出在這山口裡的。」

話聲方落，身左兩三丈外一處草叢中忽地響起了一聲啾啾鬼鳴。

獨孤明冷哼一聲：「鬼物出現了！」閃身撲出去。

南宮白忙道：「老人家小心！」跨步立即跟了上去。

獨孤明號稱「奇叟」，成名多年，能在武林中屹立不倒，自然是有他的道理，他的身法相當快，南宮白這裡剛起步，他那裡已挨近了草叢，忽然斗篷大磷火冲出草叢，拖着光尾，疾快如電，向着他面門飛到。

獨孤明穩身收勢，道：「少在我老人家面前裝神扮鬼！」

他右掌劈出一片掌力，直向那蓬磷火，那蓬磷火應掌而散，左掌跟着又是一片掌力直捲草叢。

「忽」地一聲，野草四散，斷草激發，這一掌他用了八成眞力，勢如排山倒海，草叢中要是躲着人的話，絕難倖免。

誰知獨孤明一掌過後，除了野草四散，斷草激飛之外，別的竟沒有一絲動靜。

獨孤明經驗老到，絕不冒險行動，揚手又是兩掌劈了過去，草叢中却仍是那個情形。

獨孤明忍不住走近，撥草查看，草叢中甚麼也沒有，他輕輕叫了一聲：「奇怪啦！」

南宮白也覺得詫異，明知道草叢中躲藏着人，憑他那超人的目力，却沒看見有任何人影竄起逃逸，甚至連一點動靜都看不見。

眼前這片草叢，草雖高，但佔地不大，三個人躲進去都嫌擠，要說躲在裡面的人在這兩位高手面前能無影無踪的跑了，那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情。除非躲在草叢中的不是人，那麼，世上眞有鬼了。

就在兩人詫異互望，心念轉動之際，不遠處，一堆草叢中又傳來了一聲啾啾鬼叫。

這回南宮白先動了，他騰空拔起，半空裡橫掠，撲過去凌空下擊，居高臨下，草叢四週全在他眼中，而且他的掌力遠勝獨孤明的那幾掌，力道之猛，足可摧山，但除了草折草偃，斷草跟泥土四散激射之外，別的仍是沒有一點異狀。

這點不是怪事，看來世上眞有鬼怪。

獨孤明忽然哼哈一聲，笑道：「我明白了，兔崽子們躲在地下。」

他撥開草就要進草叢中去。

突然，那漆黑的山口中傳出個鬼哭也似的陰森話聲：「鬼物無所不在，何必躲在地下？」

南宮白雙眉一揚，閃身要撲過去。

獨孤明霍然轉身拉住他，嘿嘿一笑，道：「你早不發話，晚不發話，偏偏在這個時候發話，九成是被我老人家猜着了，別縮在山口裡裝神扮鬼了，滾出來吧！」

「老頭兒，你不信世上眞有

鬼?」

「鬼是三條腿，大的我不怕，小的燒毀他，我信，出來讓我見識見識吧!」

「老頭兒，你眞要見鬼?」

「可不，我老人家活了這麼大把年紀，江湖上跑東跑西幾十年，甚麼樣的稀奇事兒都見過了，就是沒有見過鬼，倒想開開眼界。」

「好吧，那就出來讓你見識見識，不然你肉眼凡胎看不見。」

話聲剛落，那頭一堆草堆中跟着响起話聲，道:「老頭兒，我已經到了這兒了，你看見了麼?」

獨孤明、南宮白都爲之一怔。

緊接着第二堆草叢中也响起了話聲:「老頭兒我又到這兒來了，你看見了麼?」

獨孤明、南宮白心中不由大訝，他倆都聽得出這話聲出自一個「人」之口，一個人怎能忽東忽西，一點也看不見他。

若說地下有地道，那「人」是在地道中跑來跑去，但也絕不能這麼快，一句話剛剛說完，人就到了另一個地方，尤其這幾個地方距離都不太近，這是……

忽然，那兩堆草叢中，跟那漆黑一片的山口中同時响起了剛才那個「人」的話聲道:「老頭兒，若非是鬼，能這麼分身三處麼?」

獨孤明神情爲之一震，饒他是多智多曉的「奇叟」，這當兒一時竟沒答上話來。

只聽得那話聲又道:「老頭兒，我們都是些無依無靠的孤魂野鬼，屍骨埋在『北邙』，鬼魂也從沒離開過『北邙』一步，我們沒招惹你們這些人，你們這些人又怎好輕易惹我們這些鬼，陰陽相隔，人鬼殊途，我們念你無知，不願多造罪孽，有礙他日輪迴，你最好見好就收，速速退出這『北邙』鬼域吧，言盡於此。」

「慢着!」獨孤明沉喝一聲，冷笑道:「你們從沒有離開過『北邙』一步，從沒拉過我們這些人，那麼我老人家問一聲，『洛陽城』失踪的那些壯男那裡去了，是誰擄劫的，少跟我老人家來這一套了，你們的人已經和盤托出來了，不信你可看看這個。」他探懷取出那塊鐵牌，揚手擧起。

「老頭兒，你胡言亂語些甚麼?手裡拿的又是甚麼?」

「誰知道這是你們的甚麼撈什子?」獨孤明道:「一塊不值錢的鐵牌，正面刻着一個鬼頭，後面則刻着兩個篆字『九幽』。」

「老頭兒，你闖禍了!」那鬼哭陰森話聲驚怒道:「那是季家廢宅屈死寃魂師小倩的憑藉，師小倩生前誤入季家廢宅，遭一夥賊徒輪姦致死，埋屍在廢宅涼亭之下，閻君憐她屈死，特賜她這憑藉准她進出地府，以便他日輪迴，你竟……老頭兒，你把師小倩怎麼了?」

獨孤明道:「你既是鬼，應該清楚，她現在成了地地道道的鬼了。」

「好老狗!」那鬼哭般陰森話聲厲吼:「我未犯你，你竟敢犯我，說不得你的屍首也要留在『北邙』，魂魄也要歸我。」

這句話剛說完，四週啾啾鬼聲大作，一蓬蓬的磷火也從四方八面幾堆草叢中冒起，這陣仗要碰上膽小的還眞會被嚇住了。

可是眼前這兩位膽都夠大了，至少他倆不相信這是鬼物，但他倆却相信襲擊在即，忙都運功護身，凝神戒備。

啾啾之聲跟那些磷火來自四週，他倆的注意力自然也都分散四週，就在他倆的注意力分散在四週的那當兒，山口裡悄沒聲息地飛出一蓬烏芒，像一片霧似的罩向他們兩人。

山口裡飛出來的這蓬烏芒不帶一點聲息，加上它的顏色是烏黑的，在夜色裡根本不容易發現，所以連成名多年的老江湖「奇叟」獨孤明也被瞞過了，但却沒法瞞過這位剛出道的南宮白，那蓬烏芒飛近三尺，他突然警覺，忙喝一聲:「老人家，小心。」

抬右掌凌空一抓一抖，那蓬烏芒忽然聚作一團，飛勢一頓，倒射而回，打進了山口內，去勢比來勢還疾。

那團烏芒飛進山口，山口突然响起了一聲慘叫，四週啾啾鬼叫之聲頓然靜寂如死。

南宮白飛身撲進山口。

獨孤明猛然省悟，也飛身跟了進去。

一進山口，兩人都看見了，二條黑影跌跌撞撞，搖晃着奔向深處一堵石壁，往壁上一貼就不見了。

獨孤明看得一怔，叫道:「怎麼回事，他能……」

南宮白不發一言，飛身撲了過去。

獨孤明定一定神，忙跟了過去。

二人來到那堵石壁看一看，剛才的驚異一掃而光。

這堵石壁只是一片，跟塊屏風似的矗立在後頭那塊巨大石壁之前約兩尺處，由於石色相似，白天都難以看出它是前後兩塊的，到了晚上，自然更難看出。

屏風似的石壁後那巨大石壁上有一條寬約三尺約兩人高裂縫，正好被這塊屏風也似的石壁擋着，很顯然地，剛才那受了傷的黑影是奔進了這條裂縫。

有此發現，絕不怠慢，南宮白閃身先進了裂縫，進了裂縫便看見了七八丈外的出口，那邊有月光，月色昏暗，但人在暗處往外看，出口清晰可見，外頭也夠亮，亮雖夠亮，但猶如那邊出口跟這邊入口差不多一樣高，一樣寬，一眼很難看出那邊是個甚麼所在。

南宮白藝高人膽大，可不管那邊是甚麼所在，連猶豫都沒猶豫便跑了過去。

七八丈距離，轉眼工夫，南宮白已到了出口處，只聽得獨孤明在身後道:「老弟台，小心。」

這句話說得還是遲了些，南宮白人已竄出裂縫，頭頂傳來異聲，一陣腥風當頭壓下。

南宮白突然揚聲沉喝:「老人家小心。」

他一個身軀橫移三尺，一蓬烏芒撒下，落地吱吱有聲，地上烏黑一片。

抬眼看，兩人高的裂縫現出一條黑影騰身欲起，南宮白抬手一指點了過去，指風破空，疾點那條黑影!

那條黑影還沒有騰起，南宮白指風已到，正中膝彎，只聽他悶哼一聲，頭下脚上栽了下來。

剛巧獨孤明撲出裂縫，旋身探掌，一手抓住那黑影的腕脈按住了他，那是個身穿黑袍，頭戴黑布罩的黑衣幪面人，獨孤明另一隻手飛快的揑開了他的牙關，手往他嘴裡一探，又收了回來，沉聲道:「我已經救了你的命，你可別不知好歹。」

那黑衣幪面人冰冷的道:「既然落進了你們手中，要殺要剮任你們就是。」

獨孤明道:「好硬的一身骨頭，放心，打算要你死，剛才我就不接你，不從你嘴裡把這小蠟丸烈性毒葯取了出來。說吧!從洛陽城擄劫的壯男藏在那兒?」

那黑衣幪面人沒說話。

獨孤明兩道殘眉一揚，道:「無賴，的確一身硬骨頭，我老人家要看看你一身骨頭硬到甚麼程度?」

扣在黑衣幪面人腕脈上的五指用了七分力道。

只聽得黑衣幪面人厲聲道:「獨孤明，你可以殺我，但不可折辱我!」

獨孤明聽得一怔，訝然道:「你認得我老人家?」

伸手抓下了黑衣幪面人的黑布罩，年輕輕的，頂多廿多歲，劍眉星目，俊朗異常。

這張臉看得獨孤明猛又一怔!脫口叫道:「黃少主!」

俊朗年輕人臉色煞白，臉上掠過了一絲抽搐，道:「你認錯人了，我不是甚麼黃少主。」

獨孤明鬆了扣在俊朗年輕人腕脈上的五指叫道:「黃少主，你怎麼了……」

俊朗年輕人轉後就跑，但剛邁出步去便一跤摔在地上了，這一跤摔得不輕，那襲黑袍都摔破了。

南宮白道:「你膝彎穴道未解，跑不了的。」

俊朗年輕人掙扎着從地上站了起來，目射寒芒望着獨孤明道:「獨孤前輩，你要是把我當成黃青嵐，還請你放我吧!」

獨孤明忙道:「黃少主……」

俊朗年輕人道:「請你不要問，只放了我就行了。」

獨孤明忽然地臉色一肅，道:「獨孤明跟『華山世家』少往來，談不上甚麼交情，但『華山世家』俠義傳家，武林尊仰，衝着這一點，我當然可以放你黃少主，但就因爲『華山世家』俠義傳家，武林尊仰，我不能不把這件事弄清楚……」

俊朗年輕人道:「獨孤前輩，求你不要問……」

獨孤明道:「事關那麼多條人命，這我礙難從命。」

俊朗年輕人臉上再度抽搐，道:「你問也是白問，我不會說的。」

獨孤明沉聲道:「黃少主，祖上傳下來的基業，幾代換來的名聲……」

俊朗年輕人冰冷的說道:「獨孤前輩，『華山世家』的基業沒了，那點名聲麼，也付諸東流了。」

獨孤明怔了怔:「黃少主，你這話……」

俊朗年輕人截口道:「我告訴你們，『洛陽』失踪的壯男不在此間，這裡祇有三個人，一個死在你手，一個剛才傷重不治，一個就是我，再沒有第四個人了，你能放開我麼?」

獨孤明問道:「黃少主，那些壯男弄到那兒去了，是死是活，這是個甚麼樣的組合?」

俊朗年輕人微一搖頭道:「這個我不能告訴你。」

獨孤明道:「黃少主，你非告訴我不可，要不然我就帶着黃少主你走一趟『華山』。」

俊朗年輕人凄然一嘆道:「獨孤前輩，我剛才說的話你沒聽見麼?」

獨孤明神色忽轉緩和，道:「黃少主，我和『華山世家』雖然少來往，可是對『華山世家』俠義作風素來敬仰，『華山世家』在武林中的聲威也不下於諸大門派，雖不能擧足輕重，但無可否認地在武林中也有相當重的份量，相當大的影响力，『華山世家』要是有了甚麼變故……」

俊朗年輕人截口道:「獨孤前

輩的意思我懂，好意我心領，恕我直言一句，這件事獨孤前輩你幫不了忙，獨孤前輩你能幫上忙的只有一樣，放我走。」

獨孤明道：「我剛說過，放，我是一定放，可是……」

「獨孤前輩，能說的我都已經說了，不能說的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說。」俊朗年輕人話說得很堅決。

獨孤明目光一凝，道：「黃少主是不是身受甚麼脅迫？」

俊朗年輕人面泛異色，脣邊飛快掠過一絲抽搐，道：「我沒有受甚麼脅迫，也沒有人脅迫我。」

獨孤明道：「黃少主。」

俊朗年輕人突然大聲道：「獨孤前輩，我求求你不要問了，難道你非等我給你跪下不可！」

獨孤明呆了一呆，目光忽凝，道：「我可以放你走，不過我要告訴你，這件事並不是這麼就算了。」

俊朗年輕人道：「我知道，可是那就與我無關了。」

獨孤明一點頭道：「好吧。」轉望南宮白道：「老弟台……」

南宮白虛空一掌拍向俊朗年輕人的右膝彎，俊朗年輕人抓起地上的黑布罩騰身掠起，往左邊山壁上一個漆黑洞穴跑去。兩個起落便沒入了那漆黑的洞穴裡。

獨孤明緩緩收回目光，歉然道：「老弟台，我不得不放他。」

南宮白道：「我知道，設若我與老人家易地而處，我也會放他。」

獨孤明嘆了口氣道：「沒想到『華山世家』的少主也被牽扯在這件事裡，眞讓人做夢也想不到，老弟台可知『華山世家』？」

南宮白道：「我也曾聽說過，但不清楚。」

獨孤明道：「『華山世家』到如今有十幾代了，這一代的主人叫黃君吾，剛才那個是他兒子叫黃青嵐，人稱『玉面孟嘗』，在武林年輕一輩中是佼佼者，『華山世家』俠義傳家，武功自成一派，聲威不下於各大門派，與『蘇州金家』、『無憂山莊』仲孫家齊名，號稱武林三大世家，要說他們之中任何一家做出一點不名譽的事都使人難以相信，如今『華山世家』的少主黃青嵐竟然……」

南宮白截口道：「老人家沒聽出來麼，可能『華山世家』已遭了甚麼變故！」

獨孤明道：「我聽出來了，可是，老弟台，要說『華山世家』受外人侵襲，遭到變故，這已經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華山世家』爲外人侵襲遭到變故，武林中居然一點風波都沒有，那更是不可能的。」

南宮白道：「可是事實上話是從那位『華山世家』少主嘴裡說了出來，老人家老於世故，當能從那位黃少主剛才的語氣中聽出看出『華山世家』確已遭到甚麼變故，而且他有不得已的苦衷，顯然是身受甚麼脅迫。」

獨孤明詫異道：「那麼這會是誰……誰掌握『華山世家』而不爲武林所知，誰能威脅這位年輕一輩裡的佼佼者幹這種不可告人的事？這件事不單純，大有蹊蹺。我非查個明白，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抬眼凝目，接道：「老弟台，我不知道你身入江湖查的是甚麼事，可是我知道對你必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我不敢躭誤老弟台你的事，讓你跟我……」

南宮白哂然一笑道：「老人家的意思我懂，我的事對我固然很重要，可是我還分解出公私大小，輕重緩急，他們已經掌握了『華山世家』，擄了不少人去，將來還不知道要幹甚麼，這種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已經知道了，絕對沒有袖手旁觀之理，我末學後進，而且初入江湖，經驗也不夠，該怎麼樣做你老人家祇管吩咐就是。」

獨孤明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道：「老弟台深明大義，公而忘私，令人敬佩，不瞞老弟台說，我還眞不希望老弟台離我而去，因爲你老弟台這身莫測高深的絕藝正是我的好幫手。走吧，咱們到這個洞裡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甚麼蛛絲馬跡。」

話落，他當先飛身撲去。

兩個人運功護身，兩臂聚力，並肩進入那個漆黑的洞穴，藉着獨孤明手中的火摺子照路往裡走。發現這個洞穴相當深。相當大，而且進入三丈之後洞道一分爲幾，竟像蛛網似的，四通八達，但却眞如那位『華山世家』的少主所說，除了一具面目陌生的黑衣人屍體外，別的一無所有，甚麼也沒看見，一點珠絲馬跡也沒有發現。

獨孤明搖搖頭道：「看來他們已把擄來的人弄到別處去了，做起事來還眞乾淨俐落。」

南宮白道：「顯見他這兒並不是他們重要巢穴。」

獨孤明道：「只不知道他們的老巢在那裡？哼！忙了半天，才好不容易捉到一個，却跟沒有捉着的一樣，這兒沒有甚麼好逗留的了，咱們走吧！」

他邁步要走。

南宮白突然說道：「老人家，那位『華山世家』的黃少主進來就沒了踪影，會不會這個洞另有秘道或者是另有出路？」

獨孤明呆了一呆，道：「對，我疏忽了，咱們再找找看。」

兩個人藉着那火摺子的光亮又一陣找，沒找着甚麼別的秘道，却找着了另一處出口，看看方向，這個出口在「邙山」的背後，面對着廣大的一片密林，黑壓壓的一片，有點駭人。

站在洞口外，獨孤明嘆了一口氣，道：「看來又得從頭幹起了，從那兒着手上那兒找，已然打草驚了蛇，再想找他們恐怕就難了。」

南宮白道：「老人家剛從那位『華山世家』黃少主嘴裡取出的毒葯是否還在手中呢？」

獨孤明翻腕掏出了從黃青嵐嘴裡取出來的東西，那是顆蠟丸，略似米粒大一點，「喏！在這裡，怎麼？」

南宮白道：「老人家見多識廣，胸蘊淵博，是不是能從這顆毒藥上看出它的出處？」

獨孤明呆了一呆道：「這一點我又沒有想到，嗯，可以試試，不過恐怕不會有多大收穫，武林中這種害人的玩藝兒名堂多得很，誰也不可能都見識過。」

說着他蹲了下去，找塊山石把那顆蠟丸放下，然後找些枯枝戳破了它。藉着昏暗的月光看，蠟丸裡是一種藥粉，顏色碧綠，沒有甚麼氣味。

只聽得獨孤明叫道：「這怎麼有點像『毒宗』五劇毒的『摧心綠』……」

南宮白道：「『毒宗』西門殘？」

獨孤明道：「正是他，老弟台知道這個人？」

南宮白道：「聽說過，『毒宗』西門殘，擅施百毒，最劇烈者五步中人無救，故稱『五劇毒』，雖稱『五劇毒』，但武林中見過的僅『斷腸紅』與『摧心綠』兩種，座下八侍，無一不一身是毒，四十年前曾使武林談虎色變，聞風喪膽……」

「一點都不錯。」獨孤明道：「看來老弟台你對武林中事知道得也不少，就因爲他們到處騷擾得太厲害，而且出手就是毒，有傷天和，招致正邪之途兩位絕頂高手出面誅除，西門殘敗在那位正道絕頂高手手裡，帶着他那座下八侍逃逸無踪，據說躲到了苗疆，不敢再回中原，這一來却又招致那位邪道高手不服，一氣之下與那位正道絕頂高手較量了起來，兩個人文文武武打了三天三夜三十六個時辰，結果那位邪道絕頂高手輸了一招，那位邪道絕頂高手還是不服，重訂後會，廿年後再較量，廿年的日子不短，儘管這是武林中驚天動地的大事，可是慢慢的人們都淡忘了，後來怎麼樣，這兩位絕頂高手有沒有如期較量，究竟鹿死誰手，那就不得而知了。」

南宮白臉上掠過一絲異樣神色，道：「老人家說的這兩位是……」

獨孤明一搖頭道：「別問，老弟台，我不敢說，對那位正道絕頂高手，我是出於敬，不敢提他的名諱，對於那位絕頂邪道高手，我是出於畏，也不敢提他的名諱。不是我一個人這樣，整個武林的人都這樣，這幾個大門派的掌門人都不例外，老弟台，你知道有這兩位奇人就夠了，四十年前他們兩位都是卅多歲的人，如今都已壽在七十以上了，不知道這兩位奇人是不是都還在，以他兩位的修爲來看，應該還都健在，即使已不在人世，武林中對他二位的敬畏恐怕永遠不會弱減，老弟台，咱們扯遠了，還是談正題吧，這玩藝兒要是『毒宗』西門殘的『摧心綠』……」

「老人家，」南宮白道：「這些人三番兩次出手都是劇毒，看樣子他們與西門殘脫不了關係。」

獨孤明道：「這麼說西門殘已經從苗疆潛回中原來了。」

南宮白道：「不無可能。」

獨孤明道：「不對呀，老弟台，西門殘這個老魔頭怪得很，他心狠手辣，桀傲凶殘，是衆所週知，可是他却有一宗長處，生平不但不近女色，而且絕不與女流之輩打交道，所以多少年來他身邊只有那座下八侍，這會兒他們那一伙怎麼會有那個女子。」

南宮白道：「老人家，正人君子都不見得能擇善固執，守身如玉，一生保持他的風節，何況那些邪魔外道。」

獨孤明皺起眉鋒，「嗯！」了一聲點頭道：「這倒也是，要是這檔子事與西門殘有關連可就是大麻煩了，那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浩劫，老弟台，不是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咱們的實力對付他那座下八侍都嫌艱難，更別說對付西門殘了，除非我剛說的那兩位之中任何一位還健在，要不然……」

他住口不言，沒說了下去。

南宮白口唇微動了一下道：「老人家，我不敢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勝舊人，可是邪不勝正，道必勝魔却是千古不移的眞理。有了千古不移的眞理，仗着這凜然的正氣，咱們又何懼之有！」

獨孤明兩眼放光，雙眉陡揚，深深看了南宮白一眼道：「老弟台，你讓獨孤明羞煞愧煞，老弟台你年紀輕輕，却有這股子豪氣，獨孤明我入土半截還多了，又怕甚麼，西門殘就是閻羅王我也要碰碰他！」

他當先閃身往林內撲去。

南宮白揚了揚眉，邁步跟了上去。

於是，兩個人一前一後穿過密林往外，這層密林雖大，但在這兩

人高絕身法之下，沒一刻工夫便已到了林邊，獨孤明一聲：「可出來了。」就要衝出去。

南宮白忽然伸手拉住了他，道：「老人家等等。」

獨孤明往後一個跟蹌才停住了，他轉過臉來道：「怎麼，老弟台？」

南宮白道：「有人來了。」

獨孤明住口不言，凝神傾聽，他沒能聽見甚麼，他以為南宮白聽錯了，剛要說話，一陣疾速的衣袂飄風傳入耳中，他心頭一震，暗道：「慚愧，這年輕人究竟是甚麼出身，一身修為這麼高絕……」

心念轉動間，衣袂飄風聲已來近，他忙凝目往林外望去，只見兩條淡青色人影左右攙扶着一條雪白人影疾奔而來，兩條淡青人影纖小，那條雪白人影無限美好，一看就知道三個人都是女子。

忽聽身旁的南宮白詫聲道：「怎會是她……」

獨孤明也有一雙過人的目力，這當兒他也看清了來人了，怔一怔，脫口輕叫：「無憂山莊仲孫承祖的女兒仲孫玉倩，老弟台，你認識……」

只聽得驚急話聲傳了進來：「小瑤，咱們把姑娘攙進林中躲一躲。」

南宮白一步邁出去，正遇着疾馳而來的三個人。

瓊、瑤二女一見密林中突然衝出來個人來，驚急之下沒顧得看是誰，吆喝聲中兩把長劍靈蛇也似的捲了過來。

她二人長劍剛出手，便覺得被一片無形勁力封住，隨聽一個熟悉話聲傳入耳中：「兩位姑娘，南宮白在此。」

瓊瑤二女入耳一聲「南宮白」，再定眼一看，立即沉腕收劍脫口叫道：「南宮相公。」

小瑤緊接着急急說道：「後頭有人追趕來，可否麻煩……」

只聽得獨孤明道：「老弟台照顧她三位進去，讓我這老頭兒在這兒看着，來的是那一路的神聖？」

南宮白道：「不，還是老人家……」

獨孤盟一擺手道：「老弟台那來那麼多婆婆媽媽之事，仲孫姑娘已經昏了過去，還不快去救人去。」

南宮白第一眼就看見仲孫玉倩人在昏迷中，他心裡也夠驚急，所以讓獨孤明進林照顧，一方面是客氣，另方面則是有點不好意思，此刻經過獨孤明一說，他也就顧不得那許多了，當即就讓瑤、瓊二女把仲孫姑娘扶進樹林中，自己也跟了進去。

他讓瑤、瓊二女扶着仲孫玉倩靠着一棵大樹坐下，接着問道：「兩位姑娘，仲孫姑娘傷在何處？」

小瓊道：「南宮相公，我家姑娘不是受了傷，是悲痛攻心昏過去的。」

接着就是急急忙忙把「無憂山莊」的變故說了一遍。

南宮白聽得面色連變，小瓊把話說完，他立即接口道：「別的待會兒再說，先救醒仲孫姑娘要緊，二位儘請放心，仲孫姑娘不是因為受傷而昏迷就不要緊。二位扶好仲孫姑娘。」

瓊、瑤二女出身武林世家，也都有一身好武功，自然知道南宮白要幹甚麼，當即一人一邊扶仲孫玉倩坐直。

南宮白盤坐在仲孫玉倩身後，伸右掌就要往仲孫玉倩後心按，但突然間他又停手不前，遲疑了一下道：「兩位姑娘中那一位能……」

小瓊道：「我懂你的意思，救人從權，你有甚麼好顧慮，再說當初我家姑娘救您的時候，就是咬破舌頭嘴對嘴把她的血流給您的……」

南宮白心頭猛地一震，霍地抬眼，道：「姑娘怎麼說，當初仲孫姑娘……」

小瓊情知說漏了嘴，可是事已至此，她也顧不得那麼多了，悄悄一咬銀牙，道：「我家姑娘怕您……本來是不讓我們說的，可是……其實我家姑娘也是救人從權……」

南宮白心神一陣震戰，胸氣為之激盪，他沒再聽下去，一定神，一肅容，伸掌抵住了仲孫玉倩後心。

轉眼工夫，仲孫玉倩「哇！」的一聲，哭出了聲。

瓊、瑤二女忙叫「姑娘」，南宮白收了掌而起，悄然飄身出林，他的心中又起了波濤。

獨孤明自然聽到了仲孫玉倩的哭聲，忙問原因。

南宮白把小瓊告訴他的一切轉告他一遍了。

獨孤明聽得鬚髮俱張，一跺腳，咬牙道：「好畜牲，『九幽神宮』……」

忽地一怔，凝目急道：「『九幽神宮』會不會跟咱們發現的這顆……」

南宮白道：「我正懷疑，可能。」

獨孤明驚聲道：「怪不得『華山世家』的……老弟台，當世武林三大世家悉數落入他們手中，看來……」

南宮白兩眼寒芒暴閃，道：「老人家，有人來了。」

獨孤明轉眼往遠處望去，祇見夜色中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往這邊疾

掠而來，他道：「一男一女，八成是金太極夫婦，怕是聽見仲孫玉倩姑娘的哭聲才尋來了，來得正好，我先要罵他個狗血淋頭。」

兩條人影來勢極速，說話間已先後馳到近前，雙雙停在丈餘外，一個錦袍小鬍子，一個彩衣艷婦，可不正是金太極夫婦。

那位金夫人一到，一雙美目就盯上了南宮白。

金太極的銳利目光從南宮白的臉上掠過，落在獨孤明臉上，訝然道：「這不是『奇叟』獨孤兄麼？」

獨孤明冰冷的道：「金太極，你還認識我！」

一聲悲怒嬌叱透林而出：「還我爹娘來！」

一條無限美好的白色人影從林中疾掠而竄出來。

只聽、瓊、瑤二女驚叫：「姑娘……」

南宮白閃身掠過去，橫身一攔道：「仲孫姑娘，不可……」

「你讓開我要報仇！」

仲孫玉倩帶着香風撲到，衣袖一拂，向着南宮白捲了過來，當然，她不會傷害南宮白，只是情急出手想逼開南宮白。

南宮白豈有不明白的道理，側身滑步，讓開仲孫玉倩的皓腕，道；「姑娘，請稍作少息。」

仲孫玉倩硬被他拉住，霍地轉過身來，厲聲道：「放開我！」

南宮白沒鬆手，道：「我保証他夫婦走不了，請姑娘……」

仲孫玉倩嬌臉煞白，厲喝道：「不，你放開我。」

揚起左掌就要劈向南宮白。

南宮白詫聲道：「姑娘怎不想想，姑娘要是他們的對手，『無憂山莊』就不會遭劫了。」

仲孫玉倩嬌軀一震，垂下左掌。

南宮白道：「遭劫的不止『無憂山莊』一家，我再跟姑娘保証，他夫婦絕對走不了，請作小忍。」

示意瓊、瑤二女照顧仲孫玉倩，鬆手轉過身。

只聽得金夫人一聲嬌笑道：「喲，我說玉倩丫頭怎麼不答應咱這門親事，原來在外面有了意中人。」

仲孫玉倩戰聲怒喝道：「無恥妖婦住口，我婆婆呢？」

「她麼。」金夫人吃吃笑道：「她忠心耿耿，跟着妳那死鬼爹去了。」

仲孫玉倩悲叱一聲又要撲過去。

獨孤明突然一聲長笑道：「事到如今，我連罵都懶罵了，仲孫姑娘，讓我代勞吧！」

身隨話動，疾如閃電地撲了過去。

金太極冰冷一笑道：「獨孤明，你我也算得是多年舊相識，我本不願與你為敵，事到如今我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他揚手迎着獨孤明劈出一掌。

砰然一聲震响，金太極的身軀不過晃動了一下，獨孤明却跟蹌後退。

金夫人一聲嬌笑：「就憑你這點氣候也敢代人出頭，給我一邊躺着去吧。」

她玉手微揚，一點烏芒奔雷般打向獨孤明前心要害。

南宮白可一聲沒吭，舉步間已到了獨孤明身前，抖袖一拂，那點烏芒倒射而回，去勢比來勢還快疾。

金夫人一驚閃身，那點烏芒擦着她胸前打過，她回轉身剛要說話，忽覺一片排山倒海的勁氣迎面捲到，逼得她幾乎窒息，她大驚失色，抽身要退，不覺腰間一麻，馬上眼前發黑，人事不省。

南宮白這裡制住了金夫人，那裡金太極竟一聲不响，撤腿便跑。

獨孤明冷笑道：「好嘛，這算甚麼夫妻。」

未見南宮白作勢，他又到了金太極身後，抬手一指點出，金太極翻了一個跟斗摔倒，躺在地上沒動。

只聽得獨孤明驚喝道：「老弟台。」

南宮白轉身一看，只見仲孫玉倩帶着瓊、瑤二女撲向了不遠處的金夫人，他忙跨步橫身攔住，道：「姑娘，遭劫的不止是『無憂山莊』一家，我還有用他夫婦之處。」

仲孫玉倩停在了他面前，木然道：「你放心，我也只是問她幾句話。」

南宮白遲疑了一下，馬上讓開一旁。

瓊、瑤二女一左一右架起了金夫人，仲孫玉倩一掌往金夫人腰間拍去，這一掌拍是拍中了，可是金夫人却沒見動靜。

南宮白過去先虛空閉了金夫人的四肢穴道，然後五指往金夫人腰間一拂，金夫人忽然而醒，醒來臉色大變。

「妖婦，」仲孫玉倩語音冷冰道：「妳給我說明白些，柳婆婆怎麼樣了。」

金夫人忽然笑了，笑得好不陰毒：「丫頭，那老婆婆先傷在我『火毒刺』之下，然後她一頭碰死了，妳能拿我怎麼樣？」

仲孫玉倩美目暴睜，揚手欲劈。

南宮白抬手要攔。

只聽金夫人道：「丫頭，死了我，妳別想再見你娘了。」

仲孫玉倩神情一震，手停在了

半空！旋即無力地垂了下來，戰聲道：「妖婦，我仲孫家跟你們金家何仇何怨。」

金夫人道：「那要問妳呀，丫頭，妳要是答應了這門親事，不就甚麼事也沒有了麼？」

仲孫玉倩嬌軀暴戰，香唇戰動了幾下，竟沒能說得出話來。

她恨不得馬上殺了這對夫婦，但是為了她的生身母，却不得不强自忍了下來。

金夫人得意一笑道：「丫頭，你們制住了我們夫婦有甚麼用，還是放了我夫婦，跟我夫婦走吧，妳祇有這一條路。」

獨孤明冷哼一聲道：「怎見得仲孫夫人還在人世？」

金夫人臉色一變。

仲孫玉倩美目一睜，厲聲喝道：「我娘是不是還在……」

金夫人道：「當然還在人世，只不過她現在的日子可不怎麼好過，要想救妳娘，只有一個法子。」

獨孤明冷笑道：「妳這一套少在這兒耍，仲孫夫人要是不在人世妳也沒命了，妳是一個女流，我拿妳無可奈何，我可有法子對付金太極。」

轉望仲孫玉倩道：「姑娘，聽我的，閉住她的穴道，咱們問金太極去。」

仲孫玉倩點了點頭。

獨孤明抬手點了金夫人穴道，過去把金太極提起，砰地一扔，依着葫蘆畫瓢，先閉了金太極四肢穴道，南宮白沒等他說話就虛空一掌拍活了金太極的穴道。

金太極如今夠是狼狽的，摔那一跟斗，把衣服扯破了，臉上也掛了彩，他倒是比他那枕邊人鎮靜，醒過來臉色祇變了一變，馬上就恢復了正常，道：「獨孤明，沒想到我金太極會栽在你們這些人手中，要殺要剐任你們，想從我咀中問出甚麼，那是痴人說夢話。」

獨孤明「哈」地一聲道：「好硬的一身骨頭，你金太極要是骨頭這麼硬的話，也不會賣身投靠做人家的狗腿子了，我不殺你，也不剮你，我自有辦法治你，答我問話，仲孫夫人是不是還在人世。」

金太極忽然笑了：「獨孤明，你不提我倒險些忘了，玉倩，我能忘妳不能忘，妳娘……」

獨孤明沉聲喝道：「金太極，答我問話。」

金太極道：「當然還在。」

獨孤明冷笑一聲道：「你跟你那老婆一樣聰明，仲孫夫人要是不在人世，你們倆就死定了，你告訴我，仲孫夫人現在甚麼地方？」

金太極陰陰一笑道：「你以為我會說麼。」

獨孤明道：「我知道你不會說，可是我有法子要你說，你要不要試試血脈倒流的滋味。」

金太極臉色一變喝道：「獨孤明，你敢！」

獨孤明冷冷一笑道：「金太極，你看我敢不敢？」

抬手出指，就要點下。

金太極忙道：「慢着，你敢碰我，我就嚼舌。」

獨孤明哼哼笑道：「不會的，我瞭解你，你還有老婆孩子在，你不會捨得拋下他們的。」

一指落下。

只聽得金太極一聲慘叫，身軀暴戰，頭上馬上就見了汗，接着他兩眼暴睜，臉上的肌肉扭曲，整張臉都變了樣，眼珠子都快要突出來了，一口牙也咬得格格作響。

獨孤明道：「金太極，怎麼樣，滋味兒如何？好受麼？」

金太極道：「獨……獨孤……明，我要，要把……你，你碎屍萬……段……挫……挫骨……骨揚灰……」

獨孤明道：「那或許是以後的事，現在你看我的。」

金太極沒有再說話，身子想翻動，奈何他四肢穴道受制，動彈不得。

他的臉扭得更厲害了，汗越來越多，一襲錦衫都濕了，臉色也越來越白。

獨孤明道：「你咬牙撐着吧，看你能撐到甚麼時候，好受的滋味還在後頭呢。」

他這句話剛剛說完，金太極突然一聲大叫：「我說！」

獨孤明一掌拍了下去。

金太極身子往上一彈，不動了，跟害了一場大病也似的，人虛弱異常，直喘。

獨孤明冷冷道：「金太極，我在等着呢。」

金太極喘着道：「問那……那個『九幽……神……神宮』的使者……她……她知……知道。」

獨孤明道：「誰是『九幽神宮』的使者。」

小瓊忙道：「就是那個假扮我們夫人的那一個。」

獨孤明道：「她現在何處？」

金太極道：「還，還在，在『無憂山莊』等……等着我……我們……」

獨孤明一點頭道：「好，我聽你的，找她。我再問你，這個認認不認識。」

他探懷取出鐵牌，送到金太極眼前。

金太極兩眼一睜，道：「這，這是『九……九幽神……神宮』的腰牌，你，你怎麼……會……會有的……這東西。」

獨孤明翻腕收起那塊鐵牌，道

：「這你就不用問，再答我問話，『九幽神宮』，在甚麼地方？」

金太極道：「這，這你也要問……問那使者，我……我不知道。」

獨孤明一指落下，金太極閉上眼不動了，獨孤明轉眼望着仲孫玉倩，把他跟南宮白的發現說了，最後道：「這兩個人怎麼辦，姑娘說吧。」

仲孫玉倩道：「我想留下他二人交換家母。」

獨孤明道：「姑娘可以試試，不過以我看他們都是狗腿子角色，恐怕沒有用。」

仲孫玉倩道：「我也知道，可是我不能不存一絲希望，小瓊、小瑤你倆架着這妖婦……」

獨孤明道：「金太極交給我吧。」

南宮白道：「老人家，我來吧！」

他俯身就要提金太極。

仲孫玉倩叫道：「南宮相公！」

南宮白直起了身子望了過去。

仲孫玉倩深深一禮，道：「謝謝你救了我。」

南宮白觸及那雙目光，心頭不由一震，道：「姑娘客氣了，當初姑娘不也救過我麼，事不宜遲，咱們還是快走吧！」

俯身下去提起了金太極。

力除毒怪　智取迷宮

「無憂山莊」的夜色正濃，只有後頭一座小樓上燈光微透。

紗窗上不見人影，却傳出一聲聲令人血脈賁張，銷魂蝕骨的吃吃嬌笑：「弄了半天，你也是個中看不中用的銀樣蠟槍頭啊，才一個回合就丟盔棄甲敗了陣，那可不行，我現在癢未殺，與正濃，別爬在那兒裝死了，給我起來吧。」

嬌笑之聲未落，樓頭上又傳出了一個有氣無力，帶着喘的男人話聲：「親娘祖奶奶，我算是領教過了，我認栽，你饒了我吧！」

「不行，不跟你說了，我癢未殺，與正濃，別這麼沒用，若非這兒祇有你一個，我早就把你扔下去了，來吧，我助你一臂之力，把這個吃下，包你生龍活虎般銳不可當。」

樓上那男人「唔」了一聲。

就在這時候，一聲冷叱劃破了寧靜的夜色，驅走了小樓上無邊春色：「無恥妖婦，還不給我下來。」

小樓上的燈火忽然而滅，一條美好的人影破窗射出，輕盈靈妙地落在樓下。

是個妖艷至極的美婦人，烏髮蓬鬆，嬌臉上紅潮未退，身上只披了一襲蟬翼輕紗晚裝，肌膚凝脂般，粉臍雪股，高聳的酥胸，一覽無遺。

只見她柳眉倒豎，妙目圓睜，厲聲叱道：「那個不知死活的大胆東西，敢跑到這兒來壞你姑奶奶的好事。」

人影一閃，南宮白已經在她的眼前，神色冰冷，目射殺機，冷肅之氣逼人。

妖艷美婦呆了一呆，旋即香風解凍，眉開眼笑，醉人的春意上了眉梢，未語先笑，勾魂眼波送到：「喲，我當是那個煞風景的，敢情是這麼個讓人心裡蕩漾的俏冤家，行了，我沒氣了，有甚麼話咱們樓上去說吧，來。」

扭動着水蛇般的腰肢，混身上下無一處不戰動，走過來伸玉手就拉南宮白。

「無恥妖婦，還不住手。」

倩影疾閃，香風襲人，仲孫玉倩已到了南宮白身邊。

妖艷婦人一驚退身，旋即又是一副撩人風情，媚蕩嬌煞：「喲，弄了半天這位俏冤家是丫頭你的情人兒呀，怪不得你不答應金家的婚事，不要緊，我給你做主，不過我有個條件，這位俏冤家算咱們兩個的，咱們兩個一塊兒陪他……」

仲孫玉倩聽不下去了，嬌臉煞白，冷叱一聲：「妖婦，你死到臨頭，還敢在這兒穢言穢語。」

揚掌就劈了過去。

妖艷美婦人吃吃的笑道：「喲，丫頭，幹嗎這麼偏心呀！」

浪笑聲中，她也要出手。

南宮白突然曲指彈出一縷指風。

南宮白這縷指風後發，但却比仲孫玉倩的玉掌先到。正中妖艷婦人右肩，妖艷婦人尖叫了一聲，左手撫肩跟蹌後退。

就在這時候，仲孫玉倩的一掌也劈到，不偏不斜地擊中了妖艷美婦人那高聳的酥胸，只聽得她慘叫一聲，往後便倒。

小瓊、小瑤如飛掠到，小瓊捏開了妖艷美婦人的牙關，小瑤伸手進去在她嘴裡掏出一顆米粒般大小的蠟丸，跟着就把她架了起來。

獨孤明兩手提着金太極夫婦掠到，往地下一扔，冰冷道：「咱們少跟她廢話，讓她說，『九幽神宮』在甚麼地方？」

這時候妖艷美婦人是既不妖艷，也不美了，神色悽然，有如厲鬼，只聽她叫道：「你們休想……」

仲孫玉倩恨透了她，伸手從小瓊肩後拔下長劍，森寒的劍鋒一閃，妖艷美婦人的頭髮掉了一綹：「我對你沒有甚麼好留情的，說，要不然我先毀了你這張臉。」

妖艷美婦人厲笑道：「丫頭，你敢，你娘還在我們手上。」

仲孫玉倩一咬牙，挺腕就要出劍。

獨孤明伸手一攔，道：「讓我來吧，我也讓她試試血脈倒流的滋味。」

跨步之前，一指點了下去。

妖艷美婦人哼了一聲。

南宮白忽然欺到，右掌一探，疾閃而回。

妖艷美婦人的下巴落了下來，旋即，她開始難受了，痛苦的情形跟金太極一樣，可比金太極更甚幾分，只因為她的右肩骨已經碎了，她掙扎踢跳，小瓊跟小瑤幾乎架不住她，可是沒有一會兒工夫她就點了頭。

獨孤明一揚手，她痛苦立失。

南宮白冰冷的道：「你可以再試試嚼舌，不過你得能快過我，要不然你會再受一次血脈倒流的滋味了。」

伸手扯上了妖艷美婦人的下巴。

妖艷美婦人混身香汗淋漓，輕紗般的晚裝都貼在了身上，更顯得玲瓏活現，她人疲累，狼狽不堪，抬了一下失神的眼道：「我認栽，『九幽神宮』就在季家廢宅地下……」

獨孤明一怔道：「胡說！」

妖艷美婦人道：「這是實話，信不信，任由你們。」

南宮白冷冷道：「咱們讓她帶路，不怕她玩虛施詐。」

妖艷美婦人臉色一變，急道：「你們要讓我帶路，不如在這兒殺了我吧。」

獨孤明冰冷道：「你也怕死麼？答我句話，『九幽神宮』既在季家廢宅地下，為甚麼你們在『北邙』也設置了為非作歹的地方。」

妖艷美婦人道：「那是為惑人耳目，轉移人注意的。」

獨孤明道：「仲孫夫人現在『九幽神宮』裡？」

妖艷美婦人道：「不錯。」

獨孤明道：「『華山世家』的人呢？黃君吾夫婦是不是也落在你們手裡了？」

妖艷美婦人又道：「不錯。」

「那就難怪了，仲孫夫人跟黃君吾夫婦在『九幽神宮』甚麼地方？」

「這得你們自己去找，我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

「你怕我們找不到，再答我一句，主持這座『九幽神宮』的是何許人也？」

「你問我們的宮主？」

「不錯。」

「我祇知道我們宮主是個女的，別的一無所知！」

「是個女的！」獨孤明為之一怔。

「不錯，跟我一樣，是個女的。」

「多大年紀，長得甚麼樣？」

「不知道，她日夜都以一襲黑紗蒙面，根本看不見她的面目。」

南宮白突然問了一句：「你們擄去的那些壯男呢？」

「都在『九幽神宮』裡面。」

南宮白轉望獨孤明道：「老人家還有甚麼要問的？」

獨孤明說道：「沒有了，用不着再問了。」

南宮白出手如電，又卸下了妖艷美婦人的下巴，道：「兩位姐姐放開了她，讓她給咱們帶路。」

妖艷美婦人沒了腔，忙比手劃脚，求南宮白不要讓她帶路，要不然不如在這兒把她殺了！

獨孤明冷笑道：「你是怎麼對付『無憂山莊』上下的？既敢殺人玩狠，就別怕死，走吧！」

妖艷美婦人馬上換上了一副猙獰神色，怨毒地對獨孤明看了一眼，轉身奔去。

獨孤明忙道：「老弟台，你釘着她，留神她在路上耍花招！」

南宮白答應了一聲，抓起了金太極邁步跟了上去。

* * *

季家廢宅的夜色，遠比「無憂山莊」寂靜得多。

南宮白緊跟在妖艷美婦人身後，逼得她一路上直直地到了季家廢宅。

可是一到季家廢宅門口，妖艷美婦人却停步不前，滿臉驚惶神色，轉身跪倒在地，直磕頭。

獨孤明道：「你以為不進季家廢宅就能活命麼？」

妖艷美婦人搖頭比手，一臉哀求神色，那意思是說，她寧可死在眼前這些人手中。

獨孤明冷冷一笑，「要說話？」

南宮白伸手托上了她的下巴，道：「你告訴我，『九幽神宮』入口在何處？」

妖艷美婦人只以為她可以不進去了，忙道：「在池塘……」

大門裡忽然響起了一聲鬼哭！

妖艷美婦人臉色大變。

南宮白兩眼威稜暴閃，一掌拍出去。

大門內疾快無比地射出一條黑綫，但正好碰上南宮白的掌風，立即倒射而回。

大門內又響起了一聲慘叫，比剛才那聲鬼哭還要難聽。

南宮白收回目光冰冷道：「你都看見了，他們沒能傷着你，說吧！」

妖艷美婦人渾身俱戰，驚恐地望着門內道：「池塘邊有隻石鶴，只把那隻石鶴的頭轉個方向，你們就能找到了入口了。」

南宮白一指點出，妖艷美婦人應指而倒。

南宮白命小瓊、小瑤架住她，然後一馬當先進了季家廢宅。

大門裡躺着一個黑衣幪面人，祇見上身不見腿，身下有一灘水也似的東西。

獨孤明道：「好厲害的毒。」

一個陰惻惻的話聲從後頭傳了過來：「知道厲害就速速退出季家廢宅。」

獨孤明一驚抬眼。

南宮白却聞而若無其事，直往後行去。

獨孤明忙道：「老弟台小心。」忙跟了過去。

一聲冰冷陰笑道：「好個不知死活的後生小子。」

三條黑線分三個不同方向疾射而至。

獨孤明大驚，剛要喝止南宮白，怎料那三條疾射而來的黑線到了南宮白身前尺餘處，竟似是受了甚麼所擋，突然一頓，然後一起落在地上。

地上起了一陣烟，腥臭。

獨孤明怔住了。

仲孫玉倩也看直了眼。

只聽得後頭傳來一個震驚的話聲：「護身罡氣。」

獨孤明、仲孫玉倩定過了神，南宮白已提着金太極跨進了後院門，獨孤明急叫一聲：「老弟台等等。」

偕同仲孫玉倩、小瓊、小瑤忙趕了過去。

追上了南宮白，獨孤明道：「老弟台，你有『護身罡氣』！」

忽聽南宮白一聲輕喝：「老人家快後退。」

他橫身擋住了獨孤明。

兩條黑影疾撲而至，人未到森冷寒風已經是逼人了。

南宮白冷哼一聲：「你們也太不自量力了！」

右掌一翻，砰然兩響，兩條黑影如斷線風箏般滾翻倒退，各摔在丈餘外，落地不動！

南宮白冰冷道：「找你們的宮主來答話。」

一聲陰笑傳到：「憑你也配？」

前面暗處出現了八條紅影，竟是隨風飄行，脚不沾地，冉冉的飄了過來。

獨孤明脫口驚叫道：「『毒宗』八侍。」

「沒想到武林中還有人認得咱們的人，老頭兒，你不錯，稍時留你個全屍。」

話說完，八條紅影飄到，八名長髮披肩的紅衣人一個個臉色慘白，冷漠無情。

獨孤明知道「毒宗八侍」的功力有多高，心有多恨，手有多辣，打算跟南宮白聯手對付他們。

可是南宮白腦後似長了眼睛，獨孤明脚剛動，南宮白便已經道：「老人家請看住咱們的人質，別的都由我來應付，我應付得了。」

獨孤明還待再說。

南宮白已然冰冷又道：「你八個就是西門殘座下八侍？」

「好大的膽子，你想死，豈敢直呼我們宗主的名諱。」

隨着這陰惻惻的一句，一名紅衣人已飄身欺到，鬼爪也似的慘白手掌已遞到了南宮白胸前來，身法之快，出手之快，令人咋舌。

只聽得南宮白冷哼一聲：「憑你也配跟我動手，滾開去。」

沒見南宮白出手，那紅衣人悶哼聲中長髮飄舞，踉蹌暴退，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另七名紅衣人十四道目光，冷電般暴閃，如脫弩之矢般，疾射而至。

獨孤明剛一怔，如今又一驚，急道：「小心！」

獨孤明話聲甫出口，七名紅衣人雙手齊揚，虛空抓向南宮白。

南宮白的身軀疾旋，只見一條白影電閃一匝，悶哼慘叫突起，七名紅衣人踉蹌急退，每個都噴出了一口鮮血。

獨孤明大叫道：「我是白操心，老弟台你……」

八名紅衣人飄身疾退，一閃沒入了各處暗影之中。

南宮白冷哼道：「我倒要看看『九幽神宮』的宮主到甚麼時候才露面。」

他邁步往那水榭所在的池塘行去。

獨孤明忙打手勢，偕仲孫玉倩等跟了上去。

毫無攔阻地到了池旁，池塘旁直立着一隻石鶴，南宮白伸手把石鶴的頭轉了個方向。

這一轉不要緊，怪事突出。

只聽得一陣嘩啦啦水聲響，不過轉眼工夫，一池的水變得點滴無存，不知道通到了那兒去了。

緊接着，乾涸的池塘底下掀起了兩塊石板，慘綠綠光芒上騰，一道石梯通往下。

獨孤明驚嘆道：「沒想到季家廢宅中竟有這種裝置。」

話剛說完，綠光閃動，一個蒙面黑衣女子從下面緩步行上來，到最上一級石階停下了步，語氣冰冷發話：「你們誰要找我？」

南宮白道：「妳是『九幽神宮』的宮主？」

蒙面黑衣女子道：「不錯。」

她的話音不帶一點感情，簡直就不似個活人。

「那麼我要見妳。」

「甚麼事？」

「我拿妳們這位使者，跟金太極夫婦，換『無憂山莊』的仲孫夫人，『華山世家』的黃君吾夫婦……」

「你……」

「聽我說完，由不得妳，拿人換人是給妳面子，願意，我留妳個全屍。」

「不願意呢？」

「我要把妳『九幽神宮』夷爲平地，不留一個活口。」

獨孤明就聽得心頭狂震，暗忖：這位老弟台明明是俠義中人，而且看上去文質彬彬，怎麼說了這麼重的魔道殺氣……

只聽得蒙面黑衣女子狂笑道：「好大的口氣，我不願意，看你怎麼把我『九幽神宮』夷爲平地。」

話落，人動，向着石梯下倒轉疾射而去。

南宮白兩眼威稜暴射：「妳不要妳這個使者跟金太極夫婦了？」

蒙面黑衣女子的話聲從石梯傳了上來：「像他們這種人，『九幽神宮』多的是，既然他們糟塌糧食，麻煩你把他們殺了好了。」

南宮白仰天長笑，他把笑聲貫入了內家眞力，直傳下去：「好，好，冲着你這句話，我非要見識見識妳的『九幽神宮』不可。」

只聽得石梯下傳上來幾聲悶哼，陣陣異響，那慘綠的光芒立即熄去。

隨聽一聲發自冰窟般冷笑傳了上來：「小狗竟敢暗將眞力貫入笑聲中傷人，老夫看看你有多大氣候。」

一片狂飈也似的勁氣由下捲上，直向南宮白撞到。

南宮白冷冷一笑道：「匹夫找死！」

祇見他右掌迎着那片狂飈也似的勁氣一抓，然後揚手往上一抖，那片狂飈也似的勁氣，忽地一聲從他身前掠過，往上冲去。

緊接着，石梯下響起一陣驚呼，一團黑影滾翻着飛了上來。

南宮白探掌一抓，抓個正着，那赫然是個人，是個慘白臉的枯瘦黑衣老人。

南宮白冰冷道：「老匹夫，你是『九幽神宮』中的甚麼人？」

那枯瘦老人嚇得一時沒說上話來。

獨孤明脫口道：「『鬼叟』宇文奇？」

南宮白道：「原來你就是心狠手辣，殺人無算的『鬼叟』宇文奇！」

揚手一抖，「鬼叟」宇文奇一個枯瘦身軀飛了起來，按說宇文奇大可以利用這機會騰身脫逃，但是不知是怎麼回事，宇文奇身子棉軟，像團爛泥，「叭」的一聲摔在地上，一動也沒再動。

獨孤明看得神情猛震，心中暗暗驚駭不已，事實上仲孫玉倩也看不出來了，「鬼叟」宇文奇硬是被南宮白那一抓之勢吸上來的，宇文奇被抓住扔起摔死，不知南宮白用的是甚麼手法，但那一抓之勢顯然是至高無上的內家眞力，非有極深厚的修爲是辦不到的，放眼當今，連幾個大門派掌敎的修爲也達不到這個境界。南宮白年紀輕輕，怎麼會身懷這等駭人的神功。

兩個人心念這樣轉動，只聽得南宮白冰冷說道：「還有那一個要試試我有多大氣候的麼？要是沒有我要下去了。」

一個陰惻惻的話聲傳了上來：「小狗你有種的就下來吧！這『九幽神宮』就是你葬身之地。」

南宮白「哈」地一笑，一手提起金太極，舉步跨了下去，身軀直落石梯那最上的一級。

獨孤明忙道：「姑娘跟下去吧！老朽來殿後。」

仲孫玉倩定了定神，帶着小瓊小瑤跟了下去。

南宮白道：「姑娘請緊跟我的身後。」

於是他們邁步拾級而下。

這時候石梯下的慘綠光芒已然熄滅，一片黑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但當幾個人行下石梯之後，那慘綠光芒又忽然亮了起來。只見眼前都是綠光，却不知綠光來自何處，同時發出砰然一聲，那兩塊石板又磕上了，接着一陣嘩啦啦水響。

很顯然地，池塘的水又出現了，也就是說幾個人已被困在季家廢宅地下，除非另有出路，除非找着開啟門戶的機關，否則再想出這「九幽神宮」，恐怕是不大容易了，

獨孤明皺了皺眉，沒說話。

小瑤道：「糟了，姑娘，咱們被困住了。」

小瓊忙喝道：「不要瞎說，有南宮相公在，他們困不住咱們的。」

南宮白却全不在意，藉着綠光抬眼看去，兩扇石門近在五尺外，關得緊緊的，石門上方，四個血紅的朱紅大字：「九幽神宮」！

南宮白陡地一聲冷哼：「裝神扮鬼的東西！」衣袖一抖，直向兩扇石門撞上。

砰然一聲大震，兩扇石門大開，門內綠光更盛，一陣陰風捲了出來，吹得人遍體生寒，瓊、瑤二女不由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

仲孫玉倩看見了，低聲道：「妳兩個到我身後來。」

瓊、瑤二女忙架着妖艷美婦人到了仲孫玉倩身後。

南宮白當先進了兩扇大石門。

進石門後，好大的一個院子，

足有季家廢宅一般大，一條石板路通往裡去，盡頭處又是兩扇石門，路旁雜草叢生，墳頭一座座，草叢中插滿了招魂幡，啾啾鬼聲不絕於耳。

南宮白忽然一笑道：「這些東西勉强可以嚇嚇那些無知的村夫村婦。」

他踏石板路就要往前走。

突然，招魂幡招展，草叢中冒起了十幾二十名黑衣蒙面人。

南宮白視若無覩，依然是走他的。

獨孤明道：「對，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跟着南宮老弟走就是。」

仲孫玉倩出身當今三大世家之一，是位絕代巾幗，自也不會把這些裝神扮鬼的下九流陣仗放在眼中，面不改容地跟了上去。

但，一條石板路剛走了一半，十幾二十名黑衣蒙面人動了，突然間異嘯連連，一起騰身撲了過來。

獨孤明一驚，剛要動……

只聽南宮白道：「老人家，照顧三位姑娘，我來應付好了。」

他身軀疾旋，掄起金太極掃了出去。

怪叫聲中，近前蒙面黑衣人硬被他掃了回去，有幾位站立不穩，先後摔進了草叢裡去。

獨孤明笑道：「好！」

一聲「好」字剛出口，十幾名蒙面黑衣人齊揚手，各人袖底飛出一蓬黑霧也似的東西，像張網似的向着五人罩下。

獨孤明睹狀大驚道：「不好，毒……」

南宮白兩眼威稜暴射：「我不願傷人太多，奈何你們逼我。」

旋見他一襲白衣像充了氣似的，猛地一張，右掌跟着揚起，一揮一抖。

五人身邊起了一陣風，疾風，刮得獨孤明、仲孫玉倩及小瓊、小瑤二女衣袂狂飄。

再看時，那網一般的黑霧四散而回，如飛的罩下，一個黑衣人也沒能逃過，慘呼連連，齊滾進了草叢之中，轉眼不動，一陣腥臭，中人欲嘔。

這一來，這座「九幽神宮」眞添了不少寃魂，今後眞不愁聽不見眞正的鬼哭了。

仲孫玉倩及瓊、瑤二女掩鼻低頭。

南宮白滿臉冷青煞氣，忽地轉身揚聲發話：「無耻妖婦，妳自己怎麼不出來？」

「怎麼，」那發問黑衣女子的話聲從裡面傳了出來：「你不是要來找『九幽神宮』，不留一個活口麼，才殺了幾個你就下不了手，對敵人慈悲不得，你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你，你還是放手施爲吧！我在裡頭等着你們呢。」

南宮白沒再說話，邁步行了進去。

幾個人到了第二處石門前，南宮白跟剛才一樣，揚手要劈。

誰料一陣短暫的隆隆響，兩扇石門竟然自動的開啓了，石門開處，一片五彩光華從裡面射了出來。

這片五彩光華並不强烈，反之柔和異常，讓人覺得很美，很舒服。

獨孤明忙道：「老弟台小心，這裡面可能大有文章。」

站在外頭往裡面看去，只能看出門裡是一間相當大的圓形石室，空無一人，也看不出甚麼毛病來，南宮白一聲道：「多謝老人家，我省得。」

他邁步行了進去。

隆隆聲又響，兩扇石門竟要關上。

仲孫玉倩跟獨孤明忙跟了進去。等到仲孫玉倩跟獨孤明進了石室，兩扇石門恰好關上了。

這兩扇石門關上，那是弧形的石壁，壁上突然現出九扇小門，一陣輕柔的絲竹聲從九扇小門裡面傳了出來。

獨孤明閱歷經驗豐富，忙道：「小心，老弟台，這可能是迷惑人心智一類的玩藝兒。」

話剛說完，絲竹聲突轉急促高亢，一如驚濤裂岸，萬馬奔騰，加之圓形的石室聚音，直震得人血氣浮動，瓊、瑤二女首先臉色泛白，禁受不住。

獨孤明驚聲道：「想不到『九幽神宮』中竟有這種人物。」

他抬手就要閉瓊、瑤二女的穴道。

南宮白突然發出輕嘯，嘯聲出口時既輕又低，但轉眼工夫便轉爲尖銳高亢，簡直就變成一縷扶搖直上的細絲，只聽得幾聲「崩崩崩」響，絲竹聲馬上歸於寂然。

顯然，南宮白以他深厚絕倫的內家眞力貫注在嘯聲中，震斷了那些音絃。

一個陰惻惻的話聲從正方一扇小門裡傳了出來：「小狗果然好修爲，你再試試這個。」

話聲甫落，幽香襲人，九扇小門裡各轉出一名體態動人的嫵媚妙齡少女來。

這九名妙齡少女的穿着，居然跟妖艷美婦人一樣，只披了件蟬翼般輕紗衣衫。酥胸柳腰，粉臍雪股，一覽無遺，仲孫玉倩及瓊、瑤二女忙低下了頭。

獨孤明冷哼一聲，道：「果然是這種下流陣仗。」

獨孤明這句話剛說完，九名妙齡少女嫣然而笑，百媚俱生，柳腰

疑擺，翩然起舞，刹時，五彩光華閃動，幽香大盛。

南宮白冷哼一聲，揚手就要出掌。

只聽得那蒙面女子的話聲又從正面小門中傳了出來：「我這『天魔舞』是針對人的情慾練成的，冷酷無情沒有慾念的人不怕這個，凡是有七情六慾的人都難免在我這場『天魔舞』下臣服，就算大羅金仙，祇要他一動情慾也難逃劫數，我看看你是不是個摒絕七情六慾的人。」

話聲一起，南宮白手下不免緩了一緩，只這一緩，九名妙齡少女舞動已趨急速，或俯、或仰、或立、或卧，一會兒扭腰擺股，一會兒粉腿高擧，擧手投足之間，俱是撩人姿態，再加上她九個嬌滴滴嬌臉上那渴求某種慰藉的表情，更令人心神搖動，骨蝕魂銷。

只聽得獨孤明道：「老弟台，速替我閉穴道。」

南宮白心頭一震，轉身出指，獨孤明應指而倒。

瓊、瑤二女不知甚麼時候已被閉了穴道：「還有我。」

仲孫玉倩的嬌羞之態極爲動人，不知道怎麼回事，南宮白忽然心中一蕩，情難自禁，伸手抓住了仲孫玉倩一雙玉手。

仲孫玉倩嬌軀一戰，猛然抬頭，一雙眸子顯得特別水靈，異彩綻放，緊緊盯在南宮白臉上，瑤鼻急促噏動，檀口輕微啓閤，此情此景，就是塊百鍊精鋼也能溶化。

南宮白玉臉突然湧現紅意，星目中也現炙熱異采，雙臂一伸，就要去擁仲孫玉倩的嬌軀。

而就在這時候，南宮白腦中突然閃起了一道靈光，他忙一咬舌尖，神智爲之一醒，轉身大喝出聲，砰然兩聲，慘呼起落，四名妙齡少女離地起飛，結結實實地撞在石壁上，倒地不動。

馬上，另五名妙齡少女停止舞動，嬌臉上那渴求某種慰藉的神色也不見了，代而起之，是一片驚詫神色。

南宮白冷哼一聲，揚手又要出掌。

那五名妙齡少女嚇得轉身奔進了五扇小門中不見了，隨即九扇小門閤上了。一絲縫隙都沒有了，跟那弧形的石室似如一體，根本看不見有九扇小門。

那蒙面黑衣女子的驚怒話聲遙遙傳到：「小狗，你竟能破我『天魔舞』……」

南宮白冷冷一笑道：「粗俗得很，妳還有甚麼下流手法，卑鄙手段技倆……」

那蒙面黑衣女子話聲道：「軟的你不吃，我只好給你硬的了。」

烟。

周圍石壁突然冒出了縷縷輕

南宮白覩狀心頭劇震，只聽那蒙面黑衣女子的話聲又道：「小狗，這是毒烟，你們幾個是死定了。」

接着是一陣吃吃的嬌笑。

南宮白心頭狂震，慌忙拍活了獨孤明、瓊、瑤二女的穴道：「老人家，這是毒烟，請閉住鼻息。」

他躍身騰掠，撲向石壁，認準了部位，雙掌一翻，全力劈出。

只聽得轟然一聲大响，石室爲之一陣震戰，那扇小石門竟硬生生被他劈得四分五裂，碎石激揚。

石門後是長長的通道，沒有毒烟，南宮白轉身一打手勢，道：「老人家，仲孫姑娘，快！」

獨孤明俯身提起了金太極夫婦，偕同仲孫玉倩、瓊、瑤二女急急奔進了石門後的通道。

南宮白接過金太極，仍然一馬當先往前奔去。

通道寬窄祇能容兩人併肩行走，有不知道從那裡射出來的五彩光華照亮，遠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通道不是單單的一條，有不少的岔路，四通八達，居然似蛛網似的。

南宮白沒辨方向，也沒辨法辨別方向，東彎西拐奔了一陣之後，忽然又見毒烟，定睛一看，幾個人爲之一怔，敢情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毒烟緩緩地從通道裡湧了過來，獨孤明道：「老弟台，假如照這樣跑下去的話，咱們仍免不了受毒烟之害。」

只聽得那蒙面黑衣女子的話聲緩緩傳了過來，其聲嗡嗡，回音相當之大，「老頭兒，你算是說對了，要不怎叫『迷宮』？你們出不去了，死定了，這就是你們逞强來我『九幽神宮』鬧事的下場，你們現在後悔都來不及了。」

南宮白提氣傳音，冰冷的道：「妖婦，難道妳『九幽神宮』只會用這種下九流的卑鄙手法？」

「甚麼叫卑鄙下流手法，立時置敵死地，就是第一流的高明手法。」

南宮白還待再說。

獨孤明已然說道：「老弟台，別跟她鬥嘴，沒有用，毒烟已然湧到了，咱們退一退吧！」

的確，濃濃的毒烟已湧進了兩丈內，往那邊已經看不見通道了。

南宮白沒奈何，只有往後退了一段。

仲孫玉倩抬眼望着南宮白，嬌臉突然一紅，又低下頭去，低聲地道：「南宮相公，咱們怎麼辦？」

南宮白知道她一定又想起了剛才在石室裡的情景，心頭不由也爲之震動了一下，道：「我就不信這座『九幽神宮』能困住咱們。」

仲孫玉倩道：「我也是這麼想，這些通道裡不久將充滿毒烟，他們的人一定不會在裡面，剛才那幾個女子是從石室裡出去的，如今却不見了人影，顯然這通道裡必有外通的門戶……」

獨孤明道：「話是不錯，可是咱們就是不知道那些門戶在那裡，這些通道四通八達，像蛛網一樣，拐來拐去又會回到原處。」

仲孫玉倩忽然凝目說道：「這些通道像蛛網一樣，剛才那間石室裡有九扇門戶，莫非這座『九幽神宮』是按照九宮八卦排列的……」

獨孤明兩眼一睜道：「對，經姑娘這麼一提，我也覺得有點像……」

南宮白兩眼異采暴閃，道：「這麼『九幽神宮』要眞的是按九宮八卦排列，那麼就困不住咱們了，四位請跟我來。」

他轉身往前行去，拐了兩個彎，他突然停了步，道：「要是我沒有找錯，此處應該有個門戶，諸位往後站站，讓我來試試看。」

獨孤明道：「老弟台且慢耗費眞力，這兒既有門戶，就該有開啟門戶的方法，眼前有個『九幽神宮』的使者在，何愁問不出來。」

他一掌拍開了妖艷美婦人的穴道。

妖艷美婦人妙目睜處，立即驚叫出聲：「你們已進了『九幽神宮』……」

獨孤明道：「不錯，我們已經進了『九幽神宮』，妳是『九幽神宮』的使者，『九幽神宮』裡的設置，妳應該比我們清楚，妳們的宮主已經放出了毒烟，我們知道眼前是有一處出去的門戶，可是不知道開啟門戶方法，出不去，希望妳能……」

妖艷美婦人不等獨孤明把話說完，便驚恐搖頭，道：「我不知道！」

獨孤明臉色一沉道：「妳要放明白點，要是等毒氣蔓延過來，可是大家都沒命了。」

妖艷美婦人遲疑着沒說話。

獨孤明道：「妳要知道，妳已經等於背叛了『九幽神宮』，說不說他都不會放過妳，只有站在我們這一邊，也許可以落個活命的機會……」

妖艷美婦人忽然一點頭道：「好吧！」

轉望南宮白道：「從你站立處往右三尺，緊挨牆脚下踩一下。」

南宮白右移三尺，依照妖艷美婦人所說的地方，一脚踩了下去。

說來也奇怪，石壁本來一點縫隙都沒有，南宮白一脚踩下去，石壁上立即出現一個一人高、兩人寬的門戶來。

幾個人不由精神一震，忙即閃身穿了過去。

過了這扇門，赫然又是一條通道，只聽陣陣女子笑聲從那一端傳了過來。

幾個人互一遞眼色，南宮白當先撲了過去。

獨孤明、仲孫玉倩等忙飛身跟上。

這條通道過了十丈後，跟另一條通道成十字交叉，陣陣女子笑聲是從左邊傳來。

左拐，緊挨着兩扇虛掩的石門，陣陣女子笑聲從門縫中透出，南宮白一掌就把門劈開了。

銀鈴般女子笑聲變成了幾聲嬌呼驚叫，往裡看，好華麗的一間石室，一座座的沙帳，軟綿綿的八寶榻，串串的流蘇，五彩光華……

這種地方常有旖旎的風光。

旖旎的風光，也只有最宜在這種地方出現的。

事實上也一點不錯，石室裡的風光正旖旎。

鋪地的厚厚紅氈上，坐着一個身軀魁梧，長眉細目慘白臉的老者，穿一件大紅袍，要是再添一把虬髯，活賽陰曹地府的判官。

紅袍老者身旁，圍繞着五名一絲不掛的妙齡少女，正是剛才跳「天魔舞」那幾個裡面的五個，紅袍老者左擁右抱，享盡人間艷福。

此刻五名晶瑩如玉的妙人兒都躲到了紅袍老者身後，但紅袍老者再魁偉也擋不住五個，仲孫玉倩跟瓊、瑤二女羞得嬌臉通紅，忙轉了個身。

不知怎麼地，獨孤明却看直了眼。

一妙人兒指着南宮白叫了起來：「老護法，就是他。」

紅袍老者兩眼綠芒閃動，一躍而起，冰冷說道：「沒想到他竟跑了出來，不要怕，看老夫收拾他。」

南宮白邁步就要進去。

獨孤明忽然伸手拉住他，低聲道：「老弟台，這老兒好像是『毒宗』西門殘。」

南宮白神情爲之一震。

仲孫玉倩顧不得羞窘，顧不得羞了，霍地轉過身來，臉色都變了。

獨孤明的話聲很低，沒想到紅袍老者竟聽見了，一雙細目中綠芒暴閃，森冷說道：「老頭兒，你是何人，竟能認出老夫，老夫當年縱橫宇內的時候，你才多大？」

獨孤明也算是在武林享有盛名多年的老一輩異人，如今面對這位老魔頭，一時竟沒能說上話來。

南宮白立即恢復了平靜，他開口發話，語氣比西門殘還冷十分：「這位老人家『奇叟』複姓獨孤，在

當世武林之中是個多知多曉的人物，他不但能認出你，還知道你有一段不大光彩的過去？」

西門殘微微一怔：「小娃兒膽量不錯，既知老夫是何許人，居然還敢跟老夫這樣說話，老夫有甚麼不太光彩過去。」

南宮白道：「老人家，請把告訴我的話告訴給他聽聽。」

獨孤明悄悄扯了南宮白一下，低聲道：「老弟台，你……」

南宮白道：「老人家不願揭他的瘡疤，那就由我來揭吧。西門殘，聽說你遠在當年，被一位絕頂高手，打得帶着座下八侍遠去苗疆……」

「住口！」西門殘怪叫一聲，撲了過來。

「回去！」

南宮白衣袖一抖，硬把老魔給逼了回去。

獨孤明、仲孫玉倩怔住了。

西門殘臉色突變，詫異的叫道：「小娃兒，你竟能……你是那門子那派子的弟子？」

南宮白冷然道：「不必問，那門那派也教不出我這種徒弟來，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西門殘，你那一套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已經是行不通了，你該躲在苗疆多活幾年，不該再回來中原來興風作浪了！」

西門殘為之氣結，戟指南宮白叫道：「小娃兒，你，你……好大的膽子……」

南宮白淡然道：「這是算不了甚麼，藝高人自然膽子大，要是沒有制你的把握，我也就不說這話了。」

西門殘暴跳如雷道：「小娃兒，就是當今幾個大門派的掌教也不敢對老夫說這種話，你，你找死……」

南宮白道：「西門殘，殺了我之後再說這話不遲。」

西門殘厲聲叫道：「你以為老夫殺不了你？」

大袖一揮，一片威猛無比的勁氣捲了過去。

砰然一聲大震，勁氣四溢疾捲，重重紗幔狂飄，那張八寶軟榻翻出了老遠了，西門殘身軀晃動，往後退了一步，正踏在後頭一位妙人兒那既美又嫩的玉足上，一聲尖叫。

南宮白站在那兒，只衣袂飄動了幾下，脚也沒移動分毫。

剎時，西門殘轉趨冷靜，一雙細目中綠芒連閃：「難怪老夫座下八侍，會敗在你手中，小娃兒，你姓甚麼，叫甚麼？」

南宮白道：「我複姓南宮單名一個白字。」

西門殘道：「你的師門是……」

南宮白道：「南宮白。」

「小娃兒，老夫問你的師門。」

「南宮白。」

「好吧，你既不願說，老夫也不想勉強，小娃兒，你既然知道老夫號稱『毒宗』，當知老夫是毒中之宗，不但擅施歹毒，而且是渾身是毒。」

「我當然知道了。」

「那麼，小娃兒，你有過人的武功，可有禦毒之能？」

「你何不試試看？」

「老夫正有此意。」

西門殘說完了這句話，並沒有見他動靜，也沒有見南宮白動，而南宮白身前尺餘處紅氈上出現一條細若人髮的綠線。

西門殘神情猛震，驚叫道：「小娃兒，你練成了護身罡氣？」

南宮白道：「這是你『五劇毒』之一，『心綠』，若是『斷腸紅』，只怕落地還看不見呢！」

西門殘怪叫道：「小娃兒，你居然熟知老夫的『五劇毒』？」

南宮白道：「我知道的多着呢？當日那位絕頂高手因為念你不近女色，未犯淫戒，讓你躲往苗疆。今天你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多添了一種惡蹟，西門殘，幾十年後的今天，你沒有辦法逃到苗疆去了。」

邁步追了過來。

西門殘居然退了十步，叫道：「八侍何在？」

紗幔拂動，紅影八條，脫弩之矢雨般射到。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吳下阿蒙，敢來逞強，滾！」

衣袖一揮，八條紅影來勢快，去勢也快，如斷線風箏般滾翻落地，寂然不動。」個個都是七孔流血。

西門殘臉色大變，脫口驚叫道：「這……這是白駝子的『摧心魔功』，原來，你就是……」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西門殘，你再看看這個。」

抬手虛空一抓。

西門殘魁偉身軀往前一衝，心膽俱裂，駭然叫道：「南宮影的『虛空接引』……」

南宮白道：「老實告訴你，我的師門是南宮白。」

西門殘轉身就跑。

南宮白道：「你是沒有辦法逃回苗疆去的了！」

一縷指風彈了出去。

西門殘大叫了一聲，身軀前衝幾步爬下，扯下一塊紗幔，紗幔輕飄飄地蓋在他身上，沒見他有甚麼動靜。

那五個妙人兒魂飛魄散，轉身要跑。

南宮白冷喝一聲道：「站住！」

五個妙人兒沒跑，嚇得縮成了一堆，個個嬌軀戰抖，滿眼乞憐的之色。

此情此景是最惹人憐的。可惜她們碰見的是南宮白。

只聽得南宮白冰冷的道：「你們那位宮主呢？」

一位妙人兒道：「不，不知道。」

此時此地，諒她也不敢不說實話。

南宮白道：「那麼『無憂山莊』的仲孫夫人、『華山世家』的黃君吾夫婦，還有那些被你們擄劫來的壯男呢？」

說話的那名妙人兒畏縮地抬手指了指。

南宮白道：「帶路！」

五名妙人兒欲動。

南宮白又道：「你們一點羞恥之心都沒有麼？」

五名妙人兒臉上居然現出羞愧之色，忙各扯下一塊紗幔裹住了嬌軀，這樣總比一絲不掛的好。

南宮白讓開出路，她們五人急奔了出去。

南宮白道：「慢點兒走。」

五個妙人兒還真聽話，立即慢下了脚步。

南宮白抓起地上的金太極跟了出去。

獨孤明、仲孫玉倩雙雙稍一定神，忙跟上前去。

獨孤明忍不住道：「老弟台，沒想到你會是……」

南宮白道：「老人家，容我稍時詳細再告訴你。」

獨孤明只得停口不言，把話咽回下去。

五名妙人兒帶路，拐進了另一條通道，走了沒有多遠，就停在兩扇石門前，一名妙人兒往裡指了一下。

南宮白道：「開門。」

那個妙人兒道：「這門是由機關消息控制的，只有宮裡的掌刑吏才知道開啟之法。」

南宮白轉身望向妖艷美婦人道：「是這樣的麼？」

妖艷美婦人點頭道：「是這樣的。」

忽聽那蒙面黑衣女子的話聲從通道另一端傳了過來：「好大膽的賤婢，你們竟敢背叛本宮！」

五名妙人兒機伶伶地一顫，忙往後躲去。

南宮白道：「『九幽神宮』瓦解在即，此刻恐怕沒有人會聽你的了。」

蒙面黑衣女子道：「你不要那麼猖狂，本宮自有能制你之人。」一頓喝道：「去請老護法來！」

南宮白笑道：「西門殘麼？他跟他那座下八侍已經畢命多時了。」

蒙面黑衣女子冷笑道：「你把我當成三歲孩童，憑你一個乳臭未乾的後生……慢着，你怎知道本宮護法的名諱？」

獨孤明道：「妖婦，你何不問西門殘去？」

蒙面黑衣女子厲聲道：「你五個告訴我，西門老護法當眞已……」

一名妙人兒顫聲道：「眞的，宮主，西門老護法跟八位爺已經死了。」

蒙面黑衣女子厲聲急叫：「我不信，西門老護法一身修為……好賤婢，你們竟串同他們欺騙我，我要讓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那名妙人兒忙叫道：「宮主，是眞的，不信你可以派個人去看看。」

通道裡只有妙人兒話聲的回音，却沒聽見那蒙面黑衣女子再說話了。

南宮白道：「讓她去吧，咱們先救人要緊。」

轉身出掌往兩扇石門震去。

砰然一聲，兩扇石門硬被震開了。

石門開處，一陣中人欲嘔的臭味沖了出來，定睛一看，把幾個人看得心神狂震，目眥欲裂。

石門後一間廣大石室，石室裡橫七豎八堆着一地屍體，全是赤裸裸的男屍，一具具皮包骨枯瘦如柴，有的已經腐爛了，流了一地黃水。

瓊、瑤二女慌忙轉身，「噢」地一聲都吐了出來。

仲孫玉倩嬌臉煞白，顫聲驚叫道：「娘！」

她正要往裡撲。

南宮白忙伸手攔住了她，揚聲道：「『無憂山莊』仲孫夫人可在裡面？」

石室裡靜悄悄的。

南宮白神色一黯道：「姑娘，看來令堂……」

只聽一個細若游絲、輕如蚊蚋的話聲自石室裡那看不見的一角響起：「誰？誰找仲孫夫人？」

南宮白兩眼異采暴閃。

獨孤明急道：「姑娘，這是……」

南宮白一步跨了進去。

仲孫玉倩急忙跟進。

瓊、瑤二女捨了妖艷美婦人，也跟了進去。

只有獨孤明沒有跟進，他經驗老到，在這種情形下，石室外是不能不留守一個人的。

南宮白跟仲孫玉倩一進門，就看見石室靠裡的一間，有一道鐵柵攔着，把一間石室隔成了兩間，鐵柵後地上躺着三個人，一男二女，

臉色蠟黃，枯瘦如柴，三個人都很虛弱，眼看已到了油盡燈枯、奄奄一息的地步。

一男二女中，男的是個錦袍老者，一襲錦袍既髒且破，頭髮蓬亂，鬍子老長，兩眼無神且深陷，遠看像兩個黑洞，恐怖非常。

一個穿華服的女子躺在錦袍老者身側，向裡躺着，看不見她的臉。

另一個也是中年婦人，穿着一身淺綠色的宮裝，人在鐵柵旁，爬在地上，兩手吃力地抓着鐵柵仰着頭。

「娘！」仲孫玉倩悲叫一聲，撲了過去，到鐵柵前抓着了宮裝婦人的一雙手。

宮裝婦人滿臉驚喜，激動異常，失望的兩眼突然又現出了光采：「小倩，是你？小倩，你怎會到這兒來，娘還以爲永遠也看不見你了啊！」

瓊、瑤二女跟到，雙雙流淚悲叫：「夫人！」

宮裝婦人道：「小瓊、小瑤，你們也來了，還有柳婆婆呢？小倩，你爹呢？」

仲孫玉倩流淚道：「娘，容我待會兒再告訴你，等我先把你救出來再說。」

四下看看，這道鐵柵沒有門，靠左邊石壁上有條深深的縫隙，鐵柵是往石壁裡伸出來的，顯然這道鐵柵也是由機關消息控制的。

這時候南宮白也看出來了，他兩手合抓住一根鐵柵，暗用眞力往兩邊拉去，兩根比兒臂略粗的鐵柵也漸漸開了，最後竟被他拉開一人多寬。

仲孫玉倩忙進去把乃母救出。瑤、瓊二女要去接。

南宮白道：「兩位姑娘請過來幫幫我的忙！」他低頭鑽了進去。

瓊、瑤二女忙跟了進去。

南宮白來到了那錦袍老人面前，道：「兩位可是『華山世家』主人，黃大俠夫婦？」

錦袍老者面無表情，吃力地抬眼看了南宮白一眼，道：「不錯，尊駕是……」

南宮白道：「我是來救賢夫婦脫離魔窟，有甚麼話出去再說吧！」扭回頭道：「兩位姑娘幫我扶起黃夫人。」

話畢，他俯身伸手，就要去扶錦袍老者。

錦袍老者道：「慢着，尊駕，我夫婦不想出去。」

南宮白一怔道：「怎麼說，黃大俠不想……」

錦袍老者蒼白而乾枯的唇邊泛起一絲悲苦笑意，道：「尊駕的好意，我夫婦很感激，可是『華山世家』已毀，我夫婦受此折磨，犬子在他們威逼之下也一定造了不少罪孽，我夫婦還有甚麼面目活下去，不如死在這裡算了。」

只聽得獨孤明的話聲從後面傳了過來：「黃老兒，你這叫甚麼話，受害的又不止你『華山世家』一家，家園毀了可以重建，而你兒子做的事是出於無奈，情有可原，就爲這些而不想活了，你以往的豪氣那兒去了？」

錦袍老者吃力的抬起了眼，呆了一呆，道：「獨孤兄！」

獨孤明一步跨了過來，道：「兩位姑娘，快扶起黃夫人，咱們出去。」

瓊、瑤二女應聲扶起黃夫人，她跟仲孫夫人一樣，長得非常漂亮，可是如今已經不像樣子了，她流淚說道：「獨孤大俠，這是何苦？」

獨孤明道：「將來你們罵我也好，怨我也好，反正我現在得把你們救出去。」

當先往外走去。

出了滿是屍臭的石室，南宮白隨手把門帶上，仲孫玉倩正在一旁跟乃母說話，此刻道：「娘，這位就是南宮相公。」

南宮白抱拳躬身道：「南宮白見過前輩。」

仲孫夫人有氣無力地道：「寒家不幸，多蒙少俠援手，大恩我母女不敢言謝。」

南宮白道：「前輩言重了，事實上晚輩並沒能力幫上忙，晚輩只是在查『九幽神宮』的惡績，剛巧碰上了。」

獨孤明扶着黃君吾過來了，道：「老弟台，有話咱們出去再說，這不是甚麼善地。」

仲孫玉倩忙又爲乃母介紹了獨孤明，雙方談了幾句之後，獨孤明抓來治艷美婦人跟那五名妙人兒幫忙，要她們兩面分別攙扶黃夫人，金夫人跟金太極，他自己抱着黃君吾，仲孫夫人則由瓊、瑤二女扶着。

獨孤明說話很清楚，希望她們別動甚麼歪念，那位宮主已認爲她們背叛了「九幽神宮」，別說她們動歪念頭難以得逞，就算她們的歪念得逞，到了那位宮主面前也是死路一條。

這兒剛分配停當說完話，忽聽那蒙面黑衣女子話聲傳來，充滿了狠毒：「你們還想走了？毀了我的『九幽神宮』，壞了我的多年心血，我恨不得把你們碎屍萬段，挫骨揚灰，我還會讓你們出去？」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你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你以爲你這座『九幽神宮』雖然是按照九宮八卦而排列的，這就能困得住我們嗎？」

「小畜牲，你何不試試看？」

「怕我不試，你這座『九幽神

宮』要眞能困住我們，我們也到不了這兒。」

仲孫玉倩厲聲喝道：「妖婦，我『無憂山莊』跟你有何仇怨？」

「小丫頭，你『無憂山莊』也好，『華山世家』也好，『蘇州金家』也好，都跟我無仇無怨，可是我『九幽神宮』要稱霸武林天下，席捲武林，非得先征服你們這三大世家不可。誰叫你『無憂山莊』跟『華山世家』太冥頑，你看看『蘇州金家』，他們可有任何損失？」

「有。」南宮白冷冷的道：「從今天起，『蘇州金家』要從武林中除名了！」

「要除名的又何止『蘇州金家』？」

南宮白道：「我認爲要除名的，只有『蘇州金家』。」

邁步就要走。

黑衣女子話聲又道：「慢着，南宮白，我要問你一句話。」

「妳要問我甚麼？」

「你找季飛星幹甚麼？」

「那是我的事。」

「南宮白，你要知道，當世之中祇有我知道季飛星的下落。」

「妳知道季飛星的下落？」南宮白爲之一怔。

「不錯，你不信麼？」

「妳怎會知道季飛星的下落？」

「我曾經是他的妻子，我怎會不知道？」

南宮白等都一怔，南宮白道：「怎麼說，妳曾經是季飛星的妻子？」

「不錯，我曾經是季飛星的妻子，可是季飛星不認我，打從我進他季家門起，他就嫌棄我，看不起我，討厭我，從沒跟我說過一句話，等於讓我守活寡，我都忍了，一直到他離家，他父母過了世，我忍不住了，我毀了季家，在地下建了這座『九幽神宮』，我讓他知道，我不是找不到男人，我讓他知道，我也能稱霸武林，號令天下，而誰知道我這多少年的心血，竟毀在你這小畜生的手中，我怎能不恨……」

獨孤明驚嘆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原來這裡面還有這種內情……」

忽然揚聲接道：「對不起妳的是季飛星，妳怎能遷恨別人拿別人作犧牲？」

「現在跟我說這些沒有用了，我恨，我恨，我恨這個世界……」

南宮白冷冷道：「那是妳的事，告訴我，季飛星現在何處？」

「你找他幹甚麼？」

「那是我的事。」

「你不告訴我爲甚麼找他，我就不告訴你他在甚麼地方。」

南宮白冷冷一笑道：「告訴妳也無妨，我有一樣東西，我要問問他，這樣東西是不是他的。」

「甚麼東西？」

「一顆珠子，上頭刻滿了佛字，另外還刻着飛星兩個字。」

「如果是他的怎麼樣？不是他的又怎麼樣？」

「這珠子要是他的，我就要跟他打聽一件事。」

「甚麼事？」

「我的身世。」

那蒙面黑衣女子正狂笑道：「弄了半天，你是個連自己身世都不知道的小畜生，你不用找季飛星了，這顆珠子不是他的，除非他出了家當了和尚。」

南宮白一怔道：「除非他出家當和尚？」

「你不必再問了，告訴你吧，就是我把季飛星的下落告訴你也沒有用，因爲你沒法再找他了，我已經把外面的水放進來，我要把你們活活的淹死，我要跟你們同歸於盡。」

獨孤明驚喝道：「妖婦，事到如今妳還……」

只聽一陣嘩嘩水响聲傳了過來。

獨孤明驚急道：「不好，這妖婦眞的把水放進來了，快走！」

南宮白兩眼威稜閃動，道：「諸位請跟我來。」

快步往前行去。

獨孤明急道：「老弟台，咱們往水頭處走。」

只聽得那蒙面黑衣女子狂笑說道：「老匹夫，你們已成了甕中之鼈，往那兒走也走不出去，乖乖的留下來陪我吧！」

南宮白聽若無聞，邁步疾走。

就這麼一會工夫，水已從四方八面湧到，深得沒了腳，而且上升很快，越來越深，一條通道還沒走完，水已到了膝蓋。

別人都能保持鎮靜，那五名妙人兒却驚慌了起來，大有丟下人要跑之勢。

獨孤明冷然道：「妳們要放明白，往那兒跑都是死，只有跟着我們跑才有一線生機。」

妖艷美婦人居然也幫了腔：「這是實話，想活命的祇有跟着他們走，驚慌亂跑只有死路一條吧。」

這一來，五位妙人兒都乖了！

就這麼幾句話工夫，水已到了腰，連獨孤明都有點暗暗心驚，忍不住道：「老弟台，還沒有找到水來處？」

南宮白却平靜得出奇，道：「還沒有看見。」

忽然揚掌向石壁上一拍去。

砰然一聲大震，石壁裂開一個大洞，那邊居然沒有水。

獨孤明急道：「咱們快過那邊

去！」

一行人很快地由那個崩裂的洞口過去。到了一條沒有水的通道裡，但那邊水高及腰，洞口並不見得多麼高，水很快便從洞口湧了過來。

獨孤明道：「要這樣下去，咱們永遠躲不過水，不過這樣也好，多幾條通道分分水，水便會低些。」

仲孫玉倩道：「水要是老源源不絕，咱們一時半刻兒出不去，只怕仍難倖免。」

南宮白聞若無聞，還自邁步疾走，走不多久，他就用他那驚人的掌力擊破石壁，一條一條地換通道，盞茶工夫之後，他忽然停在一堵石壁前，道：「要是我沒有找錯，石壁的那一邊就是咱們下來時經過的那個院子。」

獨孤明連忙說道：「插招魂幡的那個地方？」

南宮白道：「不錯，不過要是水是從上面來，那一邊的水勢應該最大，各位要小心，請各自站穩，免得被水冲走。」

獨孤明忙招呼衆人手拉手凝功立穩，然後道：「老弟台，行了，你動手吧！」

南宮白吸了口氣雙掌猛一翻，向着面前石壁擊了過去。

轟然一聲，石破天驚，風雲變色，壁上碎石激揚四射之中，南宮白被那震之力震得往後一個踉蹌！

大家都以爲水會隨之湧過，不由眼一閤，氣息一閉。

可是，那裡有水，一點水的感覺也沒有，大家睜眼一看，不由一怔。

南宮白沒有找錯地方，可見綠光，洞外正是那個院子。石板路、雜草、招魂幡、荒塚、兩扇石門……

但是乾乾的，那兒有水？

南宮白幾次擊破石壁，眞力耗費過鉅，此刻臉色顯得有點蒼白，他笑了一笑，叫道：「怪了，這兒沒有水，那麼水是從那兒來的，難道不是上頭的池塘？」

獨孤明搖頭道：「不是，老弟台，我現在想起來了，這座『九幽迷宮』相當大，池塘裡的水能有多少，焉能灌進地下害人？八成水是從別處引過來的。」

南宮白道：「難不成是地下暗流？」

獨孤明道：「可能，不管他暗流也好，明流也好，咱們總是脫了困，這座罪惡之『九幽迷宮』也算是完了。」

南宮白轉身往通道遠處看了一眼道：「這位季夫人，確實化了不少心血，可惜的是這座『九幽迷宮』只是座空架子，實力、設置都不夠……」

「不！南宮白少俠，」那妖艷美婦人突然說道：「那是你具曠古絕今的神功高藝，『九幽迷宮』的石壁攔不住你，也因爲你懂得九宮八卦，知道避死趨生，趨吉避兇，事實上各位連『九幽神宮』的十分之一設置都沒碰上。」

南宮白呆了一呆道：「是這樣麼？」

妖艷美婦人道：「不信你可以問問她五個。」

一名妖人兒道：「是這樣，我們五個屬於『銷魂宮』，另有四座宮各有各的設置，各有各的厲害，除非是像你這樣的神功絕藝，要不然進了去準出不來的。」

南宮白道：「這麼說，咱們白來了一趟『九幽迷宮』了！」

「還有，」獨孤明道：「不能說他們實力不夠，『蘇州金家』的金太極，在這兒算是小角色，『毒宗』西門殘跟他那座下八侍，足使天下武林談毒色變，聞風膽落，奈何他們碰上了你這位近百年來正邪兩途第一人，兩位絕頂高手的傳人，西門殘怕的就是這兩位，他焉能不心膽破裂，丟魂失魄！」

南宮白道：「老人家高抬我了，以我看，『九幽神宮』是毀於天道，『九幽神宮』要是不破敗瓦解，往後武林焉有寧日，不知道有多少性命要喪在這兒呢？到那時候它就是座名副其實的『九幽迷宮』了，到那時候這座『九幽迷宮』裡也用不着人來扮鬼了。」

衆人無不爲之悚然動容，獨孤明道：「老弟台這話發人深省，這座『九幽迷宮』的興亡始末，應該足以爲世上人爲惡者戒了，咱們出去吧！」

獨孤明這句話剛說完，妖艷美婦人臉色慘變，突然悲叫了一聲，轉身奔了進去。

這變故來得太突然，衆人都不由得一怔，等到衆人定過了神，妖艷美婦人已拐彎奔進另一條通道不見了。

獨孤明嘆道：「我這番話言出無心，沒想到却引起她的羞愧，九成九她是自感罪惡深重，無顏偷生……」

五名妖人兒低下了頭。

仲孫玉倩道：「妳五個都做過了甚麼事，妳五個自己清楚，要是覺得還沒有那麼重的罪孽，大可不必步她後塵學她樣，洗心革面，向善改過還來得及。」

五名妖人兒齊聲道：「謝謝姑娘指點，我們五人誓從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仲孫玉倩道：「那就好，你們五個要是沒有別的去處，我『無憂山莊』可以收留妳們……」

五個妙人兒突然一起跪倒，流淚說道：「多謝姑娘重生再造之恩！」

出了「九幽迷宮」，季家廢宅在曙色中，仍然是一片空蒼寂靜，仍然是一片淒涼。

若非衆人親身經歷過，誰也不會相信，這個能殘害天下武林的「九幽迷宮」就在這季家廢宅地下中。

南宮白忽然說道：「老人家，我想托你一件事。」

獨孤明忙道：「甚麼事？老弟台。」

南宮白道：「仲孫姑娘剛收下了五位幫手，返回『無憂山莊』，應該不需人幫忙了，而『華山世家』黃大俠夫婦恐怕還得麻煩你老人家送一趟。」

獨孤明道：「那當然，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情啊！」

仲孫玉倩道：「南宮白相公，你呢？難道不準備到『無憂山莊』盤桓幾天？」

仲孫夫人道：「對了，少俠說甚麼也要……」

南宮白截口道：「多謝前輩跟仲孫姑娘的好意，我還有我的事，日後我會到『無憂山莊』來探望的。」

仲孫玉倩幽幽的看了南宮白一眼，香唇啟動了一下道：「既是這樣，我母女不便強邀，還望南宮相公你多保重！」

南宮白一抱拳道：「多謝姑娘，也請各位多保重，來日方長，後會有期，就此別過。」

騰身而起，疾射不見。

仲孫玉倩嬌臉神色黯然，望着南宮白逝去之處，一雙美目湧起了一片淚光，那神情可令人心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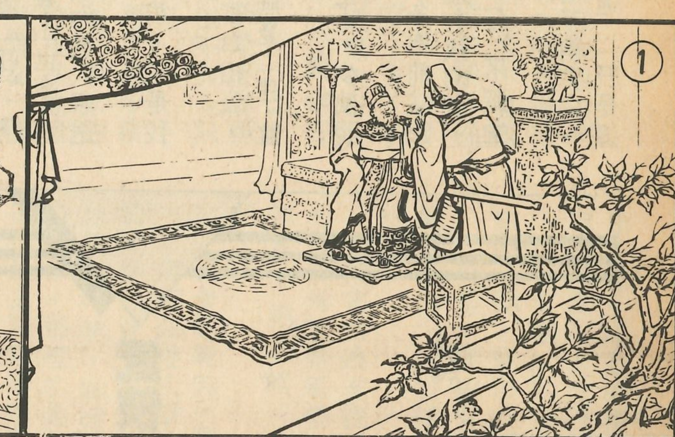
故事至此，暫告一段落了。

（本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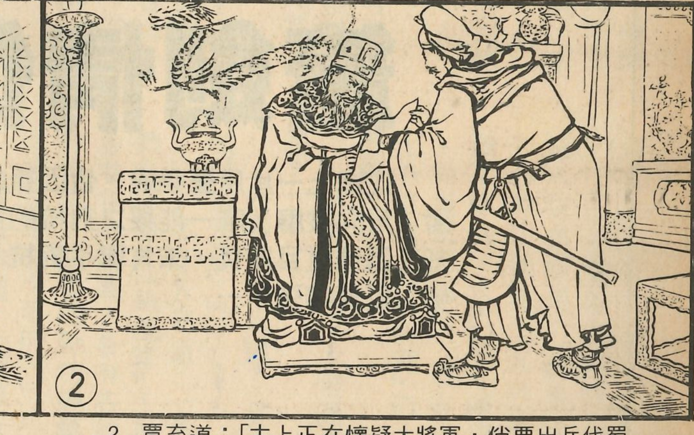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四十六

姜維避禍（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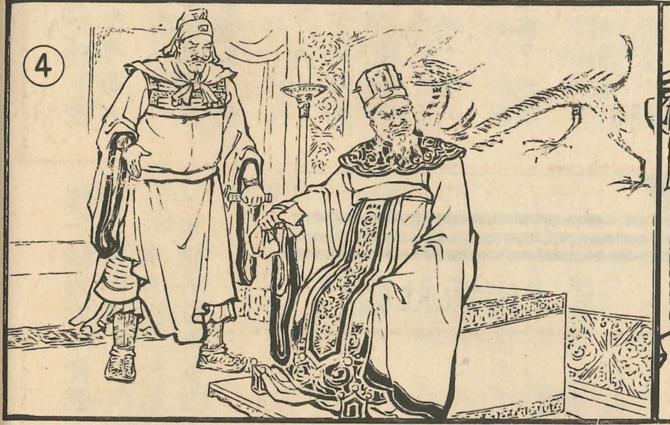
1 鄧艾收買了蜀國的宦官黃皓，慫恿後主，召回姜維，解了祁山之圍，便派人往洛陽報知司馬昭。司馬昭大喜，和心腹人賈充商量，準備乘蜀國內部不和，出兵征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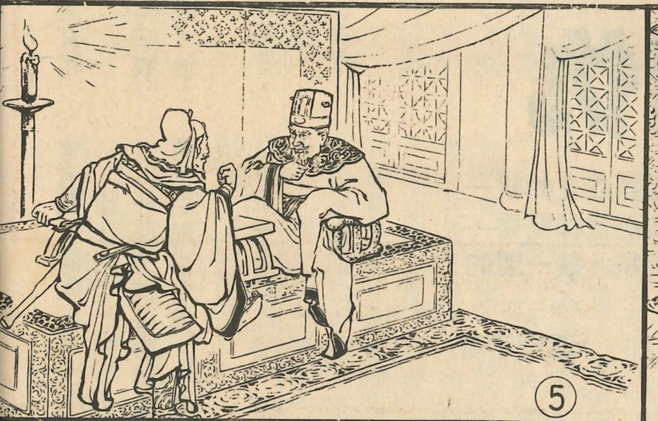
2 賈充道：「主上正在懷疑大將軍，倘要出兵伐蜀，還防國內有變。」他取出魏主做的一首詩，交給司馬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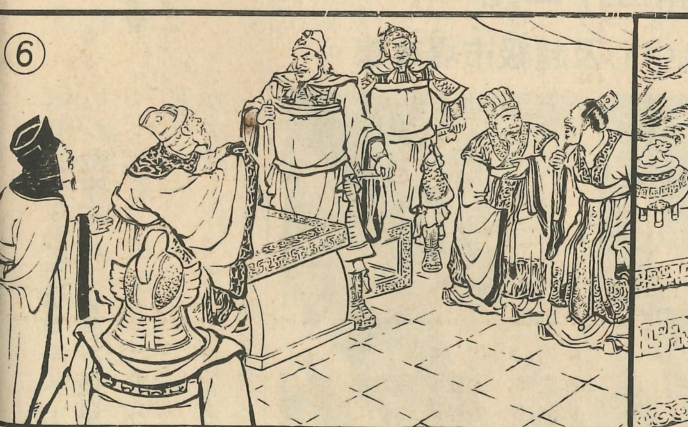
3 這首詩的題目是『潛龍』，魏主自己比作落入井底的龍，沒有辦法升騰，只好受周圍的青蛙、泥鰍戲弄。司馬昭看了，大怒道：「他要學曹芳的樣子了！我不除他，他就要害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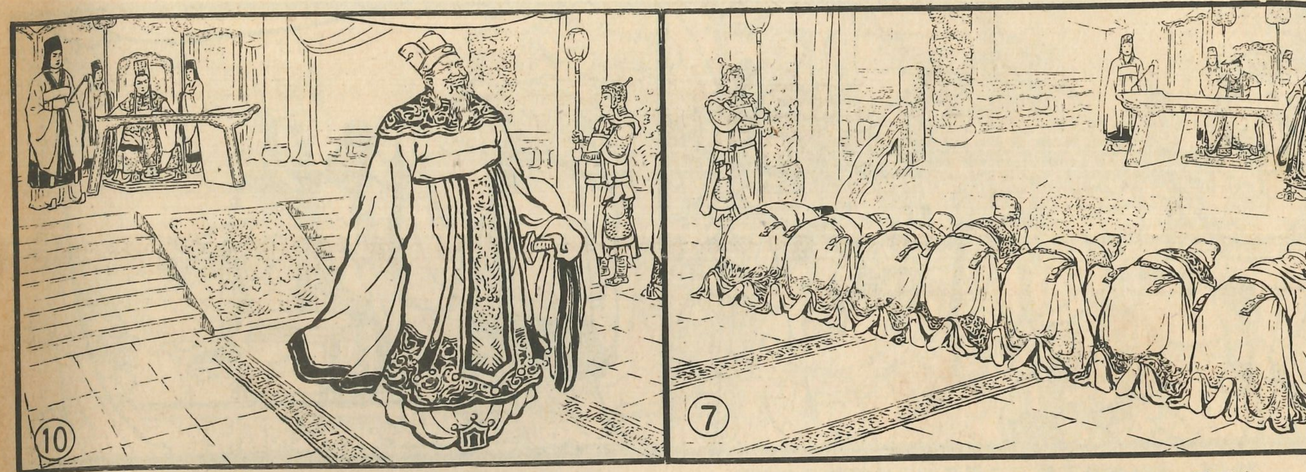
4 賈充上前一步，輕聲說：「大將軍說得是。事不宜遲，遲了就要防變化。大將軍把事情交給我，我找機會辦妥這事，大家安心。」



5 司馬昭把賈充邀進內室，細細商量。在胳膊粗的蠟燭下面，直談到東方發白，才把賈充送出相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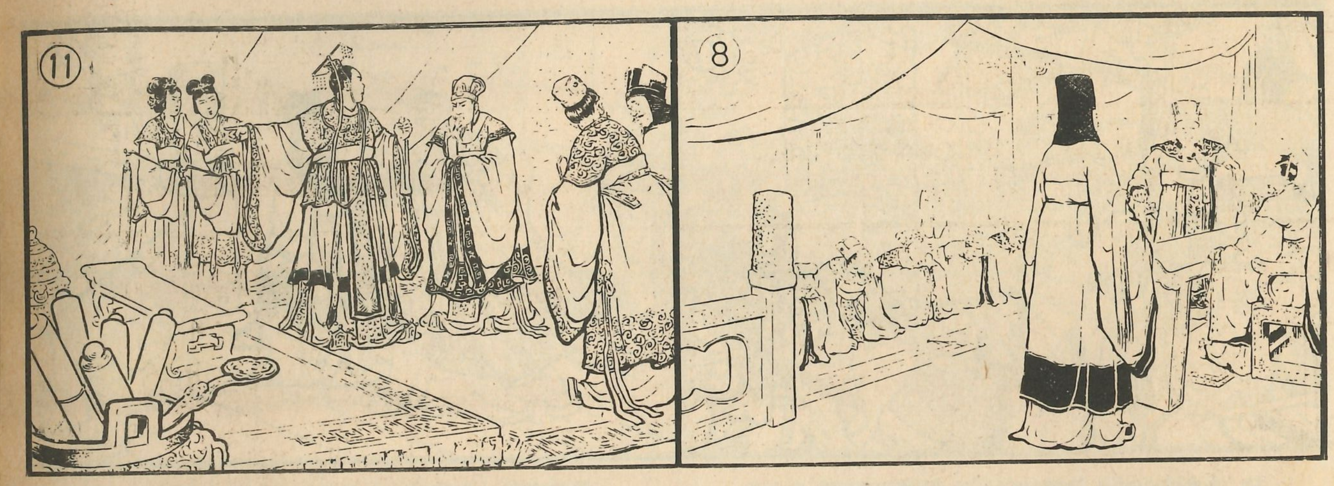


6 賈充便在滿朝文武中間活動，倡議請魏主加封司馬昭爲晉公。衆官都懂得利害，哪一個敢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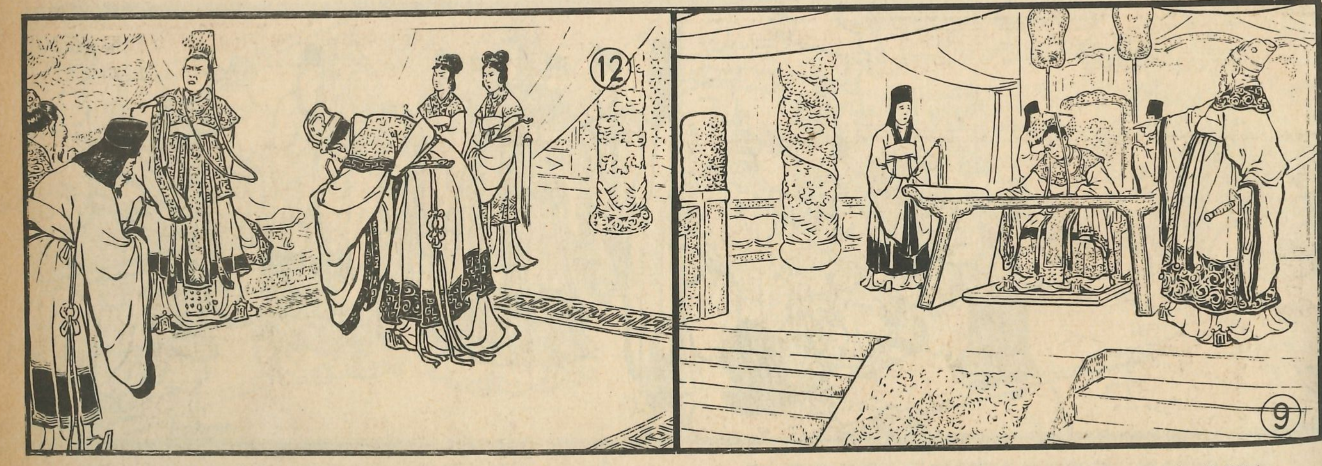
7 過了幾天，司馬昭率領衆官，來到殿上。羣臣向魏主奏道：「大將軍功德無比，請陛下封他爲晉公。」魏主聽了，垂着頭半天不說話。

10 司馬昭連連冷笑，大步下殿去了。魏主滿眼怒火，望着他的背影，直望得看不見了，才長嘆一聲，吩咐退朝。



8 司馬昭心裡一股火衝上喉頭，厲聲道：「我父子兄弟三個保住了曹家天下，難道不配做晉公？」魏主顫了一下，微微抬頭道：「大將軍說的是，就照辦罷。」

11 魏主把王沈、王經、王業三個官員留到宮裡商量。他一邊哭，一邊咬牙切齒地說：「大家看到司馬昭的氣焰了！我不能忍受他的凌辱，等待他來廢奪，請你們幫我起兵討伐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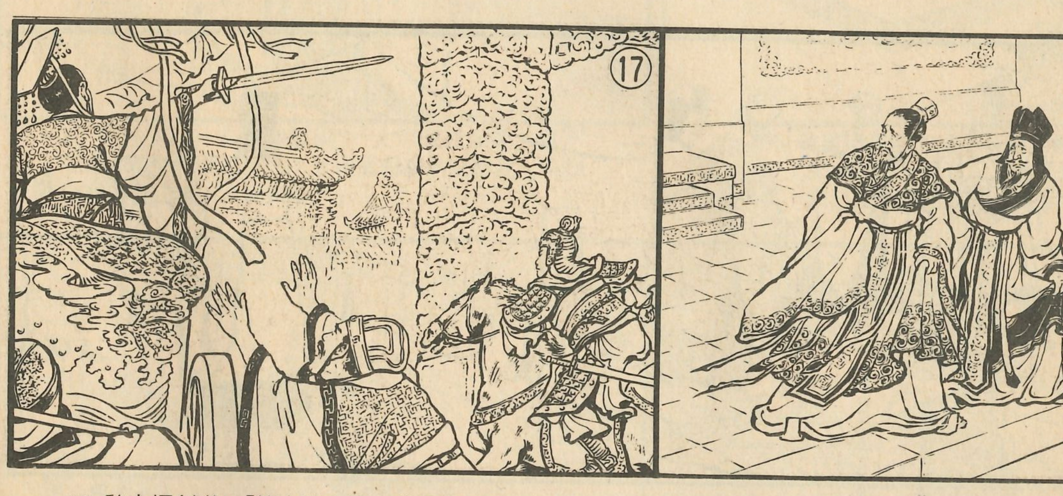


9 司馬昭冷笑道：「陛下在『潛龍』詩裡，把我們比作蟲豸，這是對待大臣的道理嗎？」魏主聽了，也氣憤起來，可是碰上了司馬昭的眼光，又不禁低了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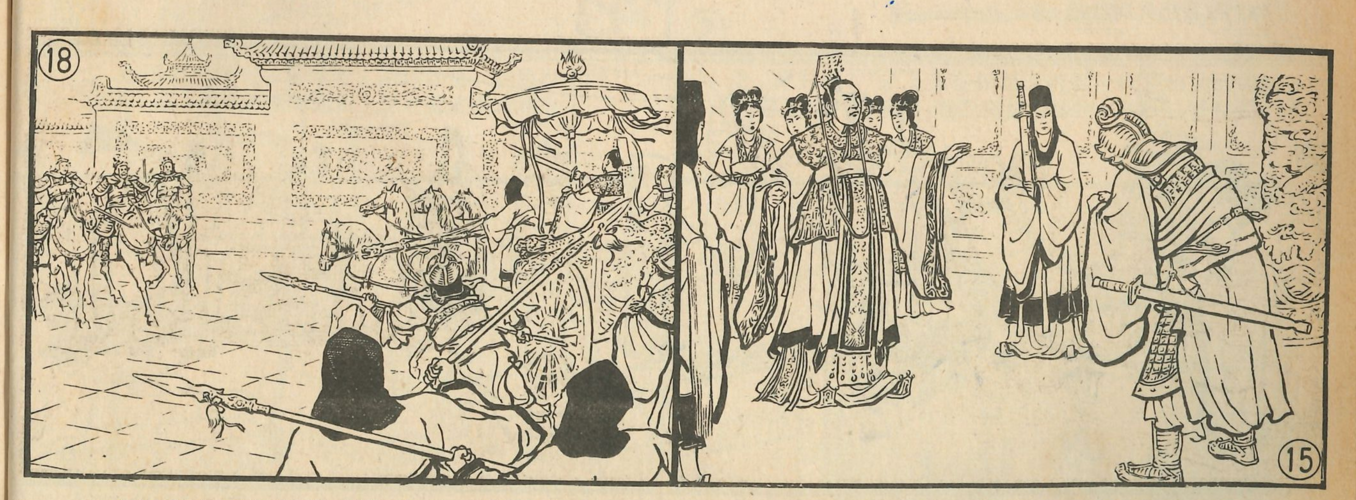
12 王經嘆道：「兵權政權，都在司馬昭手中。陛下手裡又沒有兵，一動便有大禍。」魏主頓足道：「甚麼事都可忍耐，這件事我耐不住。我決定了，死也要幹！」



13 說完，他稟告郭太后去了。王沈、王業慌做一團，對王經道：「事情不得了！趕緊去報告大將軍，免得受累。」王經大怒道：「不能幫主公設法，反要去自首，你們安的甚麼心腸？」



14 王沈、王業對望了一眼，做聲不得。呆了一會，兩人就慌慌張張跑出宮門，報告司馬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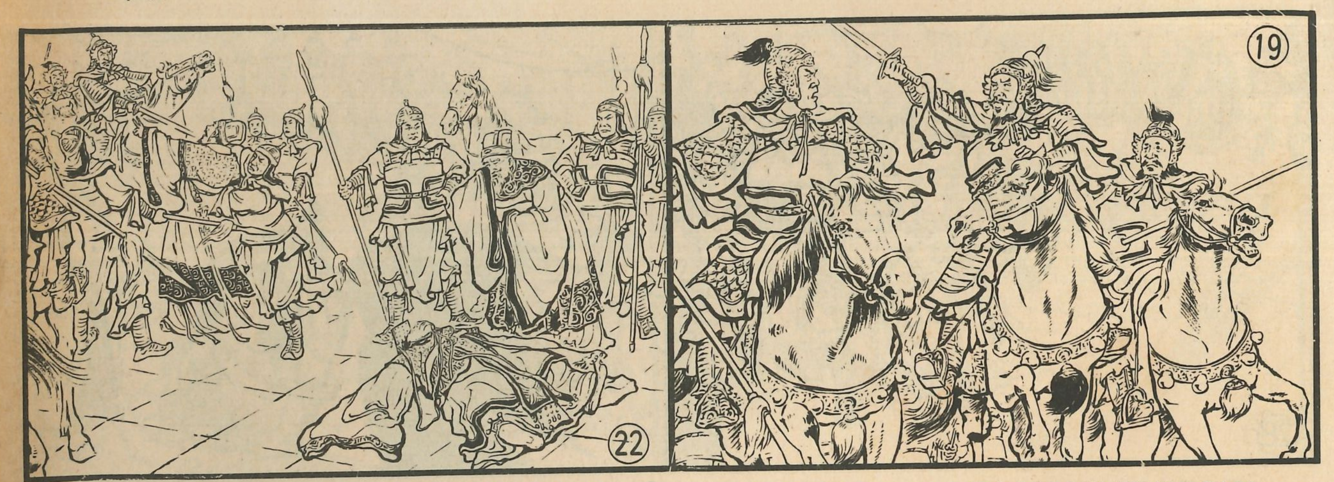


15 魏主把宮門中護衞焦伯叫來。令他召集護宮的親兵、役使的工匠、伺候的太監，一起準備討伐司馬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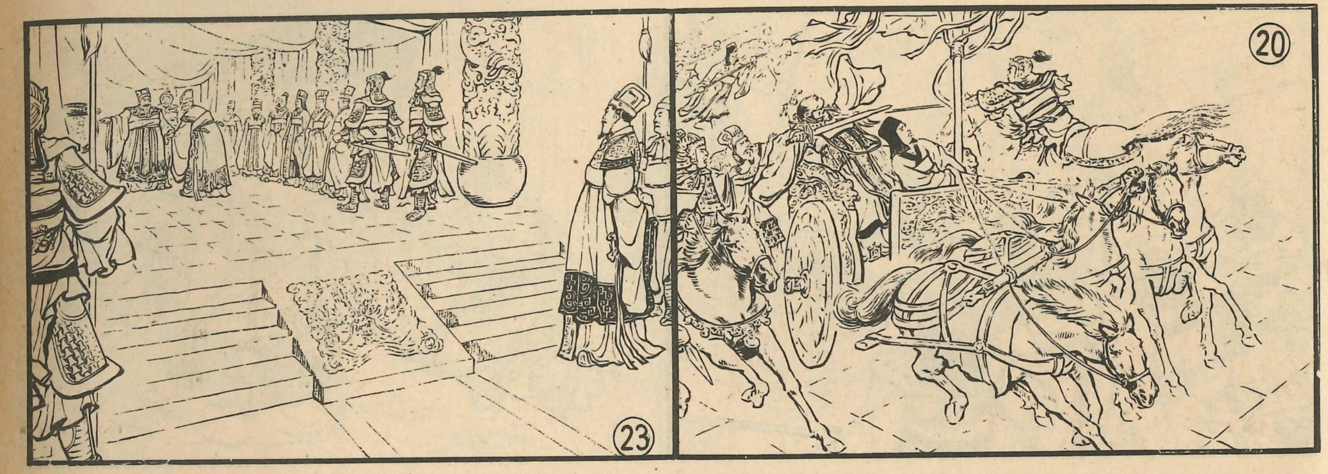
16 不一會，焦伯召集了三百多人，吶喊着湧出宮門。魏主手拿寶劍，坐上龍鳳車，下旨出發。王經跪在車前，哭道：「陛下領這幾百人去討司馬昭，是把羊羣趕進虎口，斷斷行不得！」

17 魏主揮劍道：「箭在弦上了，你不必阻擋。」令人扶開王經，便出了宮門。王經垂着淚，緊緊跟在車後，直往龍門走來。

18 剛出龍門，前面有幾千鐵甲禁兵，攔住去路。當頭三騎馬上，中間是賈充，左右兩邊，是成倅、成濟。魏主大喝道：「我是天子！你們敢怎麼樣？」



19 禁兵聽了，都停下脚步。賈充對成濟道：「大將軍養你們是幹甚麼？爲甚麼不動手？」成濟挺了挺槍道：「要活的還是死的？」賈充大聲道：「大將軍有令，不要活的！」



20 成濟縱馬向龍鳳車奔來。魏主喝道：「賊子！你敢怎樣？」話聲未完，早被成濟一槍刺中前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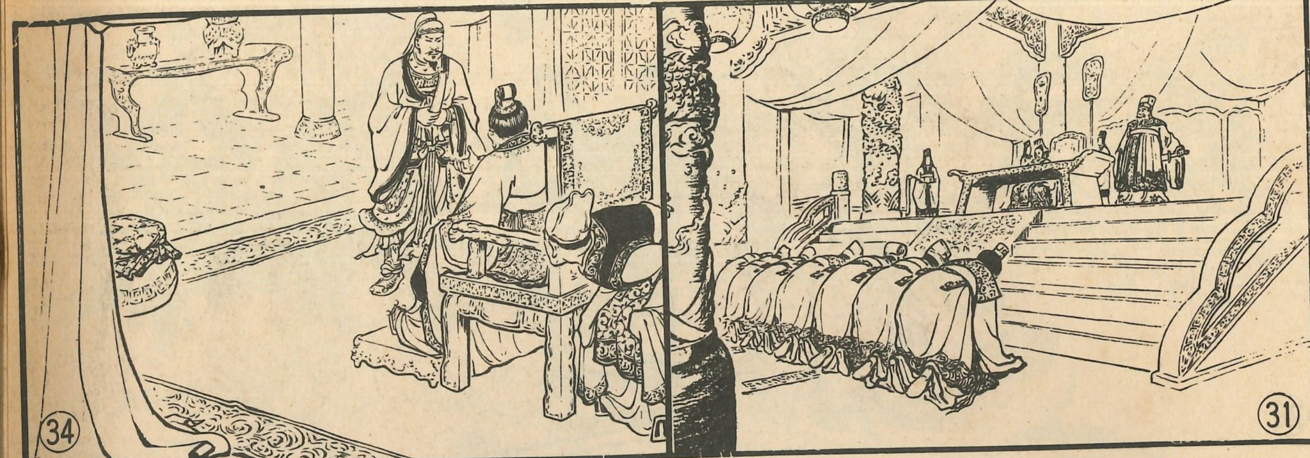
21 魏主撞下車來，死在地上。焦伯大怒，挺槍來戰成濟。只一合，也被成濟刺死。三百多人發一聲喊，四散走了。

22 剩下王經，，撩起朝衣，衝到賈充馬前大罵，却被賈充令人捉住。就在這時，司馬昭趕到，看到魏主的尸首，忙掩住面孔乾哭了幾聲。

23 司馬昭命用棺椁盛殮了魏主的尸首，停在偏殿，然後召集文武會議。衆官都到了，單少了個尚書僕射陳泰。司馬昭差了陳泰的舅父荀顗，前去召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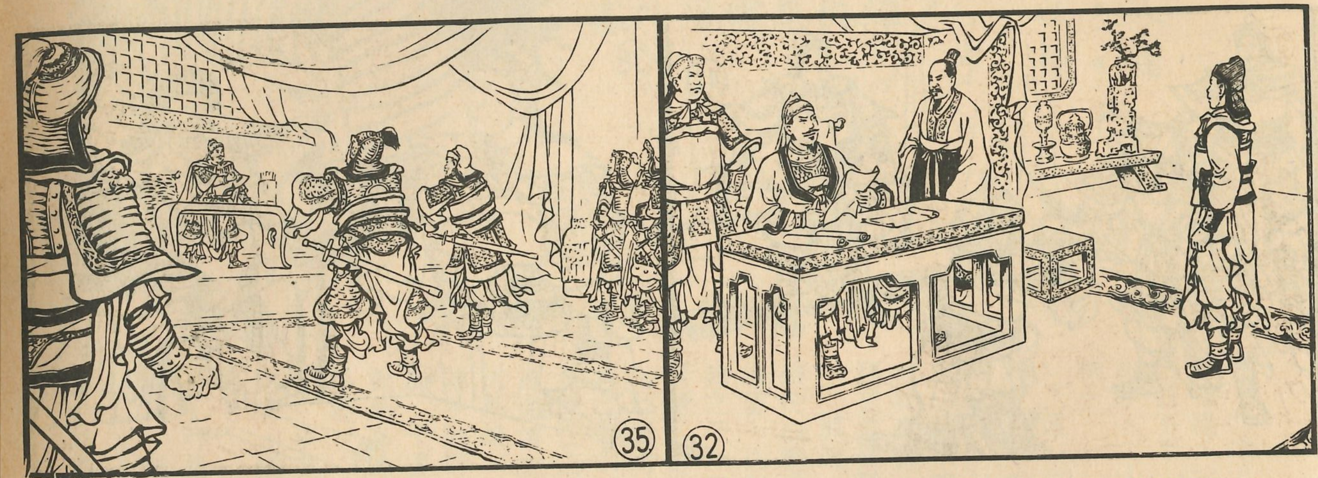


24 荀顗見了陳泰，說了來意，陳泰長嘆道：「人家都說我像舅父，從這件事看來，舅父是不及我的！」荀顗紅着臉，再三勸他入朝，免得受禍。



34 黃皓嚇得臉色也變了，慌忙躲到後主背後。後主道：「我知道了。大將軍放心出兵，我等着聽你的捷報。」

31 過了兩月，司馬昭把常道鄉公曹奐立爲新君。曹奐封他爲丞相晉公，賜下金銀衣物。從此以後，曹家的天下，已經完全掌握在司馬昭的手中了。



35 姜維離了成都，回到漢中。挑選了十五萬精兵，分爲三路，令張翼和廖化各領一路，分頭從駱谷和子午谷向祁山出發。

32 早有探馬報到蜀中。姜維大喜道：「魏國內亂，人心未定，這是出兵的機會了。」



36 他自己率領中軍，從斜谷來到祁山。會齊了張、廖兩軍，紮下寨子，便準備進攻。

33 他來到成都，奏准了後主，準備出兵。臨別又奏道：「這一次出兵，定要立了功才回來，請陛下親近賢人，疏遠小人，免得我有後顧之憂。」說着，眼睛只望着後主旁邊的黃皓。



28 成濟大罵道：「是我的罪嗎？是賈充傳了你的命令，我才幹的！」司馬昭只叫：「快推出去斬了，快推出去斬了！」

25 陳泰換上蔴衣，哭到殿中，在魏主的棺前拜伏。司馬昭也掩面乾號道：「陳尚書啊，你看這件事怎麼辦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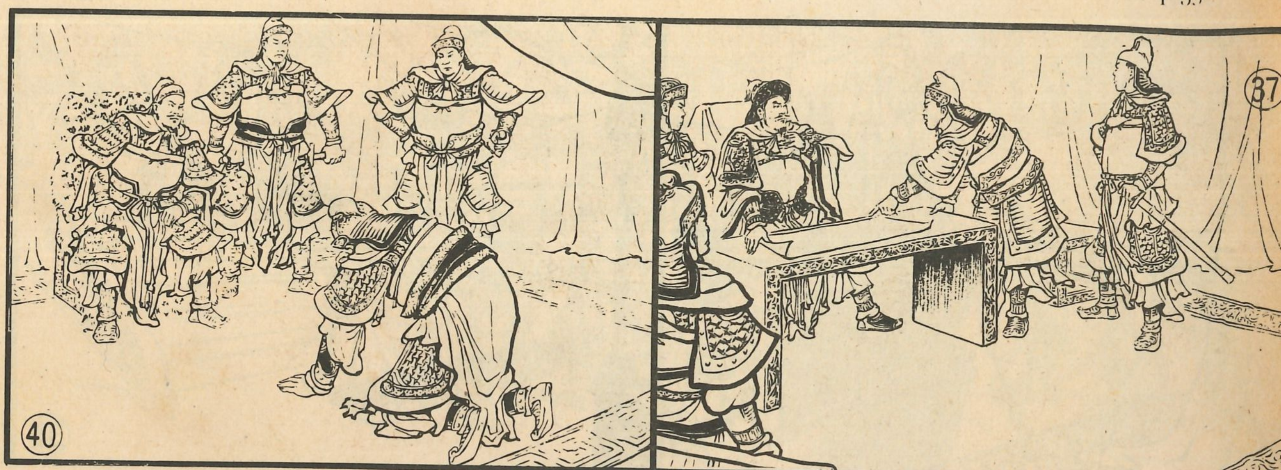
29 他又派人把王經的家屬捉來。王經眼看八十多歲的老母，被縛了進來，叩頭哭道：「我害了母親了！」老母大笑道：「哪一個不死？爲反對奸賊而死，死也值得！」

26 陳泰抬頭道：「只有殺了賈充，才能贖罪！」司馬昭想了半天，說道：「殺一個下一等的人吧。」陳泰道：「只有上一等的，沒有下一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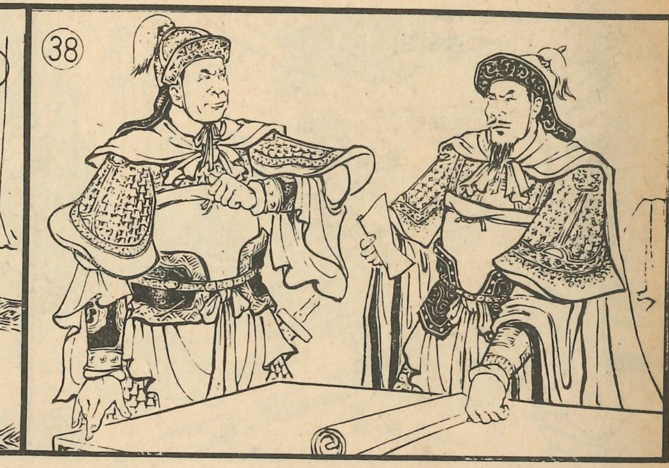
30 司馬昭葬了魏主。賈充勸他乘機稱帝。他望望身邊的兒子司馬炎，笑道：「周文王自己沒有稱王，魏武帝自己也沒有稱帝，我學他們。」賈充一聽，知他要把帝位留給兒子，就不再說了。

27 司馬昭不再理會他，上殿大聲道：「成濟殺了主上，大逆不道，應該全家處死！」便令人縛住成濟、成倅。



37 早有哨馬報到了魏營。鄧艾聽說蜀軍十分精銳，一面傳令各處要隘嚴密防守；一面召集文武，商議破敵的計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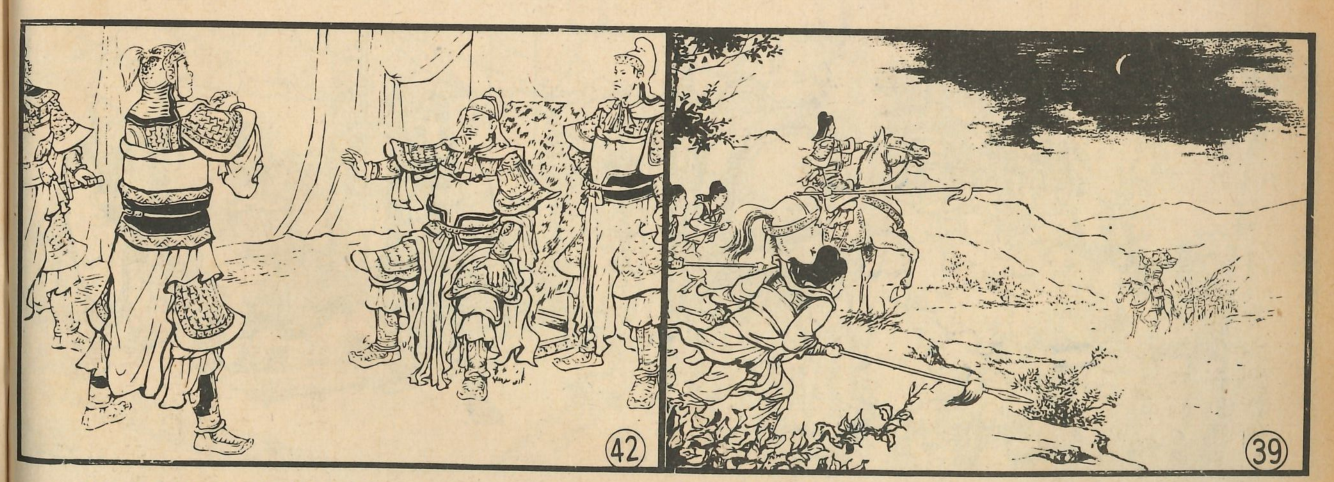
40 哨軍報知姜維。姜維令魏兵在寨外紮住，叫王瓘進帳。王瓘哭拜道：「司馬昭殺了我叔父王經全家。我要報仇雪恨，所以前來投降，聽候差遣。」



38 參軍王瓘送上一張紙條，說：「我有一條計策寫在這裡，聽將軍決定。」鄧艾看了，沉思道：「計策是好，只怕瞞不過姜維。」



41 姜維滿面喜色，扶起王瓘道：「待我打破祁山，直到中原，捉住司馬昭，與你報仇。」王瓘道：「鄧艾軍中情況，都在我心中，今夜前去劫寨，定能奪下祁山。」



39 王瓘堅决要去，鄧艾答應了，撥了五千兵給他。等到天黑，王瓘帶兵出營，往斜谷走來。半路上撞上了蜀軍的哨馬，王瓘叫道：「我是來投降的，趕快報知你們大將軍！」

42 姜維聽了王瓘說了魏營虛實，大喜道：「我今夜便打祁山去。你遠來辛苦，不必出戰，只帶三千人去把川口的糧草運來，留下二千人給我帶路。」

（待續）



塞外風雲恩仇錄／石　磊・文
可　飛・圖

江南八俠

江南八俠行俠義　白龍莊上滅馬賊

江南八俠老二——于邊度，性子暴躁，可是他一腔俠義，爲人好抱打不平，這在江南已經有口皆碑的了，人人都尊敬他，稱他爲于二俠。

這一年，他和七個兄弟遠遊關外，長天無際，大漠無邊，景物迥異江南，可是他的性子，却和在江南一樣，看見不平之事，那怕對方武功高强，他必然拔刀仗義，問題就在這裡發生了。

那天，日落黃昏，他和七個兄弟在白龍屯一間小店中喝酒，縱目遠望，白龍山下的麥田，在秋風吹拂之下，儼如萬里波濤，熟透了的麥穗，好似遍地黃金，蔚爲奇觀，這壯麗的景色，使他自然而然的想到江南禾熟，農忙時候。他正在悠然神往之際，突然間，蹄聲得得，遠處傳來雄壯的歌聲：「老天大漠出英雄，狠牙箭射石稜中，衝鋒陷陣爭馳騁，四十壯士氣如虹。」

于邊度性子雖然急躁，文學修養是有的，聽聞這一闋歌詞，擊桌叫好。

事實上這一闋歌詞，委實雄壯之極，饒有江南豪客之雄風武烈韻味。

可是，坐在櫃台裡的王老闆，聽聞了歌聲，面色突變，大叫道：「不好了，馬賊來了，快通知村莊裡的姑娘們躲藏起來才好。」

兩個酒保也飛快的跑了出去，破口大叫道：「馬賊來了，家裡有姑娘的或娘兒快些躲起來……」

于邊度聽得出奇，走過去櫃枱，一把揪住王老闆，瞪着眼向他問道：「王老頭，村莊裡好幾十戶人家，難道馬賊的都把她們劫去做押寨夫人麼？」

王老闆道：「客官，你不聽聞剛才的歌聲麼，『四十壯士氣如虹』，他們每人帶走一個娘兒，咱們村莊裡就沒有女人啦，怎能不躲呢？」

于邊度還想再問他，可是，兩騎人馬已打從店門經過，雙雙下騎，其中一個面目黝黑的大漢，昂然大踏步的跨了進來，挺着手中長矛直指，抵住王老闆的胸前，厲聲喝道：「又是你這老頭搗蛋，否則，村莊裡的人不會東躲西藏，要是找不到美貌的姑娘，當心你這條老狗命。」

另一個頷下蓄着一撮山羊鬚的中年漢，烏溜溜的眼睛，十分留神的打量了江南八俠，特別是對于邊度，他鼻孔裡哼一聲道：「赫連勝，咱們走吧，找朱莊長去。」

就在二人去了不久，街上人聲嘈雜，呼救聲和哭泣聲，混成一片。旋即兩騎人馬打從店門走過，赫連勝坐在白馬上，手執長索，縛住一個髮眉皆白的老人拖着走，而

這老人却一顛一拐的在掙扎，厲聲呼救。

愛抱打不平的于邊度，他火爆性子，怎能看得順眼，當下大吼一聲，拔刀而出，祇一刀，便將長索砍斷，赫連勝勃然大怒，翻身一矛刺去，于邊度眼明手快，矛頭沒刺到，他已騰身一躍，跳上馬來，祇一手抓去，便將赫連勝攔腰抱着，雙雙墜下馬來，那個山鬍子的中年漢子，長矛舉起，便向于邊度肋下扎去。

這一邊廂的七俠敖秉順，也就提刀撲出，錚的一聲將長矛架住，高聲斥問道：「你這兩個傢伙，敢在光天白日之下，魚肉良民，該當何罪？」

頷下蓄着山羊鬍子的中年漢，冷冷的說道：「甚麼叫做魚肉良民，這裡白龍屯是我們管轄之區，官府也管不着，如果不是看在你也是武林中人，早已結果你們的性命了。」

敖秉順也不是好惹的，現在惹上了他，出手不饒人，一招「旋風入戶」，刀快如電，刷的一聲便將對方的馬脚砍斷了一截，馬兒痛極長嘶，連人帶馬倒下地來，敖秉順祇一刀便將山羊鬍子中年漢斷爲兩段，赫連勝覩狀，那敢還跟于邊度糾纏，虛打一招，飛身上馬，疾馳而去。

王老闆叫聲道：「不好，這個禍闖大了，咱們這一座村莊，勢必被馬賊夷爲平地了。」

這個鬚眉皆白的老人，也嚇得面如土色，目瞪口呆。于邊度憤然道：「難道我哥兒倆，給你們抱打不平也不對麼？」

王老闆拱手說：「不是不是，是馬賊厲害，如今赫連勝逃了，明天早上，大隊馬賊便蜂湧而來，那時我們整座村莊，也給他們夷爲平地，鷄犬也沒有一隻活得了。」

一直沒有開口的大俠阮文成，忍不住問道：「王老闆，你這話怎麼說？」

王老闆道：「客官，你也上了年紀啦，强盜不講理的，特別是自命爲四十英雄的馬賊，你殺死他一個，三十九個一定前來報仇，那時不但洗劫村莊，而且鷄犬不留。」

于邊度、敖秉順齊聲說道：「咱們江南八俠在此，休說四十個馬賊，再多一倍，也能保得住這村莊的安全。」

鬚眉皆白的老人上前一步，連連搖手說：「客官，你千萬不可如此，你說你八個人，就是八十人，八百人，也抵擋不住的，剛才赫連勝二人沒披鐵甲，才被你殺個措手不及，倘若他們全身披掛，人馬皆披上鐵甲，你休想傷他絲毫。」說到這裡，他回對王老闆說：「快鳴鑼告警，通知眾人逃走，遲了恐怕來不及進城了。」

王老闆還未鳴鑼，跟着來的村人及農人，已大呼：「逃命啦，禍事來啦！」

刹那間，呼兒喚子之聲，如大禍臨頭，三俠白芸生猛地想起由這裡到烏斯托城，至少也得走一百二十里，如果馬賊在明晨湧到，那末村莊的人，根本就無法逃避得性命，於是便對王老闆道：「你們逃是逃不了的，最好找朱莊長來商量，也許能想出一個辦法來抵抗。」

王老闆用手一指這個鬚眉皆白的老人說道：「他就是朱莊長了，你要商量甚麼？」

三俠白芸生是個讀書出身的武林人士，當下拱手對朱莊長說道：「朱老先生，你老人家急瘋了心，我們打從烏斯托城前來，憑我慣走長途脚程，也得跑兩天路程，你們憑甚麼能在一夜之間到城裡去，快把眾人叫住，或許能夠活下去，否則，他們準必被馬賊趕上，被殺死在路旁。」

這一頓話，不但朱莊長聽得恍然大悟，大俠阮文成也連連點頭道：「是呀，我兄弟的話，說得一點不錯，朱莊長，你們不要庸人自擾，祇要鎮定從事，我們江南八俠，不遇着這樣的事情便罷，遇着了，而且禍也是我們闖出來的，必定把安全的責任放在肩上，叫莊中各人不要亂走亂竄，我想區區四十個馬賊，聯合全莊的人，也許能抵抗得住，同舟共濟，患難相扶好了。」

因爲路程遙遠之故，朱莊長已知莊中人不能逃得性命，於是，立刻鳴鑼召眾，派人趕出村莊外去，把在逃的人召集回來，同時禮貌地請教阮文成、白芸生二人抵抗馬賊之計，阮文成道：「我看你們這座村莊，建築倒還穩固，如果祇是四十個馬賊，我想是能夠抵抗得住的，不過要同心協力才行。」

過了二盞茶之久，逃出莊外的人，也絡繹的回來了，但是這一間小店，也就人頭湧湧，因爲全莊的老少男女來到這裡，都爲了自己性命而渴求知道抵抗馬賊的辦法。

大俠阮文成對三俠白芸生說：「三弟，我們四下裡相度地勢，再作打算。」

於是，偕同朱莊長、王老闆一行十餘眾同行，阮文成已胸有成竹，但他素知白芸生足智多謀，先問他道：「三弟，你看該怎麼樣辦？」

白芸生答道：「大哥，四面莊墻雖然穩固，却久年失修，好幾處墻壁崩塌，而靠近山坡那一邊，賊人居高臨下，縱馬而來，可能跨過莊墻，我想應該伐木爲樁，削竹成刺，豎立在莊墻之外，以加强那一邊的防禦；靠西那一邊，瀕臨水灘

，賊人躍馬而來，直落墻脚，莊門會抵擋不住，該多修擂木砲石，以防賊人突進。其他兩邊，祇要多置乾柴乾草，佈成大陣，必要時放火焚燒，使成火海，也可以抵擋賊人的狂勢。」

白芸生這些計劃，朱莊長、王老闆齊聲說道：「若不是你的妙算，我們一輩子也想不出這樣妙計。」

于邊度恃勇逞能，揮臂說道：「我們在江湖上，殺過不少强人，也剿過不少山賊的山寨，區區這四十個馬賊，何用這般麻煩，待我殺他一個人仰馬翻的就是啦，犯不着斬竹伐木，忙忙碌碌。」

于邊度看得事情太輕，阮文成處理持重，他雖然未會過馬賊，也不知道馬賊怎麼樣厲害，但他從王老闆與朱莊長二人之談虎色變之中，他不能不作愼重的部署，於是，說道：「于二弟，古人說得好，『有備無患』，而我們江南八俠，在南方萬字兒响噹噹，在塞外大漠，第一次跟賊人交手，決不能栽觔斗的，時候不早了，你和敖七弟，偕同村人去佈置防禦事物吧！」

于邊度雖然性子急躁，但却很欽佩阮文成的主意，當下在朱莊長調集之下，六七十個壯丁，撥歸于邊度指揮，是夜部署。

而這小店，便成了發施號令之所，阮文成、白芸生等八位俠士，也就下榻於此，不消說，王老闆好餚好酒招待他們的了。

白龍屯祇數十戶人家，而村莊又位於山下叢莽之中，地方遼闊，休說六七十個壯丁，即使動員了整座村莊的男女老少，短短的一夜時間，也來不及佈置四面的防禦，所以三更後，阮文成巡視了一遍，認爲與其處處簡陋的佈置，倒不如集中於交通要衝的地方，於是放棄了靠南那邊的防禦，因爲那裡樹林叢密，荊棘叢生，却加强佈置近山邊那邊的木樁竹刺。

四俠車子倫見南邊這一帶，等如不設防一般，便對阮文成說：「阮大哥，難道你沒想到這邊也是進村莊的道路嗎？」

阮文成大笑道：「怎會沒想到，但任何嚴密防禦的堡壘，也得放鬆一面，方能發揮高度殺敵作用，特別是此間大漠荒涼，人稀村莊少，難得向旁的地方討救兵。」

這些話，車子倫莫明其妙，白芸生却連連點頭，道：「阮大哥老謀深算，比我們聰明得多啦，車四弟，你回小店去歇息吧！說不定馬賊會在明日晨早湧到，那時你得把守這一沒設防的路口啦。」

阮文成說道：「白三弟說得是，此刻沒派工作的人，都去休息好了，不要浪費精力。」

這一晚，阮文成、白芸生、于邊度、敖秉順以及朱莊長，都忙了一整夜，直至天亮時候，才矇矇矓矓的睡去，可是，睡了不夠兩個時辰，都被人搖醒，床前站着王老闆，他慌張到面青唇白，聲音喘促道：「各位壯士，大隊馬賊來了，村中瞭望之人已發現了他們飛馳而來，掀起地上黃塵如霧。」

阮文成一躍而起，沒空梳洗，立刻披衣，白芸生等也相繼起來，大夥兒跑到瞭望台而去，那是一座頂尖的七層古塔。

阮文成看得很清晰，來騎三十九，爲首的馬賊，面如重棗，面色脹紅，騎着一匹蒙古大馬，背負鐵胎弓，腰佩狼牙箭。

緊隨他後面的兩個賊人，一個高些的也佩上了弓箭，另一個矮胖的紅袍壯漢子，手持長矛之外，腰佩匣弩。

朱莊長囁囁嚅嚅的道：「這爲首的就是馬賊老大綽號老北風，高個子渾名長人傑，二人都射得一手絕好箭法，百步之內，鳥兒也難逃出他的箭矢。

「那個矮胖的綽號矮脚虎，兇得很啦，四十馬賊中，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于邊度揮臂的叫道：「我才不畏懼兇悍啦，待我與他大戰幾個回合。」

阮文成率領七個兄弟，回到小店，王老闆急着問道：「阮大俠，你看怎麼樣辦？」

阮文成泰然道：「賊人銳氣甚盛，祇宜固守，不可力敵……」話未說完，于邊度吼叫如雷道：「阮大哥，難道咱們江南八俠，就這樣認栽，我可不依。」說罷，拔刀便跑。

阮文成大喝一聲：「不得胡鬧，快給我站着，你要戰鬥，有的是，現在却不能讓你亂來。」

阮文成兩道眼神寒芒電閃似的喝住了于邊度，接着便吩咐車子倫道：「車四弟，你率領十名壯丁，把守近山這邊莊墻，賊人不闖進來，你不要理會他，若爬上墻頭，你就率領眾人將他在墻頭上殺掉，不能讓賊人溜進來。」

車子倫答應一聲，率領十個壯丁去了。

阮文成又對五俠毛天行，說：「毛五弟，你也率領十人，守住靠水灘那邊莊墻，賊人不到墻下不理他，要是闖進墻脚時，近用擂木，遠用砲石，就在莊墻之外殲滅他們，不能允許有一騎人馬闖進來。」

毛天行答應去了。

阮文成又吩咐六俠姜清凌道：「姜六弟，你爲人沉着，派你把守北面莊墻，也撥十個壯丁供你差遣，賊人不進來便罷，闖進來了，把

火種扔出墻外，放火燒他一個不亦樂乎。」姜清凌領命去後，阮文成這才偕白芸生、于邊度與少俠艾武，到南面莊墻來，朱莊長也帶領莊中的壯丁三十人，緊隨其後，此時莊門緊閉，阮文成、朱莊長登上牆頭。

果然不出所料，馬賊頭子老北風，率領馬賊，沿着山邊衝到東邊莊墻來，因爲莊墻之外，木樁縱橫，每一條木樁之旁，又豎立着竹刺，馬賊雖然人和馬俱披上鐵甲，但衝進木樁中，好像走入八陣圖一樣，給縱橫的木樁阻擋着，衝勁便消失了，而竹刺不長不短的，恰巧刺到馬腹中。

要知馬賊雖然人馬俱披上鐵甲，但馬腹上沒有裝備的，馬腹給尖銳的竹刺着，長嘶悲鳴，前蹄舉起作人立狀，把背上的馬賊掀下地來，所以三十九騎馬賊，往來衝突了大半個時辰，雖然衝倒了十多條木樁，可是馬也被刺斃了五匹，人墮地上，雖沒受傷，他們慣於騎馬的，一旦失了馬匹代步，身上披着沉重的鐵甲，走路便不方便了，七顚八倒的狼狽而逃。

阮文成看在眼中，微微一笑，朱莊長喜得手舞足蹈，莊中壯丁們也就士氣頓增，認爲有這麼堅强的防禦，不怕馬賊的鐵騎了。

數年來，這四十騎馬賊，縱橫塞外大漠，三百里遠近，六七個村莊的人，都畏之如虎，不敢抵抗，任由他們刼掠勒索，女子財帛，他要甚麼，老百姓都給他們甚麼。因此，馬賊們的聲勢越來越大，目空一切了。如今，在白龍屯東邊莊墻上受挫，賊首老北風，咆哮如雷，立刻下令改道衝過北邊而來。

可是，當他帶着大批人馬，風馳電掣般闖到北邊莊牆時，啊，祇見莊牆之外，堆滿了乾柴乾草，少說也有兩三尺高，而莊墻之上，却沒有一人，老北風以爲這裡沒有人防守，長矛一舉，往後一招，大聲呼叫道：「弟兄們，從這裡闖進去，務要把這幾個南方人捉住，把他們碎屍萬段，然後盡將村裡的男女老幼，殺個鷄犬不留。」

他這一聲令下，三十多個馬賊，便如兩翼伸開，往前衝鋒過去，人人爭先，個個搶快，却不料，就在接近墻下之際，突然間，墻頭之上，出現了十一人，他們每一個人，扔下一把火光熊熊的火種，丟到乾柴乾草之上，立時燃燒起來，濃烟驟起，火舌飛揚，馬兒見了火就驚怕，豎耳長鳴，不受控制，四足狂奔，立時亂了陣勢，互相衝擊，自相殘踏，騎馬上的賊人冒烟突火而走，墮馬的便給烈火活活燒死。賊首老北風看得呆了，長人傑、矮脚虎二人立刻簇擁往後退，可是逃不及的馬賊，却被燒得鐵甲通紅，人如火炭。

這一場大火，馬賊損失了四騎人馬，落得大敗虧輸，遠遠的撤退到五六里之外，再不敢魯莽從事。朱莊長目覩這一場勝利，喜出望外，捋着頷下的白長鬍子，笑瞇着雙眼，向阮文成打拱作揖道：「阮大俠，你的妙計要得，四十騎馬賊從來沒有人抵擋得他，今天却給你們燒死四個，連同昨天的合共殺了他們五個，四十鐵騎，現在祇有三十五，我想，他們吃過了這敗仗，不會再來冒險了。」

阮文成搖了搖頭道：「不，這個你猜錯了，馬賊損失了五人，他們更把我們恨入骨子裡，決不會就此罷手的，趁現在賊人退後，吩咐衆人就在原地上，分班休息，」說罷，便叫小俠艾武去傳令。

艾武才十八歲，是江南八俠中年紀最輕的，他的武功雖好，年紀還輕，脫不了孩子氣，目覩這一場大火，活活把馬賊燒死，喜上心頭，跳跳蹦蹦的去傳令，一個不留神，在窄道中與一個人撞個滿懷，可是，當他抬頭一看，不禁嗯了一聲道：「你，你是甚麼人？」給他撞個滿懷的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年，短衣窄袖束褲管，手中拏一根櫻槍，看樣子似是少年武士，因爲他雄赳赳的拏着兵刃。

但是，剛才這個撞滿懷的艾武却明明白白發覺他身體有異，再看清楚時，越發証實所覺不差，因爲這少年眉彎如月，臉上還有些粉脂香痕跡，那顯然是個女流之輩，幹麼她打扮男子衣裝，於是怔怔的望着她。

這易釵而弁的女子，給他看得難爲情，她面龐上本來就有些胭脂遺跡，現在紅脹了兩頰，越發顯得嬌滴滴美人兒了。

艾武訝異的問道：「姑娘，妳爲甚麼女扮男裝呢？」

她眼眶一紅，兩點瑩晶的珠淚倒掛，翻身便走，艾武可不放過，急步便趕，忘了自己傳令任務，巷子不長，她才奔跑了二三十步，便消失在彎角中。

艾武不捨，目光四顧的打量。此時村裡的人衆，壯丁都隨着江南八俠去守衛莊墻了。婦人孺子，便把大門關上，街道上沒有行人。

艾武打量了一遍，他看出巷尾的彎角，祇有一間土墻的大房子，旁繞木欄豬舍和磨房，他想：「這女扮男裝的姑娘，準是躲進這房子裡，祇不知她是匿在豬舍抑或磨房而已。」

艾武爲了要知道她爲甚麼喬裝打扮，終於推開磨房的草門，探頭進去，可是，磨房內，除了一座巨大的磨坊之外，堆置在地上的是麥

杆和柴草，壓根兒沒有人。

他心裡好生詫異，難道她躲在豬舍裡？這不可能的啊，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怎麼會躲在骯髒的豬舍之中。但是，不可能的事，不一會兒出現在眼前，當他躡足走進豬舍時，這個女扮男裝的姑娘，雙手拏着櫻槍，貼壁而立，艾武才跨進去，她的櫻槍槍尖便紮到來，可是，她終於把槍尖掣回，艾武怕她再動手，上前一步，一把擒住她，矯捷地奪了她手中之槍，扔過一旁，然後問道：「姑娘，妳爲甚麼要喬裝男子漢？妳是個姑娘呀！」

她未回答，但是，豬舍裡的豬羣，却給他二人驚走出去，吱叫之聲不絕，就在此時，屋子裡傳出來呼叫之聲道：「雪梅，豬母跑出豬舍了，妳還不把牠趕回來，當心馬賊把牠搶了去。」

這女子立刻高聲應道：「娘，我會把牠趕回來的，妳不要操心啦。」說着，她本能的掙脫了艾武，急急的張手作勢，把母豬和小豬趕回來了。

「雪梅」是女子的名字，越發証實她是個女子，艾武也協助她將豬隻趕了回來，然後問道：「雪梅，妳還未答我爲甚麼女扮男裝？」

這女子羞答答的說道：「這個你不知道的，我爹爹給馬賊殺死，我母親也爲了痛哭而瞎了眼睛，我跟馬賊仇深似海，好幾次想潛到馬賊巢穴去報仇了，祇是放心不下我瞎了眼的娘親，如今，你們江南八俠協助我們村莊抵抗馬賊，家裡有男子的都調撥出去了，所以我穿了我爹留下來的衣裳，也想混進去跟馬賊拚命，要是天可憐，給我一個機會，接近老北風，一槍把他刺死，這樣便可了却我不共戴天仇恨啦。」

艾武是江南八俠之一，他對武術功夫，很有造詣，自然懂得憑一個弱質女流，沒有可能一槍就可以刺死馬賊首領老北風，忍不住的哈哈大笑道：「姑娘，妳說得太天眞了，我得問妳一句，妳懂得武功麼？」

雪梅赧然道：「我爹死得這麼早，怎能懂得呢？要是他老人家活多幾年，我也會像你這樣做一個俠士了。」

艾武聽聞此說，拾起地上的櫻槍，發現槍桿上刺着「童天雄」三個楷書小字，於是便問道：「這桿槍可是妳爹生前的武器麼？」

雪梅點了點頭道：「是的，我爹在莊上是個出色使櫻槍的好手，往日莊中人上山打獵，我爹總是獵得獐兔豹子的，可惜他老人家給馬賊殺死，沒有傳我槍法。」

艾武打趣地說：「童姑娘，我收妳爲徒好麼？」

童雪梅道：「不！你這麼年輕，祇合做我小老弟，怎能當我師傅啦。」

艾武笑道：「可是我懂得使槍。」說罷，掄起櫻槍，施展出「六合槍法」來了。

童雪梅曾跟她父親——童天雄學過槍法，且志切報仇，如今見艾武把一桿櫻槍，舞得呼呼風响，喜瘋了心，忘了男女之嫌，欣然說道：「我不拜你爲師，你是否可以傳授槍法給我麼？」說着走上前去，抓住艾武的臂膀。

艾武笑道：「可以的，但是，兩天三日是教不完這套槍法，而且光是學一套槍法，也不能在江湖行走，必須多學其他武功，比方咱們江南八俠，都懂得十八般武藝兵刃，所以個個肋下佩刀帶劍。」

童雪梅本能地看他一眼，果然見他腰間佩着一口單刀，綠鯊魚皮鞘，顯得雄風赳赳，威風凛凛，她心中十分羡慕，於是話也多了，也就越說越投機了。

青年男女，誰不多情，一個因爲同情對方而生愛，一個却爲了報殺父之仇而渴望學武功，不知不覺之間，互惹情絲，墮入愛河，但是，他倆正在情苗茁壯之際，艾武忽然記起一宗事來，叫道：「躭不得，我要去傳達阮大哥的命令。」撒腿便跑，此時，童雪梅那裡肯放他，一把抓住他道：「你往那裡？」

艾武便將火燒馬賊，阮文成吩咐衆人分班休息之事告訴了她。

童雪梅聽得馬賊被殲滅了四個，雖然被殲殺的不是她的正式仇人——老北風，也是喜得心花怒放，翹起大拇指道：「你們江南八大俠眞是了不起，四十鐵騎馬賊，從來沒有人敢攖其鋒，也從來沒有人能鬥得過的，如今，却給你們殺得他們人翻馬仰。」

艾武矯正她道：「不是殺得他人翻馬仰，而是燒到他們屍體變火炭，焦頭爛額，可是，不久我們跟他們砍殺時，我會替妳的父親報仇的，這個老北風，我認得他，面如重棗。」

一雙小兒女才邂逅未久，遽又分袂，芳草斜陽亦心傷小別，何況在對馬賊抵抗，童雪梅依依不捨的說道：「艾哥哥，你甚麼時候再來看我？」

艾武說道：「不，妳該叫我小老弟。」

童雪梅白了他一眼道：「不許你這麼油嘴，我再不高興叫你做小老弟。」她不高興叫他小老弟，爲的是她深深愛上了他，小老弟日後是不合做丈夫的，祇有哥哥妹妹才好一雙一對，這種習俗，江南如此，關外也是如此一樣。

痴情男女，最愛幻想將來，此

刻艾武匆匆離去，她倚門倚閭的，極目遙望他的背影，直至他走出窄巷的彎角中。

朝陽如火，滿天太陽光，象徵他倆前途似錦，她心坎裡，也在憧憬她倆的似錦前途。自然不是一蹴即成的，雖然諺語云：「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一刻間。」但此時此際，在抵抗馬賊，莊子裡，時時刻刻都有玉石俱焚的可能，因此，加强了她憧憬似錦前途的念頭，如何憧憬？她是有一套的想法的。但好事多磨，她等候了半天一夜，還不見他再度來臨，不消說是伊人望穿秋水了。

原來艾武別過她之後，脚底下快如飛馬，傳達命令，回到小店中，才吃過午飯，看守瞭望台的壯丁，飛也似的，跨進了腿走過來，說馬賊朝南方闖到。

這一個消息，不但朱莊長、王老闆驚得面青唇白，大俠阮文成也急急忙忙的帶領白芸生、于邊度、敖秉順、艾武等人火速前去堵截。因爲這邊沒有佈置防禦，萬一賊人衝破莊門衝了進來，那就整座村莊的男女老幼也有性命之危。

于邊度邊走邊道：「好哇，任何嚴密防範的堡壘也得放鬆一面，如今賊人就從這一面闖進來了。」

他套用阮文成這一句來挖苦阮文成的，是沒有道理的，但人人都知道他性子暴躁，口沒遮攔，誰也不去計較他，亦沒空去計較他。

從小店跑到南面的莊墻，少說也有六七里地，一路上，居住在此間的十多戶人家，扶老携幼的奔跑，當眞是急如喪家之狗，忙得似漏網之魚，而把守莊墻的壯丁，因爲沒有江南八俠之人指揮，又沒有佈置防禦，人人自危，馬賊還未衝殺到來，他們已急着逃去，白芸生看此光景，瞧得不對勁，立刻對阮文成道：「阮大哥，待我硬碰一場，你督率衆人趕快把莊裡的乾柴乾草搬運過來，就在路上擺設火陣。」

阮文成不願在村中放火，恐怕燒毁了莊中的屋房間，但事急馬行田，顧不得了，回頭吩咐朱莊長，立即命令村中的人，不管男女，一齊動手。

白芸生當先跑到莊墻之上，啊，賊首老北風，正擧起長矛，向棗木製成的莊門直搗，長人傑、矮脚虎帶領馬賊，分行兩個縱隊，準備搗開莊門之際。

白芸生手急眼快，一抖手，兩枚金錢鏢射出，分打老北風坐騎的雙眼，儘管距離太遠，但馬兒眼睛中鏢，負疼長嘶，把老北風從馬上掀了下來。

好大膽的于邊度，他一見老北風墮馬，就從兩丈多高的莊墻上躍下，掄刀便砍，可是喀察一聲，刀鋒砍在魚鱗鐵甲上，竟然砍不進去，兩行縱隊的馬賊，吶喊一聲，躍騎縱橫，把于邊度重重圍住，長矛亂扎，恍如雨打芭蕉，于邊度雖然勇武，一口單刀，上下翻飛，遮攔招架，但馬賊都高高騎在蒙古駿馬之上，離地八尺有多，長矛丈八，單刀未砍到，長矛已扎來，于邊度被圍在長矛鐵騎重圍之中，好像八方四面，銅墻鐵壁一樣，儘管是刀法矯捷，但砍到對方人和馬，全給鐵甲擋着，壓根兒傷不了對方人馬絲毫。

白芸生在墻頭上看見這般情形，急得抓耳搔腮，他雖是足智多謀，也想不出解救方法。

阮文成趕到來却不這樣，立刻喝叫敖秉順、艾武，大開莊門，要大夥兒衝出去接應。

白芸生立即阻止道：「不可不可，莊門不可開，是開不得的。」

阮文成瞪大雙眼道：「難道就這樣任由馬賊殺死于老二麼？」

白芸生緩緩的說道：「大哥，馬賊全身甲冑，坐騎也披上了鐵甲，人馬如墻，縱橫馳騁，咱們大夥兒衝出去，也救不得于老二，反之，給他們鐵騎衝擊，敵必把我們分別圍住，那時于老二固然被害，我們也不能生還，你是看得見的，于老二單刀砍在馬賊的鐵甲上，傷不得馬賊絲毫，剛才我打出兩枚金錢鏢，幸而射中了老北風的坐騎的眼睛，才把他掀翻了地上，這才制止了他，不致衝破莊門。」

白芸生說得全是實情，阮文成不是不知，但江南八俠，金蘭結義，歃血爲盟，未能同時同日生，但願同時同日死，如今目睹于邊度給賊人鐵騎往來衝擊，狀如波濤萬頃中的一葉小舟，抵抗不得，祇能憑身靈手巧，左躲右避，這樣的祇有捱打的份兒，沒有反擊的機會，于邊度縱然是銅製鐵鑄的巨人，也勢難支持下去，不死在長矛之下，亦必被鐵蹄踐踏而亡，所以阮文成目覩盟弟陷於重圍，生還無望，忍不住滴下兩行熱淚。

這般情景，不止他老淚潸然，白芸生、敖秉順也悲憤塡胸，小俠艾武也不用說，差點兒昏倒，因爲最難堪的是明若觀火，知道自己的人就快要死亡，而不能解救。

可是，于邊度雖然知道自己必然死於馬賊的長矛之下，但他硬着心腸，並不呼救一句，祇是奮勇的作殊死戰。自然，他自知道別人想救也救他不得，所以硬着頭皮苦撐下去。

于邊度畢竟是武功高强，雖然逃不過賊人的蒙古駿馬，更敵不過賊人的鐵騎長矛，但憑他一身武林絕技，賊人要刺死他也不容易，老北風，長人傑，兩把弓箭齊發，兩

支狠牙勁箭，直貫胸前，這才將他射倒。

但是，由於他苦撐了這麼久的時間，南邊莊門之內，不但堆滿了乾柴乾草，排成了火陣，還在兩邊佈置了竹刺木樁，成了一條狹長的陣地，賊人縱然放開莊門衝進來，也不能縱橫馳騁。

由於于邊度的慘死，奪不得屍體回來，被賊人割下首級，用長矛挑起，阮文成悲憤過度，昏倒地上，白芸生連忙施救，半晌才甦醒過來，他咬牙切齒的道：「于二弟，我一定爲你報仇雪恨。」

敖秉順冷冷的說道：「要報仇也不難，但是，我們必須解決兩個重大問題。」

阮文成忙問甚麼問題？敖秉順說道：「第一個是賊人的狠牙箭，老北風長人傑這兩張弓箭，委實有百步穿楊之妙，我們的飛箭袖箭是短距離暗器，壓根兒鬥不過他，其次，賊人的鐵騎厲害，怪不得歌詞之中：『衝鋒陷陣爭馳騁』，人和馬，披上這麼堅厚的魚鱗鐵甲，簡直奈何他不得，比『連環拐子馬』更難應付。」

阮文成聽在耳中，猛然想起岳飛的鈎鐮槍破拐子馬的故事，立刻大叫一聲：「艾八弟。」

艾武連忙應道：「大哥，我在這裡，有何吩咐？」

阮文成說：「沒有甚麼，我知道你家傳的各種槍法中，有一手鈎鐮槍。」

艾武道：「是的，要是你想學這套槍法，我馬上傳授給你。」

阮文成搖搖頭道：「不是我想學它，是想你將這一套槍法，教給莊中的壯丁，好使他們對付賊人的鐵騎，好像岳飛鈎鐮槍破拐子馬一樣。」

艾武道：「這個容易，家父說過，祇消學幾招挑、鈎、割、撥就行了。」

阮文成問道：「那麼要多少時間才教得懂他們呢？」

艾武答道：「五七天功夫就行了。」

阮文成立刻分撥了二十名壯丁給艾武，要他不分日夜，儘快的傳授這二十人的鈎鐮槍槍法。

阮文成吩咐了艾武之後，接着便對敖秉順說道：「兩個問題已算解決了一個，剩下來的，我想祇有偷盜賊人的弓箭，方能徹底的解決它。」

敖秉順沉吟道：「偷也得等候機會，倉猝間不能下手。」

白芸生插口道：「機會有的是，賊人今天攻了東南北方面，還有西面的莊墻未有攻過，現在天色將晚，我看他們至少也得在莊外歇宿一晚，如果我們守得穩，他還可能要頓一段時間，因爲他攻不進來，毫無收獲，是不會空手而去的。」

果然不出所料，馬賊首領老北風，用長矛挑起于邊度的首級，往來馳騁，大叫道：「江南八俠有種的出來會我，老北風在此，要是沒種的，快給我滾回江南去，還可饒你們的狗命，如敢頑抗，攻破莊門時，玉石俱焚。」

朱莊長生怕江南八俠捨他而去，連忙對阮文成說道：「阮大俠，不要相信他們的鬼話，他是不會放過誰的。」

阮文成大笑道：「他殺死我于二弟，樑子是結定了，他肯放過我，我也不肯放過他。」說罷，立刻挺身站在墻頭，圓睜雙目，厲聲回答道：「老北風，咱們江南八俠，決不後退，要是你有本領的，攻破這座村莊吧，咱們和這村莊共存亡。」

話說至此，颼的一聲，一枝狠牙箭劃破長空，快如閃電的疾射而來，阮文成這一回有了準備了，單刀一揮，不到狠牙箭射到面門，先用刀尖一挑，錚的一聲，將箭撥落，可是，長人傑射的是連珠箭，狠牙箭連三接二的，快如流星趕月，阮文成雖然好武藝，但立在墻頭上當射靶，衣袂盡破，全被射穿了孔洞，白芸生怕他有失，立即上前說道：「大哥，你這樣演功夫，太危險了，不如將計就計，將賊人穩住。」說完，縱聲大叫道：「長人傑，你的連珠箭法，我阮大哥已經教過了，不外如此而已，沒有甚麼了不起，如果你在十日之內，攻破這座村莊，江南八俠，再不跟你作對。」

長人傑與矮脚虎是老北風的左右先鋒，當下齊聲說道：「好的，如果十日之內，不打破你這座鳥莊，咱們四十鐵騎，再不稱霸大漠。」

敖秉順冷笑一聲道：「不要吹牛了，你們連屍體合計，也祇得三十九個，若是要足四十之數，行，把我于老二的屍體交換，我還你這個山羊鬍子的傢伙。」

馬賊四十鐵騎，横行塞外大漠，也是稱兄道弟的强人，敖秉順這麼一說，老北風立刻答應，將于邊度的屍體，挑在長矛之上，高高擧起，交換他的同夥遺骸。

這一邊的朱莊長，也立刻叫人將已掩埋的賊人屍體挖出，用繩子吊下莊墻去。

由於雙方交換屍體，各自忙着擧哀埋葬，戰事便暫告一段落。不消說，阮文成看着于邊度身首異處，死狀甚慘，傷心痛哭，白芸生立刻叫人用針線將于邊度的頭部縫在脖子上，朱莊長也派人掘地爲墳，隆重的將于邊度遺體，葬在白龍山

下，建墳立墓，刻石碑。

這一邊廂的馬賊，亦在白龍山下埋葬了五個同夥的屍體，五座墳頭之上，各豎一根長矛，以示英雄氣慨。

由於雙方約定在十日之內，以攻破村莊爲勝負，老北風便派矮脚虎率領五騎人馬回賊巢去，搬運攻城器具前來應付。

次日午後，車馬絡繹於途，全是攻城的雲梯及醇酒美人。

原來四十鐵騎馬賊，不但是兇悍的强盜，而且是風流的脂粉賊，他們數年來打家劫舍，勒索莊民金銀財物固然據爲已有，漂亮的女子，也擄回賊巢中，以供享樂，因此四十馬賊，享受豪華，縱情酒色。如今，他們在白龍山上，建立起七座牛皮大帳，當中這一座更爲寵大，是老北風的下榻之所，夜間燈光如白天，驅使美女歌舞作樂，鼓勵賊衆，奮勇攻打白龍山的村莊。

這種情形，看守瞭望台的壯丁，看得清晰，立刻飛奔小店來報告，對王老闆道：「你的女兒鳳姑娘，就在賊人的牛皮大帳裡，還沒有丟命。」

王老闆聽聞此說，立刻走出觀望，果然望見女兒鳳姑娘和數十個少女，被迫作半裸的舞蹈着，而馬賊們縱聲而歌：「長天大漠出英雄，狠牙箭射石稜中，衝鋒陷陣爭馳騁，四十壯士氣如虹……」

王老闆見女兒給馬賊這樣凌辱，已怒從心上起，但更使他惡向膽邊生的，是賊人喝酒高歌之後，各自將半裸的少女，擁在懷中，姿意取樂，鳳姑娘被老北風扯進帳裡去，王老闆看到此，這才知道女兒不丟命的原因，是老北風把她作押寨夫人。

馬賊這種無耻行爲，不但王老闆愛女情殷，恨得牙齒吱吱作响，俠義爲懷的白芸生、敖秉順也怒氣冲霄，咬牙切齒，說道：「這一股馬賊，不把他消滅，大漠老百姓，永無安寧之日。」

白芸生、敖秉順儘管憤怒交併，但馬賊一連三天，既不進攻，也不撤退，在大帳中，日夜不停的飲酒作樂，這是甚麼原因？誰也不曉得，但這三日之中，却成就了小俠艾武的一段良緣，因爲他自從奉命傳授莊中壯丁的鈎鐮槍法之後，本來忙得很的，童雪梅倚門張望，等候好不耐煩，就在月黑星沉之夜，悄悄的到小店去，借買酒爲名，艾武看見她突然而來，眉梢眼角，一片幽怨，知道她定然怨恨自己不去看她了，於是藉故溜出店外，待她走過窄巷時，一躍而出說道：「妹妹，妳準是恨我不來妳家了。」

童雪梅乍見他從暗處躍出，心中又驚又喜，可是，嘴巴却哼了一聲道：「我怎敢恨你哩，我既不聽明，又不漂亮，你當然不會傳授我槍法的了，不傳也罷，我會到別的地方去訪尋名師。」

她邊說邊走，但並不走進家門，却向磨坊走去。

艾武實在想傳授武藝她的，於是隨後說道：「妹妹，不要生我的氣，我因爲太忙，沒空來教妳罷了，不是不傳妳槍法，現在我教妳便是了。」誰知道走進磨房時，這桿櫻槍不見了，磨坊上却擺了兩副碗筷，端端正正的放着幾盤精緻的餚饌，童雪梅却笑盈盈的說道：「不管你傳不傳我槍法，這兒的餚饌，是我專誠爲你準備的。」說罷，挑亮了壁上的油燈，持壺斟酒給艾武。

燈下看美人，特別明媚，何況她專誠備饌，盛意隆情，於是兩口子就在磨坊之旁低斟淺酌，艾武想不到這一壺酒，竟是上好的醇香烈酒，不知不覺醺然大醉。

一覺醒來，殘燄的燈光下，發覺自己躺在地上的草舖上，而躺在自己身旁的，不是別人，正是肌膚如雪的童雪梅。

再看清楚，房門緊閉，已然下鍵，他想離開這裡也不得，他正在錯愕之際，童雪梅橫伸一臂的摟着他道：「好哥哥，你還要往那裡，我已經在父親神靈之前卜過了杯，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也默示我招贅你爲夫婿，要你協助我爲他報仇哩。」

說完之後，再不管艾武答應不，與他摟作一團，以示親熱的愛戀。

她說在父親神靈之前卜杯是假，想和艾武結合爲亡父報仇是眞，因爲她初見便愛上了艾武，爲了要學六合槍法，更欲渴望跟他結爲夫婦，好借助他之武藝功夫，誅殺馬賊老北風，爲亡父報仇，所以不惜移船就磡，把艾武賺到磨房而來。

兒女私情，歡娛嫌夜短，直至曙光吐亮，艾武才整衣而起，對童雪梅道：「今天晚上，我悄悄來授妳槍法便是，妳可不要再到小店來，省得阮大哥起疑心。」

童雪梅嘻然一笑道：「我是你的妻子了，怎能不傳我槍法，將來還得教我其他武藝，讓我和你在一起，行俠江湖。」

她的想法並不天眞，結上這一段良緣之後，她還想像江南八俠一般，闖蕩江湖。

艾武自然也想她有這麼一天，夫婦倆揚名天下，因此，他在百忙之中，也抽空到來教她六合槍法。

這一對墮在愛河的青年男女，雖然天天相會，但阮文成、白芸生誰也沒有發覺，甚至村莊裡也沒人曉得，因爲馬賊這三日都不來攻打

村莊，人們的心坎裡都壓着一塊重鉛，意識到馬賊這樣按「兵」不動，並不是好朕兆，必然另有詭謀，可是是甚麼詭謀，猜不出，想不透，但在第四日拂曉的時候，晨光曦微，西南兩邊號角長鳴，看守瞭望台的壯丁，立刻報告，說馬賊分兩隊，分撲西、南兩邊莊墻。

三日來猜不透的謎，現在一朝揭曉了，原來馬賊在這三日中，養精蓄銳，分頭並進，同時展開攻勢。

阮文成知道西面那邊，莊墻之上，已佈置了擂木砲石，而且有毛天行把守，這條防線不會被賊人攻破的，但也爲穩健起見，仍然親自去視察，却叫白芸生、敖秉順三人守着南面的莊墻。

果然矮脚虎卒領十多個馬賊，還未撲近莊墻，毛天行指揮壯丁們，將預先裝好的砲石打出，面盤般大的石塊，憑弓弦或彈力射出，威力甚猛，打在馬賊身上，儘管他們有魚鱗鐵甲護身，也打得跌落馬下，吐血而亡。饒是如此，矮脚虎長矛揮舞，大叫道：「兄弟們衝呀！」一馬當先，在砲石如雨般射下，他仍然勇往直前，直落墻下，佔住據點，喝令馬賊推出雲梯，撐鐵盾，如蟻附羶的從雲梯爬上，前仆後繼，攀登墻頭，阮文成立刻下令放擂木。

擂木砲石都是古代的守城戰具，砲石是遠距離迎擊敵人，擂木却不然，它是專用於近距離的，因爲百數根長木，用繩索拴於墻頭上，敵人攀登上來時，將繩索砍斷，百數十根長木，便如瀑布般滾下，其聲隆隆，馬賊雖然有鐵甲護身，也抵抗不住沉重的擂木壓下，雲梯固然被折，而攀登上墻的馬賊，也被壓死了數人。

這麼一來，馬賊想再攻莊墻也不能了，祇好大敗吃虧而走。

阮文成看得清楚，這一役，砲石擊斃了馬賊二人，擂木壓死了六人。可是南面那一邊，沒有這麼輝煌戰績，白芸生、敖秉順，率領壯丁十餘人，仍然抵擋不住馬賊，終於給長人傑從雲梯攀上墻頭，幸虧莊墻之內，設有火陣，一把燒起來，烈火熊熊，好似一條火龍似的，這才將馬賊擋住，但莊門也給火燒毀了，這一面的莊墻，便門戶洞開，祇要火陣的乾柴乾草燒完了，便不能發生阻擋馬賊的作用，因此，白芸生、敖秉順都焦急得很，阮文成趕到時，火勢已經減弱，老北風長人傑二人，各率一隊馬賊，候機突進。

阮文成見形勢緊急，顧不得火勢太大，會燒到民房了。

立刻下令盡將村莊裡的柴草以及木器，投進火中，使火勢不斷保持猛烈，使敵人無法衝進來。

這一場大火，雖然是限於火陣之內，由於焚燒了一天之外，莊中的柴草，差不多燒個精光，而馬賊仍然停在莊牆之外，嚴陣以待，準備火勢一弱，便冒烟突火而來，所以非常危急，莊中婦孺，哭聲震天，阮文成也無計可施，祇好一方面派人盡將全莊的柴草及可以燒的東西搬來，分別扔進火中，一方面抽調各處守衛之人到來，準備在莊中與馬賊決一生死戰。

天下事就這般演變無常，天色晚了之後，賊首老北風突然下令撤退，將殘存二十七個馬賊，全部撤回白龍山上。

他這失常的措施，阮文成無法理解，但白芸生却悠然的說道：「無他，老北風知道我們南面這一邊，無法防守，祇能藉熊熊烈火封閉路口，所以認爲旦夕之間，火勢熄滅之時，便可以長驅直進，用不着跟我們隔火相持。」

這一頓話，分析得很有道理，朱莊長王老闆等便大驚失色，因爲莊中可以燒的東西，大部份都已投進火中去了，無論如何，不能使這熊熊烈火，再繼續燃燒一日，縱然能夠再繼續一天，也等於說莊裡之人，祇能延長一日壽命，到頭來，火勢一熄滅，賊人便蜂湧而來，無法抵擋，所以都嚇得面如土色。

事實上老北風突然下令撤退，確實是這樣打算，因此，他回到帳幕之內，大排筵席，與手下飲酒取樂，祇派兩個馬賊，瞭望莊中的火光，如果熄滅，立刻報告。

他這一部署，滿以爲從容不迫，踏破白龍屯這一座莊村，誰知他這種飲酒作樂的情形，給看守瞭望台的壯丁看見了，立刻報告小店來。

阮文成聽聞此說，立刻說道：「賊人這樣喝酒取樂，驕情之極，自古道驕者必敗，我們就在此黑夜之間襲擊他。」

說完之後，吩咐朱莊長，盡可能使火勢熾盛，使賊人不敢跨越火陣地帶，以保障莊中人口安全。

之後，阮文成便偕同白芸生、車子倫、毛天行、姜清凌、敖秉順等五人，換上夜行衣服，用長索從莊墻上吊下，直奔白龍山而來。

此時六個人，十二條腿，脚底下功夫用勁，輕快無聲，直至牛皮大帳之外。

這也是合該馬賊丟命，他們祇顧飲酒作樂，全部卸下了身上的鐵甲，甚至站在帳外瞭望火光的賊人，也寬袍大袖，放下長矛，祇拿着腰刀瞭望。

要知江南八俠打不過馬賊原因，並不是武功低能，而是因爲馬賊全身鐵甲，刀劍不入之故，現在賊

人祇顧飲酒作樂，摟着姑娘快樂，正是有機可乘，阮文成大吼一聲，提刀搶進，手起刀落，斬翻了一個，白芸生、毛天行等，四下裡衝進去，刀快如電，見人便斬，一下子便殺死了七八個馬賊，長人傑拔刀來抵抗也來不及，給白芸生劈頭斬去了半邊天靈蓋，倒斃地上。

一場混戰，馬賊吃虧極了，身上沒有披上鐵甲，手中也沒有長矛。祇能用腰刀應戰，如何鬥得過身靈步巧的江南八俠，幸虧矮脚虎隨身攜帶一匣子弩箭，一陣弩箭射出，密如驟雨，這才將車子倫、敖秉順二人射傷倒地，阮文成恐怕盟弟丟命，急急搶救，這才下令退却，但這一役，馬賊傷亡慘重，伏屍纍纍。

阮文成一行六衆，回到莊中，除了車子倫、敖秉順二人中弩受傷之外，不損折一人。而且還將鳳姑娘也救了回來，王老闆父女重逢，恍如隔世，雙雙跪下向白芸生致謝救命之恩。

這一場襲擊，江南八俠打了勝仗，但是，火陣上的火光，已漸漸微弱，因爲可以燃燒的東西都燒個清光了，莊中數十戶人家的木器傢俱，也盡付之一炬，馬賊卻馳馬而來報仇，聲言要撲殺江南八俠，殺盡莊中男女老幼。

但此時之阮文成，却鎭定得很，因爲他計算賊人殘存不多，祇有十二騎人馬，於是把艾武召來問道：「二十個壯丁的鈎鐮槍法，練得如何，耍得嗎？」

艾武道：「都懂得幾招了。」

阮文成一揮手道：「你把他們安排在狹長的障礙物旁邊，待會兒賊人衝進來，不用鈎人，祇顧鈎馬。」

艾武領命去了之後，阮文成又對白雲生、毛天行、姜清凌道：「這一回是最後的一戰，讓賊人衝進來，咱們各領壯丁十人，配合鈎鐮槍，祇要賊人墮馬，我們的兵刃便向他面部刺去，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不能讓馬賊逃出莊外。」

接着又對朱莊長王老闆說道：「這一場是苦戰，馬賊雖然祇有十二騎，要把他們殺個清光，需賊人被困莊中勢如困獸之鬥，你傳令家家戶戶上緊門戶，當心馬賊竄進民房才好。」

不一刻，消息傳遍莊中，各戶人家，又驚又喜，驚的是賊人會竄進自己屋中來，喜的是祇這一戰，以後便可太平了。於是，急急忙忙閉戶，整座村莊，寂靜無聲，火陣上的殘燄餘光，抵不過深夜的黑暗，大片地方落入黑沉之中，可是，莊墻之外，情形恰好相反，馬嘶之聲，和吆喝之聲交織，啼聲雜亂，有時跨越地上的餘燼，踢起火灰飛揚，埋伏在狹長的障礙物旁的艾武，看得清晰，這是馬賊在試探莊中的反應，因爲他吆喝挑戰，沒有人回答他之故。

正因爲莊中寂靜得出奇，大地一片黑暗，所以賊首老北風，雖然怒氣冲冲，憤恨交併，要替死亡的同夥報仇，可是，面對着這股沉寂，他也覺得情形不對，江南八俠如果是害怕的，頃間不會摸上山來，衝入帳幕襲擊，殺死了許多人；說他不害怕，現在像烏龜似的，頭也不敢昂起來。矮脚虎就不是這樣想法，他認定江南八俠，定有詭計，當下便道：「老大，我們騎馬的，黑夜混戰有三忌，一忌跌落陷阱，二忌視野不明，亂衝亂撞，自傷踐踏，三忌敵人躡足而行，摸到身邊也不知道。」

赫連勝說：「這都是不成理由，提防跌落陷阱，那祇消派遣一騎人馬前行，其餘的串珠兒前進，那末，縱然跌落陷阱，那祇要前後互相牽拉便行，一騎失手而已，至於自傷踐踏那是不會的。一騎啣接一騎，怎會自己踐踏自己？說到敵人躡足而行摸到身邊也不知道，那更不必顧忌，現在我們人和馬都披上了鐵甲，刀劍不入，敵人摸到身邊有甚麼要緊。」

老北風一想也是，於是派赫連勝先行，誰知這一決定，伏在暗處的阮文成等都聽得清楚，暗地裡，一個一個的傳下命令，不必阻攔。

初時，赫連勝還戰戰兢兢的勒馬而行，不敢疾進，恐怕中伏，後來見並無異狀，便放心縱馬前進。

他們一匹馬接一匹馬的魚貫而行，不知不覺間，已進入了堆置障礙物的狹長陣地，阮文成這才一聲大喝：「動手！」

立刻率領壯丁殺出，先截斷了賊人的退路，艾武也就喝令二十個鈎鐮槍手，四面衝出，鈎馬不鈎人，尤其是專向馬脚鈎去，要知鈎鐮槍這種兵器，槍尖旁有鋼鈎，槍桿甚長，儘管賊人騎的是蒙古大馬，馬脚被鈎住，立時受傷、負痛奔騰，不分東南西北，而這二十個壯丁是學過鈎鐮槍法的，懂得避重就輕，馬負傷狂奔，一把鈎鐮槍鈎不住牠，索性不管，讓牠奔去，倘若兩三把鈎鐮槍鈎着了馬脚，那就使勁的拉扯，使鈎鐮槍的鋒刃，深深的刺割，把牠絆倒，馬兒倒下，馬背上的賊人，自然也就翻鞍落馬，倒仆在地上，江南八俠和壯丁們，便一湧而上，刀砍槍扎，縱然不能殺死他，也把他按倒地上，至少和他掙扎着在地上打滾，死生不顧，前仆後繼。

由於衆人奮勇，個個拚命殺賊，在昏黑中結果了好幾個賊人，而

鐵蹄之下，自相踐踏而死的也有兩個，給馬兒拖着走的，顚厥而亡的更不消說，所以這一場搏鬥，賊人不墮馬則已，一墮馬，就勢難以逃命，因爲他們披甲太厚太重，沒有馬匹代步，走和行動都不靈活之故，所以一利必有一弊。

賊首老北風左衝右突，企圖折回原路逃出去，可是，阮文成先就截斷了他們的後路，艾武也指揮了二十壯丁鈎鐮槍捲殺過來，使他無法打從原路突圍，祇能狂奔疾走，不分東西南北。

天亮的時候，彼此視野清晰，地上遺屍纍纍，莊中壯丁固然不少，馬賊祇剩下三騎人馬，那就是老北風、矮脚虎與赫連勝，老北風狡獪得很，看形勢，知道不能逃出莊外，他便向人僻之處奔走，走進橫巷，而這條橫巷的尾端，就是童雪梅的房子，艾武看見了，心頭一凜，立刻率領四個壯丁，拏着鈎鐮槍追去。

經過昨晚這一場苦戰，老北風見了鈎鐮槍也害怕了，急急卸甲下馬，連長矛也掉了，趕忙拈弓搭箭，連射三箭，端的箭無虛發，三個持槍的壯丁，立被射殺，可是艾武見他卸去鐵甲，也就打出二支神箭，因爲距離近了，沒有鐵甲護身，老北風不能不揮舞鐵胎弓招架，緊接着，便以肩膀之力，翻身向大門撞去，喀喇一聲，兩扇大門，給他撞塌了一扇，那正是童雪梅的房子，艾武這一驚非同小可，生怕童雪梅受災殃，厲聲喝道：「你還不止步，難道不想活麼！」

老北風何等機靈，從這一句話聽出艾武對這座房子定有顧忌，立刻竄進去。艾武追到門檻，猛然想起一句話來——「趕狗入窮巷」，戛的一聲收住脚步，高聲大叫：「老北風躲在這裡，老北風躲在這裡。」

他接連兩句呼叫，目的是招呼童雪梅當心，同時也是向阮文成白芸生等求救。

可是此時的白芸生阮文成都沒有空了，因爲姜清凌與毛天行，正在指揮鈎鐮槍手，分兩路追逐矮脚虎和赫連勝，阮文成與白芸生也就各率數人，分頭趕來，料理身邊的敵人要緊。

艾武呼救無援，祇得和拏着鈎鐮槍的壯丁，一步一步的走進屋中，口中却喝叫道：「老北風，你丟下弓箭投降，饒你性命。」

實在這些話是想阻嚇他發箭，因爲老北風的箭法厲害得很，百發百中，但是老北風並不回答。

艾武從廳中的銅鏡中，看見他已扣弦控箭，三枝狼牙箭，箭簇閃光，在朝陽映照之下，亮晶晶的，艾武更不敢貿然撲近，可是一個瞎眼的老太婆，却拏着拐杖踱了出來。

艾武是認得出她是童雪梅的母親，立刻呼叫：「老太，老太，強盜在妳家裡，當心被他射殺。」

老太婆說：「我知道，他是我殺夫的仇人老北風，雪梅不許我出來，可是仇人在此，我怎能不出來跟他拚老命呢？」

她說得這般堅決，拐杖一點一點地的向前走，艾武實在急極了，因爲她步履雖然緩慢，但方向恰巧朝着老北風躲藏之處走去，距離不到一丈，自己若不上前救她，她定必會被射殺的，上前救他，老北風箭無虛發。

此時，不但艾武心急，童雪梅也拏着櫻槍，飛步跑出來，大叫：「娘啊，艾哥哥會給妳報仇的，妳不要動。」

叫她不要動，那老太太可不依，她仍然用拐杖點地而行，更接近了老北風兩三尺，此時此際，艾武是不能不撲上前了。

老北風一張弓，兩隻眼，三面移動，他知道這老太婆，滿懷怒恨要報仇，照理應該斬草除根，以絕後患，但艾武是敵人，打得一手好袖箭，剛才已領略過他袖箭　害，不先下手爲强，恐怕今後在他手下遭殃。

老北風三面環顧，他雖然看出童雪梅持槍之手勢，槍法出自名師，畢竟是個女子，於是毅然決定，先對付艾武，彎弓一箭射出，艾武立時蓬一聲倒地，老太婆以爲他是女兒童雪梅，新仇舊恨，湧上心頭，惡狠狠的一拐杖打下去，她是瞎眼的，那能打得中，打在老北風跟前兩尺。

童雪梅看見艾武倒地，已然心中着急，又見母親動手，急上加急，挺槍便刺，她的槍法祇學了幾天，光看她持槍手法，老北風還有點顧忌，以爲她是武林後起之秀，如今，她挺槍刺來的功架，顯得功夫並沒有多大造詣，老北風便不把她放在眼內，不扣弦射擊，祇用鐵胎弓來撥。

倒在地上詐死的艾武，便乘機揚手打出兩支袖箭，這叫做有心算計沒心人，老北風登時中箭倒下，童雪梅手起槍落，紮在他胸前，就這一槍將他戳死了。

一對有情人，殺死了賊頭老北風，不禁喜極如狂，互相擁抱。

江南八俠這一次仗義拔刀，總算解了白龍屯之危，但莊中壯丁也死傷了不少，忙了一整天才將死難者的屍體殮葬，但是，莊中人不忘八俠的恩德，設宴款待，王老闆雖然知道二俠于邊度已成仁，仍然安排了八個席位，以示不忘于二俠的恩德之意。

（完）

上文提要：沙九府內加入了田長青與小方等衆，已將常奇外圍之力量擊敗得潰不成軍，常奇移進地室，大家估計其邪法必在旦夕即可成功，因此通知郭總捕頭調集車兵包抄沙宅外圍，不準有人漏網，吳先生田長青等挑選武藝精湛的幾個人，準備衝進地下密室與常奇作一決戰。戰役中程小蝶始發覺田長青原來是經過七位高師培養出來的文武全才……



九龍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卧龍生・文　可飛・圖

破釜沉舟逼入洞　短兵相接心術戰

田長青道：「剛才如是晚進首當其衝，只怕是很難應付下來，三五支毒針，總是要被他擊中的。」

「我是肯定的應付不了。」小方道：「早就毒發而亡了。」

只聽一個冷冷聲音接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啊！常某和兩位素無過節，爲什麼要幫吳一諤對付常某呢？」

「不是交朋友。」田長青道：「那就省了通名道姓的麻煩，我們是什麼人？你不用知道，也不配知道。」

「何況，現在已經有過節了。」小方道：「我們殺了三法師、神刀、飛輪六位太保，再加剛才兩個用毒的，你的十三太保，被我弄死了八個，這個過節可是大得很啊！」

「正確是十個，兩個毒女，不知被你們用什麼手法，使她們背叛本大法師，常某人心中明白，今夜之局，全毀在二個毒女手中，常某絕不會放過她們。」

「那得有機會呀！過了今天這一關再說！」小方道：「還餘下三個神劍太保，不過，他們不夠看，也只有你姓常的還可一戰，現身出來吧，大家憑武功作個了斷，怎麼樣？」

「好！不過，不是今天，三日後，我到田園拜訪，那裏綠竹環園，清淨無塵，是最好的生死對決戰場，怎麼樣？敢不敢給我訂下這個生死賭約。」

「常奇，你相當愚笨啊！」吳一諤道：「自暴其秘，訂下三日之約，是說明你三日之內，可以完成練法了，所以，能走不走，死守於此，是麼？」

他擔心田長青和小方被常奇拏話套住，一旦答應下來，江湖人一語千金，那就上了大當。

「常大法師，你想得美啊！」小方笑道：「我們不吃這個，下水狗不打白不打，你已經黔驢技窮，躲不過了。」

田長青微笑不言。

吳一諤却暗暗忖道：「這個年輕人看上去老實，却是口齒如刀啊，只可惜常奇是頭千年老狐，很難用話把他逼出來了。」

常奇歎息一聲，道：「吳一諤，我有一年的時間，隨時可以殺了你，但竟一念之仁，留下了你的性命，這是我生平最大的一樁恨事了。」

「你心存大慾，想解開九龍玉珮之密，所以，沒有殺我，」吳一諤道：「用天蠶索穿過我的琵琶骨，囚禁一年，那可是生不如死的生活！」

「書到用時方恨少，船到江心回頭難。」田長青道：「常奇出來吧，剛才，我們未分勝負，現在，我們決一死戰！」

不再聞常奇回答之聲，似是人已離去。

「他們在廳中，我們搜吧！」小方道：「天已快亮，找出密室門戶，亦非難事。」

「這座大廳，通達地下密室，」吳一諤道：「但以常奇的多疑善算，不知

練法密室是否就在這大廳之下。」

「前輩有何良策？」田長青道：「水淹如何？」

「辦法是不錯。」吳一諤道：「但我們看不到練法壇破除，總是難以安心。」

田長青點點頭，道：「是！如果密室中有堵水之物，只要保持法壇不損，練法一樣可以完成，畢竟千百位人力輸送之水，無法像大河一樣，源源不絕。」

吳一諤微微一笑，道：「至少，常奇今天絕不能成練法，就算密室不在大廳之下，亦必有路可通，我們掘地三尺，不難找到秘門，先用火攻，繼之水淹，當然，人也要進去看個清楚，是否已破壞他的法壇。」

聲音說得很大，似是有意讓常奇聽到。

「老前輩，」程小蝶漫步行入廳中，道：「是否要招人進來，立刻動手？」

「好！選百名健壯軍士，分三批挖掘大廳。」吳一諤道：「去通知他們準備吧！」

「吳一諤，你心腸如此歹毒，那有修道人的慈悲。」常奇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本法師打開秘門，你們可敢進來麼？」

「一言爲定。」吳一諤道：「你開了秘門，我們就憑仗武功闖進去，我知道你還有一些邪術未曾施展，何況，你已早有存心，和我一決勝負，彼此就憑本身所學，決個勝負出來吧。」

「如果是我勝了呢？」常奇道：「既是約定，也應該有協議。」

「常奇，吳某不會代人作主，你勝了可以殺了我。」

常奇道：「你好像並沒有勝我的信心。」

吳一諤哈哈一笑道：「兵禍動起，蒼生荼炭，上百萬的黎民生死，豈可輕諾，咱們既是生死之搏，就各憑技藝造化，一分勝負。」

常奇道：「那給我四個時辰的坐息時間如何？」

「既然你開了口，吳某人也不便作得太絕，我給你一個時辰，應該夠了，一個時辰之後，秘門不開，那就別怪我掃穴犁庭，用惡毒手段對付你了。」

「兩個時辰如何？」常奇道：「本法師這一生中，總未如此求人。」

「一個時辰！」吳一諤帶着田長青等退出大廳。

「前輩，爲什麼要給他一個時辰養息。」小方道：「讓他有佈署邪術的機會？」

「常奇個人的生死，並不重要。」吳一諤道：「重要的是破除練法，書有未曾經我讀，我不知道常奇的練法邪術如何着手，但我知道是一種從物成形的術法，所謂撒豆成兵的邪法，當年白蓮教起事之時，常奇還無此法力。」

田長青輕輕吁一口氣，道：「果眞如此，那就非常可怕了，如能見識一番，開開眼界，實有着不虛此生之感。」

「如非昨夜見識到常奇的飛劍、火蓮花，我很難相信人間會有這樣的奇術。」小方道：「談到練物成形，役可爲戰，更是不可思議了。」

他望着吳先生，一臉祈求之色，希望能得到答案。

吳一諤淡淡一笑，道：「邪法之說，大出於常情之外，應該是一種虛幻形象，但看常奇對練法寄望之殷，極不尋常，老實說，我也不太相信，眞有撒豆成兵的法術，和方少兄一樣，希望能一開眼界，如果我們的運氣不錯，如夜之前，大概可以看到究竟了。」

「我也有一些急不及待了。」田長青道：「借此時光，我們也該作一些佈署調整，以應付目下變局。」

吳一諤點點頭，道：「程姑娘，請郭總捕頭選派八名精幹捕快，手執儲藏黑狗血的竹筒，隨我攻入密室，不要他們出手對敵，只要防範常奇施展邪法，如果這世界眞有邪法，防止邪術的傳言，也許眞能派上用場了。」

「是！」程小蝶道：「晚進這就去吩咐郭總捕選人備用。」

「前輩，郭總捕頭閱歷豐富。」田長青道：「如論江湖識見之廣，我等實難及他，何不請他來此，共商對敵之策。」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小妹正有此意，已告訴他安排好包圍沙府的佈署後，趕來此地……」

「郭某人已經來了。」郭寶元大步走了過來，接道：「一千名精壯軍士已團團圍住沙府，知府大人和領軍的總兵親臨現場，一百兵弓箭手也佈署停當，廬州府五十位精健捕快，已隨郭某進入了沙府『迎香閣』外，只等候姑娘和田大公子下令行動了。」

「密室之戰，人不宜多。」吳一諤笑道：「只要八個經驗豐富膽大心細的捕快隨行即可。」

「是！在下親率七名捕快隨行待命。」

郭寶元已聽小雅說過吳先生，是一位文武雙絕大智者，神態間表現出了十分的敬重。

程小蝶轉述了吳先生計劃，郭寶元立刻去辦。

小方望着程小蝶，突然笑了。

「笑什麼呀？大戰即將展開，你一點也不擔心嗎？」

「天塌了，由吳前輩和田大公子頂着，有什麼好擔心的？」小方道：「我在想，郭總捕頭適才一副奉命唯諾的神態，也想到他們整人手段的殘酷……」

「小方。」程小蝶低聲接道：「你不知道，作官的人，都有兩副面孔麼？」

一副恭敬愼言，一副厲言疾色，郭總捕頭還有點江湖氣，那個師爺劉文長啊，揣摸人意，巧言令色，句句話都讓你聽得順耳，可是，他心裏眞正想什麼，只有天知道了。」

「如非發生了這一場冤屈官司，我們也不會介入這件事情了。」小方道：「當然，也不會發覺常奇隱於廬州，那就只有等他練法成功，大軍出動了。」

「蒼生有幸啊！」程小蝶道：「我離家十年，父親宦海浮沉，十年中三易居家，轉任廬州，我還是第一次回來，就遇上了這檔子事，小方啊！你是飛蛾撲火，自投羅網，不過，我會報答你的。」

小方呆了一呆，道：「報答什麼？我可沒有存心要妳報答，妳對田大哥有個交代就行。」

程小蝶臉紅了，羞意直泛雙頰，但仍然不自覺的低聲說道：「我不會忘記承諾。」

聲音低得像蚊子叫，但田長青和小方的耳目何等靈敏，仍然是聽到了。

小方很後悔有點失言，當着吳先生之面，竟然揭出程小蝶心中的隱密。

田長青却微微一笑，道：「小蝶，我會要求報答的，不過，要等到妳和令尊有能力報答時，我才會說出來，一個知府大人還沒遠涉邊疆的權勢。」

他再次表明了心意，沒有把程小蝶抱上床的打算。

「天下事都不出一個緣字，不是程姑娘兩度涉險進入沙府，」吳一諤道：「我還被常奇困在『迎香閣』中，等他練法已成，很可能拏我祭旗。想到能解除兵危萬民的屠戮劫殺，我們的生生死死，也就不用放在心上了。」

小方正想說幾句致歉的話，郭寶元已匆匆走來，低聲說道：「知府大人已進入了『迎香閣』中，很想對諸位面致謝意。」

「爹來作什麼？這裏還很危險啊！」父女之情，溢於言表。

「我勸過，但知府大人不肯離去。」郭寶元道：「一定要我轉達他的心意。」

「見見令尊也好。」吳一諤笑道：「時光還早，常奇還在全心佈法，不會跑出密室的。」

「前輩，我留在此地監視敵情。」小方道：「恕我不奉陪了。」

「小方，怕什麼呢？」程小蝶恢復了活潑，笑道：「我爹最想見的就是你了……」

「爲什麼？拏我法辦，也等除去常奇之後不遲。」

「由我保駕，保証不會把你捉官法辦。」程小蝶笑道：「我爹冒險來此，一是向諸位面致謝意；二來是想見見手下留情的刺客。」

「程姑娘，饒了我吧。」小方接道：「我幾乎殺了令尊，那還有臉去見他？」

「你也救了他呀！」程小蝶有着報復的快感，咬住不放，道：「還要謝謝你救命之恩呢！」

「小方，不要擔心。」田長青笑道：「正在用人之際，會讓你將功贖罪。」

「田大公子，我犯官行兇，可是奉你之命啊！」小方急道：「你怎麼能落井下石，與我難看。」

「我這唆你行兇的正犯，都不害怕，你又怕什麼呢？」田長青道：「醜媳婦總要見公婆，躲過今天，躲得過明日麼？」

「田大哥說得對。」程小蝶道：「小方，你怎麼膽小如鼠了？」

「不好意思啊！」小方道：「破去法壇，我就離開，不能去南荒，可以往西域跑。」

「我們沒有招惹你呀！」不知何時苗蘭竟也進了花園，接道：「說話帶刺，可是看我們小苗女，好欺侮啊。」

「我慘了，吳前輩，郭兄，你們幫個忙。」小方道：「仗義執言吶。」

「郭某是奉命來請方少俠的，方少俠堅不受邀，郭某還擔心如何向大人交代呢！」

「四面楚歌了。」田長青笑道：「小方，時間寶貴。」

小方歎口氣道：「好吧！眞把我關入監牢，就不用參與這一場搏命之戰了。」

＊　＊　＊

程硯堂果然已坐在「迎香閣」中。

花芳站在閣門口，五十名捕快分守在「迎香閣」的四週，兩個親信分立在程大人的身後。

他沒着官服，輕袍羅帶，一臉笑容，起身迎上來，竟先行抱拳一揖，道：「硯堂趕來向諸位致謝。」

「爹，我來替你引見。」介紹完小方後，又加了一句話，道：「他來向爹請罪，爹要從輕發落，扣押收監，我們就少個幫手了。」

小方被講得面紅耳赤了，急急躬身一禮，道：「晚輩年幼無知，冒犯官威，還請大人海涵。」

「方少俠萬勿多禮，下官還未謝過救命之恩，小女素少家教，胡說八道，方少俠可別放在心上。」

「小方，」程小蝶仍不放棄捉弄他的機會，道：「我早說過，我爹是來向你答謝救命之恩的，沒有騙你吧！」

小方這個人，在朋友相處時，能言會道，對付敵人，更是口齒如刀，但年少臉嫩，害羞的毛病還未克服，心懷慚疚，那就更難自禁，連脖子也臊紅了。低聲道：「程姑娘，妳心中有氣，刺我一刀就是，別再用話刺激我，會逼出人命啊！」

看他臉紅脖子粗的樣子，程小蝶倒是有些吃驚了，暗道：「這個小方啊，作弄起人來口花花，怎麼如此不堪人損呢？倒是不能再逗他了。」

幸好吳先生接了口，道：「大人親冒矢石之險而來，實見盛情，我等感激不盡，不過，此地即將成搏殺戰場，兇險甚多，大人情分已到，還是早些請回吧！」

程知府望了愛女一眼，程小蝶以目示意，表達出此地不宜久留。

「好好好。」程知府道：「下官即刻離此，不過，先行預約，此間事了，下官設筵慶功，諸位務請光臨。」

「恭敬不如從命，我等如能留下性命。」田長青道：「一定叨擾。」

程知府匆匆離去。

程小蝶却心中不安起來，忖道：「連田大哥這樣豪放的人，竟也有着不願見官神態，難道作官的人，眞會有一種官威，使江湖中人不願交往麼？」

她那裏知道，田長青心中的感覺，他和小方心中都有着身負叛逆大罪的認知，一旦遺詔出現，他們都是統率叛軍的將軍，說不定會和程硯堂對決沙場，他們投了一生的歲月，一道作這樣準備，這攀交之情，那裏會萌生得出來呢！

太深遠了，所以，程小蝶想不到。

但吳一諤想到了，微微一笑，道：「有些事物，人定或可勝天，常奇這一番功敗垂成，也幫助消弭去潛隱了近百年一場禍亂，可眞是萬民之幸啊。」

這番話說得很明白了，田長青、方懷冰，都爲之怦然心動。

程小蝶也感覺到了。

這個聰明的小姑娘也立即打開了心鎖，也體會出田長青和小方都對自己生出了眞正的友情。

眼睛有點濕潤了，程小蝶好想哭一場，江湖豪俠，一旦交上朋友，肝膽相照，就不是官場上那種虛相委蛇可比的。

「田大哥，小方哥。」程小蝶舉手拭去臉上的淚痕，道：「你們惜愛我，我心如君心，小妹說過，會給你們一個交代的，不會讓你們失望。」

什麼事，程姑娘沒說清楚，田長青也沒追問，哈哈一笑，道：「天下太平，那就是萬民之幸啊。」

吳一諤笑道：「程姑娘，妳那裏是閨門千金，像煞個江湖兒女啊，就憑妳這股巾幗豪氣，我也要全力幫妳，耳目已去，餘下的只是刨根尋底了，最壞的結果，就是讓它永沉海底。」

程小蝶忍不住了，終於淚如泉湧，哭了個唏哩嘩啦，但她嘴巴還在笑。

這是開心哭啊，高興得流出了眼淚。

三生有幸啊，怎麼一出江湖，就遇上了這麼些武功卓絕的好朋友，他們年歲不同，却一般的愛護她。

小方也恢復了活潑，笑道：「哈哈，姑娘就是姑娘，眼淚裝在口袋裏，說哭就哭啊，這一招咱家是萬萬的不及了。」

「人家感動啊！」程小蝶道：「又不是傷心落淚，有什麼好笑的。」

「小蝶，我答應妳！」田長青道：「不管日後有什麼變化，我和小方都不會讓妳受到傷害。」

「對呀！」小方接道：「田大哥一言九鼎，小弟是唯命是從啊。」

幾句淡淡的交談，許下了絕對相護的誓言。

程小蝶好衝動，很想撲入兩人懷中大笑一場，或是哭個痛快，親他們幾下，隨他們怎麼辦吧！準備以身酬知己了。

情愫分作兩家春，程小蝶忽然發覺了，對小方也有點銘感於心。

程姑娘又喜又感動的忍下了衝動，田長青和小方都表現了謙謙君子之風，程小蝶也只能表現出莊重淑女風度。

三人出身不同，肩上的責任也不同，心情感受也就大不一樣了。

站在一側冷眼旁觀的郭寶元，看得佩服極了，他想不通，這個大小姐怎麼會一下子和兩位江湖高手拉上了如此深厚的情意。

吳一諤、小方、田長青，個個身負絕技，就江湖上眼光去看，是高不可攀的人物啊！

「前輩，時光還早，我們要不要坐息一下？」田長青道：「常奇如是下了狠心，密室之戰，也許會是個同歸於盡之局。」

吳一諤一下子呆住了，千思萬慮，竟然沒有慮及於此。

是的，如果常奇在密室中埋下了大量火葯，情急之下，點燃起來，身在密室，絕難逃過劫難。

「這倒是不可不防，以常奇自私的生性，」吳一諤道：「是一個沒有面對死亡勇氣的人，但如他陷入了完全絕望之中，也可能來個玉石俱焚，陪他一起死亡，就有些劃不來了，至少，用不着我們全體陪他。」

「我只是猜測而已，大量的火藥運入沙府，絕難保密。」田長青道：「花芳、苗蘭如有聽聞，應該早就告訴我們了。」

「沒有聽過。」苗蘭笑道：「我陪你打頭陣，由你的武功掩護，我相信我的役毒威力可能增强十倍。」

「如果再加上我的飛蝗，那就無往不利了。」花芳道：「我和苗蘭都無法擋住大法師的飛劍、火蓮，來不及役毒傷敵，就被他搶去先機，受制於人，由你出面擋住他，情勢就完全改觀了。」

「兩位姐姐，不能這樣啊！」程小蝶道：「要去，也該由我陪田大哥去，我是罪魁禍首啊！」

「程小妹，別爭了。」苗蘭道：「我們進入中原，就是爲了找他，我和花芳要的是活人，可不想帶一具屍體回南荒，如果他死了，我們目的成空，

活着也很乏味了。」

苗女多情，果然表現得擲地有聲，是生同羅幃死同穴的愛戀。

「如若我這個被推掌理兵符首腦人物，應當受到尊重，」吳一諤道：「如何遣兵調將，好像應由我來決定，對是不對？」

「對對對，是該由前輩決定。」田長青躬身一禮，道：「在下恭候差遣。」

吳一諤拂髯一笑，道：「吸血飛蝗雖然厲害，但要利用廣闊空間施展，所以，我要苗蘭作幫手。」

「老前輩，你是主帥呀！」田長青道：「應該坐鎮中軍，有事弟子服其勞，打頭陣，當先鋒的事，該是我的事了。」

吳一諤笑一笑，道：「相信我的技藝成就，絕不在你之下。」突然伸出右掌，一隻早起的麻雀，正在吱吱喳喳的叫着，由閣門外面飛過，不知為什麼突然轉個頭，飛入吳一諤右掌心中落下來。

他只是平平伸出一掌，既未作勢抓取，也未聞呼嘯掌風，就把一隻飛行於丈許外的麻雀，引入了手掌之中。

這可令人震動的功力，吳先生這位大智者，終於露了一手驚世駭俗的成就。

這是一種叫人越想越怕的武功，田長青、苗蘭、花芳、方懷冰，全都看傻了。

吳一諤右手微震，麻雀又展羽飛去。

片羽未傷吶！

「田少兄，吳某抗拒常奇的能力，還可和少兄媲美吧！」

「前輩高明多了，長青五體投地。」

「好！那就別和我爭什麼了。」吳一諤道：「程姑娘，妳說得不錯，妳是這場大戰的主角，當然要身先犯險。」

「是！程小蝶一切遵命。」

「你那支玉鳳軟劍，利則利矣，可是密室中施展不易。」吳一諤道：「應該換個兵刃。」

程小蝶立刻向郭寶元要一把雁翎刀。

「苗姑娘，願不願隨吳某先入密室？」

苗蘭看了田長青一眼，道：「長青不敢辭，小苗女願附驥尾。」

吳一諤道：「郭總捕頭。」

「寶元候命。」

「你是捕頭，捉匪緝盜的事，豈可後人。」

「是是是，赴湯蹈火，寶元萬死不辭。」

「你選兩個精壯捕快，各帶備黑狗血兩筒。」吳一諤道：「隨在我們身後五尺處，聽我之命，噴向妖術，不可跟得太近，那會妨礙我們對敵身手。」

這是說，不要他們對敵，他們是專對付妖法的。

「寶元聽命行事。」

「前輩，」小方帶着一臉靦覥的道：「我可不可以換下程姑娘，我的玄陰寒冰掌，雖然還不到十分火候，但傷人於八尺之外，還可以勉力做到，在密室之中動手，似乎是可展所長。」

「所以，你要負責保護郭總捕和兩位捕快的安全。」吳一諤道：「作為後應，如果常奇眞會邪術，必會先行狙殺郭總捕頭等三人，以免邪術受制。」

小方躬身受命，忖道：「能保護郭寶元，自然也可以暗中接應程小蝶和苗蘭了。」

田長青苦笑一下，道：「讓我投閒置散，是不是有點可惜呢？」

「田少兄，我一直不太相信常奇有同歸於盡的勇氣。」吳一諤道：「密室中或有毀滅的佈置，但常奇一定會先行逃走，可能是只有他一個人知曉的密道，作緊急逃生之用，所以，這防止常奇逃走的大任，就由你一肩承擔了，花芳姑娘以飛蝗助你監敵、追踪，絕不能讓常奇逃走。」

田長青點點頭，道：「晚進全力以赴。」

「田少兄，常奇如若逃走，我們這一切行動，就變得完全失敗，五年內他就能東山再起。」吳一諤道：「再想集結我們這批人，只怕十分困難了。」

「我明白。」田長青道：「為德不卒，不如不為，只要他逃出來，晚進追他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斬草除根。」

「前輩。」花芳道：「小苗女的吸血飛蝗，飛得相當快速，我會全力幫助田大哥，盡失飛蝗，在所不惜。」

吳一諤放心了，微微一笑，目光轉注到阿橫、阿保的臉上，道：「兩位守在花園中，負責截殺逃出來的白蓮教教徒，也幫助琴、棋、書、畫和一衆捕快，阻截敵人援兵。」

阿橫、阿保躬身領命。

「敵人會有援兵？」郭寶元道：「沙府之外，有一千多軍士，團團圍困，一百名弓箭手，分佈五處，就算常奇早伏援軍在外，衝進來也不容易。」

「如是伏兵就在這沙府之中呢？」吳一諤道：「他們平日混在一般僕婢之中，是常奇的死士，只有在他生死交關的時候，才能召喚他們現身阻敵。」

郭寶元楞住了，這應該是絕不可能的事啊，一般江湖人物，怎能有這等匪夷所思的佈署。

吳一諤歎息一聲，道：「常奇是江湖人物，也是指揮大軍作戰的統帥將軍，他通曉兵法，也精通江湖上的鬼域技倆，不能純以江湖人物去對付他。」

苗蘭苦笑一下，道：「這個，我相信中原人，詭詐難測，所以，南征漢軍常把苗族人打得潰不成軍，但如論個人之勇，苗族的戰士可是强過漢人多矣。」

吳一諤道：「對！江湖高手，不管

如何出類拔萃，只是一個俠客，不能為將，將在謀，而不在勇，田少兄是深通兵法的高人，多向他領教一些練兵之道，妳和花芳都會成為南荒之霸，數千人以上的大對抗，無用兵之能的人，勝算極微。」

「多謝指教。」苗蘭道：「不敢欺瞞前輩，我可役之蛇已經不多，只餘下七八條了，今夜毒蛇傷亡慘重，被常奇設下陷阱，傷我十之七八，花芳的飛蝗也只餘十之二三了。」

「是求功心切之故。」吳先生道：「物用其處，威力無比，今夜你們消滅了沙府中暗伏的毒針、毒弩殺手，手到擒來，殺得無聲無息，就是田少兄和方少兄也無法辦到。事實上，任何武功高强的人，也無能辦到，但飛蝗、毒蛇已落入常奇的設計中，就很難發揮威力了，進入秘門之後，不要輕易役蛇行動，免遭無謂的損傷。」

「知道了。」苗蘭道：「今夜之戰，給我和花芳很大的一個教訓，但也使我們懂得了利用時機。」

「很好，我們過去吧！」吳一諤當先而行進花園，直入大廳。

天色已經大亮，景物清晰可見。

「常奇，我遵守諾言，希望你也能遵守。」吳一諤道：「我已要他們收集數百桶桐油，你如不守約定，打開秘門，我就灌油放火了。」

「惡毒啊！陰險吶！」常奇的聲音傳了出來，道：「本法師也有一點自歎不如了。」

但聞一陣吱吱之聲，大廳一角突然出現了一個門戶。

說是一個門戶，倒不如說是一個地洞，是由地上裂開了一個洞口，足足有八尺方圓大小。

吳一諤凝神看了一陣，低聲道：「常奇的聲音，不是由地下傳出，那說明了，他是藏在牆壁內。苗姑娘，這座四合院後面是甚麼地方？」

「一個小小的假山。」苗蘭道：「原本是一座畝許大的假山，被常奇去了一大半，也削低了很多。」

「這就對了，假山和牆壁連起，難怪這座四合院燒得火光觸天，他們一點也不受威脅。」吳一諤苦笑一下，道：「這一點事先竟未想到。」

但聞常奇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吳兄，我這裏已開門恭候，請君入甕，進來受死吧！」

程小蝶、苗蘭、郭寶元都聽出來了，聲音由牆壁中傳出來，牆壁似早已留下了傳聲的隙縫，只是一個臨時借住之處，竟也花了不少的工夫。

吳一諤沒有回答，走近洞口，向下望去。

只見一道青磚砌成的階梯向下通去，但深入一丈五尺後，轉向一側，不見有人防守，也無燈火照明。

「吳兄。」常奇的聲音又傳了出來，道：「地下通道，狹窄黑暗，兄弟還另有機關佈置，如果吳兄等不想下來冒險，最好不要勉强，明天午時，兄弟願率領屬下，和諸位作一決戰，地點由你們選擇如何？」

吳一諤更吃驚了，聽口氣，似乎是明日午時之前，練法就可以功德圓滿，難怪常奇能走不走，留下來全力抗拒。

一陣仔細觀察之後，吳一諤發覺聽壁上沒有可以窺伺的眼洞，就是說彼此可以對話，却無法看到對方。

吳一諤舉手招過程小蝶和苗蘭，低聲道：「兩位跟在我身後，保持兩尺的距離，有暗器，最好取出來握在手中，沒有暗器，請撿些石塊放在身上，留心兩側牆壁突然的襲擊，聽到警訊，先行出手。」

聽不到吳一諤的回答，常奇似是有點急燥了，大聲喝道：「吳一諤，你可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怎麼連話也不敢說了。」

吳一諤仍不答話，但已飄身而下。

程小蝶、苗蘭可沒有這樣功力，放輕脚步，踏階而下。

小方也不能，只好跟着階梯走。

最苦的是兩個捕快了，前面的人走得無聲無息，兩個人只好躡足而走，盡量不發出聲响。

吳一諤探頭看去，右轉的地道也只有一丈多長，又向左面轉去。

九拐十八彎，等到程、苗二女到了身後，吳一諤突然一長身，箭一般向前射去。

只聽兩聲輕微的悶哼傳過來，二女急急趕過去，只見吳一諤站在一堵門前，牆上靠着兩個黑衣人。

他們手中還舉着刀，似是隱在轉角處，準備偷襲，刀還未及劈出，人已被點了穴道。

小方心中忖道：吳先生的武功果然比田長青高，而且還高出很多。

伸手在木門上摸了一陣，吳一諤搖搖頭，道：「常奇詭計多端，這座木門相當堅牢，撞開它，必有一陣急矢利弩的攻勢，這等狹窄的通道中，很難閃避，諸位請退至轉彎處。」

「前輩，我先試試如何？」小方道。

地道的形態，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預先部署，似已不太合用了。

「好！」吳一諤向後退了幾步，隱入轉角處，道：「撞開木門，就暴露了我們已入秘門的事，正式展開惡戰，你們小心點，盡量不要離我太遠，但生死之間，還靠諸位隨機應變了。」

他展現出的武功，已使人人敬服，自是個個點頭遵命。

小方也不是莽撞的人，先行運氣行功，玄陰氣功，運足十成，整個人就似一個大冰塊，程小蝶等身在六尺外轉角處，仍感到寒氣襲來。

寒冰掌是以寒弄傷人，郭寶元心中忖道：難道也有碎石開碑的威力不成？

但見小方一個身子平平飛起，整個人向木門撞過去，蜷起的雙腿近門時突然蹬出。

但聞一陣木門碎裂的大震，門被一撞而開，但小方人却借勢升起，全身平貼在頂壁中，就像刻在上面的一件浮雕。

果然是一陣急勁的强弩、毒針，蜂湧而出。

箭勁之强，射入迎面牆壁的青磚上，深入了七八寸深。

程小蝶、郭寶元暗暗咋舌，就算穿上鐵甲，恐怕也會被射穿。

毒針是特號大針，也都有三寸多長，强勁的釘入了磚壁中。

數量之多，釘滿了一面牆壁，毒針、長箭加起來，至少有一百多支。

「小方，你沒事吧？」程小蝶急急的大聲叫問。

「很好啊！」小方道：「這些强箭毒針都是機簧發射，强勁得很，一陣疾風衝出，籠罩了整個門面，可惜百密一疏，沒有部署下射向頂壁的針箭。」

「你還很高興啊？人家擔心死了。」程小蝶嗔道：「現在要如何行動？」

「門裏形勢寬闊，一片黑暗，」小方道：「似乎是一處廳堂，我先進去，諸位等我招呼再進來。」

但見人影一閃，吳一諤已像一條急矢般射入門內。

「搶功啊，老前輩！」隨着喝叫聲，小方也竄入了室中。

看二人身法的快速，郭寶元暗叫慚愧，忖道：如非由這些江湖絕頂高手介入，但只是這扇門，我們就衝不進去，如何能抓到常奇？

程小蝶、苗蘭也開始行動，分由兩側躍入門內。

郭寶元回顧了兩位捕快一眼，低聲道：「人家不求名利，冒險犯難，身先士卒，我們可是吃糧當差的人，不能讓別人失望、笑話，死了是盡忠殉職，沉着點，不能忙中出錯。」

這番話果然激起了兩個捕快的豪氣，低聲道：「頭兒，放心吧！絕不會讓你丟人現眼，咱們武功不好，那是沒法子的事，但視死如歸的勇氣絕不輸人。」

兩個人挺起胸膛向門內走去。

郭寶元緊隨兩人身後。

小方說得不錯，門內是個小廳，控制長箭、毒針的機具還在，但却不見敵人。

吳一諤、小方站在大廳中，似是正在運足目力搜尋，但廳中太暗了，看得十分吃力。

這地方就看出郭寶元的經驗了，伸手入懷，取出火摺子，用力一晃，燃起了一道火光。

火光不大，但已足夠幫助吳一諤和小方看清楚室中的景物了。

「這裏似乎是根本沒人防守。」吳一諤道：「如果不是誘敵的死局，應該還有門戶。」

郭寶元行動快速的移動了室內幾張桌椅，放在門口下面。

「好，有郭總捕這等閱歷豐富的人，我們就少了很多被困的機會。」吳一諤道。

原來，此處如是佈下一個死局，必會有鐵門之類的佈置，藏於頂上，發動機關後落下來，把出口堵死，也把人困住。

有暗門機關，鐵門一定設在門口的地方，郭寶元移動了桌椅，擋在那裏，就是希望免去被困之危。

這是累積而成的江湖經驗，但必需要搶在第一時間動手，才能發揮效用。

程小蝶暗暗記在心中。

小方已開始在四壁搜查。

吳一諤却凝聚內力喝道：「常奇，我進來是成全你放手一搏的心願，你要是憑仗機關佈置，拖延時間，那就不用以武功決生死了，咱們各用惡毒手段對抗。」

聲音雖然不大，但地室中已回音不絕，繞過人的耳際轉動甚久，才消失不聞。

「你沒有被强箭、毒針射死，可眞命大啊！」常奇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不要太逞强，針上劇毒，除了我配製的特別解藥之外，一般解毒藥物無法醫治，吳兄，要不要兄弟送上解藥？」

顯然，常奇無法看到這裏的景象，不過，倒是很相信强箭、毒針的佈置，一定可以傷人。

「我很好，常奇，想殺死我，只怕要你親自動手了，武功、邪術都可以，但這些機關……」

但聞蓬然一聲，一道鐵門落了下來。

果然被郭寶元料中了。

鐵門砸破了兩張桌椅，却仍被阻止住，無法再往下落，留下了一個二尺多高的空隙。

夠了，已經足可供人出入之用。

小方、程小蝶、苗蘭都轉過頭去，望向郭寶元，點頭向他致謝。

郭寶元抱拳作了一個羅圈揖，表示出不敢當的意思。

大家禮尚往來，却沒有發出一點聲息。

郭寶元取出第二隻火摺子，燃了起來，但却交到一個捕快手中。

室中景物更爲清明了。

「吳兄奸得很啊！」常奇道：「竟然早在那裏放下了阻擋鐵門之物。」

常奇已經發覺，鐵門只落下了一半，這一計又落了空。

「常奇，我的耐心已經被你磨光。」吳一諤道：「我們先從這地道燒起，再由假山上挖個洞灌油下去，燒上三五個時辰，常奇，你是鐵鑄的也把你燒熔成水了。」

雙方展開了心戰對話。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倩倩聽到鹿杖翁對她叙述十七年前之往事，才知生母被害以及自己之身世，如夢初醒，痛恨其父銀鬚叟也惱恨武雲孃，誓爲母報仇。丹丘有見至此，在女山湖邊倩母墳前，以風流瀟洒逗她開心，再以三寸不爛之舌叙述了武雲孃與紫烟蘿之始末來由，又以親身經歷証實紫烟蘿乃孝女，武雲孃亦非仇人，漸漸開解了倩倩內心之傷悲，也化解了一場之仇恨，可謂用心良苦……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女山湖

旗女齊女紫烟蘿　爲主代罪解怨仇

「放開我！該死！」

蕭丹嘻嘻一笑，說：「放開妳，我不是該死，是死定啦，除非妳答應我，不放出妳那情絲來。」

旗女啐了一口，說：「紫烟蘿，甚麼情絲，多難聽，除非你答應我，不再溜跑。」

「好，咱們一言爲定。」蕭丹說，放開手來：「說正經，而且說來話長了，妳道適才那姑娘是誰？便是妳們那總鏢頭，亦即是紫烟蘿同父異母的妹子，妳們尋訪了多年的金豪，敢情就近在眼前，就居住在前面湖邊。」

此言一出，那旗女又驚又喜，道：「此話可眞？」

但一看蕭丹的臉色，就知眞而又眞了，從相識以來，就只會胡調嘻笑的丹丘狂，竟然嚴肅起來，也不由她不肅容相向。

蕭丹掃了一眼，說道：

「這湖邊空曠，不怕有人前來聽了去，事在緊急，妳可聽眞了，妳必已聽到傳聞，情俠大鬧揚州，火焚衆香樓，殺死官差衙役。」

旗女仍然哼了一聲，說道：

「若不是聽得傳聞，知道又是你這丹丘狂假冒情俠，我還在青州道上苦苦的尋，痴痴的等。」

當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若得這旗女相助，又豈僅可化解倩倩的仇怨，情俠希夷和紫烟蘿這筆風流帳，也容易安排了，蕭丹肅容道：

「這就是我不告而走，匆忙南來之故，妳們猜得不錯，情俠希夷，敢情眞是胡奇，生相奇醜的胡大哥。」

旗女不禁啊了一聲，說道：「果然被她猜中了。」

「且慢，」蕭丹道：「我不告而走，匆忙南來，就是要紫烟蘿，現今的金鳳總鏢頭相信，情俠希夷，另有其人，不是胡大哥，我且問妳，有一個衆香樓的苦命女，親眼見過情俠希夷的翠翠姑娘，可已到了金鳳鏢局？」

「我明白了。」旗女說：「那翠翠姑娘說，是情俠希夷命她前去鏢局投靠的，原來，是你的安排，用意是要我家總鏢頭相信，情俠希夷，端的倜儻又風流。」

旗女嘆了口氣，才又說道：「那又如何，豈不更增了她的相思苦。」

蕭丹當下把那日在青州道上，胡奇突然現身相見，示以眞面目之事，對她說了。道：「胡大哥之所以生相奇醜，可不是本相就如此的，你們都已知道，不過是那腮上長了個大惡瘤，便是那鬼醫鹿杖翁，也可替他割除，那時便判若兩人了。我且問妳，妳可知他爲何姓胡名奇？一燈大師賜名爲奇，胡却不是眞姓。」

旗女點了點頭，道：「因爲一燈大師拾他於胡地，故以胡爲姓，不僅生相奇，身世亦奇，因此以奇作了他的名。好教你得知，不論是旗女，還是現在的金鳳總鏢頭，皆對我以姊妹相待。」

蕭丹也點了點頭，心說：「不怪這旗女對她不僅忠心耿耿，而且亦喜亦憂，喜樂與共了。」口中道：「好，既然妳知道，那就容易明白了，胡大哥惡瘤非是不能割除，而是在他尋訪到親生父母之前，不能割除。」

旗女竟又點起頭來，說道：「因爲一旦割除，他的親生父母便不能辨認他了。我明白。」

「好極了。」蕭丹道：「那日在青州道上，胡大哥突然現身出來，言道：他答應紫烟蘿，走遍海角天涯，他亦要尋找到希夷，把一個風流又瀟洒的希夷帶回她身邊。」

「但他就是希夷呀。」旗女說。

「不！」蕭丹說：「現在仍是自慚形穢的胡奇，小姐，不許妳打岔，我得快些兒都對妳說了，都怨我不好，不怕告訴妳說，情俠希夷就是胡奇。」

「其實，我們仍然猜到了。」

蕭丹掃了一眼，眞怕倩倩會跟踵追來，雖然岸邊野曠，但天色太暗了。道：「妳們只是猜想而已，敢說不以爲，甚至希望情俠希夷，風流瀟洒又多情？就像……就像……像我一般模樣兒。」

蕭丹邁了一步，轉了轉身兒，旗女啐了一口，說道：「臭美，還不快說。」

「那胡大哥就說啦，錯已鑄成，爲今之計，趁妳尚未回轉金陵，見到妳那總鏢頭之前，讓那紫烟蘿確信情俠希夷，另有其人，並非是奇醜的胡奇，現在，妳明白了麼，小妞，於是……於是……」

「於是……原來你故意把我留下在青州道，苦苦的尋，痴痴的等，日夜兼程南下，大鬧揚州，並安排那被你這個假情俠相救的小翠前往投靠，親眼見到，情俠希夷……」

「端的瀟洒又風流。」

旗女又啐了一口，不過，滿腔的幽怨，登時化爲烏有，道：「我說啊，怎生總鏢頭對我多一句也不問，說起情俠希夷大鬧揚州，竟然色舞眉飛，也不再那麼幽怨了。」

「因爲。」蕭丹嘻嘻一笑，說道：「我要那小翠，轉誦了兩句詞兒，待他重垂畫眉，任由她，細數郎輕薄。好了，這是一樁，小妞，這事兒非同小可，適才那姑娘，名叫倩倩，實是妳那總鏢頭同父異母的妹子，就有這麼巧，自從我大鬧揚州後，那蘇杭雖好，却怕在江湖中一呼百諾的紫烟蘿一聲令下，我這假情俠便無所遁形，是以獨個走荒涼，巧巧地被我遇上了……」

旗女哼了一聲，酸酸地說：「不用說，你又賣弄你那風流手段兒，迷惑了人家。」

「這番妳却猜錯啦，我與她相遇於途，就有那麼巧，適才妳見到的那三個賊子，突然飛馬前來，倩倩只道我不會武功，心急救我，竟把我拉上她的馬去，就這樣，來到了這女山湖邊，喏，就是湖的那一邊，當眞是寃家路窄，小妞，妳猜，我又遇到了誰？竟又遇到那該死的賊鬼老兒。」

「鹿杖翁！必是如影隨形，跟踪你，追尋到了。」

「陰魂不散就眞。」蕭丹道：「不是追踪我，而是先已在了，敢情這老兒與倩倩的爹銀鬚叟，是多年的老友，小妞，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妳們找遍了海角天涯，也尋找不到的人，竟被我遇上了，小妞，妳道那銀鬚叟是誰，敢情便是金豪，金鳳的爹，武雲孃的丈夫。不怪你們尋訪了十多年，也杳無消息了，一者絕想不到他竟會就在金陵左近，二來，他一夜之間白了頭，已是面目全非，只怕那武雲孃見到了，也再認不出她的床頭人來。」

蕭丹當下把武雲孃錯手殺死倩倩的娘，那段情孽恩怨，說了出來，跺了一下脚，說道：「你說，糟是不糟，都是那賊鬼老兒不好，她爹對她隱瞞了十多年，倩倩一朝得知她娘被武雲孃所殺，那肯甘休，我千方百計，好不容易，才把她勸阻住了，倒先來了仇人之女。」

旗女也楞了一楞，道：「原來有這麼多情由，不怪你把我引開來了，你不敢見紫烟蘿，這倩倩姑娘不能讓她們相見，好教你放心，而今只有金鳳總鏢頭，紫烟蘿早已銷聲匿跡了，總鏢頭豈會和賊子打交道，不過人家既然以禮邀請，盛情難却，這才派我前來。」

說着，一揚頭兒，眉兒也揚了揚，道：「好教你這丹丘狂得知，不知你聽到那些神乎其說沒有，紫烟蘿無處不在，同時，在不同地方出現麼？眞像有分身法兒。」

「我明白了。」蕭丹點頭道：「你們這兩個旗女，既然手中都有紫烟蘿，幪了面，當然人家辨不出眞假來，嗳唷，你爲甚麼又擰我。」

旗女又怨又恨，道：「適才你故意在我們面前露那一手兒，哼！這是教你曉得，別以爲你們那無名山莊的玄門功夫，就是泰山北斗，禪功無相，也不輸於你，其實，壓根兒就只有天羅地網的紫烟蘿，並無紫烟蘿其人，甚麼眞眞假假……」

那旗女霍地一旋身，蕭丹不自覺，就退了一步，因爲旗女不見了，眼前是一個幪面人，在星光之下，那幪面的絲網上，也閃爍出宛若繁星的暗光，而且流轉幻滅。

是旗女的聲音，說道：「讓你見識一下紫烟蘿，你說，我是眞，還是假？」

「好極了！」蕭丹喜極，說道：「倩倩姑娘從那三個賊子口中，知道紫烟蘿被邀請前來，打旗兒的行、先，旗女已現身了，她同父異母的姊姊，隨後就到，她必也不疑，你是個聰明的姑娘，當然知道該怎麼做，快回去，我先行一步了。」

蕭丹繞過山脚，迎着東方，東方的天際，已出現了魚肚白色，待得她奔回原處，只見那三狠，屍橫滿地，那還有倩倩的影子。

蕭丹一見，也不禁爲之心寒，但倩倩恨極了這三個賊子，却也不難理解，她爹怕暴露了行藏，一直忍讓，倩倩不僅懷恨，而且積恨久了，再加上聽說殺母仇人之女亦應邀前來觀禮，如何不怒上加怒。

只見山頭上那大火雖然熄了，黑烟已灰白，但仍在隨風飄散。跑上山頭一看，沒留心脚下，啊呀！死屍！竟又踏在死屍上。

轉身就跑，恰是曉烟冉飛，朝霞映亮了墳頭，驀見那墳前一個人影一晃，原來是在跪拜。

朝霞染紅了東方天際，也染紅了老樹枯藤，把那一坯黃土，也染得紅了。

蕭丹一怔，是誰在跪拜？不是倩倩，因爲那女子不是一身綺羅裳，即使換回了漁家女的衣衫，也不是粗衣布裳。

那俯伏的女子盈盈起身了，晨風先把閃閃生輝的風衣飄展起來，現在，那女子的頭抬起來了，不僅相距在數丈之外，而且背對着她，奇怪，那女子的頭髮怎麼也閃閃生輝？

蕭丹的眼睛越睜越大，啊呀！紫煙籮！

不是頭髮閃閃生輝，而是罩在頭上的絲網，絲網在朝霞掩映之下，發出縷縷閃光，誰說她沒見過紫煙籮，曾作爲紫煙籮化身的旗女，昨晚，不，不過一個多時辰前，讓她見到了，莫非隨後前來的紫煙籮金鳳，已得旗女相告，已盡知一切，前來拜祭？

她多想見識紫煙籮，令胡奇胡大哥到了她面前，就木訥起來，就自慚形穢，那自是美絕人寰，偏又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她如何不想一見，想了好久了，但她一怔之下，轉身就跑。

不行，因爲而今現在，她是情俠希夷呀！就是要讓紫煙籮的金鳳相信，情俠希夷，不但風流又瀟洒，而且就在江南，怎能讓她見到。

但蕭丹只跑了幾步，就停步一縮身，躲在湖邊的一個土丘後面。

因爲，話聲，身後傳來了話聲，而且是倩倩的聲音說道：「你是誰？爲何來拜我娘？」

湖邊曉煙迷離，不怕被墳前的人見到，而且，誰又會來注意湖邊？

蕭丹看見了，果然是倩倩，從墳後轉了出來，顯然已對這跪拜的人，注視了好久。

禮多人不怪，何況是向她娘的墳墓跪拜，倩倩的聲調柔和中，流露出訝異，但那跪拜的人緩緩地站了起來，倩倩却後退了一步，眼睛也睜大了，再又加重了語氣，問道：「你！是誰？」

「那麼，你是倩倩妹妹了？」

聲音顫抖，顯然她極是激動，緩緩地伸出手來，向前走了一步。

只見倩倩面色陡變，霍地退了一步，一搖肩，好快的身手，登時閃出一片寒濤，竟已把劍撤在手中。

手中劍一指，聲調登時也冷厲起來，切齒道：「你是……紫煙籮！」

「我是……金鳳，妹妹，你的姊姊呀！」

瞧得蕭丹心頭一緊，只見那金鳳兀自伸着手，只要再上前一步，倩倩手中劍便會刺入她的胸膛，但那金鳳仍然上前一步，啊呀！

蕭丹幾乎驚呼出聲，那是慧劍呀！削鐵如泥！倩倩心中可沒她這個姊姊，只有仇人之女，蕭丹知道倩倩的性子，只會份外眼紅的。

那劍分明刺中了，只見金鳳驀然一搖晃！顯然倩倩也大出意外，紫煙籮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竟然不躲閃，反而向她的劍迎了上來。

即使是仇人之女，却也不是殺母的仇人，倩倩若不是駭然，也心軟了，只見她霍地一沉肘，但並未撤回劍來，那劍雖已刺中了，但並未刺入胸膛。

不好，只見金鳳的身子又一搖晃，顯然已傷在倩倩的劍下了，兀自伸着手，柔聲道：「妹妹，若是能消除你心中之恨，你殺吧……」

倩倩的劍垂下了，因爲，金鳳的聲調不僅柔，而且弱了下來，只聽她繼續說道：「當年，我娘在氣惱激怒之下，誤傷了你娘，一直歉咎悔恨，十多年了，尋遍了海角天涯，妹妹，尋訪你呀！上蒼見憐，妹妹你已長大成人了……」

不好，金鳳的聲音越來越柔弱了，身子漸漸……漸漸矮了下來，蕭丹大急之下，霍地飛身一掠，恰好把倒下來的金鳳接住了。

適才背對着她，看不見，現在才見到金鳳已是血染胸膛，不僅傷

了，而且傷得不輕。

蕭丹那敢怠慢，駢指在她胸前連點，閉上了金鳳的穴道，道：「倩倩，你爲甚麼傷她，她是你的姊姊呀！」

那倩倩顯然也着了慌，却是金鳳的聲音雖然柔弱，却已緩過了那口氣來，說：「你！你是誰？妹妹，我能見到妹妹已長大成人，即使死，也死得瞑目了。妹妹，我成全了你的……孝心，妹妹只求你，也成全我的……我代我娘償命，把血……洒在你娘的墳台……」

原來她是這般心意，代她娘償命，原來是有意要血洒墳台。

蕭丹叫道：「快別出聲，紫煙籮，啊……不，該叫你金鳳總鏢頭，你這妹子倩倩，亦知當年你娘，那武雲孃，不是有意要傷害她娘的，而是……收招不住，倩倩，你……還等甚麼，還不快去取金創藥來，還有，那糟老兒醫術通神，必能起死回生，該已回來了，快去把那老兒找來。」

不僅是那旗女了，連鹿杖翁提起紫煙籮來，也因她的大孝，而肅然生敬，現在，不僅令蕭丹倍增敬意，連滿懷仇恨的倩倩也着了慌，把手中劍一擲，轉身走。

太陽昇起來了，紅紅的旭日，把金鳳的鮮血染紅的墳台，映得更紅了，蕭丹緊緊地抱着金鳳，那敢動彈，雖然閉着了她胸前的穴道，當然不是用的重手法，只不過暫時把血止住而已。

如何不令她肅然生敬，還道金鳳化身爲紫煙籮替她娘化解江湖中的太多仇怨，不過是恩威並施而已，今日可是親眼見到了，爲了替她補償當年的錯手過失，寧願以血來補償，若不是倩倩忽然沉肘，慧劍穿胸，縱有鬼醫鹿杖翁在，也會回生無術了。

心想：胡大哥眞是幾生修到，蕭丹不禁感動得臂上緊了一緊，把她摟抱得更緊些。

不料，懷中不能動彈的金鳳，江湖中聞名喪膽的紫煙籮，竟也把臉兒緊貼在她的胸上。

蕭丹一怔！而且心慌了，幸是金鳳躺在她的懷中，僅能貼在她的胸下，若是稍高些兒，她這假充的俏郎君，豈不被登時揭穿了，若是貼上她柔軟酥胸，如何還能遁形？

原來，她以爲金鳳失血過多，若不是已失去知覺，也已陷入昏迷，敢情貼在她的胸下，竟然那麼緊，可知她不但清醒，而且還能用得上勁。

蕭丹才這麼一怔，忽聽懷中發出一聲輕笑，緊貼在她胸下頭兒也抬起來了，張望了一下，說：「走了麼？還不快把閉了的穴道解開。」

蕭丹啊了一聲，運指連點，道：「你……原來是你！」

敢情不是紫煙籮，而是旗女。

從蕭丹的懷中跳起來，道：「不是我，還會是誰，我已對你說啦，壓根兒就沒紫煙籮，以往，在江湖中來去，現身最多的，是我，既然從沒人見過所謂的紫煙籮眞面目，反正幪了面，聽你一說，我就有了主意了。」

「當心！」蕭丹叫道：「血，血仍在流。」

旗女嗯了一聲，怩聲說道：「那麼，你是眞心了，擔心我，那麼，我即使眞傷在她的劍下，也值得了，丹丘狂，你……眞好。」

蕭丹一怔，道：「你說甚麼？不是眞傷？那麼，這血？」

旗女又格的一聲，揭開衣衫，從衣下拉出一隻仍在流血的死兔來。道：「先前聽你一說，我就有主意啦，你這丹丘狂，別以爲只有你才聰明，孤塚、老樹、朝霞，我一聽，就知你們約會的地方了，何況跟踪在她身後。」

「於是，你就冒充紫煙籮？」

旗女啐了一口，道：「你這人，怎麼啦，我還要說多少遍，這世上若眞有紫煙籮其人，那麼，是我，而不是金鳳，亦不是另一個旗女。快，快走，趁倩倩姑娘未回來之前，快快離開此地。」

蕭丹一怔，說：「那去啊？」

旗女跺了一下脚兒，道：「你這人，還說你聰明，怎麼想不到，當年武雲孃不過錯手殺害她娘，而今，她却是有意殺害仇人之女，一命抵一命，這仇怨豈不是就化解了。」

把血淋淋的死兔向湖中一拋，噗通一聲，把晨早平靜的湖水，激出一圈圈淚紋。

「當眞，」蕭丹說：「好主意，快走，你快快離開。」

「還有你，」旗女說：「你若不走，一個垂死垂危的人，倒會走路麼？」

當眞，嘿！蕭丹心想！我和人家比起來，眞是太蠢了。

「往北，」旗女說，拖了她就跑，道：「北邊荒凉，倩倩姑娘絕想不到我們往北去。」

蕭丹那還敢言語，了不得，原來，若說眞有紫煙籮，這旗女才是了，當眞，在胡奇替金鳳治癒她那絕症之前，不過是個時刻都在等待死亡的垂死病人，連和人過招也不敢的，怎能成爲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煙籮？

她對紫煙籮，那傳說中的傳奇人物，若說曾經肅然生敬，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那麼，現在而今，已由金鳳轉移到這旗女了，尤其是……了不得，她千方百計，也不

知如何能化解倩倩的仇恨，旗女不過用一隻兔兒就化解了。

不用說，武雲孃簡直仇滿江湖，亦是這旗女化解的了。慚愧，而她，却一直當她不過是紫煙籮座下的旗女而已。

心中生愧，何況如飛奔走，那敢言語。

太陽已昇高了，只見前面現出了一座城廓。

「這是何處？」

旗女停下步來，揭去罩頭的絲網，對她嫣然一笑，說：「你聽說過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麼？」

「這是……鳳陽？」

旗女點了點頭，說：「糟了，一身血汚，如何入城？」

蕭丹早脫下外衣來，道：「說不得了，委屈你一下，扮個臭小子，我替你把頭髮挽起來。」

蕭丹把旗女的長髮挽成了一個髻兒，嘖嘖連聲，說：「好一個俊俏的書僮，可惜……」

旗女左顧右盼，轉了轉身子兒，道：「可惜甚麼？」

「我那兩個丫環，若有你一半兒的耿耿忠心，那就好了。」

旗女抿嘴一笑，說：「走啦，我說一個故事兒你聽，從前，距今整整十年了，一個僕婦，一個丫環，帶着一個小姑娘在金陵夫子廟去玩耍，一個走江湖賣藝的老人，恰也帶一個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小女孩，在廟前的場子裡賣藝，可憐那賣藝的老人有病在身，住店沒店錢，吃飯沒飯錢，被那小客棧的人趕了出來，雖然沒三天，至少也兩天沒飯吃了，沒法兒，也去廟前擺開場子……」

旗女走在前面，邊走邊說，聲調兒已有些咽哽：「你想想，人家看賣藝，不過是找樂子，這父女兩人和乞丐差不離多少，餓得連力氣也沒了，何況又有病在身，正因爲沒人看，那老人更非賣力不可，就……倒下了，那女孩放聲大哭。倒吸引了些人來圍觀，這時，來了那僕婦和丫環陪着玩耍的女孩，那自是，打扮得像隻鳳凰。

「那富家女孩，眞好，竟陪同那賣藝的女孩也哭了，說甚麼也不肯走，跟隨的人沒法兒，祇得顧人抬了那賣藝的老人，携着那啼啼哭哭的小女孩，那跟隨的人阻止也不行，不嫌她骯髒，非要携着那啼哭的小女孩的手不可，就這樣，去到了金鳳鏢局……」

蕭丹心裡酸酸的，不自覺，也携着旗女的手，並着肩兒，緩步轉上了大路。

「那賣藝的女孩雖然才七八歲，苦難中長大起來，而且已走了幾年江湖了，自然已懂事了，那時，雖然啼哭不止，心中可也就決定了，今生，今世，永永，遠遠，要報答她的好心和恩情，生要爲她而生，死亦要爲她而死。」

「那女孩，」蕭丹說：「不僅打扮得像鳳凰，名兒也叫鳳，可憐的，賣藝的小女孩，那麼小，受了那麼多凄苦。希望鏢局治好她爹的病。」

「沒有，」旗女說：「油已乾了的燈，是再也點不亮的了，不過，見到他的小女兒也打扮得像隻鳳凰，面黃肌瘦的臉兒漸漸紅潤起來，知道小女兒已有了歸宿，因此，也含笑瞑目了，誰說那武雲孃不是好人，憐恤這老人江湖落魄，雖不風光，却也厚葬，從此，兩個小女孩，夜同寢，日同行，武雲孃待她，也像親生女兒一般，同讀書，同練功夫，由於這小女孩從小走江湖賣藝，身手倒更靈活些，不用說，進境也快些。甚至那一燈大師，佛法慈悲，也把她們視作一人，傳授禪功心法，也不分軒輕。」

「因此，」蕭丹說：「由於那賣藝的女孩更健康，不像那女孩身罹不治之症，練功夫也更勤力，其實成就更高於那女孩子了，現在我知道了，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是誰了，我正握着她的手兒。」

那旗女像是才發覺手兒被人家握着，抛手一笑，說：「人來人往，到城門口了，咱們得趕快，辦正經事要緊。」

當眞，旗女爲何帶她到鳳陽？必有緣故，也必有打算。

現在，在蕭丹心中，她已再不是旗女，而是紫烟蘿了，對金鳳的忠心，睿智靈慧，豈僅令她生敬，更生敬佩，不怪在滄州道上初相遇，人家叫她是雛哥兒了，比較之下，在人家面前，她可不眞是個雛哥兒。

那麼，她還躭心，還問甚麼，自然一切由人家安排。

先去估衣店買了衣衫，旗女道：「城裡有一家醫館，方圓五百里，最是有名，倩倩姑娘必也早已聞名，若說你把她身受重傷的姊姊送來醫救，她必會相信了。」

當眞好主意，道：「但倩倩知道我是初來步到，我怎會曉得有這醫館？」

「但我重傷，可沒斷氣呀，到了。」

只見那醫館門庭若市，扶老携幼，多是貧苦人家，才到門口，只見醫館中搶出一個中年，道貌岸然的先生來，但一見旗女身邊有人，倒不言語了，兀自對蕭丹打量。

旗女一點頭，道：「不是外人，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帶着蕭丹，穿堂過室，一直來到後院。豈僅熟路，簡直像回到了

家裡一樣，只見後園中，花木扶疏，有幾間精舍，竟然不見一人，進入屋內，却一塵不染，打掃得乾乾淨淨，潔几明窗，極是幽雅。

旗女道：「這些年來，江湖中來去，自是不能住客棧的，這裡就是鳳陽城中我落脚的地方，這醫館的大夫由於醫術高明，自然也多江湖中人光顧，那三山五岳的人馬，桀傲狂嚣，即使有求於人，也都不知尊敬的。」

「必是你替他解厄脫困了？」

「不僅此，」旗女道：「施藥施醫，都是金鳳鏢局拿出銀子來，尤其是，再無人敢對他不敬了，倒紛紛爭相拿出不義之財來，作有義之事，連官府也對他敬禮有加，別說這些了，我得趕快走。」

旗女即刻進房換過衣衫，現在，又是那日在滄州道上初見的旗女了，道：「明日天明之前，我必回來，那時，重傷的金鳳，就躺在這床上了，你在黃昏時回轉女山湖，便可有了交代。」

蕭丹可急了，說：「不，我……我不能見她呀，我已對你說了。」

「誰要你見金鳳，即使我，也不能讓倩倩見到，人家夫妻父女團聚，倩倩姑娘不但仇怨已消，我看得出來，而且心中倒生了愧咎，除非你捨不得倩倩姑娘。咱們已功德圓滿，還留下來作甚麼，而且，從今以後，我也不用打旗兒行先了，江湖之上，不再有紫煙蘿，金鳳鏢局，也不用我來作趙子手了，若然還有我未了之事，那就是，替她找回情俠希夷。」

「好極了。」蕭丹叫道：

「小……小……」

見她尷尬一笑，旗女噗嗤一聲，道：

「在你心目中，難道我永遠都是小妞麼？丹丘狂，這名兒，眞沒替你改錯。」

「但我還不知你的名兒。」

旗女望望天色，回過身來，道：「好吧，我告訴你，我眞姓齊，而且就是出生在齊地，我爹走江湖，賣藝爲生，那年在齊地生下我來，故爾就叫我齊女了，本是小名兒，我爹死後，她們也就把我的小名作名，不再更改了。」

「齊地，可眞巧，你出生在齊地，我也在齊地和你相識，了不得，敢情你是那封神的姜子牙的後人。」

旗女原來應叫齊女，展顏一笑，道：「你胡說些甚麼？」

「我沒胡說。」蕭丹道：「當年，應該說古時，姜子牙輔助周武王伐紂有功，封於齊地，即今山東盆都以西，西至聊城，北至青州，那滄州一帶，皆爲古齊地，後來到了春秋戰國待代，出一個齊桓公，以管仲爲相而霸諸侯，古時的人多以封地爲姓，你不是姜子牙的時代麼？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明白了，紫煙蘿，不論是羅網，還是人，全是你創造出來的。」

齊女的眉兒揚了揚，說道：

「而且，由齊女想到旗女，若是把紫煙蘿藏在旗桿裡，裡面裝上機簧，豈不發射得更遠，更易收藏，那威力自然更大了，倒眞是我想出來的。我得趕快走了，我不能讓倩倩見到，你不願被金鳳見到，記住了，我這就去交代那大夫，他自有法兒把金鳳裝扮成重傷模樣，從此，他們夫妻重逢重聚，父女團圓，再沒咱們的事了，你只管上路，往東走，我自會去與你相會。」

齊女展眉一笑，昇高了太陽，照亮了她的笑臉更璀燦，蕭丹一怔之下，立即失了踪跡。

了不得，當眞是指揮若定，那睿智靈慧，不由蕭丹不倍生敬意。

齊女走了不久，即有醫館中人前來侍候，蕭丹睡了一個大覺，看看天色已黃昏，這才離了醫館，回到女山湖，已是煙籠寒水月籠紗，近三更天了。

見到那茅屋的燈光了，蕭丹望望那已近中天的一輪明月，心想：應該是時候了，這父女兩人即使兼程前往，也要天亮後，才能到達鳳陽，那時金鳳必已躺在醫館的床上了。

那知，她正要向茅屋走去，啊呀！呼的一聲破空聲響，痛得她跳了起來，叫道：「你這該死的糟老兒，賊鬼老兒，爲甚麼打我！」

除了鹿杖翁那會拐彎的鹿杖，誰會來打她肉最厚的地方，而且，這不是第一次，而是無數次，摸着被打痛的屁股，而今，她學乖了，不敢轉身，只要一轉身，屁股上準會再捱一下子，直恨得她切齒咬牙兒。

可不是那墳台旁邊，轉出兩個人影來，除了鹿杖翁，還有倩倩。

鹿杖翁接住了飛回去的鹿杖，呵呵笑道：「我說這娃娃準會回來不是，這不是乖乖地回來了？」

倩倩幽怨又惶急，道：「人呢？我那……姊姊，她，怎麼啦？」

蕭丹心想：昨晚用劍殺人家，今晚已叫姊姊了，齊女可眞有一手。一隻兎兒，就把仇怨化解了，而且擔心起人家的安危來。跺脚道：「要我說，也行，倩倩，替我揪住這該死的賊老兒。」

鹿杖翁樂呵呵，說：「你一聲不响，把重傷的人帶走了，可知人家父女姊妹情深，有多擔心，還不該打，娃娃，若不趕快說出來，說不得，只好勞動一下我這鹿杖。」

蕭丹眉兒一揚，嘿！任你這老兒奸似鬼，却也被瞞過了，道：「賊鬼老兒，咱們是有怨報怨，有仇報仇，我可不是怕了你，只不過……」

「快說啊。」倩倩跺起脚來。

鹿杖翁道：「沒事了，這娃娃一回來，我就知沒事了，倩倩，還有你，銀鬚老兒，你們猜，我爲甚麼打他，小時候……」

蕭丹呸了一口，叫道：「閉嘴，你敢說。」

竟不知何時，銀鬚叟已來到身後，道：「倩倩，當眞，你姊姊沒事了，原來鳳陽城中，有一座醫館，那大夫的醫術，遠比這賊鬼老兒高明，你昨晚才走，你那姊姊就說了，若要想救她，即刻送她前去必能起死回生，性命攸關，我那敢遲延，救命要緊，是以顧不得知會，就是這麼回事，可不是而今雖仍躺在床上，那大夫言道：三兩日即可痊癒了。」

鹿杖翁一聲呵呵，當眞，若眞穿心重傷，豈能起死回生，更不能三兩日就能痊癒的，瞞得過這父女兩人，如何能瞞得鹿杖翁，蕭丹慌了，狠狠地瞪了鹿杖翁一眼。

鹿杖翁假裝不見，呵呵笑道：「我不是說沒事麼，你父女這就去吧，不用心急，去早了，城門也沒開，趁天色未明，我這裡一把火，把你這茅屋燒了。」

銀鬚叟道：「不行，燒了茅屋，我們回來……」

鹿杖翁呵呵笑道：「金陵城中，金鳳鏢局廣厦高樓，還回來做甚麼？何況那山頭數十具賊屍，早晚驚動官府，不想麻煩，一把火，豈不乾淨，再說：倩倩大了，難道要她陪伴你終老湖邊，去吧！倩倩，還不拜別你的娘親。」

那倩倩在她娘的墳前再拜，聽說愛女金鳳重傷在劍下，銀鬚叟如何不心急，父女兩人忙忙去了。

篤的一聲，蕭丹嚇得跳了起來，鹿杖翁把鹿杖一橫，道：「現在，一五一十，老老實實，說吧，否則，娃娃，我讓你跑出十丈。」

蕭丹又爲甚麼要瞞他，當下一五一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道：「賊鬼老兒，你不謝我，不但消除了倩倩的仇怨，而且，令他們夫妻父女團圓。」

那鹿杖翁大吃一驚，道：「你是說，那旗女？原來，她才是紫煙蘿？」

「她姓齊，」蕭丹道：「從此，江湖上再沒有紫煙蘿，也沒旗女了，因爲，要找的人，她們都已找到了。」

鹿杖翁也讚不絕口，道：「滄州道上所見，只道她不過是黃毛丫頭，紫煙蘿的侍女而已，不料如此睿智靈慧，眞是遠勝鬚眉了，你說，她和你約定，前途相見？」

蕭丹眉頭兒揚了，道：「糟老兒，瞧你還敢不敢欺負我。」

鹿杖翁在無名山莊，對蕭丹述說紫煙蘿的傳奇，也不由這老兒不生敬意。

鹿杖翁大笑呵呵，說道：「好好，有她和你結伴，我不但放心，也可向你爹交代了，娃娃，你還等甚麼，難道要人家等候。」

蕭丹一怔，敢情一直惱恨這老兒陰魂不散，千方百計躲逃，原來是受她爹之託，暗中保護而已。

原來，並非要揪她回去。

發現蕭丹在無名山莊中，初聽鹿杖翁演說江湖，由情俠希夷，演說到紫煙蘿，有多嚮往，對這兩個傳奇人物有多羨慕崇敬，那麼，她親身經歷，也親眼見這旗女，啊，而今是齊女了，那睿智，那忠義，那一身俊功夫，那明敏靈慧，那會不更加傾倒，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較之初時對紫煙蘿，自然崇敬也倍增了。

因爲，是紫煙蘿，又加上了齊女，兩個令她崇敬的人，而今更合而爲一了。

那麼，聽得鹿杖翁演說兩個傳奇的人，她就心生响往，恨不得即刻一見，也追隨闖蕩江湖，現在，連鹿杖翁也已不再阻止，不再揪她回無名山莊了，怎會不怒放了心花，一刻也不停留。

往東的道上，齊女自來會她，自不是戲言，因爲她已是再不能留在紫煙蘿身邊，留在金鳳鏢局了。

而她，對紫煙蘿的金鳳來說，她是情俠希夷，只能出現在金鳳的幻想中，怎能出現在她眼前。

銀鬚叟夫妻、父女和金鳳倩倩姊妹重逢團聚，那一定極是感人，她多想見到，但不能，何況齊女已相約。

往東，只認定東方，奔馳在東方的道路上，想想看，齊女必在日落之前趕到金陵，金鳳自然即刻動身前往鳳陽，憑她們的脚下功夫，那自是行來從容，那麼，齊女也在日落之前北上，在東面的道上等候她了，那自是大道之上。

却是已過了午夜，她得脚下加點勁兒。

奔馳在東方的大道上，把一個又一個村鎮，迅速抛在身後，天色漸漸黎明，驀見晨光曦微中，水波蕩漾，一片汪洋，道上已有了行人，一打聽，甚麼？邵伯湖！

豈不是已到了邵伯湖，這可是她南下揚州時曾路經的，不過是在湖的東面，而今在西方，再一打聽，可就怔住了！

敢情相距揚州，只有數十里！

數日之前，她曾大鬧揚州，火

焚眾香樓，雖然那一十三條人命，不是她殺的，但殺官等同造反，這罪名兒可是背在她身上。

想起來，眞令她心寒，從小兒，那鹿杖翁就是無名山莊的常客了，誰不說他隨和，總是打哈哈，那紅紅的酒糟鼻子更是滑稽，那就不僅是隨和了，更可笑有趣，萬萬想不到，竟是如此嫉惡如仇，殺人不眨一下眼兒，揚州一十三條人命，女山湖掃穴犂庭，數十個嘍囉，就沒一個留下活命來。

當眞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人是不可貌相，就如齊女，只道她不過是紫煙蘿座下的旗女而已，那知，認眞說，她才眞正是紫煙蘿，而且加倍令人敬佩。

當眞，那揚州城雖沒天翻地覆，必也轟動了，罪名兒背在她身上又如何？嘿！即使出動了三班衙役，甚至滿城的兵馬，豈能奈何得了她，何況，那眾香樓活着的人，只有那些燕燕鶯鶯，早遠走了，而且，誰不感激她，還會指證她麼，該死的，都死光了。

對，揚州，揚州就在女山湖東面的大道上，是了，齊女知她曾大鬧揚州，要瞧瞧她有多大的胆量，敢不敢重返揚州。

蕭丹眉兒一揚，就走上了那春風十里的揚州路，乃想：若然齊女打扮起來，任這揚州春風十里，必也會盡失顏色。

那揚州乃是富庶之區，道上人多了，蕭丹不得不放慢脚步，近午才到了揚州，進得城來，忍着饑餓，心想：雖然多有酒家樓，齊女就難尋找到她了，是以大搖大擺，在街上溜躂，重遊舊地，又走上了二十四橋，只見眾香樓，昔日的銷金窩，而今已是瓦礫頹垣，過路人佇立觀看。

忽聽有人在身後道：「好大胆，殺了人，不遠走高飛，倒敢回來，當眞沒了王法不成。」

蕭丹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却不由怔住了！

好一個俊俏少年，打扮得和他一模一樣，風流又瀟洒，甚至高矮年歲都一樣，靠近她站着，却不瞧她，只是口動，倒像不是在對他說話。

蕭丹左右望了望，和少年站得最近的，就只有她了，忒怪，這少年好生面善？但又想不起在那兒見過？

衣着相同，並不稀奇，她這一身衣衫，原就是在前街的估衣店中買的，揚州乃富庶衣冠之地，同樣妝扮的少年多有，又何足奇，罕見的是，少年出奇的俊美，不由多看了兩眼。

人家可沒瞧她，嘴唇又在動了，說道：「瞧你倒也有些胆兒，却不知敢不敢跟我來。」

那少年好不瀟洒，邁開步兒走了，端地宛如玉樹臨風。

蕭丹眉兒一揚，才知少年的話眞是對她說的，嘿嘿，即使萬馬千軍，刀山劍林，她也敢闖，有甚麼沒胆兒，又豈僅令她好奇，再說，這般罕睹少見的俊俏少年，一見已令她直了眼兒，便不叫她，也會跟隨的，何況，顯然知道火焚眾香樓的就是她，再加上，少年一邁步，雖然瀟洒，但她已看得出來，竟也有一身功夫，惺惺惜惺惺，她怎不想結識。

一路跟隨，苦苦思索，那兒見過呢？如是面善，偏是那把聲兒脆脆的，却又陌生之極，竟也和她相彷。

揚州不僅富庶，古城更文物風流，道上多有楚楚衣冠的少年來去，倒也有些風流瀟洒的，其實，人家不以她爲奇，她也不應以人家爲奇的。

那少年頭也不回，進入了一家酒樓，蕭丹更是驚奇，只見那掌櫃的眞個是倒履相迎，夥計的盡皆笑臉哈腰，像捧着了鳳凰。

掌櫃的說：「公子爺請，雅座不敢再接待他客，替公子留下了。」

少年一點頭，嘆了口氣，道：「可惜，那不知惜玉憐香，該千刀萬剮的賊，火焚眾香樓，蕭姑娘、丹姑姑，還有那楚楚、翠翠，必已玉殞香銷了，不能傳來佐酒。」

蕭丹一怔！少年不但是常客，而且必富有多金，出手慷慨。

他說甚麼？蕭姑娘、丹姑娘？竟會有這麼巧，眾香樓的姐兒們，竟用上了我的名兒？除了一個翠翠，那麼多姐兒，她一個也沒問過。

進入雅座，端的富麗，陳設倒也雅，不過雅得俗了些，少年望着夥計一轉身，道：「好胆識，你竟不怕我把你捉將官裡。」

蕭丹朗朗一笑，掀眉道：「這麼說，你眞認得我了，若要捉我，又何必設筵相待，而且，只怕……」

「沒那麼容易，是麼？那麼，你承認殺人放火了？」

蕭丹昂然笑道：「若是不敢，也就不敢踏上這春風十里的揚州路，看來你也英雄年少，我交定你這朋友了。」

「好極啦！」少年眉兒眼兒都是笑。

啊！呀！少年一斜身，蕭丹心裡發慌，一陣跳，臉也熱了起來。

因爲，少年一手握住了她的左手，一手摟住了她的肩頭，別說躲不開，她怎能躲呀，是她自己說要交人家這個朋友的，都是少年，好朋友，難道不該親密些？（未完·三）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棲梧桐

洛陽巨富金震宇　七十壽誕生風波

三月牡丹紅。洛陽盛產牡丹，全國聞名。每年三月特地來洛陽賞花的人，就幾乎把洛陽城塞滿，今年情況更甚，不知情者，莫不奇怪，但武林中人則早有所料。

三月十五是「中原一把劍」金震宇的七十壽辰，金震宇不但在武林名頭响噹噹，而且是洛陽有數的富翁，單來爲他祝壽的賀客，便足以把洛陽城鬧翻，湊巧他生日正是牡丹盛開的時候，是以自認沒有資格當金家上賓的遠來賀客，便一早抵達賃定房間，等候好日子！

武林本多好事之徒，不管認不認識金震宇的，也都趕來趁熱鬧。三月十二起，洛陽城內之客棧已全部滿座。但賀客仍源源不絕，弄至後來者要睡走廊。

金震宇是武當派之俗家弟子，他的大媳婦是華山派弟子，但奇怪的是來洛陽城的，今次居然有許多是黑道高手。

這消息自然瞞不過金震宇，他家產萬貫，居所自然不小，能住在他金家的，不是至朋親友，便是武林中赫赫有名之人物。

三月十三日，入住金家的賀客已有三十來位，包括武當派掌門人青雲子，論輩份金震宇稍高青雲子一輩。席間「水上大俠」俞曉陽道：「金大俠，近日城內來了許多黑道人物，未知底蘊，須小心提防，咱們雖然不害怕，却無謂被他們掃興。」

金震宇鎮定如恒，哈哈笑道：「莫說今日有這許多好手在場，就算在平時，老夫也不害怕，不過俞大俠說得有理，讓他們掃興，實在不值得，」他扭頭向內喚道：「晉東。」

裡面跑出一位中年漢來，一望即知是位穩重謹愼的人，他是金震宇的堂侄，在他家當總管。「三叔，喚小侄有何吩咐？」

金震宇道：「可知外面來了些甚麼黑道人物？」

「據小侄所知有『洞庭雙蛟』、『飲血三刃』、『閻王使者』、『粉羅刹』、『玉面郎君』，還有郝力源！」

「郝力源？是外號『放眼武林』的那位惡魔？」

金晉東恭聲道：「正是他！小侄已吩咐家裡的人，小心提防，各處門戶都已派人把守，連食井也有人防守。」

金震宇皺着眉頭，喃喃地道：「這斷來此何事？」

華山派大弟子梅天星問道：「金大俠與那惡魔有樑子？這斷每次出現，必有大事發生，切勿掉以輕心。」

「老夫連見也未見過他。」金震宇表面上仍然十分鎮定。「他若敢放肆，又能討好得去，老夫便從此

退出江湖，再不問世間事。尚孔，快着人準備開飯！」他大兒子金尚孔應聲而去。

廳內仍然談笑風生，但郝力源的確有其威懾力，羣豪一聞他至，心頭都如壓上一塊石頭，隱隱覺得今次必有事要發生。

金震宇見狀笑道：「諸位好友何須爲老夫擔心？他郝力源就算有三頭六臂，也休想討到便宜，更何況老夫今年已七十歲，常言道人生七十古來稀，即使……」

青雲子截口道：「師叔，豪氣的話不可多說，咱們亦不擔心，其實他來了，衝着你的好日子，若他規規矩矩，也就算了，否則倒可乘機將他緝擒，爲武林除害。」

此言一出，廳內之氣氛方稍有改變。俄頃，下人們已把酒菜送上來，四張八仙桌，坐得滿滿的。金震宇已有多年未出去走動，許多老友亦已有多年不見，是次借做壽爲名，多年好友一下子全部見到，喜悅之情，筆墨難以形喩。

這頓飯足足吃了一個時辰，賓主盡歡，金震宇正想着人把酒席撤下去，忽然一名管事模樣的漢子走過來，低聲道：「啓稟老爺，外面有個女子要進來。」

金震宇小兒金尚元不悅地道：「你怎不問其姓名？一般人便請她十五那天再來。」

「小的已問過了，她自稱鳳千千。」那管事有點委屈地道：「但看她外表不大像。」

「東凌西鳳，南杜北燕的西鳳鳳千千？」金尚元看了乃父一眼，道：「你見過她麼？爲何知她不像？」

「因爲鳳千千名頭極响，但瞧她年紀實在不大……」

金震宇揮揮手，道：「請她進來，老夫也很想看看她，一位小姑娘，居然在西北闖下那麼大的名頭。」

話音剛落，已聞一陣銀鈴似的嬌笑。「多謝老爺子抬舉，晚輩不請先來啦！」羣豪轉頭望去，眼前均是一亮，只見階下站着一位如花似玉，一張臉宜嗔宜喜，眼睛似會說話的小姑娘，那姑娘笑靨怡人，但眉宇間蘊藏冷意，有一股凜然不可侵犯之色。

金尚元亦呆了一呆，這才走前道：「久仰姑娘大名，未知芳駕，有失遠迎，失禮之至。」

鳳千千緩緩走上來，羣豪這才知道她身材高佻，穿着一套火紅色的緊身勁裝，該大的大，該細的細，實乃人間尤物。她目光在廳中酒席上一掃，臉上之笑意已不見。

「哦，原來我來遲了。」

金震宇道：「不遲，金家甚麼時候都有飯吃！元兒，你帶她到花廳裡用飯，飯後再出來，順便替她準備一間客房。」

鳳千千笑道：「要二少爺親自帶路，晚輩實有點受寵若驚。」她嘴上雖然這樣說，雙脚却跟着金尚元走進去。她自始至終，目光只落在金震宇父子身上，似沒將在座之武林高手放在眼中般。年輕的人，並不在意，上了年紀的心中都不大自在。

酒席撤去，換上茶几，丫頭們手脚俐落，很快便送上香茗，每人一盅，話匣子一打開，所說的，不外乎武林中之趣聞瑣事。

不久便見鳳千千走出大廳，羣豪不由自主都停下話來，悄悄望着她。鳳千千笑道：「諸位怎地不談了？繼續呀，小妹亦很健談。」

兪曉陽問道：「鳳女俠來此，可有見到甚麼厲害的黑道人物否？」

鳳千千道：「此是我第三次到中原，中原之黑白兩道高人，晚輩所識不多，我一至洛陽城，便來此了，未見過有甚麼厲害的人物！」

「雙槍」董海想起「飮血三刀」乃來自西北，遂問道：「西北之『飮血三刀』鳳女俠必然了解，幸能爲大家介紹一下。」

「那三人是結義兄弟，老大使刀，姓周名俠，老二使魚鈎劍，姓苗名子胥，老么姓巴名劫，使長劍。這三兄弟十分凶殘，每次出手，兵器必須飮血，因此方有『飮血三刀』之稱！」

兪曉陽問道：「鳳女俠跟他們比過武否，這三人武功如何？因他們向在西北行動，少到中原，咱們對他們了解不多。」

「未遇過，不過聽說武功均不俗！」

董海續問：「此三人又以何人武功較高？」

鳳千千有問必答，但答得很簡單。「聽說他們三個武功在伯仲之間。」頓了一頓續道：「其實在座諸位均是武林俊彥，根本不必害怕這三人。」

金震宇呵呵笑道：「在座之人無一個害怕他們，不過咱們只怕他們會來敗興。」當下把郝力源等惡魔也來洛陽之情況說了一遍。

鳳千千亦問同樣的一個問題：「他們跟金老爺子有樑子未化解？」

「正因爲沒有，是以咱們方覺得可疑。」

金震宇道：「不必爲這種無聊的事擔憂，依老夫之見，他們絕不敢來放肆，反正小心一點就是，天色已不早，請諸位早點歇息。」當下羣豪紛紛返回自己之客房。一名管事引鳳千千至客房。

金家不愧是洛陽城大富，雖是客房，傢具佈置仍然十分講究，床

几椅桌、文房四寶，一應均全。鳳千千趕了一天的路，身子疲勞，上床躺下便睡着了。

金震宇嘴上雖然說得輕鬆，但聲響有關，在送了羣豪進房後，還是親自到各處巡視了一遍。金家有壯丁八十名，加上其他婢僕，足足有百五人。平日金震宇有暇，便訓練那八十個家丁，劍術、弓箭法、跳縱等術，輪番訓練，是以他敢誇下海口，不無道理。

金晉東也率着幾名管家在各處指點、監督，金震宇心有不忍，道：「晉東，你日間繁忙，夜間早點休息，依老夫之經驗，那些魔頭若想動手，料亦會在十四、十五兩日，你須先養足精神。」

金震宇七十大壽，爲家人帶來了許多興奮和喜悅，但料不到如今却平添幾許緊張氣氛。

次日一早，金震宇便帶着兒子和金晉東，親自到城內各處走了一匝，但竟然毫無所獲，洛陽城雖大，但秩序井然，與往常並無二樣。

洛陽人認識金家父子的人，着實不少，他們四人每到一處，都有人上前招呼，金晉東一直十分小心提防有人偷襲，幸好一路平安返回金家，這才鬆了一口氣。可是一至大門外，即見家丁們有點慌亂。金震宇怒道：「何事如此慌亂！」

話音剛落，金尚孔已脫口呼道：「爹，您看，門上釘着一柄飛刀！」

金震宇目光一及，又驚又怒，大踏步走上台階，問道：「這把刀是何時被人釘上去的？」邊說邊伸手要去拔飛刀。金晉東眼明手快，一手輕輕將他的手撥開，另一手用手帕包住飛刀刀柄，輕輕將之拔了出來。

一名家丁惶恐地道：「啓稟老爺，今早咱們交班時，突然風聲一响，門上便多了這把飛刀……但却不見有人，煞是蹊蹺。」

金震宇怒不可遏，罵道：「眞是飯桶，看不到人不會追查麼？」

那家丁結結巴巴地道：「老爺子……這是剛剛才發生的，咱們正想追查！」

「快查。」金震宇抬頭一望，兩丈外那排平房，屋脊高聳，若有人處在屋脊後發射飛刀，並非難事，不過這份手勁和準繩亦是夠瞧的了，蓋兩丈之外抛物，刀鋒尚能入木寸餘，且有這許多人來交接(門是半掩的)的，能不傷及人，奇準地釘在門板上，此人之發射暗器手法，必定上乘。當下指指對面。「晉東，帶人搜索對面那些房子，不許驚動賓客。」

金晉東吩咐手下進內找人，邊先點了三名家丁隨他到對面去搜查。金震宇又道：「有情況須隨時通知老夫。」言畢拂袖而進。未進大廳，已見廳上坐滿了人，他忙低聲交代兩個兒子：「不可露出聲息。」

當下三父子進廳，即見大媳婦何小鳳在代他招呼賓客。何小鳳是華山派弟子，梅天星之師妹，今年三十出頭，長得端莊大方，模樣可人，口齒伶俐，周旋在賓客之間，令人有如沐春風之感。

金震宇髮妻沒有生養，歿後再娶，繼室生下兩子一女，大子尚孔，秉承父業，次女已出嫁，婆家亦是洛陽武林中人，小兒尚元武功最好，但性格與大哥不同，比較瀟洒，已近三十猶未成親，媒人上門說親者不知凡幾，但金尚元沒一個看上眼，來者照拒，並揚言，老父若迫他娶不喜歡之女子爲妻，他寧願出家當道人，金震宇亦拿他沒辦法。

兪曉陽一見金家父子，便笑問道：「賢喬梓一早便去巡城，比府台還愛民，眞敎人感動。」一句話把羣豪都逗笑了。

何小鳳笑答道：「兪大俠這樣說便不對了，我公公平日足不出門，今日一早便出去，必定是爲了諸位，絕非愛民。華兒，快給這位伯伯斟茶！」一位八九歲之小童在她身邊閃出，替兪曉陽斟茶，何小鳳這句話，同樣也把在座的羣豪逗笑。

金震宇一把將孫兒金安華抱在懷中，問道：「小鳳，他們都吃了早飯啦？」

何小鳳道：「剛在偏廳裡吃過。公公，外面平靜吧？」

「孩子話，有甚麼事？我是出去看看，有沒有成名的人物未被邀請，免得失了禮儀。」

剛說罷，便聞門公來報少林寺的了緣和尚駕到，了緣與少林掌門了因同輩，在寺內地位特殊，一般武林中盛會，大多由他代表了因出席，是以金震宇聞報連忙長身，道：「開中門迎接。」放下孫子，搶步而出，其他賓客亦尾隨其後。

大門外站着一位看不清楚年紀大小之和尚，笑容可掬，見了金震宇合什道：「金施主，黃山一別不覺十有二年矣，施主老當益壯，敎咱出家人也羨慕，今日貧僧來爲你祝壽，希望施主再活七十年。」

了緣四大皆空，但言談風趣，不拘小節，甚少出家人之味道，在俗世中甚受歡迎，了因遣他作代表，實在深慶得人。

金震宇忙道：「十二年一別，大師望之比前更加年輕，老朽更加羨慕，看來大師武功更上一層樓了，今日寒舍得大師光臨，眞是蓬蓽生輝，老朽臉上有光，請進，孔兒元兒，快來拜見大師。」

當下金尚孔及金尚元連忙上前行禮，了緣忙道：「免禮免禮，世人盡多禮節，眞沒趣味。」羣豪都哄笑起來，忍不住便站在那裡寒暄見面。

金震宇跺足道：「我眞是老糊塗了，快請進廳裡再慢慢見禮未遲！請！請！請！」他喜孜孜地在前帶路，進廳之後又吩咐丫頭斟茶，又要讓出上座。

了緣道：「施主如此，貧僧更加不自在！」

青雲子笑道：「咱們兩個出家人坐在一起最好！」了緣一笑向他走去，梅天星本坐在他身邊，連忙讓座。

金震宇心情大樂，往中間一站，高聲道：「老朽壽辰竟得天下英雄同來祝賀，當眞是今生無憾，今生無憾，多謝多謝！」

兪曉陽道：「老爺子不必過謙，天下英雄能不遠千里來賀，自然有道理，而您得天下英雄敬重，亦自有原因。」

金震宇又歉虛一番方坐回座位上，梅天星問道：「金老爺，今日到賀之人，可能還有許多，恐怕府上未必安排得了。」

金震宇道：「應無問題，此刻尚有二、三十個床舖，就怕嫌棄。」

湘江女俠蕭湘竹笑道：「就算他們認爲不合理想，也得屈就，因爲城內根本沒地方可住。」衆人都笑了起來。

「話雖如此，老朽始終難以心安。」金震宇剛說畢，抬頭望見門公手拿拜帖，匆匆跑上廳來，乃道：「這拜帖是誰送來的？人呢？」

門公道：「是一位乞丐送來的，說有位高人因臨時有急事，不能親自來拜壽，是以託他送來，小的已送了一吊錢給他。」

金震宇正想伸手去接，已讓旁邊之金晉東接去。問道：「那乞丐是城內的，還是陌生的？」

門公道：「從未見過，但聽口音是本地人，大概是城外的。」

金晉東眉頭一皺，喃喃地道：「城外之乞丐不進城，豈不奇怪？海叔，你看他是否丐幫的弟子？」

「不像，不會武功！」

蕭湘竹笑道：「看看拜帖，不就知道是誰了。」

金晉東道：「上面只有上款沒有下款！」他邊說邊把帖打開，拿到金震宇面前，不料金震宇看後一聲不吭，他心裡有點奇怪，側頭望過去，只見帖內寫着一行字：速令蕭湘竹離開府上，否則屆時將有損您老爺子之顏面。下款寫三個字：無名氏。

蕭湘竹笑道：「到底是甚麼大人物，給老爺子拜壽，何不宣佈一下。」

金震宇沉吟不語，兪曉陽看出不妙，道：「拜帖有蹊蹺？」

金震宇仍然委決不下，最後打眼色給金晉東，金晉東忙將帖子合起來，笑道：「是一位咱們府內之故人，後來離開了……想不到他人在數百里之外，還記得老爺子之壽辰，也算難得。」

了緣搖頭道：「小夥子不誠實，不誠實！」

金晉東乾咳一聲，道：「反正此乃寒舍的事，與諸位無關，大師不必擔心。」

青雲子亦看出他言不由衷，忍不住道：「師叔，你的事即是武當派的事，別人可以不擔心，但師侄却不能不理！」言畢便走了過去。

青雲子雖比金震宇矮一輩，但道俗有別，在武當派裡，道家的弟子地位本就比俗家的高，武功亦如是，何況青雲子是一派之長，金震宇不能不示意金晉東，將拜帖揭給青雲子看。

青雲子看後亦怔住了，才知道金震宇之難處。因爲若交出蕭湘竹出去，不但金震宇威名掃地，連武當派之面子亦受損，若不交出人去，明日壽誕大典，對方說不定會弄出甚麼不妙的事來，亦十分失禮！他念頭轉了再轉，也覺得金震宇之處理，還是妥當的。

但廳內羣豪，都自青雲子之臉色看出事情之嚴重性來，是以有幾個人，不約而同地道：「掌門，到底下帖的是甚麼人？」

青雲子道：「姓金的，貧道不認識。」

蕭湘竹格格地笑道：「道長這樣說，恐怕大師也要說不誠實，不誠實！」這次却無人笑得出來。

梅天星因師妹是金家之媳婦，是以長身道：「老爺子有甚麼困難，盡可以說出來，蓋在座之人，全是俠義道上之高人，甚麼是俠義？便是鋤强扶弱，伸張正義，晚輩敢言在座諸位，無一個是貪生怕死之輩，不管老爺子有甚麼困難，都請明告，相信諸位都肯助一臂之力。」

青雲子道：「此事貧道也認爲敝師叔可以解決。」

金震宇强笑道：「老朽之話，諸位可以不信，但敝派掌門之言，料大家可以安心。」衆人聽他這樣說，不便再問，只是心中都十分納悶。金震宇道：「諸位且稍坐片刻，老朽失陪須進內交代一下！」他悄悄向金晉東及兒媳打了個眼色，一齊走進內堂。

「伏虎春」孟仲淵道：「道長，金老爺子眞的可以自行解決麼？」

青雲子心中隱隱覺得城內那些黑道高手之出現，可能與蕭湘竹有關連，則茲事體大，不過權衡之下，仍覺得需要隱瞞，是以道：「跳樑小醜，想趁此恫嚇一下，何足掛齒，他們是選錯了日子。」

不足掛齒，金震宇又怎會這般緊張，立即召兒媳進內商量？在座之士，均是成了精之人物，心中都有了底，暗下決心，若有事發生，必挺身而出，武人最重面子，覺得有人在此時此刻挑衅金震宇，亦等於不給自己之面子。

了緣打了個哈哈，「諸位何必擔心？天下精英半數在此，還有甚麼人敢來撒野？諸位施主若是熱心的，只須出事時挺身而出，尚有甚麼不能解決。」羣豪聽了此話方慢慢釋懷。

只有那鳳千千，好像絲毫不曾發生過事般，笑道：「其實諸位若想知道發生甚麼事，那還不簡單？」

蕭湘竹問道：「鳳妹妹，你有良策怎不早說，愚姐愚昧，還想請教呢！」

鳳千千道：「人家主人不讓咱們擔心，又何必强人所難？想不到姐姐好奇心比小妹還重！要想知道內情，稍後問一問他們之家丁，還怕不知道。」

兪曉陽道：「只怕家丁接到警告，不會洩漏。」

「這位大叔眞是，他不說，你就不會恫嚇一下？把事情說得十分嚴重，然後問他忠不忠於金家，你說他們會守口如瓶麼？」

了緣笑道：「女施主十分聰明，不過咱們還是不問爲上。」

鳳千千嫣然：「是以晚輩至今尚坐得端端正正，若有大事，屆時還會不知道麼？」說話間，金震宇等人又出來了，忙吩咐丫頭斟茶。俄頃，又有兩位長相十分相似之中年漢子進來。

金震宇恢復常態，熱情地自座位走前。「原來是公孫昆仲，請恕老朽不知，有失遠迎。」原來來的是一對孿生兄弟，大哥公孫英，弟弟公孫雄，兄弟練了一套合擊術，十分巧妙，很早便成名，江湖上稱之「天劍地刀」，十年前在黃山邂逅金震宇，便成了忘年交。

當下雙方寒暄一陣，接着又來了一位披頭散髮，一身邋遢之白髮頭陀，這「白頭陀」脾氣有點古怪，但仍不失正派中人，亦因他喜怒無常，詞鋒犀利而名揚四海。他一進來，目光一掃，便打了個哈哈。「咦，你們不是來祝壽的，是來送殯的？」

兪曉陽與他有幾面之緣，倚熟賣熟地罵道：「長髮鬼，你說話怎地這般刻薄？須知如今是老爺子之大好日子！」

白頭陀怪眼一翻，冷笑道：「你倒告訴我，賀客面色會像吊客麼？」

蕭湘竹道：「因爲金老爺子家出了點痲煩。」

白頭陀愕然道：「這許多人在此，還會有甚麼痲煩。」蕭湘竹這才將經過告訴他，白頭陀冷哼一聲。「眞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人家之家事，咱們管得着麼？都笑一笑吧！」說着自己仰頭大笑起來。

羣豪都覺得此人有點難以理喻，只是不願在此鬧事，竟無人應他一句，白頭陀自覺沒趣，找了個靠墻之座位坐下，丫頭送茶過去，他又怪聲道：「奇怪，金老爺幾時變得這般吝嗇，不請喝酒改喝茶，拿走拿走。」

金震宇忙道：「小燕，快去取一壺好酒來。」

「自奉歉，款客厚，這才是好人，你們爲何不喝酒！」

羣豪無人理他，白頭陀自斟自飲，自得其樂。未幾，又來了幾位賀客，均是江湖上有頭有臉之人物，金震宇收拾心情，周旋於賓客之中，廳內氣氛方逐漸恢復。

至午飯時，金家父子不斷勸酒，羣豪亦漸漸忘記剛才不快之事，把杯言歡，高談闊論。

下午又來了幾位賀客，金府均可妥善安排。由於今早那張帖子之事，金尚孔及金尚元有意無意之間，都靠着蕭湘竹，金府之壯丁更幾乎全部出動，在各處巡邏，連蒼蠅飛過也逃不過眼睛。

次日一早，金震宇換了一件大紅袍，帶着兒媳出廳，目光一及，不見蕭湘竹在座，起初還以爲她尚未起床，不大在意，直至早飯開了上來，仍不見她，金震宇才緊張起來，連忙吩咐金晉東去找她。

過了半晌，只見金晉東一臉青白地跑過來，在金震宇耳邊輕語一陣，但見金震宇身子一抖，牙箸自他手中滑落於地，驚怒地道：「怎地不早說！」

金晉東又低聲在他耳邊解釋，青雲子已急不及待地問道：「師叔，是不是出了紕漏了？」金震宇如鬥敗公鷄般地點了點頭。

兪曉陽問道：「老爺子，既然已出紕漏，請將實情相告。」

金震宇轉頭對兒子咆哮：「你們還站在這裡作甚，快去追人，找不到人，你們也不必回來了。」

青雲子道：「昨日敝師叔接到之拜帖，上面寫了一行字：速令蕭湘竹離開府上，否則屆時將有損老爺子之顏面，下面署了三個字：無名氏！」

梅天星問道：「老爺子，如今蕭女俠到底發生了甚麼大事？」

金震宇尚未回答，只見門公海

叔又匆匆進來，金晉東急問：「那乞丐又來了？」

「不是，有個自稱杜一非的求見，他沒有帖子，問老爺子是否肯讓他進來。」

「杜一非？是『風雲刀』杜一非？快請！」金震宇言畢吸了一口氣道：「蕭女俠不見了！」

俞曉陽笑道：「也許她自己有急事離開了，老爺子不必緊張！嗯，有去茅厠找過麼？」

金晉東心中暗道：「這老匹夫簡直說廢話！」嘴上道：「她床褥凌亂，後窗打開，後門那裡的幾個家丁，昏迷在地上，分明是……是有人潛進來，將她劫走了。」

廳內之羣豪，就像一勺冷水淋在熱鍋上，一下子便鬧騰了，七嘴八舌地問起來。有個人問：「後門那些家丁是中了迷香，還是穴道被封？」

金晉東尚未鬧清這是誰問的，又聞俞曉陽高聲道：「諸位所問的，都不是關鍵，一切只要問與蕭女俠同房的便知道，金總管，誰與蕭女俠同房？」

他話剛說畢，已聞白頭陀怪笑起來，把所有的聲音全壓下去。「俞大俠，你年紀已不小，想不到還會動這個腦筋？」

俞曉陽怒道：「長髮鬼！你這話是甚麼意思？誰不知道老夫素來不近女色？」

白頭陀笑聲更响：「誰不知你是『太監』，老夫豈會抬舉你，只是覺得你問這話，與你年紀完全不配！」

俞曉陽勃然大怒：「如何不配，你若不說清楚，今日老夫便與你沒個了處。」

白頭陀未答，已聞一個清越的聲音道：「因爲你們提的問題，像是個小孩子，絕不該出自一個五六十歲的人的口。」

衆人轉頭望去，只見走進一個身穿一套淺灰色衣褲二十多歲青年，腰上懸着一把刀，以鯊皮作鞘，樣式古樸。這青年身材挺拔，長相並不怎英俊，但却有股說不出來之吸引力，任何人目光一接觸到他，便忍不住要多看幾眼。

俞曉陽滿面漲得通紅，道：「杜一非，你不把這話說清楚，老夫今日可……」

「一定會說清楚，雖然在下絕不怕你。」杜一非道：「第一，若有人與蕭女俠同房，她在廳內亦早已把經過說出來，用不着你大呼小嚷！因此証明昨夜蕭女俠是一個人睡一間房，俞大俠，你先想一想再駁斥我。」

俞曉陽老臉由紅變紫，那裡還答得出來？

杜一非走前兩步，抱拳道：「久仰金老爺子大名，惜無緣識荊，今恰好路過，得知老爺子七十大壽，愚昧到賀，又來得不是時候，請老爺子見諒。」言畢自懷內掏出一個雕刻精緻之小盒子來，再道：「小小禮物，敬請笑納。」

金震宇謙遜兩句，親手接下。「寒舍恰好發生了點事，未能好好招待，請杜少俠原諒。」

猛聽俞曉陽道：「老爺子，這小子對此事如此清楚，說不定這便是他幹的！」此話一出，廳內倏地寂靜下來，幾乎落針可聞，氣氛顯得有點詭異，人人目光均落在杜一非身上，要看他如何回答。

杜一非哈哈一笑：「你們說話這般大聲，杜一非在外面若聽不見，除非是聾子。俞大俠，你用此招，心地未免太過惡毒。」

白頭陀亦道：「無憑無據，豈可亂說？嘿嘿，剛才那句話，更加失身份。」

「事實上在下昨夜進城，見到好些人漏夜離開，心中亦十分奇怪，蓋這些人若是前來祝壽的，今日方是正日，斷無提早在半夜離開之理，其中必有蹊蹺，是以才來不及等到吉時……」

鳳千千問道：「杜一非，你昨夜遇到的是些甚麼人？」

杜一非道：「在下只認得幾個人：『玉面郎君』、『閻王使者』，其他人看來亦非善類。」

青雲子問道：「他們都走在一起麼？」

杜一非沉吟道：「分成三、四羣，先後相差只數十步之遠，但杜某見到他們，他們却看不到我。」

俞曉陽冷笑道：「這不是蹊蹺，難道他們都是瞎子？」

「杜某本來歇在樹上，因他們人多，難免有聲音，驚醒之處，遂躲在遠處一塊大石後偷窺。」

白頭陀道：「杜一非，你還知道甚麼，請全都抖出來，不必跟他一般見識。」

俞曉陽氣得幾乎被濃痰哽住喉頭，但見人人對自己均不以爲然，只好忍氣吞聲。

杜一非道：「在下到洛陽城之後，天色已亮了，吃過早點便來了，其他的一概不知道！蕭女俠在下不認識，不過在座也許有人是她之好友，可先問問他，或許能查出點蛛絲馬跡來。」

白頭陀道：「這才像話！也許住在她鄰房的人半夜也會聽到她的聲音。」

鳳千千道：「我就住在她鄰室，但一直沒聽到甚麼响聲，這倒有點奇怪。」

杜一非問道：「姑娘一直沒有離開過房間？」

鳳千千噘起小嘴，不悅地道：

「你這是甚麼意思？」

杜一非微微一怔：「別無含意，姑娘幸勿誤會！」

鳳千千這才道：「姑娘跟大少奶奶一見如故，昨晚在她房內說了好一陣話才回房，嗯，大概快三更了吧！」

白頭陀問道：「那大少爺呢？」

「他一夜巡邏不歸。」鳳千千這才醒起一件事來，脫口道：「府內有這許多人巡邏，因何無人發覺？」

金震宇老臉發紫，罵道：「那兩個小畜生，都是飯桶，快給老夫招他倆回來。」

又有人問道：「後門是打開的，還是關着的？」實情如何，金震宇根本不知道，教他如何回答？他又氣又愧，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下去。

過了半晌方見金晉東滿頭大汗地跑過來，金震宇脫口便問：「找到人沒有？」

「沒有，城內那些瘟神，一個也不見了，當眞奇怪！」

金震宇手脚顫動地道：「老夫且問你，後門是打開的，還是關着的？爲何昨夜這麼多人巡邏，竟無一人發現守後門的家丁暈倒？」

金晉東道：「門關着，但橫門已拉開，至於那兩個家丁昏迷，爲何無人發覺，小侄便不知道了……那兩個家丁雖然昏迷，但却仍倚着墻，也許黑暗中看不清楚……」

金震宇跺足罵道：「都是飯桶，他倆是被人封住穴道，還是中了迷香？」

「大概是中了迷藥，因爲穴道沒事。」

「你甚麼都不知道，當甚麼總管？滾吧，免得老夫看見便生氣。」

金晉東應了一聲是，却又低聲道：「老爺，吉時將至，你看該如何？」

金震宇揮手道：「取消吧，在此情况下尚慶祝，不怕笑掉人家的大牙。」

「可是大門外已來了近百名賀客，又該如何宣佈？」

金震宇早已沒了主意，聞言又爲難起來，青雲子在旁邊聽見，忙道：「依師侄之意，師叔還是按照原訂計劃舉行壽禮，否則一宣佈更加糟糕。」

「但在此刻再弄這玩意兒，傳出去也會予人話柄，說愚叔死要面子，不顧蕭女俠之安危。」

「你不宣佈別人亦未必知道，此是一，再者師叔可分頭進行，既派人去追查，亦同時舉辦壽宴，待過了今日，再大舉追緝那羣大小魔頭。老實說，人雖在你家被劫，但樑子却非在此結的。」

金晉東接口道：「何况取消一切，也難向在座之賀客交代，人家難免太過失望。」

金震宇長長一嘆。「好吧，如今老夫已無了主意，便依你們所說，一切依計劃進行吧！」

金晉東臉上方有笑意，道：「待小侄去進行。」當下跑去通知灶房、吹打的、家丁、裡外大小，一切按照原計劃進行，不許緊張，不許露出馬脚。他交代完畢之後，也換了一件新衣。

俄頃，廳內立即擺上香案、壽麵、三牲、果品及香燭等物，吹打的却坐在廳外，等候吉時之到臨，就在此刻，方見金尚孔兄弟匆匆趕回來。

金震宇急不及待地問道：「追到人沒有？」

金尚孔喘着氣道：「孩兒等在城內查到，那批人於三更前便悄悄離開客棧，不久又見他們由南溜出城去，是以立即追趕，可惜追不到……」

金震宇咆哮道：「既然找不到人，爲何還回來？是否要氣死老父。」

金尚元囁嚅地道：「因爲吉時將屆，而且咱們走得匆忙，都沒騎馬，時間相差不短，估計追不上，是以……」

金震宇勃然大怒。「放屁，追不上也得追，老夫做大壽與你們何關。」這話說得不合情理之至，但金氏兄弟深知老父正在氣頭上，是以不敢吭一聲。

青雲子忙道：「師叔萬莫生氣！不管如何，就算此刻再騎馬去追，亦未必能追得上。」

金震宇這才憤憤不平地道：「還不給老夫進去更衣！」

俄頃，金尚孔兄弟又出來，便聞金晉東高聲道：「吉時到，奏樂！」他用內力將話追出去，屋子外面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吹打的亦忙着吹打，大院裡外一片熱鬧，似乎再無人去理誰是凶手的事。

吹打的頭遍未吹畢，大門外已响起「畢畢剝剝」的鞭炮聲，緊接着，大門亦打開了，外面之賀客紛紛走進來，但一到大廳外之石階，便被擋駕。

金晉東說了兩句場面話，金震宇及其繼室巫氏，便坐在正中，先接受兒媳拜壽，然後廳內羣豪，逐個上前祝壽及遞賀禮。

院子裡也點燃了鞭炮，廳內氣氛活躍，因爲城內魔頭們已不在，今日料不會再出紕漏，是以大家都十分輕鬆，當然金震宇父子之心情却不一般。

大廳內之賀客拜過壽後，金震宇示意金晉東，讓院子裡的人進來，金晉東却上前在他耳畔低聲道：

「老爺，如今不能不提防一下，您到台階上，讓他們一齊祝壽就是。」

青雲子亦向金震宇走過來，道：「師叔，小侄陪你出廳。」金震宇一長身，廳內羣豪許多都自告奮勇，陪他出去。

金震宇剛在石階上一站，院子裡便响起响雷似的聲音：「恭祝金震宇金老爺子，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儘管金震宇心情不佳，但在此時此景，只能强顏歡笑，呵呵笑道：「老朽何德何能，承蒙天下英雄錯愛，眞是愧不敢當，愧不敢當，只因寒舍狹窄，未能妥善安排，尚請諸位原諒。」

階下之賀客亦客氣一番，金震宇忙道：「請諸位入座，如今請犬子尚孔先代老朽招呼諸位，稍後老朽再出來。」

忽然他背後閃出一位蓄着長髯之老頭，高聲道：「老夫利秉武，曾聞江湖上有一青年，外號『小刀王』的，未知是否在場。」原來此利秉武有個外號「美髯刀王」，刀法獨步武林，名頭甚响，階下賀客人人均聞過其名。

只見下面有位三十多歲，蓄着一抹短鬚，身材頎長，相貌堂堂之漢子，排衆而出，道：「晚輩葉桐，承蒙江湖上之朋友錯愛，賜下『小刀王』之匪號，晚輩其實愧不敢當，更不敢掠刀王之美，若有冒犯者，請前輩原諒。」

利秉武哈哈笑道：「葉少俠誤會了，老朽只是有點好奇，因此藉此機會結識一下，老夫刀王之名，何嘗不是朋友們所賜，天下使刀者何止一萬？誰都不敢認第一！此處尚有一名使刀高手，杜一非，料諸位亦有耳聞。」

杜一非連聲不敢，但階下之賀客都不禁對他多望幾眼，蓋杜一非近來之名頭，猶在「美髯刀王」之上！

金震宇道：「小刀王之名，老朽亦略有所聞，既是利老兄欲結識之人，亦是老朽之好朋友，請入廳一談！」葉桐推辭不得，只好踏上台階，羣豪對他羨慕之至！

當下金震宇率衆入廳，廳內已安好了七張八仙桌，葉桐自知身份不如別人，乃站在末座之旁，金震宇拉了幾位德高望重之士，坐在主席，杜一非及鳳千千則坐在次席。

俄頃，酒菜端上來，金震宇先敬了酒，賀客們方敢動箸。酒過三巡，金震宇率兒媳逐席敬酒，最後方到庭院中，他恐失禮，仍是逐席敬酒。

忽爾有個上了年紀，身穿文士服的問道：「老壽星有何心事，悶悶不樂，是因咱們來打擾？」

金震宇忙道：「老朽豈敢存此念？只是心中實在太感動了……」

另一個道：「這是『小神仙』陸路，老壽星可不要失之交臂。」

金震宇心頭一動，問道：「陸先生看得出老朽有何心事麼？」

陸路端詳了他幾眼，低聲道：「老爺子近日……咳咳，不大如意，希望您……」話未說畢已被人斥退。

金晉東趕緊把金震宇拉到別席敬酒，金震宇聽了那話，心情更劣，當眞是强顏歡笑，金晉東在他身旁低聲勸道：「老爺子，少了一個賀客，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不要太耿耿於懷……」

金震宇瞪了他一眼，斥道：「這是老夫最後一次與天下英雄聚首，打算日後便不再過問江湖事，如今出了這件事，還能安靜麼？眞是少不更事。」

座中賀客似亦受了其感染，大廳之內人雖多，但大家都不約而同把說話聲音壓低，只偶爾有幾道乾笑聲。鳳千千見杜一非對其他賓客溫文爾雅，言談恭謙，搏得一致好評，却對自己不假詞色，心中甚是不快，心中忖道：「杜一非，你有什麼了不起，終有一日，教你知道本姑奶奶之本領！」暗下決心，找機會跟杜一非比鬥一下。

看看一頓酒即將吃畢，金震宇心情亦漸見平復，忽見門公又跑了過來，金震宇心頭立即一沉。門公跑到他身邊道：「老爺，外面有個喚公孫城的漢子來道賀……」

金震宇截口道：「你不會招呼他麼？」

金晉東在旁聽見，問道：「公孫城？可是崆峒派的掌門大弟子『錦衣豹』？」

「不錯！」門公道：「他還要求要見老爺，是以……」

金震宇道：「請他進來！」隨即向金晉東打了個眼色，兩人一齊走出大廳，俄頃，即見公孫城尾隨門公進來。金震宇强顏道：「不知公孫大俠駕到，老夫有失遠迎。」

那公孫城問道：「你便是老前輩金老英雄？請恕晚輩在路上躭擱，來遲了，願壽星公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他身穿錦衣，年紀雖已不輕，但舉止瀟洒，儼如絕世佳公子。

「公孫大俠客氣，請入座，來人，快給公孫大俠安排一下，另弄兩個菜上來。」

公孫城忙道：「不急，老爺子，請問蕭湘竹女俠坐在何席，晚輩要……找她。」

金震宇看了金晉東一眼，金晉東會意，問道：「公孫大俠何事找蕭女俠？」

「在下與她是……好朋友，她

到底來了否？」

金晉東道：「公孫大俠不遠千里而來，肚子必已餓了，有話待吃過飯後再說吧！」

公孫城眉頭一皺，反問：「蕭女俠莫非……莫非出了什麼事？」金震宇正想說出原委，又見廳內衝出兩兄弟來，公孫城喜道：「七弟、八弟，怎地你倆也來了？」

那出廳的兩兄弟，正是「天劍地刀」公孫英及公孫雄，當下公孫雄道：「蕭女俠失踪了。」

公孫城吃了一驚，急問：「她怎地失踪的？在何處失踪？」

金震宇截口道：「原來三位是兄弟，那就好說話了，請公孫大俠先進廳坐下再慢慢談。」公孫城心中雖急，但他出身名門正派，又值主人家七十大壽，不好勉强，只好隨他們進廳。

金震宇待他們坐定，又乾咳一聲，道：「公孫英少俠，此事老朽也不知該如何說，請你代老朽將情況，原原本本告訴令兄。」

公孫英道：「公孫城是晚輩六堂哥。」當下簡單地將情況說了一下。「金老爺子已當衆宣佈過，他們會盡力去找尋蕭女俠之下落。」

金震宇深深吸了一口氣，道：「不錯，老朽壽宴一過，便將全家出動，找尋蕭女俠之下落，亦希望各路英雄若有消息，隨時通知各位。」當下返回主席。

公孫雄低聲問道：「六哥，你跟蕭女俠到底有何關係？」

公孫城臉上發熱，訕訕地道：「她對爲兄有恩……咱們是好朋友。」公孫英兄弟有點明白，只是心中奇怪，蓋蕭湘竹曾聞是失婚婦人，而公孫城尚未成親，又是崆峒派之掌門弟子，怎會看上一個被人退婚的女子，同席之人，聞言亦暗覺奇怪。

俄頃，酒席撤退，丫頭們又捧上香茗，羣豪漸見活躍，互找投機的人說話。老實說，凡此場面，祝壽是名，順便見見老朋友是實，機會難逢，自不會失之交臂。

金震宇見狀，便借故退到內堂，何小鳳迎了上來，道：「公公你累了，睡個午覺吧，蕭湘竹的事，不必擔心，船到橋頭自然直。」

金震宇道：「鳳兒，你到我書房，我有話問妳。」

何小鳳隨家翁進房去，金震宇指指對面的椅子，着她坐下，問道：「鳳兒，你向來聰明，可猜得出蕭湘竹是被誰擄去的？」

何小鳳道：「媳婦對她往事毫不知情，如何猜得出來？說不定是她自己離開的。」

「她若要離開，大可以大大方方向我告辭，」金震宇道：「你可知她的前夫是誰麼？又知公孫城與她之關係否？」

何小鳳訝然道：「公孫城是什麼人，蕭湘竹之前夫是誰，媳婦亦不知道。」金震宇又將方才公孫城來找蕭湘竹之情況說了一下。

何小鳳道：「也許他們眞的是朋友，既知朋友來爲您老人家祝壽，他亦趕來，不足爲奇。」

金震宇眉頭一皺，道：「蕭湘竹是個失婚女人，公孫城是崆峒派之掌門弟子，日後其師仙遊，便由他當掌門。」

何小鳳不以爲然地道：「當掌門便不許有朋友？」

「但那是個不好的女人，如此會影响其聲譽。」

何小鳳含笑道：「老爺子在此之前，是否覺得她是壞女人？說不定她是受不住丈夫之虐待，是以才離開他的。媳婦在未知始末前，未敢斷定她是好是壞，公孫城不是說她對他有恩麼？恩人在此，他恰好經過，跑來找她，合理之至，武林人士不該拘小節，只需問心無愧。」

金震宇這才發覺，這媳婦不如自己想像中之簡單，以前只有跟媳婦談論家事，不曾發覺，如今方有恍然之感。細想一下，何小鳳之言，亦有道理，當下乾咳一聲，道：「如此老夫問你也是白問。」

何小鳳嘆息一聲：「老爺子有事只管吩咐，媳婦一定盡力而爲。」

「老夫打算後天，賓客走後，便着令衆男丁，全部出去打聽蕭湘竹之下落，而且不要到賀之賓客協助。」金震宇道：「你可不能作聲。」

「金家男丁離開，萬一這是敵人調虎離山之計，這不正墜入其彀中？」

金震宇吃了一驚，急又問：「依妳之見又該如何？」

何小鳳清了清喉嚨方道：「老爺子跟總管留下來，當然要留下一些壯丁，只要你兒媳去打探，即使找不到，人家也會原諒您的。若老爺子也出去，萬一有事，就不好辦。」

金震宇想了一下，道：「好，就這樣決定。」何小鳳見沒什麼事便長身欲告辭，金震宇忽然問道：「那鳳千千昨夜跟妳談些什麼？竟然聊到半夜。」

何小鳳雙頰微微發紅，道：「談些女人的事……」金震宇尷尬地揮揮手，着她出去。

壽宴過後，許多賓客已紛紛告辭，但有份在大廳內吃壽酒的賓客，則十居其九，仍然留下來，金震宇率兒媳同孫在賓客之中，許多賓客都羨慕金震宇有位能幹之媳婦。

（未完・一）

上文提要：易雲英金蘭等在林中救醒溫九姑，隨她憑着「指引香」味尋到觀音廟，嚷叫要交出文如春小子，智圓和尚不明就裏，帶她在左右廂房察看，始發覺正在閉關入定的三位師弟均已遭害，溫九姑指証是遭溫家獨門掌法「陰沉掌」所害，智圓和尚怒極，剛行至天井就仆倒，原來他觸及死者身上中了「沾衣毒」而不治，溫九姑深知此乃文如春所為，此時文如春已現身，傲氣十足，雙方即掀起一場激鬥……



玉辟邪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丁天仁闖觀音廟　簡帳房是石破衣

金蘭冷聲道：「怎麼，你以為我勝不了你？」

右手陡然劃了一個圓圈，劍訣從中點出。

孔老三練武數十年，一看對方手勢，立時感到不對，身形一晃，就已失去他的踪影。

金蘭口中冷笑一聲，倏地轉身，左手圈處，又是一指朝他點去。

孔老三識得厲害，幾乎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只好再次晃身，閃到金蘭身後去。

金蘭不但沒去看他，連想也沒想一下，你不見了，我就向後轉，右手一圈一指才出，左手一圈一指跟着使出。

這一來，一個晃身不見，一個後轉發圈，只是這一招，就直把孔老三逼得不住的閃動身形，心頭暗暗詛罵：「這小子只會這一招，不知是從那裡學來的？」

動手的三對人中，就以孔老三最為吃力，金蘭雙手連綿，一記又一記的「混元一炁指」，他除了一再閃避，也空有一身本領，簡直沒法出手。

其次是孔老四，他對手易雲英，左手使出來的雖是「混元一炁指」，但她右手使的是「亂披風劍法」，差可還有喘息的機息。

三人中要算孔老五較為輕鬆，他對手葉青青使出了巫山神女宮三種絕學「神女劍」、「流雲身法」和「五絃指」，這三種武功縱然不能和「混元一炁指」比擬，但也足可和孔老五對抗，只是使得十分辛苦罷了。

孔老大和孔老二看了一陣，二人兀是識不透「混元一炁指」的玄機，心想：「這兩個小子（金蘭和易雲英）果然是同門，使的是同一記手法，這樣簡單的招式，老三、老四何以一直在閃避，不加還手？」

孔老大忽然回頭，以「傳音入密」說道：「老二，咱們該出動了，你先去幫老五收拾了那個小子，再去幫老三，我幫老四去。」

孔老二點點頭，兩條人影倏然飛起，快得有如兩點淡影，分向易雲英、葉青青兩人撲去。

孔老大撲向易雲英，他對時間拿捏得極準，撲到之時，正好是易雲英左手使出「混元一炁指」，右手長劍正待發招的一絲空隙之間，他從側面欺入，左手一把奪過長劍，劍柄疾落，一下敲在她右手「臂臑穴」上，同時右手一指，點了易雲英左肩「肩井穴」。

孔老四眼看老大一下制住了易雲英，不覺喜道：「老大，要得。」

抬手之間，又點了易雲英三處穴道。

孔老二撲向葉青青。葉青青和孔老五交手，已經感到十分吃力，更不防孔老二會突施襲擊，因此也很快就被制住了穴道。

孔老二一擊得手，立即縱身朝金蘭撲去。

金蘭捨長劍不使，雙手使出「混元一炁指」現在証明她這一選擇是對的，崆峒五矮，武功詭異，數十年來，名動武林，身手之高，不言可喻，像金蘭這樣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女孩，那會是他們的對手？也只有使出這式「混元一炁指」，才能和他們抗衡。

孔老二剛才輕而易舉的一下就制住了葉青青，滿以為三人既是同門，武功也差不多，是以一下欺到金蘭身側，抬手一指點了過去。

金蘭雙手連續施為，她左手一圈發指，堪堪把孔老三逼退，孔老二就在此時欺了過來，正好金蘭右手劃起圓圈，身向後轉，孔老二這一指就像自己送上去的一般（他欺到金蘭右側，金蘭右手劃圈，身向後轉，就是要從右向後轉，這一來，兩人正好對了面），陡覺一圈無形潛力，像漩渦一般，湧出一股奇强的勁道，把自己點出去的指力擋住，心頭不禁為之一怔，就在此時，陡覺右肩如中尖錐，一陣劇痛，人也同時被制住了。

孔老三這一陣工夫，一直被她左一指、右一指的逼得不住往金蘭身後閃，心裡也一直在咒罵着：「渾小子，只會這一式鬼招！」瞥見老二欺近過來的人，一下被金蘭制住，心頭更急，叫道：「老二，你怎麼了？」要待出手搶救。

金蘭冷笑道：「你們老二已經給我制住了，你也快了。」一指直點過去。

孔老大制住易雲英，舉目看去，老二也已制住了葉青青，方自微微一笑，瞥見老二剛欺到金蘭右側，就被人家制住，木立在那裡一動不動，心頭不期一怔，暗道：「老二，怎麼這樣不小心！」

心念方動，人已急如星火，朝金蘭撲去。

金蘭一下制住孔老二，再一指逼退孔老三，突見孔老大又凌空急撲過來。她自然知道憑自己的武功，對方任何一個人都高過自己甚多，自己之所以力久不敗，完全仗着左右雙手連續施展的這記「混元一炁指」。此時驟覩孔老大凌空撲來，不假思索，左手一圈，駢指點出。

孔老大原想先解孔老二的穴道，那知人還沒有落地，陡見金蘭左手一圈，立時湧出一股勢道奇强的無形漩力，把自己擋住，同時振腕發指，凌空點來，心頭驀地一驚，暗道：「他這隨手一圈，竟有如此大的力道！」

不待指風襲到，急忙一個觔斗翻了出去。

金蘭一指逼退孔老大，右手反手一指朝欺來的孔老三點去，孔老三不敢硬接，也立即閃了出去。

孔老大直到此時，才識得對方這一圈一指的厲害，遠非自己所能抗衡，只好配合老三，一進一退，俾可乘隙出手，怎知十幾個照面下來，自己和老三兩人，只夠躲閃那一記怪招，依然沒有下手的機會，心中忽然一動，立即以「傳音入密」朝站着觀戰的老四、老五二人說道：「老四、老五，你們聽着，快撿幾顆小石子，等這小子稍有空隙，就發石打他穴道。」

孔老四、孔老五眞不敢相信憑老大、老三聯手，還制不住這小子，他們依言拾起幾顆小石子，扣在中指，俟機彈出。

要找金蘭空隙，其實極為容易，譬如她左手劃圈發指，右首即是空隙，右手劃圈發指，左首即是空隙，但你如果欺身過去，她立時可以圈手發指，是以人是無法欺近過去的；但你如站在她左右兩邊，覷空以石子打穴，那就萬無一失了。

孔老四、孔老五很快就等到了，屈指彈出石子，果然一擊得手，制住了金蘭穴道。

孔老大大笑一聲：「可以了。」

倏然飛落，抬手點出三指，口中忽然「咦」道：「這小子會是女的！」

孔老四道：「兄弟正要告訴老大呢，方才和兄弟交手的小子，也是一個女的。」

孔老五也道：「沒錯，和兄弟動手的也是女的。」

孔老大道：「只不知她們是甚麼人門下。」

口中說着，人已走近老二身邊，揮手一掌替他解開受制穴道。

那知手掌拍過，孔老二依然木立如故，一動不動，顯然沒有解開穴道了。

孔老大口中不禁輕咦一聲道：「這是甚麼怪異手法？」

孔老二道：「老大，要不要請文公子來瞧瞧？」

文如春自從任貴率同四個幪面人出來之後，他就退到了階上。這時溫九姑和四個幪面人激戰方殷，猶未停止，但崆峒五矮這邊已經停下手來，他自然看到了，尤其孔老二木立不動，孔老大替他解穴，似乎未曾解開，這就舉步走來，說道：「孔二兄怎麼了？」

孔老大赧然道：「老二給那丫頭片子點中穴道，兄弟慚愧，竟然解不開來，正想請教文公子。」

文如春走近孔老二身邊，右手抬處，似指似掌，似拍似拏，連按了他三數穴道，手還沒有回轉，孔老二口中長長吁了口氣，四肢已能活動。

孔老大欣然道：「多謝文公子，公子眞是高明，兄弟佩服之至。」

這話出自肺腑，是眞的「佩服之至」。

文如春含笑道：「天下之大，各門各派，各有獨門手法，兄弟只是僥倖解開罷了，何足掛齒？」

他眼看溫九姑和四個幪面人依然難分勝負，這就含笑道：「溫九姑好像拚上了老命，他們四個一時還制不住

她，我看還要煩勞二位呢！」

原來溫九姑眼看四個幪面人越過任貴(她不認識任貴)，迎着自己走來，以她想來，姓任的只是一個總管，「總管」者，管家也，一個管家的手下(四個幪面人)，不外乎護院、教練之類。

江湖上充當護院、教練的人，多半是三四流脚色而已，眞正有本領的人誰肯屈身去當護院、教練？

溫九姑那會把這四個幪面人放在眼裡，就在他們走近之際，鳩頭杖一頓，回頭朝文如春呷呷尖笑道：「小畜牲，你自己不敢和我動手，却叫他們前來送死。」

文如春緊閉着嘴唇，嘴角微微下撇，流露出一臉峻傲和不屑之色，並未開口。

任貴却開口了：「溫九姑是上面要教請的人，你們不可取她性命，只要把她拏下就行。」

溫九姑聽得氣往上衝，正待開口，只見四個幪面人忽然右手翻起，登時響起四聲「嗆」然劍鳴，手中登時多了四柄寒光閃閃的長劍。

溫九姑目光何等敏銳，看到四人長劍出匣的手法，心頭不由暗暗一怔。

原來這四聲「嗆嗆」劍鳴，雖在同一時間響起，聽來聲音劃一，好像只有一聲，但他們撤劍手法各異，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四人拔劍迅捷俐落，手法老到，分明造詣極高，豈是一般護院、教練之流所可比擬？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四個幪面人一下散開，劍光閃動，從四面揮劍攻來。

溫九姑怒哼一聲，鳩頭杖急揮而出，她振腕揮杖之際，右手大袖乍展，「聞風散」自然也隨着大袖展動，朝四面散開，只要嗅上少許，就會令人隨風而倒。

劍杖交擊，登時響起震耳欲聾的四聲金鐵狂鳴，對方四人使的雖是輕兵刃，但和鐵杖交擊(鐵杖是重兵刃)，居然誰也沒被震退半步，倒是溫九姑執杖右手，反被震得隱隱痠痲，只此一招，已可試出這四個幪面人劍上功力之深，不在溫九姑之下。

不，這四人嗅了「聞風散」，居然若無其事，並沒倒下。

溫九姑心頭暗暗驚凜，切齒罵道：「是小畜牲早就給了他們解藥！」

心念轉動，人已迅疾朝右閃出。她右首一名幪面人長劍一圈，迎面攻到，這一劍發如行雲流水，悠然而來，劍光極强，劍勢極爲柔和。

溫九姑閃出去的人，不得不及時煞住身形，鳩頭杖隨着挑出，那知竟然挑了個空，一支劍影却從鳩頭杖劃過之後出現，離衣袖只不過數寸。

溫九姑及時警覺，身形一偏，杖先人後朝左旋出，左首那幪面人同樣長劍一圈，劃起一道劍光，急襲而至。

溫九姑不由大怒，口中沉嘿一聲，鳩頭杖猛向對方劍上劈去。那幪面人似是不願和溫九姑硬接，劍勢劃着弧形，避開鳩頭杖再次攻來。

溫九姑見多識廣，這兩招下來，已然看出這兩個幪面人使的竟然是武當「兩儀劍法」，心中暗暗嘀咕：「會是武當派的人，以這兩人的劍上造詣看來，少說也該是派中長老級的人物，武當派長老級的人，怎麼會幪面而來，聽姓任的總管指揮？莫非他們着了人家的道兒，身不由己……」

她究是用迷的老手，一眼就看出來了，心念轉動，身形閃電一轉，鳩頭杖疾掄，朝身後兩個幪面人攻去。

她要試試身後兩人武功如何，是不是武當派的人？這兩人同樣以黑布幪面，但右首一個從幪面黑布下，還露出尺許長一截蒼白長髯，足見此人年歲一定很高了。

左首一個劍勢急驟，一招之中，漾起三排劍光，橫劃而出，劍風强勁，十分凌厲。

溫九姑心中暗道：「這一招是『乾三連』，會是八卦門的人！」

右首白髯幪面人一支長劍使得大開大闔，劍光如電，繚繞全身，劍氣凜烈生寒，同樣凌厲非凡。

溫九姑心中忖道：「此人劍法之中，隱含寒意，不像中原武林中人。」

這四個人都是一流高手，劍法老到，功力深厚，如果一對一的話，溫九姑可能接不下來，但此刻却是以四打一，溫九姑就佔了這一點便宜，還能遊走封架，勉强應付。

這話怎麼說呢？一對一，就是各展所學，可以盡情發揮，他如果比你略勝一籌，你可能就會縛手縛脚，越縛手縛脚，就會施展不開，越落下風；但如果對方有四個人一起動手，他們武功可能比你略高，譬如一個剛剛使出殺手，你一下閃了開去，你背後一個可能也在此時刺來，中間的你閃開了，於是他們兩個可能成爲短兵相接，急忙各自收招。

或者左邊一人一劍刺來，對面敵人也同時迎面刺來，你用劍封出，使個「卸」字訣，把對面刺來的劍勢，朝左引出，去代接左首的一劍。

總之，對方有四個人，攻擊的目標只有一個，只要你善於運用，就可把對方四人的攻勢巧妙地化爲己用。

溫九姑一身武功原已不弱，這一東閃西躲，巧封借打，縱然打得極爲吃力，却反而佔了不敗之地。

一杖四劍，人影交互，一直打出百招之外，溫九姑雖然杖勢有些紊亂，白髮飄散，鳩臉通紅，汗水如雨，還是咬緊牙關在支撐着。

這中間，她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使出幾種迷藥，兀是不見一點效驗，生似身上迷藥全失靈了(石破衣只換去了「聞風散」和「迷信丹」，她身上應

該還有幾種並未換去，迷藥失靈，自然是他們預先服了解藥)。

文如春話聲甫落(和孔老大說的，要煩勞二位)，突然間，兩條人影疾如飛隼，朝鬥場中撲入，登時響起孔老大的笑聲，說道：「好了，大家可以住手了。」

總管任貴口中同時響起一聲呼哨，四個幪面人如響斯應，立即收劍後退。

原來撲入戰圈的是孔老大、孔老二兩人，他們早已一左一右拏住了溫九姑的兩臂，也點了她幾處穴道。

文如春滿臉含笑，走了過去，說道：「諸位辛苦了，大功告成。」

* * *

申牌時光，丁天仁、紅兒、紀效祖三匹馬正從觀音閣經過。紀效祖在馬上長鞭一指，朝丁天仁道：「南首一片林間，就是觀音閣了。」

丁天仁回頭只看了一眼，沒有多說。紅兒聽說這裡是觀音閣，因爲大哥問起過，自然要特別注意。

紀效祖又道：「這觀音閣聽說是少林寺在川中的一處下院，這裡的住持算來還是少林寺方丈的師弟，法名叫做智圓。」

丁天仁漫不經心的「哦」了一聲，心中却在想着：「這裡既是少林寺下院，應該不會有甚麼事，何以方才那紙條上，要約自己今晚到觀音閣去呢？」

紅兒好奇問道：「紀兄，甚麼叫做下院呢？」

紀效祖道：「下院，就是從少林寺分出來的寺院，少林寺上代方丈有幾個同門師兄弟，師兄當上了方丈，師弟們有的在本寺擔任長老，有的就派出來當分院住持，他的徒弟就繼承衣鉢，也當了住持，少林寺下院，少說也有十七八處之多。」

紅兒道：「難怪我聽人說，到處都有少林寺的弟子。」

紀效祖道：「那又不然，少林寺還有俗家弟子，譬如某一個人是少林嫡傳弟子，他兒子、孫子和他收的徒子徒孫，只要練的是少林武功，也都算是少林弟子，所以才有少林弟子遍天下的說法。」

紅兒道：「這樣少林寺才成爲天下第一大派了。」

三人一路說着，不多一會，已經趕到大竹，這時還未到酉時，太陽仍沒下山，紀效祖一馬當先，領着兩人來至橫街一家客店落店，三人要了三間上房。

紅兒心裡有數，紀效祖說過，一般行旅只是經過大竹，時間還早，稍爲加緊趕路，可以到渠縣去打尖，大哥却要在這裡落店，那是因爲這裡離觀音閣較近的緣故，如果沒事，大哥怎麼會打聽觀音閣呢？

店伙送來臉水，又泡了一壺茶送來。三人洗了把臉，天色也漸漸昏暗下來，三人走出客店，在大街上找了一家酒樓用餐。

丁天仁不善飲酒，却朝紀效祖含笑道：「紀兄，今晚沒有甚麼事了，你喜歡喝酒，就要伙計來一壺酒。」

紀效祖道：「三公子不喝，我……」

丁天仁沒待他說完，就含笑道：「沒關係，你只管一個人喝好了。」

紀效祖道：「這個怎麼好意思？」

丁天仁道：「你幾時看我喝過酒？你是會喝酒的，不用和我們客氣。」

紀效祖就叫了兩角酒，不多一會，伙計送來酒菜，紀效祖替丁天仁和紅兒斟了一杯酒，一面說道：「三公子、方兄不會喝酒，就少喝些，一杯總可以吧？」

丁天仁不好掃他的興，笑道：「一杯還可以，多了就不成了。」

三人邊吃邊喝，紅兒只略爲沾唇而已，丁天仁喝完一杯，就和紅兒先吃飯了。

回到客店，就各自回房。紅兒熄了燈，却並未睡下，悄悄把一張木椅移到北首窗下，坐着等候，她料想大哥一定會在二更左右趕去觀音閣，自己就跟着大哥去看個究竟。

初更方過，隔壁房中後窗果然響起極輕的聲音，紅兒若非細心聆聽，就無法發現。

「大哥果然出去了。」

紅兒等了一會，急忙輕啓窗戶，縱出窗外，再輕輕掩上窗戶，站起身子，擧目四顧，那裡還有大哥的影子？心想：「大哥一定是到觀音閣去了。」一時那還猶豫，立即擰身掠起，朝東首追去。

丁天仁可不知道身後有人追了下來，他施展輕功，如同御風而行，出了城垣，一路飛縱，二三十里路程，不需片刻工夫，就已趕到，還未走近松林，突覺一縷極細的風聲，從右側襲來，伸手一抄，只是一顆細小的石子，心中一動，就朝右首松林走去。

只聽有人低喝一聲：「丁兄快進來。」

現在丁天仁已經聽出這出聲招呼的是白少雲的聲音，忙道：「是白兄嗎？」人已迅速跟了進去。

只聽林中響起金少泉的聲音問道：「雲兄，丁兄來了嗎？」

丁天仁目能夜視，已看到金少泉、王小七二人一左一右站在兩棵松樹之後，嚴神戒備。

走在前面的白少雲回身道：「丁兄到了。」

丁天仁拱拱手道：「三位兄台久候了。」

金少泉低聲道：「我們也剛到不久。」

王小七一眼看到了丁天仁，欣然道：「你不是三哥嗎，錢兄(金少泉)、雲兄(白少雲)怎麼叫你丁兄呢？」

金少泉低聲道：「我和雲兄不是都化了名嗎？丁兄自然也化名了。」

王小七道：「你們都化了名，只有兄弟為甚麼不用化名呢？」

白少雲道：「我們經常在江湖上走動，認識的人較多，所以要用化名，王兄一向跟着王大叔(石破衣化名王老二)，認識的人不多，所以不須化名了。」

丁天仁朝金少泉問道：「錢兄，今晚可是有甚麼事嗎？」

金少泉點點頭道：「王大叔要我們暗中調查一個姓任的，說他很可能和川西武林同道失踪一事有關，這人可能就藏匿在大竹附近，今天早晨，王大叔又告訴我們，觀音閣大有問題，要我們暗中查訪，但不可露了行迹，又說丁兄也來了，可約你晚上在林中見面，大家有個商量。」

丁天仁問道：「王大叔人呢？」

金少泉道：「王大叔好像很忙，我們出來之後，從未見過面，有事他會用字條通知。」

丁天仁笑道：「他倒神秘得很。」

王小七問道：「丁兄這一路可有甚麼發現？」

丁天仁也把自己遇上文如春一節說了一遍。

金少泉道：「丁兄沒有追上他們？」

丁天仁道：「沒有，這姓文的劫持桂花庵主，就是從這條路來的，哦，由此看來，他一定是到觀音閣來的了。」接着道：「現在我們要怎麼辦？是不是先進去瞧瞧？」

白少雲道：「我們四個人應該分作兩組，錢兄(金少泉)和王兄一組，丁兄和兄弟一組，這樣大家也好有個照應，進去之後，一組搜索左首，一組搜索右首，每搜完一進，就到中間會合，再搜第二進，不知大家認為如何？」

金少泉道：「觀音閣地方不會很大，雲兄說的也差不多了。」

丁天仁點頭道：「丁兄二位搜那一邊？」

白少雲笑道：「那一邊都一樣，你和王兄搜左邊，我和丁兄搜右邊好了。」

四人計議定當，就迅快的穿林而出，金少泉揮揮手，就和王小七從廟後向左首繞去。

丁天仁、白少雲朝廟後繞去，快到前進，兩人打了個手勢，連袂縱上圍牆。還沒飛落，就看到階上有一名灰衲僧人身形一動，似有迎出之意。

丁天仁眼快，抬手一指凌空點去，就把灰衲僧人定在那裡，兩人飛身落地，掠上石階。

這前面一進，除了五間大殿，左右各有一座自成院落的偏殿，殿左還有一排禪房，這時夜色已深，除了幾個值班的僧人之外，其餘的人都已入了睡鄉。

丁天仁、白少雲從偏殿到禪房一路巡視了一轉，覺得並無可疑，就悄悄退出，回到大殿，金少泉、王小七已經先在，他們也沒搜到甚麼可疑之處，四人就分頭往後進而去。

觀音閣地方不大，一共只有前後兩進。後進一排五間，有一個大天井，大門深鎖，本來有兩位長老在這裡閉關，因此平時不准僧侶進入。

第二進左右兩邊也各有自成院落的房子(等於前進的偏殿)，必須由前進的偏殿進來(中間五間因有長老閉關，把門戶堵死了)。

丁天仁、白少雲是翻牆進來的，這座院子裡，少有花木，中間一間，窗櫺間還隱隱透出燈光。丁天仁朝白少雲打了個手勢，迅快掠上石階，閃到窗下，偏着身子朝裡望去。

這間禪房相當寬敞，陳設也古樸幽雅，一看就知住在這間禪房裡的，一定是極有身份的人了。

這時房中一共有兩個人正在談話，一個是五十出頭的灰衲和尚，個子不高，一張圓臉，中間一個鷹鈎鼻，大模大樣的坐在一張雕花太師椅上，大有躊躇滿志，顧盼自豪之感。

他邊上一把大椅上，側身坐着一個俗家打扮的中年漢子，年在四旬以上，看去像個落拓文人，連身上一件藍布長袍，都已有了油光，他手上還捧了兩本厚的帳簿，敢情正在向灰衲和尚報告收支情形，原來他是廟裡的管帳先生。

只見灰衲和尚右手輕輕抬了一下，說道：「簡先生，不用說了，本座只是問你除了廟產之外，咱們存在城裡銀號的現金一共有多少？」

中年漢子欠着身道：「回住持，兩家銀號加起來一共是八千六百三十二兩。」

丁天仁暗道：「原來這灰衲和尚就是智圓大師。」

灰衲和尚又道：「本座前天交給你的五千兩銀票，你給我存進去了嗎？」

中年漢子忙道：「存進去了。」一面從懷中摸出一個藍色封套的摺子，雙手遞去，說道：「這是住持的存摺，請住持收好了。」

灰衲和尚伸手接過，收入懷中，一面含笑道：「你好好的幹，本座當上了住持，以後不會虧待你的。」

中年漢子欠身道：「多謝住持。」

灰衲和尚抬抬手道：「沒事了，你出去吧！」

中年漢子剛剛站起身，灰衲和尚口中忽然「哦」了一聲，立時臉色發白，雙手抱頭，連上身都彎了下去。

中年漢子急忙放下帳簿，問道：「住持怎麼了，那裡不舒服？」

灰衲和尚緊抱着頭，嘶聲道：「頭……頭……痛煞我了……」

白少雲以「傳音入密」說道：「丁兄，看情形是姓簡的帳房下的毒了。」

丁天仁想到方才中年漢子把存摺遞給灰衲和尚，大概在存摺上下了毒，不禁點點頭道：「很有可能。」

白少雲又道：「他下毒一定有目的

了。」

丁天仁道：「我們看下去再說。」

中年漢子道：「住持可有止痛的藥物？」

「沒有。」灰衲和尚依然彎腰嚷道：「你……你……快……出去……」

中年漢子踟躕的道：「在下出去了，住持怎麼辦？」

灰衲和尚急道：「你在……這裡，就就……沒人……送藥……來了……」

丁天仁心中暗道：「看來不是中年漢子下的毒，為甚麼中年漢子在這裡，就沒人送藥來呢？」

中年漢子並沒有走，左手一攤，說道：「在下這裡有一顆止痛丹，住持要不要試試？」

灰衲和尚依然雙手抱頭，但已痛得滿頭大汗，聞言倏地直起腰來，一雙佈滿紅絲的眼睛朝中年漢子手上望去，一眼看到他手掌心托着一顆綠豆大色呈墨綠的藥丸，正是自己頭痛欲裂時有人送來的藥丸一般無二，一時如獲至寶，忍痛道：「就是這種藥丸。」急忙伸出左手顫抖着一下把藥丸取過，納入口中，一面顫聲問道：「這藥丸你……你從那裡來的？」

中年漢子收回手去，微哂道：「自然是任大總管交給在下的了，今晚子夜，是住持十天服藥之期，所以交由在下送來。」

這顆藥丸真還靈效如神，藥到病除，灰衲和尚在這一瞬間，霍然而癒，欣然起立，雙手合什，說道：「簡先生原來是任大總管的人，貧衲真是失敬了，你快請坐。」

中年漢子也不客氣，泰然坐下，這回和方才大不相同，方才的卑躬模樣，已經不復可見，一手托着下巴，緩緩說道：「有一點希望住持明白，任大總管能夠讓你登上住持寶座，也可以讓你從住持的寶座上摔下來，能夠使你頭痛立時就好，也可以使你腦袋痛得四分五裂。」

丁天仁聽得一怔，忖道：「這灰衲和尚原來不是老當家智圓，他能當上住持，竟然會是任大總管的力量，這任大總管不知是誰？」

灰衲和尚也怔得一怔，連忙雙手合什惶恐的道：「是，是，小僧明白，任大總管的恩德，小僧報答不盡，任大總管有甚麼指示，小僧一定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中年漢子點頭道：「這樣就好辦，在下是廟裡的管帳，長年都在廟裡，今後有甚麼事，住持不妨和在下商量商量。」

這就是說，他是任大總管駐觀音閣的代表了。

「一定，一定。」灰衲和尚連連合什，欣然道：「這真是太好了，有簡先生在這裡，小僧正好隨時可以叼教。」

中年漢子站起身道：「在下告退。」

灰衲和尚慌忙站起，躬身道：「小僧恭送簡先生。」

中年漢子回身道：「住持不用客氣，在下身份不宜洩漏，以後在人前千萬不可如此。」

灰衲和尚連聲應「是」，躬身道：「小僧自當謹記。」

他話聲一落，直起腰來，不過眨眼間事，那裡還有簡先生的影子，心頭暗暗一驚，忖道：「這簡先生當真是真人不露相，在廟裡管了五年帳，自己竟然一點也看不出來。」

禪房中的簡帳房一下失去踪影，丁天仁的身後已經多了一個人影。

丁天仁的反應也不慢，倏地轉過身去，簡帳房——中年漢子已經站在自己面前，心頭不由大吃一驚，暗道：「這人好快的身法！」

簡帳房不待丁天仁開口，忽然朝他笑了笑，左手抬處，揑了個雷訣，連點三點。

白少雲直到此時才發覺，一個旋身，就閃到中年漢子右側，手握劍柄正待拔劍。

丁天仁看得又是一怔，急忙以「傳音入密」朝白少雲道：「雲兄且慢！」

拔劍必然有聲，就會驚動禪房中的住持。

白少雲不明丁天仁何以要自己不用拔劍，自然要回頭望去。

丁天仁剛朝白少雲說出：「雲兄且慢！」簡帳房已經回身走去，耳中聽到對方以「傳音入密」說了句：「隨我來。」

丁天仁就朝白少雲打了個手勢，急步跟了上去。

白少雲看得驚疑不已，也以「傳音入密」問道：「丁兄，他是甚麼人？」

丁天仁回頭道：「我們且跟他去，看他怎麼說法？」

出了少有花木的院子，循着石板路，來至一排較矮的瓦房前面，簡帳房右手抱着兩大本帳冊，左手朝左右連點了幾點，才推開木門，走了進去，放下帳冊，打着火石，點起油檠，才朝兩人笑了笑道：「你們且請稍坐，我去把錢、王二人叫來。」

不待二人開口，身形一閃，就已掠出門去。

這間房乃是簡帳房的卧室，房中除了一張木床、一張帳桌和兩把木椅，就別無一物。

丁天仁在木椅上坐下，說道：「雲兄請坐。」

白少雲道：「丁兄，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丁天仁笑了笑道：「等他把錢兄、王兄叫來了，自然就會分曉。」

白少雲果然跟着坐下，說道：「好吧！」

不過一會工夫，簡帳房已領着金少泉、王小七二人進來，回頭道：「這裡只有兩把椅子，你們只有在床舖上坐了。」接着含笑道：「左右房裡的人都已被我點了睡穴，不用顧忌有人聽

到我們說話了。」

他在推門之前，曾朝左右點了幾點。

金少泉疑惑的問道：「尊駕究是何人？」

簡帳房笑道：「這裡的帳房，叫簡子興，現在我就是簡子興，至於我究竟是誰，你們問丁小兄弟好了。」

金少泉三人不覺朝丁天仁望來。

丁天仁含笑道：「如果兄弟猜得不錯，他就是石老哥哥了。」

石破衣曾經對他說過：「記着，此後你不論遇上甚麼人，左手捏雷訣向你連點三下的，就是老朽了。」

金少泉、白少雲不由同時驚咦出聲：「你老眞是石前輩？」

簡帳房聳聳肩笑道：「如假包換。」

王小七道：「二叔，你老眞把我們瞞得好緊。」

丁天仁道：「你老把我們叫來，一定有甚麼指示了。」

二人依言在床沿上坐下。白少雲站起身，和二人坐在一起，一面說道：「你老也坐下來再說。」

簡帳房就在他讓出來的木椅上坐下，說道：「川西失踪的武林人物，如今總算有了眉目，但幕後主持的人，至今還查不出來。」

丁天仁道：「他們幕後，好像是一個叫教主的人，我在昨天曾遇上一個叫文如春的，是嶺南溫家的後人，他就口稱奉教主之命，來請桂花庵主的。」

簡帳房道：「不錯，但在川西主持此項劫人計劃的却是一個叫任大總管，嘻嘻，小兄弟，你當這任大總管是誰？」

丁天仁道：「江湖上人，小弟認識的不多，不知道他是誰？」

簡帳房笑道：「但這人你一定認識。」

丁天仁奇道：「那會是誰？」

簡帳房笑道：「你再想想，認識的人中有幾個姓任的？」

丁天仁不覺一怔，他認識的人中，姓任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樂山山莊總管任貴，難道這「任大總管」會是任貴？心中想着，一面遲疑的道：「任大總管會是樂山山莊的任總管？」

「嘻嘻！」簡帳房笑道：「就是他，你沒想到吧？」

丁天仁問道：「那麼擎天手金贊臣……」

簡帳房道：「目前還不清楚，金贊臣是被劫持了，還是幕後主使的人？」

白少雲道：「石前輩……」

簡帳房沒待他說下去，就道：「你們不用多問，還是聽我說吧。這個神秘組織，劫持了川西多位武林同道，都是由任貴所策劃主持，他的巢穴叫做西莊，就是大路北首的那座大莊院。」

丁天仁問道：「那麼文如春呢？」

簡帳房道：「目前還不清楚，所以要等你們來了，才能辦事。」

金少泉道：「石前輩想必已經胸有成竹了。」

簡帳房笑了笑，豎起三個指頭，晃了晃，才道：「咱們目前要走的是三步棋，第一步叫做你來我往，第二步化敵爲友，第三步深入淺出，這三步棋，就要你們幾個人去做了。」

王小七問道：「二叔，甚麼叫做你來我往？」

簡帳房聳聳肩笑道：「這是一句成語，其實應該是你往我來。」

王小七道：「我還是聽不懂。」

簡帳房道：「你往我來，就是咱們逐步把對方的人換下來，目前先由白少雲來扮簡帳房，這裡是他們對外的咽喉，這個職務非常重要，而且更須機智過人，方能適應。」

白少雲道：「石前輩不是當得好好的嗎？」

簡帳房道：「假道士事情多得很，那能一天到晚躭在這裡？」接着又道：「目前咱們是兩面作戰，一面要對付這個神秘組織，一面又要對付武林聯盟，所以我假道士和老醉鬼分頭行事，他負責武林聯盟，我負責這裡。」

說到這裡，朝丁天仁笑了笑道：「好在你是他們的人，咱們不妨稍作運用，就可利用武林聯盟的人力，來對付西莊，是爲上策。」

丁天仁道：「老哥哥要我怎麼做呢？」

簡帳房道：「你手下不是每晚都要飛鴿傳書向歐陽生報告嗎？就把這裡的情形全盤報上去，看他有如何指示，再作道理。」

金少泉問道：「那麼我們的三步棋呢？」

簡帳房道：「不妨同時並進，並不相悖。」一面朝丁天仁道：「你快回去，立即以飛鴿傳書向歐陽生請示，務必得到他的回音，我自會和你連絡，沒有我的消息，不可再到這裡來。」

丁天仁點點頭，立即站起身，別過衆人，縱身掠上圍牆，正待長身掠起，耳中隱隱聽到前進傳來一陣叱喝之聲，心中不禁一動，忍不住點足飛起，宛如夜鳥凌空，朝前進投去。

落到大殿西側屋脊暗處，定睛一瞧，只見八名灰衲僧人八支禪杖宛如網罟一般，圍着一人動手，被圍的那人一支長劍護住全身，幾乎已無還手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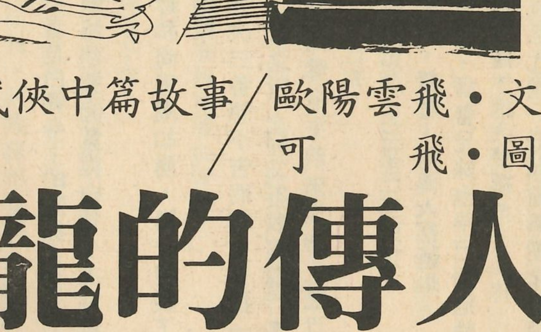
石階上還有一個年約五旬左右的灰衲僧人，一手持着念珠，似在督戰。

丁天仁目光這一瞧，不由得大吃一驚，你道那個被圍在中間的是誰？他竟然是化名方虹的紅兒。

「她準是暗中跟着自己來的了。」

此刻紅兒已經十分危急，雙足一點，一下衝入八支禪杖織成的一片杖影之中。

（未完・十九）



龍的傳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謹慎小心倍呵護　和尚難逃白骨爪

上文提要：龍翔、莫愁與小丁在密林中結識雷姓兄妹，雷氏兄妹遊走江湖豪爽俠義，就地野宴盛情招待龍翔等三人，遂結成好友。辭別後三人上峭山探望師父風塵俠隱曲子敬，進門不見師父在，只有無廟野和尚。原來野和尚在華山玉女峯打坐，功畢即見神台上有一支白骨令，故來求救，龍翔答應一路護衛送他至洛陽上少林寺躲避……

小丁語冷如冰的道：「野和尚，我警告你，一到洛陽就要說再見，我家少主人去鳳城討老婆，你去少林避災難，可不許吃反悔藥，喝失信湯，死皮賴臉的去鳳城煞風景。」

野和尚無廟信誓旦旦的道：「當然，當然，如違此言，不得好死！」

* * *

天黑了。

山神廟裡並未點燈。

遠處却出現一盞燈，正緩緩移動。

阿翔、莫愁、小丁睹狀一驚，未敢掉以輕心，忙結伴衝至廟門口。

無廟可沒這個膽，自從接到白骨令後便如驚弓之鳥，只能掩掩藏藏的躲在一個角落裡暗中探頭偷看。

距離漸近，已可看出是一盞不怕風的燈籠。

燈籠高掛在一輛馬車上。

一人駕車，旁邊還坐着一個人。

再過片刻，距離更近，在燈光的照射下來人的耳目面貌已可分辨。

駕車的是妙書生雷峯。

一旁的是玉觀音雷蕾。

正朝着山神廟這邊駛來。

野和尚無廟一見大驚，脚底抹油，早已一溜煙似的溜回到配殿躲起來。

龍傳人猶豫一下，亦與莫愁、小丁退至墻後，靜觀其變。

雷家兄妹果眞來到了山神廟，在廟前數丈外停下來。

哥哥道：「這裡很寬敞，就在這兒吧？」

妹妹說：「好嘛，天色已晚，是該歇着啦。」

兄妹倆動作好快好熟練，一忽兒工夫便搭好兩座帳篷，且將燈具桌椅擺放妥當。

車上柴米油鹽齊備，雞鴨魚肉俱全，連水都是隨車携帶，就在曠野之中做起晚餐來。

廟內的車轎很快就被雷蕾發現了，道：「哥，裡面好像有人。」

雷峯向內瞄了一眼，道：「可能是錯過了宿頭的行旅。」

「要不要多備幾份晚餐！」

「好啊，有飯大家吃嘛，交朋友也是咱們兄妹的嗜好之一。」

「不知該準備多少份？」

「何不先去拜訪一下，睦鄰嘛。」

雷蕾頷首稱善，嬌軀未動，龍傳人自知行藏已敗，乾脆採取主動，大步走出來。

人未出門，便先故意糊塗發話道：「外面是那一位呀，這麼晚了還來求神拜佛？」

出得門來，立又改道：「啊，原來是雷姑娘兄妹，幸會，幸會！」

小丁表現得更熟絡：「這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大概是這個地方太小的關係吧。」

莫愁緊隨在後，笑而不語。

妙書生雷峯朝三人身後望一望，道：「還有人吧？」

阿翔道：「沒有啦。」

雷蕾笑盈盈的道：「那車子……」

莫愁截口道：「哦，還有一位車把式在睡覺。」

雷峯似乎有點不信，道：「再無別人？」

龍傳人道：「就我們四個。」

「三位不是騎馬嗎，幹嘛弄一輛車子？」

「載點東西去鳳城送禮。」

小丁補充道：「是鳳大小姐的聘禮，貴重得很哪，所以特別僱一輛車子來載。」

玉觀音雷蕾妙目一翻，鶯聲燕語道：「如此給少城主多準備四份晚餐就可以了。」

阿翔道：「謝了，我們已經用過晚飯。」

「在那裡吃的？」

「就在山神廟內。」

「荒山野廟，那來的飯食？」

「我們帶着有乾糧。」

「少城主養尊處優，住野廟吃乾糧太委屈了。」

「那裡，為了趕路，錯過了宿頭，只好將就。」

莫愁接口道：「兩位忙吧，我們要去睡啦。」

「明兒見。」

「明兒見！」

「晚安！」

「晚安！」

＊　＊　＊

野和尚無廟一點也不安，自從雷峯、雷蕾兄妹出現後便如芒刺在背，憂心如焚，待龍翔返轉，得知這二人身份迷離，來歷不詳，更加疑神疑鬼，惴惴不安。

這二人究竟是何來歷？

真的那麼愛好露宿野餐！

白骨令主會不會就是他們兄妹倆？

或者是白骨令主的關係人？

霸城胡家究竟與白骨令主有無關聯？

野和尚思潮如湧，腦子裡裝了一大堆問號。

幾次三番想不告而別，另找一處安身立命之所，却又不敢輕率行事，怕的是白骨令主前來索命，孤立無援。

夜色已深，三星已至頭頂。

小丁、莫愁、龍傳人都睡啦。

雷峯、雷蕾兄妹也早已用過晚餐，鑽進帳篷，進入夢鄉。

直至此刻，野和尚無廟才在眼皮子的嚴重抗議下合上眼睛，呼呼入睡。

＊　＊　＊

無廟睡着了。

龍傳人却醒過來。

是被一陣怪異的聲音吵醒的。

這聲音極輕極微，如非有高人一等的內力修為根本察覺不到。

是以，小丁、莫愁、無廟仍自酣睡未醒。

阿翔不曾驚動任何人，獨自步出配殿，縱身飛上山神廟頂。

聽得更清楚，確定來自廟後右前方。

而且判定是有武林高手在動手過招。

當下毫不考慮，立即一瀉而下，循着聲音來處奔去。

荒山野地，顧忌全無，將輕功施展至極限，比奔馬還快，比飛鳥更妙，不過才眨了幾下眼皮子，便已奔出去三數里。

登上一處山崗，在當空皓月的照射下，很快便找到目標。

只見十餘丈外，一處平坦的石地上，正有三個人大打出手。

一方是神秘兮兮的，從未在江湖上公開露面的天殘老人。

另一方共有二人，赫然與野和尚無廟、病丐厖六口中所描述的鬼怪一般無二。

一襲黑衣，連頭部都包了起來，上面畫着一顆骷髏頭，脖頸的部位另有兩根白骨交叉，遠遠望去，陰森森的確似野鬼遊魂。

功夫却十分了得，騰挪縱躍，攻守有序，掌影翻飛，招招辛辣，時而前後夾擊，時而左右開打，看那情形似是必欲置天殘老人於死地而後已。

所幸天殘老人也不含糊，迭有佳作，雖是以一對二，仍然應付裕如，穿梭於掌影拳風之間，悠遊於魔踪魅影之中。

秋色平分，半斤八兩。

短時間之內恐怕誰也無法取勝對方。

龍傳人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到骷髏，興奮、緊張、憤怒、激動……兼而有之，乍然發出一聲清嘯，以「乳燕出巢」、「歸鳥投林」之式箭射而出，畢直的飛向那兩個骷髏人。

天殘老人一見大喜，嚷嚷道：「娃兒，你來啦！」

阿翔朗聲道：「是我，龍傳人來也！」

「少城主，抄他們的後路，捉活的。」

「前輩好主意，今天叫他們來得去不得！」

凌空猛一個大轉身，往骷髏人的身後落去。

他快，骷髏人也不慢，二話不說，拔腿就走。

「站住！」

「不要跑！」

「把話說清楚！」

「把命留下來！」

白搭，任憑龍翔、天殘老人如何呼喊叱叫，骷髏人一概置之不理，一陣風似的如飛而去。

「追！」

天殘與阿翔毫不放鬆，咬着尾巴追下去。

骷髏人的輕功的確了得，不單是快，而且身法怪異，倏東乍西，飄忽不定，彷若幽靈鬼魅，很難準確的掌握住逃走的方向。

「喂，你們到底是人是鬼？」

「是人就說句人話。」

「是鬼就放個鬼屁。」

「白骨令主是誰？」

「你倆是白骨令主的甚麼人？」

「為甚麼要殺我龍城全家？」

「為甚麼要殺老酒鬼？」

「現在又為甚麼要對野和尚不利？」

像連珠炮似的，龍傳人一邊吆喝一邊追，骷髏人却充耳無聞，始終沒說半句話。

驀然，天空飛來一片雲。

一片黑漆漆的烏雲。

恰巧遮住了當空皓月。

等於是天助骷髏人，烏雲散去，明月再見，骷髏人早已飛鴻杳杳不知去向。

氣得龍傳人直跺脚，止步道：「前輩認為這兩個傢伙會不會是鬼？」

天殘老人不假思索，立道：「是人，不是鬼！」

「與白骨令主是何關係？」

「他倆始終一言未發。」

「啞巴？」

「八成是裝的。」

「是男？是女？」

「從體態上看似是一男一女。」

「年齡大不大？」

「應該跟少城主不相上下。」

「功力如何？」

「很高，很深，絕非泛泛之輩。」

「能否從他倆的武功路子上看出所屬的門派來？」

「難啊，骷髏人的武功甚是怪異，似非正統武學，況且……」

「況且怎樣？」

「我老人家並未行走江湖，對各派武學所知有限，實不敢班門弄斧，妄下斷語。」

「他們有無施展白骨爪？」

「沒有。」

「難道不會？」

「也許是有意深藏不露。」

好不容易碰上了骷髏人，結果並無多大收獲，阿翔好不懊惱，轉換一個話題道：「前輩怎會跑到這兒來？」

天殘老人的獨眼望着無盡的天際，緩緩道：「閑來無事，出來逛逛。」

「逛逛？半夜三更的出來逛山？眞是妙人妙事。」

「就憑我老人家的這一副尊容，只能晚上活動，大白天怕不嚇死人才怪。」

「哦，說得也是。」

「也只能在山裡逛逛，一上街就會驚世駭俗。」

「前輩就住在這附近？」

「遠得很，是無意之中逛來的。」

「可知那兩個骷髏人為何會找上你老人家？」

「想必與令尊有關。」

「先父已死，怎會扯到陰曹地府去？」

天殘老人條理分明的道：「龍城主的鬼魂附着在老夫身上的事，可能已被骷髏人得知，故而欲取老殘廢的性命，以杜絕令尊的鬼魂再現。」

龍傳人吃驚道：「怪事，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骷髏人是如何得知的？」

天殘老人道：「如果老殘廢的判斷不錯，他們十之八九有一個龐大的組織，到處都有耳目眼線，武林中的一舉一動皆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阿翔聞言心情更加沉重，仰首一歎，道：「能否請先父的靈魂再來一談？」

「這可能有困難。」

「請不來？」

「豈止是請不來，根本不知該到那裡以及如何去請。」

「鬼魂不都在陰曹地府嗎？」

「可惜無人知道陰曹地府在何處。」

「這……」

「陰陽兩隔，人鬼殊途，陰曹地府不是人能夠去的地方。」

「那先父的鬼魂以前怎會在前輩身上出現？」

「是龍城主主動找上我老人家的。」

「最近沒再來？」

「離開龍城之後，一直未再出現。」

「不知幾時還會再現？」

「這我老人家就不得而知了。」

＊　＊　＊

醉俠赫九亡命太白樓之前，店小二曾說過，有人賞了他二兩銀子，叫他在飯桌上插一炷香，揚言香火燃盡前必有好戲可看，結果老酒鬼身首異處，丟了腦袋。

那賞錢的人，據店小二說是一男一女。

如今，跟天殘老人動手的骷髏人也是一男一女。

龍傳人自然而然的想到了雷峯、雷蕾兄妹。

因而，告別天殘老人，重返山神廟，第一件事便是去看他們兄妹倆。

先躡手躡足的，潛至左邊的帳篷前，探首向內一看，見妙書生雷峯正四平八穩的躺在那兒呼呼大睡。

右邊帳內也有人。

是玉觀音雷蕾。

睡意正甜，睡姿撩人，一對白白胖胖、挺拔、渾圓、而又誘人的乳房，有一大半露在外面。

阿翔看得一呆，心如鹿撞，猛地拔腿後退，可能心急脚重了一些，驚動了雷蕾，惶聲嬌呼道：「誰在外

面？」

接見她裹着被子，探出半個身子來，眸中有睡意，也有驚懼。

龍傳人再退三步，應道：「是我，龍翔。」

「夜已經深了，怎麼少城主還沒睡？」

「咱家有晚睡的習慣，出來走走。」

「要不要叫家兄醒來陪少城主聊聊？」

「不不！本公子也該睡啦，再見。」

「再見！」

阿翔心裡很不爽，捉賊不成，查証落空，沒有逮住別人的小辮子，還差點被雷蕾當作是一頭大色狼，忙急匆匆的返回配殿，倒頭便睡。

却見師妹莫愁攏了過來，聲若蚊鳴般道：「外面發生甚麼事了？」

阿翔楞愣一下，道：「妳醒啦？」

「早在龍哥哥離開的時候就醒啦。」

「怎未跟我出去？」

「是怕中了別人的調虎離山計，被白骨令主乘虛而入，對老和尚不利，所以按兵未動。」

龍傳人將經歷之事告訴她，莫愁詫異不已的道：「翔哥說那骷髏人是一男一女？」

「事實確是如此。」

「曾在太白樓現身的也是一男一女。」

「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難不成……」

「愚兄也心存疑慮，奈查無實據何？」

「他倆在幹甚麼？」

「鼾聲大作，睡得又香又甜。」

微頓，龍傳人接着又道：「師妹，小兄離去之後，妳可曾出去查看？」

「爲防萬一，小妹一直留在殿內未動。」

「雷峯兄妹是否有動靜？」

「甚麼也沒聽見。」

「莫非是我想歪了？」

「也許是對手太厲害。」

「事情的確透着古怪。」

「也很邪門，高深莫測。」

「唉！」

面對如此狡猾、強悍、詭詐、神秘、狠毒、怪異而又撲朔迷離，神龍現首不現尾的強勁對手，師兄妹倆不由自主的從內心深處發出一聲歎息。

* * *

一夜未再入睡。

一夜戒愼恐懼。

意外的是，也一夜無事。

直至天將亮時，始見雷峯、雷蕾兄妹踏進了山神廟門。

並未進入配殿，就停在廟門口，向內張望着。

妹妹說：「少城主他們還在睡覺。」

哥哥說：「那就不要打攪人家了。」

雷蕾一拱手，道：「各位再見！」

雷峯一抱拳，道：「後會有期！」

話一說完，便即退出山神廟，收拾行囊，驅車離去。

阿翔、莫愁並未立即起身，再小睡片刻，待日上三竿時方始把小丁、無廟、車把式叫醒，喚回馬匹，套車上路。

昨夜，無廟睡得跟死猪一樣，甚麼也不知道，龍傳人把事情告訴了小叮噹，却仍然瞞着野和尚，原因是怕他大驚小怪，再出鬼主意，影響行程。

小丁人小鬼大，另有他自己的看法，認爲妙書生雷峯與玉觀音雷蕾兄妹是白骨令主同路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道理很簡單，若是白骨令主的同路人，昨夜是下手殺害野和尚的絕佳機會，沒有理由會放無廟一馬。

甚而至於，假使有意對阿翔、莫愁、小丁不利，也有很多機會可資利用。

事情的確異常詭異，任誰也摸不透白骨令主的葫蘆裡究竟賣的是甚麼藥？

行行復行行，一路無話，這日距洛陽已近，預計當天便可到達鳳城。

換言之，用不了多久就要跟野和尚說再見了。

艷陽高照，烈日當頭，小丁望着前面黑壓壓的一大片黑森林道：「二少爺，咱們就在林子裡打尖吧？」

阿翔未及開口，野和尚有意見：「和尚不同意！」

小丁回過頭來，衝着車轎瞪一眼，吼道：「林子裡涼快，吃起來才爽，你憑甚麼反對？」

無廟理直氣壯的道：「逢林勿入，古有名訓，森林幽暗，易生意外，和尚還想多活幾天，留着這條老命上少林。」

龍傳人聽他言之有理，遂道：「小丁，別爲難老和尚，再另找打尖的地方好了。」

然而，可以不在黑森林內打尖，但大路從中通過，却無法繞道而行。

所幸，儘管林木茂密，遮天蔽日，蟲鳴鳥叫，陰森可怖，還是安然無恙的順利通過。

不遠處有一座五道廟，廟前有兩株合圍老樹，甚是潔淨涼爽，阿狗勒住馬步，道：「和尚，這個地方怎樣？該不會再有意見了吧？」

無廟沒有意見。

因爲不曾出聲。

車把式已將馬車趕離大道，停在廟前，阿翔下馬趨前道：「前輩是下車來一起用？還是留在車內獨自一個人吃？」

怪哉，野和尚還是默然無聲沒開腔。

砰！砰！莫愁敲一敲車頂，道：「喂，老和尚倒是說話呀，再沒多久就要分手了，下來一起吃嘛，反正你現在是紳士，沒人知道你的廬山眞面目。」

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野和尚無廟依舊反應全無。

小丁沉不住氣了，咕噥道：「會不會出事啦？」

阿翔同樣在心裡犯嘀咕，立將車門打開。

野和尚無廟在裡面。

可惜已經是一個死和尚。

打開大衣，在他的胸口上發現五個血窟窿。

無疑是死在白骨爪下。

脚底下有一塊木板被撬開了。

顯然殺人的兇手正是由此出入。

但不知兇手是事先隱藏在車轎內，經過黑森林時再行下手，從容逃走？還是在黑森林內時一進一出？

爲甚麼沒有聲音？

爲甚麼不會打鬥？

想來兇手的功力必定在無廟之上甚多，而且行動快速，藉着車輛轆轆之聲作掩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手一擊便要了野和尚的命，連慘叫的機會都沒有，那來反抗的餘地。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兇手究係何人？

是霸城胡家四兄妹？

還是雷峯、雷蕾？

這一路上除了他們這兩撥子人馬外，並未再與其他的武林人物相遇。

倘若殺人的兇手不是他們，那麼，消息是如何走漏的？是誰能在龍家二少爺的面前殺了人來去自如，不留痕跡？

難題接二連三，龍翔百思不解，恨得牙癢癢的，空有一身的好本事，却找不到發洩的對象，只有咬牙，跺脚，乾瞪眼的份兒。

莫愁比較冷靜，這時說道：「龍哥有沒有感覺，白骨令主似乎是有意殺給咱們看的。」

龍傳人道：「師妹何出此言？」

莫愁條理分明的道：「事情很明白，老酒鬼的白骨令是在太白樓接到的，野和尚則在玉女祠，當時他們都是孤家寡人一個，並無援手，大可以當場行兇殺人，不需要轉這麼大的彎兒。」

小丁亦有些同感，道：「是嘛，當場解決多乾脆，何必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分明是另有目的。」

阿翔道：「目的何在？」

莫愁道：「目的何在，除白骨令主本人外，別人皆無從得知，但依常情判斷，大概有兩種可能。」

「那兩種？」

「一是立威。」

「立威？立給誰看？」

「立給天下英雄看，告訴大家，白骨令主言出必行，說要在幾時殺誰便在幾時將誰送上西天。」

「嗯，這一點老魔做到了。」

「這是白骨令主的傑作，一定很得意。」

「師妹說下去。」

「二是警告。」

「警告？警告誰？」

「自然是警告咱們，以及跟龍城有關係的英雄好漢，別再插手龍城之事，休得追根究底。」

龍傳人驚「哦」一聲，道：「師妹之言甚是，白骨令主可能正是這樣想，但老魔估錯了，我龍傳人但有一口氣在，那怕是刀山劍樹，那怕是槍林彈雨，龍城的慘案非要追查到底不可，一定要白骨令主那一夥人血債血還，付出加倍的代價來！」

說得鏗鏘有聲，說得慷慨激昂，乍然飛起一掌，卡察一聲，一條碗口粗的樹枝立告應聲而斷，阿翔又豪氣干雲的道：「如違此言，就如此樹，不得好死！」

有其主必有其僕，小丁也是一條鐵錚錚的血性漢子，隨聲附和道：「不論水裡火裡，不管是死是活，我小叮噹都算一份！」

莫愁雖是女流，豪情不讓鬚眉，柳眉一揚，方待出言，龍傳人握住了她的柔荑小手，動容道：「愁妹，別說了，妳不說愚兄也知道，妳會爲我犧牲一切！」

犧牲的確不少，包括感情在內，自從龍、鳳二字傳出喜訊之後，就大大地傷了她的心，只好將愛意埋藏在心底深處，獨自啃噬愛的苦果。

阿翔不是不知道莫愁對他情有獨鍾，而是誤以爲那只是兄妹之情，並非男女之愛，一直把她當作自己的小妹妹看待。

他那裡想到，女大十八變，四五年前的小妹妹，如今已經是婷婷玉立的懷春少女。

人死入土爲安，悲憤、氣惱皆無濟於事，給了車把式一筆銀子，叫他將野和尚無廟的遺體載走，擇地安葬，默默禱告一番，待馬車去遠後，三人這才翻身上馬而去。

當天便到了洛陽，直奔鳳城。

龍城、鳳城、霸王城，三城並立。

一樣的都是武林世家。

一樣的都是江湖豪雄。

財大、勢大，無出其右。

多少年來，三城一直在互別苗頭，比錢財、比勢力、比武功，處處爭强鬥勝，事事掂斤論兩。

建築自然也不例外。

高大的黑漆大門絕不比龍城的小。

門口的青銅麒麟保証比龍城的大。

尤其是高卧在城牆上的那一對鳳凰，彩色鮮艷，栩栩如生，乃雕塑家的藝術精品。

一入鳳城，便嗅出了喜事的味道。

有人在整理庭院。

有人在粉刷房舍。

有人在縫衣製被。

有人在紮彩做燈。

早有人通報進去，江湖兒女不拘小節，鳳大小姐喜孜孜的親自迎了出來。

乃兄鳳飛亦以兄長的身份代父出迎。

鳳凰毫不避諱，表現得熱絡而又大方，一照面便緊緊的拉住了龍傳人的手，親親熱熱的道：「龍哥哥，怎麼到現在才來，人家等你等得好苦啊。」

反倒是阿翔顯得有些難爲情，淡淡一笑，道：「有些瑣事必須料理，路上又稍有躭擱，故而一步來遲。」

望着一表人才，比自己略長的鳳飛，又抱拳爲禮道：「鳳兄好！」

「嗯。」

鳳飛的架子好大，僅僅「嗯」了一聲，連句客套話也沒有。

但對莫愁却發生興趣，上上下下的打量一遍，道：「這位標緻的姑娘是誰，莫非是帶來給鳳妹妹做丫頭的？」

這話甚唐突，顯得有點無禮，龍傳人怕莫愁難堪，急忙搶着說：「鳳兄誤會了，是敝師妹。」

鳳飛「哦」了一聲，道：「原來是莫愁姑娘，三不先生的乾女兒，早就聽說莫姑娘是個大美人，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莫愁大大方方的道：「龍大哥客氣了，小妹庸俗之姿，跟鳳姐相比萬不及一。」

鳳飛的眸中閃過一道怪異的眼神，冷聲道：「莫姑娘誠意可感，連妳師哥娶媳婦的事也如此熱心，幫忙幫到鳳城來了。」

話雖婉轉，骨子裡却有責莫愁多管閑事，撈過了界的意思。

莫愁當然聽得懂，心裡大爲不快，龍傳人忙道：「莫師妹是代表家師來的。」

小丁的話說的更清楚：「也就是說，莫姑娘是代表三不先生來爲我家少主人主婚的，是鳳城的貴賓。」

一句話便將莫愁的地位提高了許多，等於是給鳳大少爺碰了一個軟釘子，鳳飛欲語無言，沒敢再吹毛求疵。

龍傳人望着鳳凰道：「鳳妹，妳爹現在何處？」

鳳凰嬌滴滴的道：「正在內院書房裡候着。」

「那我們快去給他老人家請安吧？」

「是該去了，別讓爹爹久等。」

「走！」

「走！」

鳳飛走得最快，兀自一人走在最前面。

正好給了阿翔，鳳凰、莫愁一個說悄悄話的機會。

龍傳人道：「鳳妹，妳哥哥好像對我們不怎麼歡迎？」

鳳凰矢口否認道：「不會的，我哥哥就是這個脾氣，對任何人都是冷冷冰冰的。」

小丁翻了一個白眼，詭笑道：「我看不見得，鳳大少爺可能心裡有鬼。」

鳳凰錯愕一下，道：「我哥哥心裡有鬼？有甚麼鬼？」

阿狗一本正經的道：「八成是爲了大小姐的陪嫁太多，捨不得那一百萬兩銀子。」

鳳凰道：「小丁別亂猜，我娘只生了我們兄妹二人。」

阿翔打斷了她的話，故意將聲音提高了許多，存心說給鳳飛聽：「我說過，這筆錢算是借的，將來一定會還，龍家雖敗，這點骨氣還有。」

莫愁緊咬朱唇，目注鳳飛，亦道：「等龍師兄的婚事一完，莫愁立即告辭，絕不久留！」

* * *

鳳城稱得上是深宅大院，高樓遙相對峙，房舍鱗次櫛比，人說侯門似海，武林豪雄之家亦不稍遜。

神州一君鳳嘯天的書房在內院一角，一行五人甫踏進內院門檻，鳳城主便笑容滿面的迎出來。

親自將阿翔、莫愁、小丁迎至書房內，揖客入座，早有侍者擺好了瓜菓茶點，待人和藹親切，與乃子鳳飛完全不一樣。

對別後之事鳳嘯天垂詢甚詳。

阿翔毫不保留，全部和盤托出。

最後才轉入正題，莫愁姑娘首先發話道：「鳳前輩，關于鳳大小姐與龍師哥的婚事，日子訂了沒有？」

鳳嘯天很謙虛的道：「龍城主已去，三不先生又未來，這件事總得由長輩來出面作決定才好，究竟選在那一天，須待阿翔的七位叔叔到後再行研議。」

龍傳人欠一下身子，道：「七位叔叔也要來？」

鳳嘯天人很風趣，滿臉堆笑的道：「哈哈，不論是二虎、三獅、四豹、五彪，或者是六狼、七猴、八燕，都把你當寶貝，你這個寶貝侄兒要娶媳婦，他們當然要親自來捧場，早在長安時大家就約好了。」

「何時可到？」

「就是這幾天。」

莫愁姑娘正容道：「一入鳳城，便感覺到處處洋溢着喜氣，看來喜慶之事業已準備妥當，龍師哥只要等着做新郎就好了。」

神州一君聞言笑意更濃，瞧瞧龍翔，望望鳳凰，慈祥可親的道：「這是你們小倆口的事，一切全以你們自己的意見爲主，凰兒等一下可帶阿翔到處轉轉，去新房裡看一看，如有意見可以隨時修改，千萬別讓龍翔受半點委屈。」

鳳凰滿面春風，頷首稱善，乃兄鳳飛却顯得很不自在，藉詞退出，不願再坐冷板凳。

龍傳人皺一下眉頭，道：「一切全憑城主安排，小侄絕無異議，但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鳳嘯天愕然一楞，道：「何事？」

「一旦龍城建好房舍三五間，我們就遷返，請伯父成全。」

「好，可以，難得你這樣有志氣，本城主答應了。不過……」

「不過怎樣？」

「現在還可以叫我城主、伯父，再過幾天就要改口了。」

阿翔紅着臉龐，連應了兩聲：「是！是！」

鳳嘯天轉對莫愁道：「三不先生怎麼沒有來？」

莫愁歉然一笑，道：「家師是一位堅守原則的人，不想破例。」

「連愛徒的終身大事也不想過問？」

「這也算是世事呀。」

「不知曲老可有高見？」

「家師有言，一切全憑鳳城主全權做主！」

* * *

鳳嘯天所料不差，不出三天，狀元莊主趙虎、將軍莊主吳獅、老爺莊主李豹、葫蘆莊主張彪，以及六狼野狼郎人傑、七猴王侯上樹，八燕金燕子燕青已陸續到達。

一時鳳城冠蓋雲集，熱鬧非凡，互道別後之事，互告查探心得，可惱白骨令主仍在五里雲霧中，理不出一個具體的頭緒來。

最重要的一件事自然是選定了一個黃道吉日，爲龍翔、鳳凰完成婚事。

吉日就訂在大後天。

由於時間太近，霎時間整個鳳城就像是一鍋沸湯似的，馬上沸騰起來，忙碌起來。

張燈的張燈，結彩的結彩，買酒的買酒，買肉的買肉。

有人去添辦嫁奩。

有人去分送喜帖。

所有的人都在忙，忙得痛快，忙得爽。

所有的人都在樂，笑口大開，喜上眉梢。

頓使鳳城變成了歡樂城，快樂窩，沉浸在無盡的喜氣中。

偏就在這個時候，鳳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病丐痲六。

臉色比以前更蒼白，似乎健康欠佳，痲子也似乎比以前更大了，大痲子裡面又長出了小痲子。

六狼郎人傑是個粗人，一向心直口快，一照面就說：「大痲子，來早了吧，吉日未到，是不是存心想多吃幾頓？」

病丐痲六聽得呆住了，傻呼呼的道：「甚麼吉日早到，老夫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七猴侯上樹道：「龍賢侄要與鳳姑娘結婚了，痲子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來鳳城幹嘛？」

「痲六是來找鳳城主的。」

神州一君鳳嘯天一怔，道：「痲兄有事？」

病丐痲六將鳳嘯天拉到一邊去，神秘兮兮的低聲道：「是有一件鷄毛蒜皮的小事想跟鳳城主商量一下。」

「請說。」

「痲六想在鳳城借住一段時間。」

「借住？」

「租也可以。」

鳳嘯天的臉色變了，充滿了驚異與疑惑，道：「這就奇了，你痲六又不是老酒鬼，野和尚，貧無立錐之地，要銀子有銀子，要房子有房子，怎會想到來鳳城租房子住？」

痲六赧然道：「鳳城人多環境好，老夫喜歡。」

「就這麼單純？」

「本來就很單純。」

「我看未必，一定另有隱情。」

「沒有，沒有，沒有任何隱情。」

「你打算住多久？」

「短則一月半月，長則一年半載。」

八燕金燕子燕青瞪了他一眼，大呼小叫道：「鳳城又不是你家，痲子憑甚麼住這麼久，是不是想白吃白喝白住？」

病丐辯解道：「痲六絕無此意。」

小丁道：「既然如此，爲何有家不回，要賴在鳳城？」

痲六語爲之塞，答不上話來了。

狀元莊主趙虎沉聲道：「痲六，說實話，你是否遇上了痲煩？」

事到如今，病丐心知無法再打馬虎眼，只好實話實說：「痲某是遇上了一件痲煩事。」

「可是繼野和尚、老酒鬼之後也接到一支白骨令？」

「是的。」

「大限是那一天？」

「大後天。」

小丁大聲呼喝道：「大後天正是我家二少爺與鳳大小姐大喜的日子，我們可不希望鬧出人命來。」

病丐痲六沒理會小丁，對鳳嘯天道：「鳳大俠乃是武林翹楚，鳳城彷若虎穴龍潭，只要鳳城主肯答應收留，相信白骨令主膽子再大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鳳嘯天感慨萬千的道：「痲兄高抬我了，昔日太白樓高手雲集，結果還是沒有保住老酒鬼的命，至今想來本城主仍深感汗顏，愧對老友。」

「那是太白樓，這是鳳城，情形不同。」

「憑白骨令主的身手，鳳城也照樣可以來去自如。」

（未完・六）

上文提要：君不畏將石小開的人打走，便和苗小玉黑妞轉回鏢局。苗剛得知比武之事獲勝，即設宴慶功，此時恰巧洪巴派人送信，約到東王廟一叙。原來他邀請了宋心兒、彭朋、八方和尚來報復，決一死戰，君不畏先後將他邀請來的三人擊敗。洪巴站在一旁觀戰，看出君不畏出刀的絕招，才下毒手，自己脖子亦捱了一刀。君不畏受重創回鏢局養傷，石小開邀請了賭仙錢大山來約賭……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少東聞訊拜訪　心兒佈下騙局

石小開有些懼怕苗小玉發火，人就是這樣子，尤其是男人，得不到的東西總以為是寶。石小開就抱定非把苗小玉弄上手不可。

苗剛把石小開送到廳前，石小開突然回過頭來冷然的對苗剛，道：「姓君的若再來，你一定着人通知我。」

苗剛笑笑，他也點點頭。

石小開前來的這碼子事，很快的傳到苗小玉那裡，苗小玉冷然的對苗剛，道：「哥，咱們以後更要小心了，千萬不能被石家的人知道。」

苗剛道：「這你放心，石家永遠也不會知道。」

他仔細看看床上的君不畏又道：「大妹子，妳這樣的侍候他，妳這不等於是他的人了？」

苗小玉緩緩低下頭。

低頭便是認可她大哥的這句話。

苗剛道：「大妹子，我看妳這幾天太累了，不如再分派個男的來侍候。」

苗小玉立刻反對，道：「不，哥，咱們欠他的太多了，我這樣侍候又算得什麼？」

她仰望屋外，又道：「那天海上大浪濤裡，船桅斷了，船就快翻沉了，當時沒人能救得了船，一船的人就快絕望了，君兄便在這時候出手，他把斷桅弄到海裡，船才沒有沉。」

她回頭看看君不畏，又道：「那時候咱們就已經欠他的情了。」

苗剛重重點頭，道：「妳說得對，江湖上講的是恩怨分明，咱們欠他的太多了。」

他轉身走了，脚步是那麼沉重。

＊　＊　＊

平靜的日子又過了三天半，就在這天過午不久，「跨海鏢局」大門外來了一個大和尚。

這和尚的右耳受過傷，因為上面還塗着藥，一道傷口也很明顯，不錯，八方和尚來了。

八方和尚粗濁的一聲「阿彌陀佛」，立刻把兩個鏢局的伙計引過來了。

「和尚，你是……」

八方和尚大手一撥，兩個伙計往一邊歪。

「和尚，你要幹什麼？」

八方和尚已站在廳前石階下，他伸手取下掛在脖子上的鋼唸珠子，重重的又是一聲「阿彌陀佛」。

兩個伙計衝上前，左右伸手就要拉，八方和尚雙肘微揚，兩個伙計被一股暗力摔滾在地上。

於是，鏢師文昌洪走出來了。

文昌洪看這大和尚，立刻明白來者不善，他站在台階上一抱拳，道：「這位大師，你直闖進門，大概不為化緣而來了？」

八方和尚哈哈一笑，道：「不錯！」

文昌洪道：「但請明言。」

八方和尚看看文昌洪，道：「你是此地當家的？」

文昌洪道：「在下鏢師文昌洪。」

八方和尚冷然，道：「去，找你們總鏢頭來說話。」

文昌洪面色一變，叱道：「大和尚，你不像是出家人，你好比攔路打劫的。」

八方和尚嘿嘿冷笑，道：「是嗎？哈……嘿……」

文昌洪就要跳下台階了，他打算把和尚趕出大門外，「跨海鏢局」不是和尚撒野的地方。

後面，副總鏢頭羅世人出來了。

「昌洪等等！」

文昌洪一聽回身，道：「副總鏢頭，你來得正好，不知那裡跑來這野和尚，像是吃了西洋人火藥似的，說話直冲人。」

羅世人只一看，便想到君不畏提到的東王廟大和尚，他內心還眞的吃一驚，怎麼這和尚找上門來了？

再想想後院養傷的君不畏，大夫說他至少在床上休養十幾天才可以下床，如今這才幾天。

羅世人不及搬動指頭算，他得應付面前這大和尚。

「大師，你有什麼指教？」

八方和尚道：「貧僧找你們總鏢頭。」

「對我說也一樣。」

「不行！」

「為什麼？」

「你不配！」

羅世人不由心火上升，道：「總鏢頭今天不見客。」

八方和尚嘿嘿大笑，道：「非見不可！」

羅世人大怒，挺腰跳下台階，叱道：「大和尚，你是來找麻煩的呀！」

八方和尚道：「不是找麻煩，是殺人！」

羅世人一聽，嘿然，道：「你好大膽子，竟敢上門來殺人喲！」

八方和尚道：「這也不是頭一回殺人。」

羅世人大吼，道：「你還常殺人吶。」

八方和尚粗聲道：「貧僧未出家前，那天會不見血腥。」

嗆！

羅世人的長短刀拔在手上了。

他這兩把刀被他磨得發光，他雙刀指地，怒道：「大和尚，你想開葷也可以，那得露兩招羅某瞧瞧。」

八方和尚哈哈笑了。

他看看羅世人與另外三個人，道：「我看嘛，你們四人一齊上吧！」

羅世人道：「吹牛不是？」

他撲上去了，長短刀交互刺劈，三十一刀一口氣兒殺，他一心不叫大和尚喘息。

豈料八方和尚只三個旋身，突然暴喝一聲：「打！」

「叭！」

「唉！」

只見一把長刀往屋頂飛，羅世人跳在一邊右臂猛力的甩不停，再看他的右手背，已經腫脹起來了。

八方和尚以他的鋼唸珠當鋼鞭，出招便得手，立刻把文昌洪幾人震住了。

大家都瞪眼了。

這時候早驚動鏢局的人，紛紛奔出房門外，那總鏢頭苗剛也出來了。

苗剛只一看，便知道和尚是東王廟的八方和尚，他沉聲道：「閃開。」

衆人往邊站，苗剛走下台階重重抱拳，道：「曾聽君先生說過，有位八方和尚在東王廟作住持，莫非就是大師？」

八方和尚上下看看苗剛，道：「不錯，你是誰？」

苗剛道：「跨海鏢局總鏢頭苗剛。」

八方和尚道：「你還是出來了。」

苗剛道：「你找我苗某人？」

八方和尚道：「找你索人。」

苗剛道：「你索人？」

「不錯。」

「誰？」

「姓君的那小子。」

「君先生？」

「他人呢？」

苗剛哈哈一笑，道：「你找君先生吶，他早就不在我這裡了。」

八方和尚道：「姓君的不在你這裡？」

苗剛道：「君先生若在我這裡，你就休想耀武揚威了。」

不料八方和尚哈哈大笑，道：「姓君的必然在你這裡，而且也奄奄一息了，你休想欺騙貧僧。」

苗剛吃一驚，他也立刻明白，原來八方和尚前來撿拾便宜來了，如果君不畏身上中的毒未除去，如今正是奄奄一息了。

其實，君不畏自己也不清楚他是怎麼中了「毒美人」宋心兒的劇毒，所幸他突然高燒而被大汗把劇毒排出體外。

苗剛把頭一抬，怒道：「大師說我說謊？」

八方和尚道：「姓君的只有逃回你這裡，否則必然毒發而死在外面，但他不會死在外面，所以貧僧料定姓君的必在你這裡。」

苗剛怒叱道：「全憑臆測，你很霸道！」

八方和尚冷笑道：「貧僧已經霸道了，總鏢頭，你敢帶貧僧進入內部搜查？」

苗剛叱道：「你是甚麼東西。」

嘿嘿一笑，八方和尚道：「如此說來，我們的廢話太多了吧！」

苗剛雙手一伸，退後一大步，吼道：「拿叉。」

苗剛的兵器是長叉一支，短叉四支，如今他只抓住一把長叉在手，嘩啦啦一聲叉响，他抖了個叉花，橫過

身對八方和尚，道：「大師，你出招了。」

八方和尚哈哈一笑，道：「小心了。」

大伙隨他的喝叫聲望去，只見八方和尚手中那串有一百單八粒鋼唸珠，突然筆直的宛似一根鋼鞭劈頭便往苗剛打去，他那高大的身子鐵塔似的壓過去。

苗剛一聲：「來得好。」

他鋼叉豎起斜撥，「花」的一聲半空中激起一片碎芒，兩個高大的身影剎時間殺在一起。

「跨海鏢局」的人全部圍在四週觀戰，大廳前面，苗剛以守爲攻，一時間還能挺住一時，却是誰也清楚，時間稍久，苗剛必敗無疑。

站在廊上的苗小玉與黑妞兒自然也憂心如焚。

苗小玉早就來了，她也知道這大和尚正是東王廟的八方和尚。

苗小玉見大哥已額頭冒汗，敗象已露，便對黑妞兒道：「我去會這惡僧。」

黑妞兒把手中鐵棍一頓，道：「大小姐，我去。」

苗小玉伸手拉黑妞兒，不料黑妞兒已彈身半空中，口中厲叱：「打！」

正在搏鬥的八方和尚，眼見不出三招就可把苗剛手上的鋼叉奪下，突聞半空中一聲尖叱，顯然有人殺來。

好個八方和尚，他大步橫跨，手中的唸珠往空猛掃。

「叭啦啦……」

「咚……」

黑妞兒的身子尚未落下，手上鐵棍甫下壓，突然被一股強大的力道震得往一邊摔去。

她被摔得不輕，但却不哼一聲。

黑妞兒也稱得是女力士，她皮厚不怕摔，只左掌按地一彈又起，她舉棍又要撲上了。

便在這時候，突然一聲冷喝，道：「住手！」

這一聲冷喝來自大門外，衆人無不大吃一驚。

八方和尚的雙目睜大了。

苗剛等一衆鏢局的人也都張口結舌，苗小玉還把手按在她的櫻唇上，怕的是驚叫出聲來。

來的人舉步很重，穩穩的站在大門內了。

不錯，君不畏來了。

他的模樣很平常，就好像他只是來探望朋友似的。

八方和尚驚呆了。

「你……」

君不畏突然一瞪眼，道：「八方和尚，你莫非找君某的嗎？」

八方和尚道：「不錯。」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巧了，君某正打算再去東王廟呢，你却送上門來了。」

八方和尚道：「你……你沒有中毒？」

君不畏冷冷道：「地龍本身就有毒，毒攻毒的結果，君某一些感覺也沒有，這也不足爲奇。」

他一頓，又道：「嗯，我明白了，你這惡和尚，莫非以爲君某中毒，前來撿拾便宜了。」

八方和尚仔細看君不畏，果然不似中毒樣，他乃老江湖，利害關係分得清，他自不會此刻再動手。

哈哈一聲狂笑，八方和尚道：「貧僧前來，正是要找你君施主。」

君不畏錯步橫移，擺出一副欲出手的架式，道：「惡僧，你已找到了，還等甚麼？」

八方和尚急忙搖手，道：「不，不，貧僧並非前來與君施主動手。」

他指指左右，又哈哈一笑，道：「這兒是不適合動手殺人的，是不是？」

君不畏道：「你的目的？」

八方和尚道：「約你大駕前往東王廟後山的望月谷，大家放手一搏。」

君不畏道：「必又是你們四位了。」

八方和尚道：「你怕了？」

君不畏道：「何時？」

八方和尚道：「日子就由你決定了。」

他說出此話，雙目十分注意君不畏的反應，眞是老奸巨猾，不信君不畏未中毒，而且君不畏身上的傷也重。

但君不畏也精悍，他立刻回應，道：「如果由我來決定，那麼，盡早解決，這就走。」

八方和尚一瞪眼，立刻再搖手，道：「也不急在一時，這麼辦，十日之後的半夜子時，大家望月谷決一死戰。」

君不畏冷冷道：「爲甚麼要拖延那麼久？」

八方和尚道：「雙方充分的準備，君施主，生死之鬥非同兒戲，你也妥爲準備，對不起，貧僧話已帶到，咱們望月谷見了。」

他說完便走，匆忙的出門而去。

八方和尚幾乎是半逃走的，君不畏發出冷冷的哼聲，他哼的聲音大，大伙都聽清楚他這種帶着忿怒的聲音。

* * *

苗小玉當先奔向君不畏。

苗剛大聲喝叫：「快關上大門。」

兩個漢子匆忙的把大門上了門，只見苗小玉扶住搖搖欲倒的君不畏，道：「你……怎麼出來了。」

君不畏微微一笑，道：「這惡和尚還是怕我。」

苗小玉急叫：「你別走。」

苗剛道：「去弄張板子過來，君兄弟躺在木板上，快抬回後院。」

苗小玉以袖爲君不畏拭去額角流汗，另一面，黑妞兒也用力伸臂環抱

住搖搖欲倒的君不畏。

如果此刻八方和尚再闖進來，君不畏便完了。

* * *

君不畏又躺在床上了，到了這時候，他才聯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他被熱水蒸發出的汗水爲甚麼有毒，原來他在不知不覺中已中了「毒美人」宋心兒的毒手，直到他離開東王廟之後，宋心兒的傷休養中，想着君不畏應該是毒發之時，所以才叫八方和尚前來跨海鏢局。

君不畏只一想通，心中也不由大吃一驚，只是這麼下床一趟，他又氣喘如牛，傷口又作痛不已！

* *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八方和尚匆匆的奔回東王廟沒有半天工夫，跨海鏢局的大門又被人拍得咚咚響。

「又是誰來了？」小劉剛由船上回來，他也聽說東王廟和尚來鬧事的這碼子事，心中正忿怒着。

他奔到門下，問道：「誰？」

「我……」

「你是誰？」

「開了門你就會知道了。」

小劉道：「不說是誰不開門。」

「石家賭坊的少東家，石小開。」

小劉一聽吃一驚，他忙回頭看，只見羅世人已站在他身後面。

小劉向羅世人點頭，羅世人便開口了。

「是石少東嗎？」

「羅副總鏢頭，開門啊。」

大門拉開了，果然，石小開哈哈笑着走進來。

羅世人道：「石少東，你有事？」

「有。」

「你找誰？」

「君先生。」

怔了一下，羅世人道：「嗨，石少東，你來得不巧了。」

石小開道：「怎麼說？」

羅世人道：「君先生不在。」

石小開冷笑，道：「副總鏢頭，我的人回報，親眼看到君先生進來你們鏢局，怎麼說不在？」

羅世人更吃驚，他明白石小開派人盯住跨海鏢局了，只要發現君不畏，他的人立刻回去向他報告。

羅世人硬起頭皮要扯謊了。

他攔住石小開，涎臉吃吃笑，道：「石少東，我老老實實的對你說，君先生剛才是回來過，但他立刻又走了。」

楞了一下，石小開道：「我不信。」

羅世人道：「不信進去找呀！」

石小開伸手撥開羅世人，道：「我當然要進去找。」

他大步往大廳上走，迎面遇上苗剛。

苗剛早就聽到石小開來了。

「石少東，你又來了。」

「又來找君先生。」

「可是請君先生去會一會你請來的『江南賭仙』錢大山嗎？」

「我不能叫錢老乾等。」

「君先生來了又走了。」

「怎麼你也這麼說？」

「我鏢局的人都會這麼說，因爲君先生眞的走了。」

「眞的那麼巧？」

「天下有很多出人意外的巧事。」

石小開半帶怒的道：「他回來就走，爲的何事？」

苗剛道：「君先生樹大招風，惹火了他人，被人邀約決鬥了。」

石小開一喜，道：「眞的？」

苗剛爲了打發石小開快走，便只得一半實情一半假的道：「一點也不錯。」

石小開道：「誰有這麼大能耐？」

苗剛道：「東王廟的大和尚。」

石小開吃吃一笑，道：「你眞會開玩笑，東王廟的幾個老和尚，沒有一個會武功。」

苗剛道：「如今東王廟只有一個大和尚，他的法號叫八方和尚。」

石小開吃驚的道：「這是眞的？」

苗剛道：「石少東何不前去看看？」

石小開道：「我當然要去，只不過我想知道，八方和尚敢同君不畏比鬥？」

苗剛道：「他們已經比過一次了。」

石小開哈哈一笑，道：「這麼大的消息，我怎麼不知道，太可惜了。」

苗剛道：「想來君先生必去準備了，至於何時比鬥，這我就不知道了。」

石小開道：「我的人說過，是有個大和尚進入你們鏢局裡動手，後又看到姓君的進來，唔……我要回去查一下，姓君的他躲在甚麼地方。」

苗剛道：「石少東，你去查吧，姓君的又不是我鏢局的人，以後你找姓君的，別盡往我這兒跑，多辛苦呀！」

石小開當然知道苗剛不高興，他注目的看看大廳內，這才乾乾一笑，道：「苗兄，打擾了。」

石小開哈哈笑着走了。

他只要知道有人約鬥君不畏，他心中就高興。

他一直希望君不畏死，因爲君不畏敢於取走他的銀子。

* * *

石小開又來鏢局的事，很快又傳到君不畏的耳朵，君不畏冷冷的對身邊緊張的苗小玉，道：「我會去找他的，他以爲請來一個老殺手便不得了，哼，看我怎麼整治他吧！」

苗小玉道：「君兄，別忘了，石家在小風城的勢力不容忽視，還是少惹爲妙。」

「少惹？哈……苗姑娘，難道妳還不清楚嗎？你不惹他，他却不會放過你，他已經來找三次了。」

苗小玉道：「常言道，惹不過躲得過，咱們可以躲他，何必硬拚。」

君不畏嘿的一聲笑了。

「我爲你急壞了，你還笑。」苗小玉撒嬌了。

「苗姑娘，妳忘了，我乃標準浪子，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浪子，我會被姓石的嚇退？我也不是縮頭烏龜。」

他伸手拉過苗小玉的手，又道：「我如果是個膽小如鼠的人物，妳就不會這麼對我了，是吧！」

苗小玉把頭貼在君不畏的肩上了。

苗小玉的聲音是溫柔的，也是關懷的，她細聲的道：「你說對了，當我第一次在石敢當賭坊見你手持緝拿田九旺的告示時候，我就知道你的膽子夠大。」

君不畏道：「我的武功也高。」

苗小玉道：「如果不是武功高，你怎敢拿那一張捉大海盜田九旺的告示。」

君不畏道：「只可惜至今我仍然未找到大海盜田九旺，我更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找到大海盜田九旺。」

苗小玉道：「君兄，你一直念念不忘要找大海盜田九旺，好像你與田九旺有甚麼深仇大恨，你……不可能爲了那區區一千兩賞銀。」

君不畏的臉色變了，他帶着凄楚與悲憤。

苗小玉當然看出來了，她明白，君不畏必然與田九旺有仇，而且是深仇大恨。

嘆口氣，苗小玉道：「如果君兄非殺田九旺不可，我一定全力配合。」

君不畏道：「但求早早探聽出田九旺在何處，別的，苗姑娘就不用插手了。」

苗小玉道：「君兄，我們海上走鏢的人，海上的消息總比一般的人知道得多，我會爲君兄盡力。」

君不畏笑笑，緩緩閉上眼睛。

* * *

石小開很愉快，因爲他至今才知道，小風城東王廟的住持是道上高手，這樣的事他怎麼到現在才知道，只不過石小開仍然很高興。

他幾乎是大笑着走進賭坊大門的。

賭坊的人看到他們的少東家又高興了，大伙的滿面不快便也一掃而空。

石家上下這幾天誰也笑不出來，主子不笑誰敢笑。

* * *

石小開邊往外走，邊大聲的叱道：「快去把總管找來，他在後街。」

立刻就有人往後街奔去。

石小開走到賭坊後院，蘭兒當先迎上前來。

「少東，找到姓君那小子嗎？」

石小開道：「雖未找到姓君那小子，却有一件好消息，哈……」

他拍拍蘭兒，又道：「妳準備一下，馬上跟我去東王廟。」

蘭兒道：「少東家要去上香？」

石小開道：「哈……求神吶，何如求人？」

蘭兒吃吃一笑，道：「少東不是在耳房請來一位高手嗎？怎麼再去求人吶。」

石小開道：「別多說了，妳去打扮一下，馬上隨我出去，我也得換穿一件外套了。」

蘭兒立刻轉往自己房間去了。

便在這時候，翡翠與美玉二人聞聲過來了。

二人走到石小開身邊，美玉道：「少東要出門？」

石小開道：「妳二人小心侍候錢老，不可怠慢。」

美玉笑道：「錢老吃了酒正在酣睡，他愉快極了。」

石小開點點頭，他把外套披上，那蘭兒便也匆匆的又來了。

「少東，我打扮好了。」

石小開一看，哈哈笑了。

他是有心人，當然，蘭兒也知道，他們幾人正在說着話，石家的總管石壯來了。

石壯走進門，道：「少東，你召我？」

石小開道：「你快去備下一份厚禮，咱們要去東王廟見一個人。」

石壯道：「東王廟有甚麼人？不過幾個老和尚。」

石小開哈哈笑了。

「阿壯，東王廟住了一位厲害的出家人，也是同那個姓君的死對頭，正是我們歡迎的人吶。」

石壯笑了，道：「這事怎麼我們不知道。」

他伸手拍拍腦袋，又道：「送給和尚甚麼東西好呢？」

石小開道：「去弄個大紅包，外表看是禮物，咱們在禮物上放些銀子，哈，甚麼人也不會拒絕銀子吧！」

石壯大笑，道：「對，對，我這就去辦。」

* * *

石壯辦的禮物很簡單，四方紅盒裡面裝的是二斤紅糖，只不過在紅糖上面放了白銀一百兩。

石小開把大門前的大車命人套上馬，他與石壯二人坐在車轅上，蘭兒雙手抱禮物，斜着身子坐在車裡面。

石壯抖動韁繩，大車便立刻出了小風城。

順着一條大路，馬車很快馳到一片紫竹林邊，石小開指着紫竹林呵呵一笑，道：「我小時候常來這兒玩，裡面的和尚我認識，他們裝鬼亂嚇人，哈……」

石壯道：「怎麼如今換人了，我得進去看看了。」

石壯把大車停在東王廟門外，伸

手扶蘭兒下了車，他便上前去拍廟門。

「喂，白天怎麼關廟門呀。」

「誰？」這聲音很粗，好像破喉嚨發出的聲音。

石壯立刻回應，道：「大和尚，我們是小風城石家，我們少東家親來拜見，快開門啦！」

廟門拉開了，只見八方和尚挺着巨大身子堵住廟門，道：「你們是甚麼人？」

他一眼瞧見蘭兒，面皮一鬆，點點頭，道：「請進。」

八方和尚把石小開三人帶到廟後院的客室中，石小開對蘭兒點點頭，那蘭兒俏生生的雙手托着個四方紅盒走到八方和尚面前，笑嘻嘻的道：「大師，我們少東家對你的表示，你笑納了。」

八方和尚伸手只一接，便哈哈笑了。

他發覺盒子重，顯然盒裡面裝的是銀子，一百兩銀子也不少，算一算就是六斤多。

八方和尚把方盒往桌上一放，笑道：「你們前來找貧僧，可有甚麼指教？」

石小開道：「指教不敢，聽說大師去過『跨海鏢局』，可有這回事？」

八方和尚道：「去會一個姓君的。」

石小開道：「大師，姓君的自恃武功了得，就沒把咱們這些人放在他的眼裡。」

八方和尚道：「這麼說來，你們也與姓君的有過節了？」

「何止過節，恨不得殺了那小子。」石小開咬着牙。

石壯接道：「大師，姓石的只不過一個外鄉客，他好大膽子，啃吃到咱們頭上來了，娘的，强龍不壓地頭蛇，那小子甚麼東西。」

石小開道：「我非弄死他而後甘心。」

八方和尚道：「得，咱們是同路人了，哈……」

石小開道：「大師，你怎麼同姓君的小子幹上了？」

八方和尚道：「石少東家，我現在帶三位去見幾個人，走……」

他當先往外就走，石小開三人暗吃驚，怎麼這兒還有另外幾人吶。

三人緊跟在八方和尚後面，只轉了個彎，便見八方和尚推開一道廂門，一行人走進去，廂門內又有一道內室的門，八方和尚先是伸手拍了幾下，低聲的道：「三位醒過來了嗎？」

門拉開了，只見室內燃着燈，室中央一張桌子，兩邊一共兩張床，有男女三人在裡面。

這三人正是「刀聖」洪巴，「毒美人」宋心兒與「俏郎君」彭朋。

三個人仍然在養傷，三人中有兩個人仍然身上包紮着布帶，顯然傷得不輕。

室內太小，石小開三人只能站在房門口。

石小開擧目瞧，他發現那個女人眞迷人，眼珠子還不停的在閃動。

他不知道這女人是會要命的。

石小開發現宋心兒長得美，一身白肉更吸引人，他的眼睛也大了。

宋心兒當然看出石小開的反應，她吃吃一笑，問八方和尚，道：「八方，他們是誰？」

八方和尚哈哈一笑，道：「直接了當的說，他們也算是咱們同路人了。」

一直不開口的「刀聖」洪巴，這時候沉聲又問：「八方，他們的目的……」

八方和尚道：「洪老，他們的目的令你聽了雀躍。」

洪巴道：「怎麼說？」

八方和尚道：「他們也正想殺了姓君那小子。」

洪巴立刻挺起身來，他伸手一讓點點頭，道：「快進來坐。」

石小開一人走進去，他却坐在宋心兒身邊。

宋心兒吃吃的笑了。

蘭兒也在笑，她衝着八方和尚笑得媚，笑得八方和尚早就半帶迷糊了。

洪巴直問石小開，道：「請問你是……」

石小開道：「你老還不知道，在下石小開，小風城的石不全乃家父。」

洪巴雙眉一挑，道：「噢，石不全石老是你爹呀！」

石小開道：「你認識我爹？」

洪巴道：「當年曾有過一面之緣，自那次以後，曾聞令尊突然傷殘，令人不解。」

石小開道：「原來你老認得家父，眞是太好了。」

他免不了斜視宋心兒，更令宋心兒開心的笑了。

「俏郎君」彭朋不爽，他的面皮繃得緊，他有些討厭石小開。

彭朋這是正常表現，天下沒有人喜歡看到別的男人勾搭他的女人。

彭朋冷笑有聲，但石小開却不在意。

* * *

八方和尚站在門外，道：「洪老，你們談談，我去弄些吃的送過來。」

一邊的石壯，道：「我去外面馬車上等你。」

石小開揮揮手，石壯立刻往外走，那蘭兒笑對八方和尚，道：「大師呀，弄吃是我們女人的事，走，我陪大師去。」

八方和尚哈哈一笑，當即往附近的灶房走去。

蘭兒跟着走，她見八方和尚這麼高大粗壯，有着令她愉快的感受，她笑得好媚。

* * *

一個粗缸裡面裝滿了米糧，大鍋內有些魚肉之類，蘭兒見了並不吃驚，因爲這兒眞正的和尚不在了。

蘭兒的動作很快，她把魚與肉切的切，煮的煮，米也蒸上了，而一邊的八方和尚沒有動手，他只是看着，他的雙手伸伸縮縮的就好像欲撲抓甚麼。

蘭兒雙手一拍，對八方和尚笑笑，道：「好了，等着熟了好吃吧！」

她此話甫落，身子突然被摟得平地而起，她已被八方和尚抱在懷裡了。

「哈……」

蘭兒俏笑，道：「野和尚呀！」

「哈……比野和尚還野十分。」八方和尚笑着。

蘭兒道：「你想怎樣？」

「把妳吃掉。」

笑笑，蘭兒道：「別沒吃成我反把你吃掉了。」

八方和尚道：「那得折騰以後才知道。」

蘭兒伸臂反抱住八方和尚的粗脖子，她主動的把櫻唇送上去，八方和尚厚厚的大嘴張開，幾乎吞了蘭兒半張臉，他大舌伸出，蘭兒好像吃大餅，於是……

這兩個人也不管附近房中別人了。

* * *

誰也不會去注意附近房內叮叮噹噹聲。

石小開當然不在意，他對「刀聖」洪巴，道：「洪老，何必住在這兒呢，你老移駕我的地方，想吃甚麼有甚麼，想用甚麼也不缺，我有大車在外面，我也會把小風城最好的大夫請來，爲你老還有他二位的傷醫好。」

「刀聖」洪巴對彭朋與宋心兒，道：「我沒意見，你二位怎麼樣？」

石小開立刻對宋心兒道：「我那裡不但方便，也更安全，去了便會知道。」

宋心兒道：「好呀，我去。」

彭朋冷冷道：「眞的很方便？」

石小開道：「去了便知道。」

宋心兒已緩緩直起身子來了。

彭朋隨之而起，石小開見這光景，立刻伸手扶住宋心兒，道：「慢慢，我扶妳走。」

宋心兒幾乎貼在石小開懷裡了，這光景看得彭朋十分惱火，哼聲不停的自他口傳出來。

* * *

石壯在大車一邊放了個墊脚小櫈子，他一個個的把洪巴、宋心兒，彭朋三人扶上車，石小開也跳上車轅。

石壯往廟內看，當然是看蘭兒的。

他還未問及蘭兒怎麼不出來，石小開已開口了。

「開車了。」

石壯指着廟內，道：「蘭兒……她……」

石小開笑笑，道：「你快上車咱們趕回去，蘭兒認識路，她會回家的。」

石壯不開口了。

他只一聽便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哈哈一聲笑，石壯揮鞭故意大聲叫：「哈……呼！」

他爲甚麼大聲的叫？

那當然是要廟內的蘭兒知道，他們全都回城裡了。

蘭兒不是聾子，她早就聽到了。

八方和尚更知道，既然是石小開有意撮合，他還有甚麼顧忌的，於是……

八方和尚把蘭兒抱回他的「禪床」上，當先奔到廟門，伸頭外面看，遠遠的有大車往城中馳去，他笑了。

他把大門緊關上，又用一根槓子頂起來，拍拍大手便往廟的後院走。

八方和尚一邊走，一邊哈哈狂笑，當他走進自己那間睡房時候，他瞪眼了。

只見一張大被覆蓋着蘭兒，他雖然看不見蘭兒的身體，但却發現蘭兒的衣褲已堆放在床頭一角。

蘭兒露出半張臉，兩隻美眸成一綫，笑得眞好看，他的雙手各露一半，抓緊被子半帶羞……她在勾人的魂了……

當然是勾八方和尚的魂，於是……

八方和尚皆目欲裂而又口乾舌燥的直伸舌頭。

照說，他應該立刻撲上去的，他也應該採取「攻擊」的行動了，然而八方和尚却四平八穩的站定了。

八方和尚不動，但他的頭頂很明顯的在冒熱氣，他的面孔也在變，變得更加的紅。

他本來面皮赤紅，如今看來，不但紅，而且紅中透亮。

原來他乃武林高手，如果有人知道他就是十萬大山裡的「血殺」和冲，準會嚇一跳。

* * *

八方和尚站在原地不動，倒令床上的蘭兒吃一驚，還以爲八方和尚中風了。

蘭兒低聲道：「大師……大師，你怎麼了？」

八方和尚仍然不動，倒是雙目微微的閉上了。

他不會在此緊要時刻老僧入定吧！

他如果眞的此刻老僧入定，多麼的煞風景呀！

「大師，你怎麼了……」

蘭兒又把聲音提得高了些，她甚至把身子微微仰起來，雙目驚愣的樣子。

然而八方和尚仍然不動，但見他的舌頭漸漸的伸出來了，他的全身也似乎在冒熱氣。

蘭兒又怎麼會知道，八方和尚在運功了。

他在美色當前怕失顏面，便先以內功運行周身，然後以極大定力固本清源，準備應付另一種戰爭。

就在蘭兒驚叫而坐直身子的時候，八方和尚發動了。

八方和尚再也承受不住蘭兒的引誘了，因爲當蘭兒驚叫而起的時候，一身白肉閃出迷人的光滑，看得八方和尚大叫一聲撲了上去。

於是，東王廟的後面，八方和尚的那張禪床上，立刻春色無邊，人瘋狂了。

* * *

馬也瘋狂了。

石壯的長鞭一路揮打，打得拉車的兩匹馬幾乎亂了蹄，所幸路不遠，沒多久大車便停在「石敢當賭坊」大門前。

石小開跳下車，他伸手去扶宋心兒。

「到了，宋姑娘下來吧！」

宋心兒微微笑，弱不禁風似的扶緊石小開的手臂跳到大車下，她此刻也不看彭朋，一味的對石小開笑着。

「刀聖」洪巴跳下車，雙目直往大街那面看去，對於「跨海鏢局」，他有着切膚之痛，如果此刻聽聽他的咬牙之聲，便知道他如何的啣恨。

「刀聖」洪巴玩刀名家，他却兩次栽到君不畏手上，只不過現在他終於明白，君不畏就是「地龍」。

以他刀聖之尊，大概只有敗在君不畏手中令他激起一股更好勝之雄心，也就是說，他無法容忍有人騎在他的頭上。

這就是江湖，江湖上任何一個成名高手，不容許有人凌駕他之上的心態，洪巴就一心要除掉君不畏，不論用甚麼手段。

* * *

石小開並沒有把他接來洪巴三人之事立刻告訴他老爹石不全，那是因爲他被宋心兒迷住了。

石小開眞的被宋心兒迷昏頭了，他命人把賭坊後院清出兩間客房，特別把宋心兒安頓在那間耳房裡。

石小開也請來大夫爲三人治傷，當然，賭坊後面也擺出精美酒席招待宋心兒三人。

石小開把翡翠與美玉兩人分開來，由她二人分別侍候洪巴與彭朋二人。

那彭朋見了美玉與翡翠，便暗中對宋心兒打個暗號，宋小兒却吃吃笑開懷了。

* * *

酒席開在大客房，石小開愉快的招待着洪巴彭朋與宋心兒三人，雖然宋心兒身上仍帶傷，如今經過大夫的調治，她好多了。

她也盡情的陪着石小開，大家舉杯，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相聚在一起，舉杯便乾。

這一頓吃到了快二更天才完事。

石小開看看洪巴彭朋，二人已經醉眼矇矓了。

他暗示翡翠與美玉，侍候洪巴與彭朋二人回房中，那彭朋還說酒話：「今夜我抱着個睡覺，好不好。」

美玉立刻吃吃笑，道：「好嘛，咱們這就回房去。」

兩人搖搖蹭蹭的往外就走，那宋心兒，早已歪在石小開的懷中閉上眼睛了。

石小開伸出舌頭舐嘴巴，滿面笑哈哈的道：「眞的，花瓣似的細嫩，哈……」

他在宋心兒的耳畔細聲，道：「宋姑娘，我送妳回妳住的地方去。」

宋心兒只不過嗯了一聲。

石小開張臂就抱，他把宋心兒抱滿懷：「眞輕呀！」

他邊走邊又道：「傳言眞不假，女人越輕越美，男人越輕越賤。」

很快的，他把宋心兒抱進耳房中，這耳房君不畏就曾住過幾天。

石小開把宋心兒放倒在床上，回身就把門關上，緊接着嘩啦啦一陣脫衣裳，他先把宋心兒剝個精光。

於是他的眼睜大了，他好像看到一件精品，一件玉雕的裸體美人兒。

宋心兒有名的毒美人，只不過石小開只覺得她美，可並不知道美人的頭上冠了個「毒」字。

石小開如果知道宋心兒的過去，打死他也不敢招惹這個毒美人。

他現在就開始動手了。

他還不知道他是在玩火，而玩火多危險吶。

* * *

石小開這時候膽子大極了，色膽包天正是如此。

她開始剝下自己的衣褲，何用慾念燃起，他早就挺槍搖晃躍躍欲上馬了，這時候他還管他甚麼三七二十一？

石小開老於此道，不必指引巫山小道，他只一挺腰桿，便聽得「啊」的一聲。

這「啊」聲不是別人叫的，石小開叫出聲來了。

「轟！」

石小開被下面的宋心兒圓又光的屁股一撥，便橫倒在宋心兒一邊了。

石小開張口噎氣，臉皮在歪眼在瞪，他就好像是害了急驚風。

宋心兒吃吃一聲笑，她坐在石小開一邊，伸手打了石小開那個不是東西的東西，低聲道：「男人吶，就是壞在你這傢伙上，不知多少人喪了命。」

她匆匆的穿衣裳，當然不給石小開穿。

宋心兒穿好衣衫走出耳房，他找到彭朋住的那客房，却是面色一緊，因爲她很不高興的聽得裡面的怪聲音。

她正要發火罵人了，却已聞得彭

朋的聲音，道：「我的心兒，得手了？」

宋心兒道：「出來吧！」

房間裡有响聲，美玉驚呼，道：「你……」

「哈……我怎麼會同妳上雲台，一邊躺着吧！」

隨之傳來一聲「啊！」想是美玉被制住了。

於是，另一房中的洪巴出來了。

洪巴不知道宋心兒與彭朋動了歹念，他怔怔的問：「你二位不睡幹甚麼？」

宋心兒却對跟出來的翡翠姑娘，道：「快去告訴妳家老太爺，他如果不想他的兒子死，就快些來。」

翡翠一聽吃一驚，怎麼了，剛才大家還碰杯，怎麼轉眼變成仇人了。

這是少主人生死關頭，她立刻往前面奔去，眞巧，總管石壯就守在二門還未走吶。

「不得了，石總管。」

石壯見是翡翠姑娘，笑了道：「別大驚小怪，甚麼事？」

翡翠指着後院，道：「快去請老爺子，少主人快沒命了呀！」

石壯吃一驚道：「怎麼說？」

翡翠道：「我也不知道，不過那女人說，晚了少主人就沒命。」

石壯要去後面瞧，翡翠道：「還是去後街把老爺請來，別誤了少主的性命呀！」

石壯一聽也對，轉頭便往大門外走。

這時候石敢當賭坊正熱鬧着，今夜的賭客眞不少，大約的數一數，總有個六七十人之多。

＊　＊　＊

石家的總管奔回後街老宅內，他把事情向老東家「八手遮天」石不全報告一遍。

石不全聽得大怒，他沉聲的道：「甚麼樣的江湖人物，怎麼也不對我報告便領回來，這是自找痲煩嘛。」

石壯道：「老爺子，快走吧，救少主要緊吶。」

石不全一掌拍得桌面裂開一道口子，他重重的吩咐兩個大漢，道：「走！」

兩個大漢兩邊站，舉臂托起椅子，匆匆的便往外走。

石壯已把幾個殺手召到。

尹在東、尤不白、莫文中與李克發，四個人一齊抄傢伙，緊緊的跟在石不全後面走，沒有一人吭一聲。

＊　＊　＊

從後街到前街，何需多久，一行人便進了石敢當大賭坊的大門內，如今大伙賭得凶，誰也不知道進來一批拿刀的人。

現在，石不全到後院了。

石不全抬頭燈下看，只見耳廂房外站着三個他不認得的人物，其中一個女子長的白又俏，他還多看一眼。

石壯拉住翡翠，道：「甚麼事，快向老爺子報告吧！」

翡翠還未開口吶，宋心兒却俏生生的迎上來，道：「那一位是當家的呀！」

石不全冷哼，道：「妳是誰？」

宋心兒吃吃笑，道：「喲，你大概就是石老爺子了？」

石不全道：「你還未回答老夫，妳是誰？」

宋心兒吃吃笑，「刀聖」洪巴開口了。

「老夫洪巴，江湖人稱『刀聖』的便是。」

他把名號露出來，石不全幾乎從椅子內跳起來。

「啊，你就是江北甚負盛名的『刀聖』洪巴？」

「老夫正是。」

石不全道：「眞是失敬了。」

洪巴道：「我來介紹這兩位。」

他指着彭朋，道：「這位俏郎君彭朋，另一位名叫宋心兒。」

石不全却並未聽過。

他當然不知道這二人，彭朋與宋心兒的地盤是三江，很少往南邊的海邊來。

但洪巴的名氣大，因爲洪巴的刀法辛辣。

石不全道：「能把三位請來，石某人榮幸。」

洪巴指着耳房，道：「原本是合力對付姓君的那小子，豈料你這個兒子心術不正，他對宋姑娘不禮貌。」

石不全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洪巴道：「老夫羞於啓齒，你進去一看便知。」

石不全立刻命抬他的人把他抬進耳房。

石不全在床前，啊！他的眼睜大了，張口沒吼出聲音，雙手直搖。

兩個抬他的漢子也吃驚得不知如何是好。

石不全見兒子全身赤裸，那根惹禍的東西仍然挺得宛如棒槌似的硬梆梆。

當他看着面皮扭曲雙目怒視只有一口氣的兒子時候，他大叫：「這是中毒了。」

宋心兒在外面一聲冷笑，道：「不錯，你兒子是中毒了，而且也快斷氣了。」

石不全道：「這是誰下的毒手？」

宋心兒道：「你怎麼不問爲甚麼是這樣？」

石不全道：「妳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宋心兒道：「你兒子把我灌了不少酒，他抱我上床剝光我衣衫，他要幹甚麼？他爬我身上要非禮呀！」

石不全道：「所以妳下毒手？」

宋心兒道：「我不想被你兒子汚辱。」

石不全道：「妳用的甚麼毒？」

宋心兒吃吃笑了。

石不全一驚，道：「妳笑甚麼？」

宋心兒道：「石老，我的外號『毒美人』，在三江地方那一個不對我讓三分，我老實對你說，我的毒如果想解，大概天底下只有我能。」

石不全冷哼一聲，道：「妳打算怎樣解決？」

宋心兒慢慢走到彭朋面前，她還嗲聲嗲氣的道：「我的郎呀，你說怎麼辦吧！」

她把身子也靠向彭朋，一副溫柔的樣子。

彭朋說話眞簡單，他重重的道：「對這老兒說，他如果想要兒子，就用銀子換。」

宋心兒道：「情郎呀，咱們開價多少呀！」

彭朋道：「白銀一萬兩。」

石不全火大了。

他聽得全身血脈賁張，大聲吼叱！「好哇，敢在老夫頭上敲竹槓呀！」

不料彭朋却沉聲，道：「答不答應一句話，不答應我們馬上走。」

「走？一個也休想走。」

這話是石壯說的，他一招手，大叫：「圍起來！」

於是，尹在東四人把宋心兒三人圍住了。

洪巴冷冷道：「找死不是？」

石不全道：「你們是預謀。」

洪巴道：「只怪你的兒子色迷昏頭了。」

石不全手一揮，叱道：「都退下。」

宋心兒吃吃一笑，道：「倒省得我的毒物出手了。」

她果然早暗自摸一把毒物在掌中，燈光下，誰都看到她的右手套了一隻皮套。

石不全指着床上，道：「把我兒子救過來。」

宋心兒道：「那得一萬兩銀子，我要百兩一張銀票，少一個也免談。」

石不全咬牙，道：「啃吃到石某家門來了。」

他一頓對石壯道：「到帳房去，照她說的取來一百張百兩銀票。」

石壯氣得一跺脚轉頭便往前面走。

石不全已怒指床上，對宋心兒道：「可惡，妳的手段太卑鄙了。」

宋心兒嘿嘿冷笑，道：「也算是你爲你兒子出些遮羞費吧！」

彭朋半天未開口，他這時候却對宋心兒，道：「我親愛的，咱們也不缺銀子花用，一萬兩銀子算甚麼，以我的意思，咱們走吧！」

石不全大怒，道：「休逼老夫下絕手。」

宋心兒道：「別氣壞身子，我會照我的話做的。」

她靠一靠彭朋，又道：「我的心肝，咱們說了算話，拿了銀子救他的人，然後，嘻……」

她的動作很誇張，媚得衆人心一緊。

彭朋却哈哈笑了。

＊　＊　＊

一大把銀票送來了，石壯的額上冒汗水，一副又急又氣的樣子。

石不全沉喝道：「由帳房支的，夠嗎？」

石壯道：「由帳房支的，夠了。」

石不全道：「拿來。」他獨目兇芒宰人，伸手取過石壯手上遞來的銀票。

宋心兒雙目直視石不全手中銀票，聞言却淡淡的道：「我們不逼你。」

石不全道：「救人吧！」

宋心兒道：「拿來。」

石不全立刻把銀票往桌上一放，道：「人救活過來，妳拿銀子走人。」

宋心兒取出一粒紅丹，那麼快捷的往床上的石小開口中塞去，然後取來一杯水喝入口中，只見她也不怕羞的把口對着石小開的口便把一口水吐入石小開的腹中了。

她還眞爲銀子犧牲。

石不全羞得直冒火，這個女人眞夠毒。

宋心兒大方的站起來，她拾起桌上的銀票便往袋裡塞，大床上的石小開發出「哦」的一聲，面皮好看多了。

宋心兒當先往外走，石不全咬牙咯崩响，他不出聲攔人，直到宋心兒三人走到院中，石不全開口了。

「站住！」

宋心兒與彭朋回過身，洪巴也哼了一聲。

石不全道：「老夫以爲妳必留了一手，宋姑娘，我們不阻攔你們，請把眞的解藥也留下。」

宋心兒吃吃笑了。

「高，果然薑是老的辣，不錯，我是留了一招，剛才如果你們出手攔我們，你這兒子就別活了。」

石不全道：「拿來吧！閒話就少說了。」

宋心兒手掌一伸，屈指力彈，道：「拿去，等一盞茶後再服用，他便又站起來了。」

她不但彈出一粒藥丸，而且手一撥間笑開懷了。

她撥的那一招很少有人看見，但如果有人追她，這追的人便上當了。

君不畏就是在不知不覺中上了她的當。

＊　＊　＊

石不全看着宋心兒三人相繼走去，他那份惱怒就甭想多嚇人了。

「等他醒過來，叫他回後街。」

石壯忙應道：「老爺子，這是咱們地頭上，這三個人甚麼東西，東王廟又怎樣，着人去放火燒了東王廟。」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紅豆和姜雪紅都找到了藍豪，姜雪紅勸小藍納紅豆而捨棄自己，勸說無效，憤而離去，小藍隨即跟踪追尋，紅豆亦跟踪小藍而去。余懷芝和燕翎在賭坊遇上賭國名手夥同「中條二狼」設騙局聚賭，雙方各顯身手，爾虞我詐，結果余、燕騙取了幾十萬兩，捐作善款，二人在酒樓遇上青苗幫的高手圍捕，雖然逃離現場，但又遇上幫主白雲，余被打傷，幸得中年人將他救走，並授以新招式……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制止緋聞傳播　强迫和好如初

「不論是誰，只要能接下你第一招，你一定要以十成內力施出第二招。因爲那必是你的大敵，或武林大敵。」**中年人道。**

「這……前輩是說不論是誰？」

「對，一定要牢記這句話，不論是誰，換句話說，就是你的甚麼親人也不能改變，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前輩。」

燕翎道：「這麼說，那個能接下第二招的人，必是武林公敵了？」

「對，除了本人以外，能接下的必是武林公敵。」

余懷芝道：「前輩一定知道『青苗幫』太上幫主是誰了？」

「知道，他就是你的大敵。」

「前輩是說，這兩招就是對付他的？」

「對，當然也許仍有和他相同功力之人，也可用以對付之。」

「前輩可否告知那太上幫主是甚麼人？」

「不久自知。」

「前輩不告知身份，以後晚輩遇上如何稱呼？」

中年人道：「齊天洪是我師兄，你叫我二師叔就成了。」

「是，二師叔，是不是還有三師叔？」

「對，但關於三師叔的事，不久後自知。」

中年人就這樣走了。燕翎道：「這人很神秘。」

「但至少他對咱們無惡意。」

「只不過他的話總是吞吞吐吐的。」

「燕翎，有些話言之過早是很不利的。」

「他那兩招眞的那麼厲害？」

「你已見過，他連用兩次，我都接不下來，」余懷芝道：「至於第二招，那必然更凌厲無匹了。」

* * *

紅豆恨極了小藍。小藍却又追上了姜雪紅。

是不是姜雪紅有意讓他追上的？如她全力奔馳，小藍能不能追上？這是很難說的。

姜雪紅剛住入一家客棧，小藍就到了。

「紅姐，我是跟定你了。」

「我不能和你長久下去，你快走吧！」

「姐姐，我以爲能。只要彼此相悅，爲甚麼不能？」

「人言可畏。」

「我不怕，姐姐你怕？」

「再說你如何處理紅豆的事？」

「姐姐，別提她好不好？她人小鬼大，信口胡說。」

「不見得，懷孕的事能信口胡說嗎？」

「姐姐，你不知道，她的花梢可多哩，我鬥不過她。」

姜雪紅嘆口氣道：「只怪我走錯了一步。」

「姐姐，你沒走錯，因爲我眞心喜歡的是你。」

女人怕纏，這話也許不錯。

姜雪紅有點軟化了，有了那關係很難抗拒第二或第三次。

小藍往上一抱，密不透風，牢牢地箍住。

加上已有了某種律動的現象，姜雪紅接觸了，立刻全身癱軟，任小藍抱起進入內間了。

有過這種事之後，事後會經常憧憬或响往的。

姜雪紅當然也不免，現在小藍熱情似火，有如生龍活虎，把個姜雪紅弄得死去活來，甚麼也不顧了。

也可以說，只有小藍這種年齡的男人才能滿足三十多歲情慾已達急劇需求的女人，所以姜雪紅很服貼。

她也後悔過去蹉跎了青春。

他們在這家客棧一住就是半個月。

由於這是個小鎮，又距官道很遠，他們以爲很安全。

兩人又足不出戶，自不會有熟人撞見。

可是，正是所謂：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紅豆決心要找到他們，就到處打聽，逢人便問。

進入此小鎮，問了第三個人，就問出了名堂。

巧的是她問的正好是這家客棧的二掌柜的。

此人甚爲方正老實，見紅豆年紀輕，却是一臉風塵，十分可憐，道：「姑娘和那位年輕人是甚麼關係？」

紅豆道：「是親戚。」

二掌柜的道：「他和另一位在一起。」

「是甚麼人？」

「是一位三十來歲的美婦。」

紅豆心如刀割，却平靜地道：「他們是同住一屋嗎？」

「不，他們是各租一屋的。只不過……」

紅豆人小心眼可不小，聽二掌柜的口氣，兩人可能很親近，被小二看到而對掌柜的說過，所以語氣由可以聽出來。

紅豆道：「他們登記的是甚麼名字？」

「女的姓姜，男的姓藍……」

紅豆想起那女人告訴她是姓張的，張、姜的音很近。

紅豆道：「謝謝大叔，那果然是小女子的親戚。」

二掌柜的上街購物，也不疑有他而自行離去。

紅豆找上了門，只不過她在暗中窺伺。

事情就有這麼巧，才不過是晚飯後時刻，姜、藍兩人已經上過一次床，情慾之可怕，眞像吸毒一樣。

紅豆目紅似火，雖然她也知道是小藍主動，但一個三十多的人和十六歲的男人玩這個，怎麼說也說不過去。

「小藍，你眞是個魔鬼。」

「姐，妳別這麼說，我只是不能沒有妳！」

「小藍，我一直不忘紅豆，你能永遠不管嗎？」

「我對妳說過，她懷孕八成是假的。」

「八成假的，還有兩成是眞的對不？」

「姐，妳別老是爲別人想好不好？如果我現在接受了紅豆，妳怎麼辦？妳能退讓還是讓她作小？」

姜雪紅一下子就被他問住了。

她是很同情紅豆，但她能退讓，永遠離開小藍嗎？

老實說，她也不能。這是不是矛盾？

因而在暗中偷聽的紅豆一點也不感激姜雪紅。

紅豆以爲姜不過是假惺惺，賣弄人情而已。

甚至此刻她更恨姜雪紅，而且出現在門口。

由這房門外，可以看到床上的兩個人。此刻的姜雪紅眞是無地自容。其實她絕非紅豆想像中的那種人，實在是小藍貼得太緊。

只不過目前說甚麼也不成了。

「妳是個賤女人！」紅豆大聲道：「妳可以作他的母親！」

這句話聽起來最刺耳，但是，姜雪紅不願多說，她整好衣衫自後窗走了，她一生中沒有受過這種侮辱。

「妳是個賤女人！」這是她第一次聽到這句話。

小藍大叫着：「紅姐，妳不能走……紅姐……」

紅豆道：「她走了！因爲她承認她很賤，所以一言不發。」

「妳更賤！九歲半的女人一天到晚追男人。」

「小藍，我眞的懷孕了！我可以由你另找大夫證明給你看。」

「我爲甚麼要看？」小藍也穿上了衣衫，道：「又不一定是我的孩子，紅豆，妳不要再跟着我了，我們絕對不可能的。」

「小藍，除非你馬上殺了我，不然的話我永遠不放過你。」

「爲甚麼？紅豆？世上有的是男人。」

「因爲你是這個孩子的父親，我自幼喪父，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一生下來就沒有父親，小藍，收收心吧！那女人太大了，當你三十歲時，她都六十歲了。」

「她就是八十歲我也不在乎……」也自後窗溜了。

紅豆悲嘶着追出。

她當然追不上小藍，但從此以後，她到處宣傳小藍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姜雪紅上床胡來。

她似乎還不知道姜雪紅即「冰山聖母」。

半月後，紅豆在河岸邊歇脚，遇上了一個中年人。

此人正是「塞外飛龍」司徒聖，道：「姑娘可是紅豆？」

「正是。這位是……」

「我叫司徒聖。」

紅豆未聽說過這號人物，道：「司徒大俠找小女子有甚麼事？」

司徒聖道：「紅豆姑娘到處宣傳藍豪和姜雪紅上床的事，這可是眞的？如非親眼所見，不可敗人名節。」

「是我親眼所看到的。」

「在甚麼地方？」

「距此三十多里地青石鎭悅來棧中。」

「妳看到甚麼了？」

「兩人同床，我出現罵她是下賤女人，她才一言不發，下床穿衣離去的。不信你可以去問悅來棧的伙計。」

「伙計也知道？」

「當然，他們在那家客棧中住了十五六天。」

司徒聖咬咬牙，道：「紅豆姑娘，妳不要再宣傳了，我保證把小藍帶來交給妳處置。」

「他的心變了，抓來也沒有用的。」

「如他不負責，妳就把他殘了！」

「謝謝司徒大俠，我想請問大俠一件事……請問大俠和姜雪紅是甚麼關係？」

「我們是未婚夫婦，昔年因誤會而分手。」

「迄今仍未解除婚約？」

「沒有。」

「那她怎麼可以和小藍胡來？」

「姑娘，我們都是凡人，凡人都會犯錯的，小藍是個早熟的男人，他大概很會纏女人。任何女人遇上那種男人都會把持不住的。」

紅豆道：「司徒大俠，雖然如此，我還是不太諒解姜女俠。」

「這個我也不會怪妳，好，妳就在附近鎭上等我三天，我會把人交給妳的，原則上還是要他回心轉意才好。」

「多謝大俠。」

紅豆來到附近鎭上住入客棧。

巧的是余、燕兩人也住在這家客棧中。

余懷芝道：「燕翎，我遇上了一個熟人。」

「我猜猜看好不好？」

「妳猜不到的，是紅豆。」

「她？她一個人在此？」

「是的，看來很憔悴。」

「聽說她也叛了『青苗幫』，迄未被抓回去，算她有一套。」

余懷芝道：「她不是只有九歲半？」

「是啊！但和小藍聽說很近。」

「看來像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太早熟了。」

「你看要不要去看看她？」

「我看我們暫不出面較好些。」

兩人暗暗觀察，發現她一會喘氣，一會又發狠揮拳，有時會嘔吐，燕翎道：「哥，紅豆似乎懷孕了。」

「九歲半懷孕？」

「哥，你看她像是九歲半的樣子？」

「的確，妳也不像十三歲的女人。」

「紅豆很可憐，八成被人甩了！」

「會是誰？」

「你不以爲可能是小藍嗎？」

余懷芝道：「小藍在我的印象中是個很本份的男孩子。」

「江湖是個大染缸，好人也能變壞。」

「好，我們注意點，看看她到底發生了何事？」

第二天傍晚，紅豆的小院中來了一個中年人，還帶來一個年輕人。

余、燕兩人不由大奇，小藍居然是被人制住了穴道的。

由於被制的穴道極不重要，所以還能走路，但不能動武。

「紅豆姑娘，在下爲妳把小藍帶了來。」

紅豆滿腔怒氣無處發洩，上去就摑了兩個耳光。

小藍也識趣，此刻反抗也沒有用。

「你這個賊，簡直不是東西！」

小藍不出一聲，因爲司徒聖在一邊。

司徒聖道：「紅豆姑娘，人已帶到，如何處置，由妳決定。我還有事，不能在此久躭，後會有期……」

司徒聖一走，小藍就開了腔：「紅豆，你誤會了！」

「我誤會甚麼了？」

「我一直以爲九歲半的女人不可能懷孕。」

「我對你說過，我太早熟，而且叫你指定一位大夫爲我驗孕，總不會是假的吧？你却一概不聽。」

「現在我有點信了！」

「只有一點，表示你還不大相信？」

「紅豆，妳和司徒大俠是甚麼關係？」

紅豆心眼很多，若是說得疏遠，不足以產生阻嚇作用。

她道：「是先父的故交……」

小藍也看得出來，她可能吹大了些，道：「紅豆，把我的穴道解開吧！」

「你如果不對天盟誓，我絕不爲你解穴。」

小藍道：「紅豆，咱們好久未在一起了……」

「你是個淫徒，有了新的就忘了舊

的。」

「紅豆，妳的疑心太大了。」

「你難道沒有和姜雪紅躺在一張床上？」

「紅豆……那是誤會，那一天姜姐不舒服，我說要爲她按摩一下，想不到正好妳趕到看見了！」

「放屁……」又摑了他一個耳光，道：「你瞪着眼說謊，當時我罵她賤女人，而且可以作你的母親，她一言不發下床整衣就走了。」

小藍道：「紅豆，其實甚麼事也沒有發生！」

「放屁！那分明是已經辦完了事的樣子。」

小藍攤攤手道：「紅豆，妳不信任我，我也沒辦法。」

紅豆道：「你說實話，你們有多少次了？」

小藍絕對不能承認，因爲他的穴道被制，萬一說出來激怒了她而殺了他怎麼辦？他道：「紅豆，我說實話。」

「不怕你不說實話！」

「紅豆，姜姐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可侮辱她。」

「救命恩人上了床吧？」

「紅豆，妳不知道，由於我被人追趕進入中條山迷了路，遇上大敵重傷而被姜姐所救……」

「她救了你，你居然和她上床？」

「不是這樣的，由於我的傷勢太重，她非用『天地交泰』這房中術救我不可，不然就一定無救。」

「甚麼叫『天地交泰』？」

「就是利用陰陽接炁之法，是房中術的一種。」

「邪術。」

「不能這麼說，紅豆，有人以爲房中術是淫邪之邪，其實不然。」

「陰陽接炁，就是男女交媾是不是？」

「是，也不是。」

「你少耍嘴皮子。」

「我告訴妳，不如實地上床表演更能使妳明瞭些。」

「你休想！在你沒有表明心跡以前休想再碰我。」

小藍道：「也就是雙胴合抱，三竅密接，使眞炁在三竅中循環流行，所謂『三竅』就是口竅、臍竅也及下面的陰竅。」

「那還不是男女燕好？」

「不是，因爲只是稍稍接觸，並不入港！」

「你們眞的只是如此？」

「當然，就算我有意，人家姜姐也不會答應的。」

紅豆終於解了他的穴道。

小藍抱住了她，道：「紅豆，小別勝新婚。」

紅豆最初不允，經不住小藍摟摟抱抱，拉拉扯扯上了床。

燕翎輕輕一拉余懷芝，意思是人家上了床，還看甚麼？

也就是說，夫妻上了床，天大的事也會雨過天晴了。

但余懷芝搖搖頭，叫燕翎繼續看下去，他自己不看。

燕翎道：「你不看叫我看這種事。」

「學習學習，有一天總會派上用場的！」

燕翎擰了他一下，自窗紙孔中望進去。

兩個年輕人，都有久別逢甘霖的感受，這場男女的戰爭，打得火熱而狂猛，燕翎縮回身子不敢看了。

余懷芝道：「怎麼不看了？」

「你壞。看這種事好無聊。」

「妳以爲我只是要妳窺看？」

「那你的用意是甚麼？」

「妳等一下再看。」

火辣辣的房事進行了一個時辰，屋中靜了下來，紅豆道：「小藍，如果是男孩，爲他取個甚麼名字？」

「隨便。」

「女孩呢？」

「就叫她綠豆好了！」

紅豆笑道：「我和你說正經話。」

小藍道：「我一時也想不起來，妳自己看着辦吧！」他下床穿衣，神色和事前就截然不同了。

紅豆道：「小藍，你要出去？」

「我去叫點酒菜，咱們兩人久別重逢，總要好好喝幾杯。」

「小藍，這主意很好，你不會一去不回吧？」

「妳怎麼老是不信任我？」

紅豆道：「小藍，等我，我陪你一道出去買。」

「別下床，天冷，我一會就回來。」

小藍一走，余懷芝暗暗跟出。

燕翎這才猜到，余大哥八成不信任小藍。

一個人說謊，如有第三者在暗中觀察，可以一目瞭然。

在這方面，余懷芝當然比燕翎的經驗豐富。

小藍出門上了街，回頭打量一下，立刻出鎭。

出鎭之後，再打量一下，由往西而改向北方奔去。

當他奔出三五里，穿過一片亂岩叢時，有人出現在前面曲折蜿蜒的小徑上，小藍一看，先是一怔，繼而抱拳道：「原來是余大俠，眞是久違了。」

余懷芝看出這小子已經變得很滑頭了。

「久違了！一年多不見，少俠長高了不少。」

「余大俠在此等人？」

「對！」

「不知等誰？」

「等你！」

小藍反應不慢，一看余懷芝的眼

神就知道對方可能知道他的秘密。

「余大俠等在下？」

「對，我如果不在此等你，紅豆要在客棧中等多久？」

小藍一驚，但立刻笑笑道：「余大俠也認識紅豆？」

余懷芝道：「只是認識而已！」

小藍道：「余大俠只怕是誤會了在下。」

余懷芝道：「但願是誤會了你！」

小藍道：「在下要到鄰鎮天香居去買烤鴨以及他們最拏手的燕窩粥，紅豆懷了孕，要給她補補。」

余懷芝道：「少俠如此關懷紅豆，實在令人佩服。」

「好歹是未婚夫婦嘛！而且她又是個小孩子。」

余懷芝道：「少俠要到鄰鎮天香居去？」

「是……是的，那家館子很有名氣。」

「那個鎮叫甚麼名字？」

「這……不知道。」

「大概有多遠？」

「大約七八里路光景。」

「你是說七八里外鎮上有一家天香樓飯館，烤鴨很出名，拏手的燕窩粥更是遐邇知名是不是？」

「是……是的。」

「藍豪，我告訴你，在這方圓百里之內，我熟得很，以剛才你和紅豆住的客棧為中心，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只有東方在六七里內有個村莊，另外三個方向，在十五里內沒有人烟。」

小藍張口結舌、瞠目不知所答。

余懷芝又道：「另外幾個方向，都要十五六里之外才有市鎮，然而，任何一個市鎮上也沒有一家天香樓飯館。」

小藍的謊言被拆穿，不由惱羞成怒地道：「余大俠，別人的私事，你又何必多事。」

余懷芝道：「我不喜歡一個年紀輕輕的人就玩弄女人！」

「余大俠怎知在下是玩弄女人？」

「你那兩套還差一截，逃不過我的眼睛，說，你和『冰山聖母』姜雪紅是怎麼搭上的？小藍，你要說實話。」

小藍以為，以前怕他，現在學了姜雪紅的絕學，就不怕他了。

但他猛然一震，道：「你是說她是『冰山聖母』？」

「對，她確是姜雪紅嗎？」

「正……正是……」

「你怎能搭上她？」

「余大俠別說得那麼難聽，在下尊敬你，才說出一切的，其實在下也沒有必要對你交代這件事。」

余懷芝道：「我看你也不必去天香樓買甚麼烤鴨了，就在那鎮上隨便買隻烤雞就成了，不一定只有天香樓的烤鴨才能表達你對紅豆的情感對不？」

小藍答道：「余大俠別管我們的閑事成不成？」

「我已經插上手了，怎可半途而廢？」

小藍道：「余懷芝，在目前，你在年輕一輩中已不是頂尖的了。」

「的確！」

「你就接我幾招，也好斟酌一下該不該管別人的閑事。」

「很好……」余懷芝空手接下小藍的劍招。

十招以後，他施出了姜雪紅教他的絕招。

他本以為此招一出必然使余懷芝失招，至少也會手忙脚亂。那知余懷芝就以遲先生新教的幾招接了下來。

小藍心頭微驚，看來和人家仍有一段差距。

小藍再次全力施出姜雪紅傳他的最精粹兩招。

余懷芝怪招一出，小藍突然感覺他的劍像插入一桶稠膠之中，揮不動，也施展不開，不由大驚。

「啪啪」兩聲，胸前中了兩掌。

小藍退了三大步，好在未受傷，知道對方手下留情。

余懷芝大為驚喜，這正是二師叔教他的絕招中的前一招。

後面那一招，就更不必說了。

余懷芝回頭就走，道：「小藍，跟我回去！」

小藍不敢不去，但他哀求道：「余大俠……」

「你不必多費唇舌！」

「余大俠，我老實說了吧！我真正喜歡的是姜姐姐。」

余懷芝停下來望着他，道：「怎麼可能？」

「任何人都以為不可能，但是事情却發生了！」

「小藍，老實說我不信！」

小藍道：「余大俠，我相信，信的人不多，但這是事實。」

他立刻很詳實地說了他和姜雪紅的情感經過。

當然，他說和紅豆之事是紅豆主動的。而且當初和紅豆相識，也是紅豆主動和他搭訕的，責任在紅豆。

余懷芝道：「你怎麼會變得如此濫交了？」

「余大俠，一言難盡。」

「說說看！可別胡編！」

小藍又說了魏薇玩了他，却把他甩了的事。

這話余懷芝又不能不信。

余懷芝內心有一份歉疚，魏薇可能是因鄺海說魏之父魏光庭是余懷芝師門仇人之一，余、魏疏遠，再加上余和燕翎接近，而使魏薇激變。

余懷芝道：「小藍，紅豆這女孩子不錯，而且身世可憐，你能不能和她結合是另一回事，但你一定要好好安排一下。」

「是的，余大俠。」

「回到鎮上買些食物和酒回去慶賀一番，你要記住，如果對紅豆不利，

我是第一個不放過你的人！」

「不會的，余大俠……」

回到客棧，小藍抱着一大堆美酒和食物，使紅豆大為興奮，以為郎君真的回心轉意了。而余懷芝却對燕翎說了一切。

燕翎道：「這小子真不是東西，只怕仍不可靠。」

余懷芝道：「我警告過他，如對紅豆不利，絕不饒他。加上司徒聖對他的告誡，我想他會圓滿解決的。」

燕翎道：「這小子居然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

「燕翎，三十多歲或二十多歲乃至於十來歲，也都沒有多大分別。而且三十多歲的女人，身心皆已成熟，也許更响往男女之事。」

「他們真的有了那事？」

「我以為小藍不敢信口開河胡說。姜雪紅非比等閑，最近在武林中不是聽到傳說了？那可能是紅豆傳播出去的。」

燕翎道：「如果小藍和姜雪紅真有那種事，只怕紅豆爭不過經驗老到的姜雪紅。」

「可是小藍說，有一次被紅豆撞見，姜雪紅一言不發就走了，只怕再也不見小藍了。以她的身份，和小藍發生這種事，的確會震動武林，甚而聲名受損。」

二人在這家客棧住了兩天，暗中發現小藍和紅豆恩恩愛愛，如膠如漆，也就放了心，離開了此鎮。

* * *

余、燕二人在酒樓上小酌。有個老人上了樓。

余懷芝隱隱記得，此人正是「賭仙」金子超。

只不過余懷芝却故作不識。

金子超叫了菜，對余懷芝道：「你可是『閃電飛虹』余懷芝那小子？」

余懷芝道：「你可是專收女徒的『酒賭大仙』金子超？」

「正是。小子，聽說你在賭場中大有斬獲？」

「少有進帳，算不了甚麼。」

「小子，和你比賭，那是以大欺小，勝之不武，咱們賭酒如何？」

余懷芝道：「在方家面前，在下怎麼敢賭？」

「小子，你也不必虛假，老夫知道你也是海量。」

「不敢。」

「你敢不敢賭？」

「賭甚麼？」

「賭酒。」

「以甚麼為賭注？」

「女人！我輸了送你兩個女人，你輸了把她讓給老夫。」

他指指燕翎，燕翎啐了一口，道：「老不修！」

余懷芝道：「你的女人在哪裡？」

金子超連擊三掌，樓下走上二女，真正是美艷絕倫，而且都未超過二十歲，燕翎一看不由妒火中燒。

燕翎道：「金老頭，你真是個老不修，甚麼都賭。」

金子超道：「和別人賭沒甚麼意思，和他賭很過癮！」

燕翎道：「你的女弟子被他贏了你也過癮嗎？」

金子超道：「過癮，只要贏得堂堂正正就成。」

燕翎道：「你賭錢會是堂堂正正地賭嗎？」

金子超道：「小余，你到底是賭不賭？」

余懷芝道：「這樣好了！我輸了不捨得把燕翎讓給你，你輸了只怕也不捨得把兩大美人讓給我，這樣吧！咱們折算白銀，誰輸了拏出十萬兩。」

「好好！這樣更好，就這麼辦。」

余懷芝道：「金老頭，你說怎麼賭？」

「每人一罎五十斤重的二鍋頭，在半個時辰內喝乾！」

「好主意！醉死自負責任，還要有點花梢才成。」

「那是當然。」

燕翎一聽，乖乖，一罎有五十斤，肚裡怎麼裝也裝不下呀。

「不，哥，這種賭很無聊，他大概活膩了，想拉個人作伴，我以為大可不必和他賭這酒量的。」

余懷芝道：「妳放心！五十斤酒，並不會老是裝在肚子裡的。」

於是叫掌櫃的去買了兩罎二鍋頭烈酒。

兩人面前各有一大罎酒。為昭鄭重，還打開來各自交換嚐了一下，証明酒的成份一點也不含糊。

所有的食客一聽有人比賽酒量，賭注十萬兩，要喝下五十斤二鍋頭，這可真是海量，紛紛上樓觀看。

現在，枱子中央放了兩堆銀票，湊起來都是十萬。

掌櫃的怕出了人命，前來打招呼。

金子超道：「掌櫃的你放心！我們可以立下切結，喝死了人，責任自負，與貴寶號毫無關係。」

兩人還真的立下了切結。

於是不久，賭酒就開始了。

二人各抱着一大罎烈酒，「骨嘟骨嘟」鯨吸牛飲起來。

圍觀的人真正開了眼界。

這種烈酒稍微大口些，往往會被嗆着，但二人這種喝法，却像是在喝白開水一樣，整個樓上充滿了酒氣。

半個時辰還未到，金子超已先喝完。

掌聲如雷之下，他正要去收銀票。

但這工夫余懷芝也喝完了，道：「金老頭，這還不算真功夫，咱們再把酒吐出來，使它變成清水，沒有酒味如何？這才是花梢呀！」

金子超一怔，這工夫余懷芝已經

自口鼻中射出三道酒箭，注入罎中，不久又把罎子注滿。

他請了兩個旁觀者近前嗅了一下，這一罎酒和清水一樣，酒氣全失。為了証明確無酒味，他出二十兩銀子，請兩個人各喝一口，作為証人。

喝一口酒十兩銀子，自然有人幹。証明確是水而非酒了。

金子超的酒已自汗孔中消耗掉了。

所以要講功力，金子超似乎稍遜了些，酒入肚不久就變成水了。

燕翎立刻把桌上的銀票收了過來。

金子超道：「小子，咱們賭別的！」

燕翎道：「哥，你今天收穫不少，不必再賭了！」

金子超道：「咱們賭點特別的。」

「甚麼特別的？」

「把四張牌九放在棉被下面，點子瞧上，用兩根指頭在上面一摸，立刻要叫出四張牌的點子。」

余懷芝道：「叫得最快也最正確的是贏家？」

「對，賭注二十萬兩！」

余懷芝心想，這老鬼號稱「賭仙」，和他玩這個八成要輸。

心中盤算，如不賭就是怕他。

就在這時，人叢中忽然有位二十來歲，長得儒雅風流的文士道：「這賭法很新穎，小可願為二位作見証。」

余懷芝最初不識，但仔細一看，這不是已經改邪歸正的江靜嗎？她會不會認識金老頭？

正自盤算，江靜已到桌邊。

她還向余懷芝技巧地眨眨眼，意思是叫他放心。

余懷芝道：「好吧！就賭二十萬。不知道這位仁兄和你金老頭會不會是一伙的？那就對我不利了！」

金子超道：「老夫要是認識這位老弟就是王八蛋！」

「好好！用不着發重誓。」文士道：「小可這兒有一副牌九，請二位過目，小可以為各摸兩張就已見真功夫了。」

金子超也不反對。

隔一層棉被，能摸出牌上的點子，這是很了不起的。

二人都看過牌，也拏起摸過，乃是烏木製造。

然後文士道：「二位哪一位先摸？」

金子超道：「就讓小余先摸！」

余懷芝道：「為了敬老尊賢，金老頭你先！」

「不，老夫讓你先。」

余懷芝道：「好吧！我先就我先。」

文士另外取出兩張牌，先把棉被平放桌上，然後把手伸入棉被之下，把兩張牌放在被下，道：「摸吧！」

余懷芝伸出右手中食二指，隔着棉被一摸，稍一思索，道：「一張是么蛾，一張是板櫈。」

文士一撩棉被，果然是這兩張牌，於是掌聲雷動。

金子超不由一征。

他實在想不到余懷芝有此本能。

金子超玩這些已有三十五年的經驗，可以說天下無雙，無出其右。

現在輪到他了。

由於一副牌九全都扣在桌上，這也是為了公正無私，讓每個人看到，任何兩張牌都是自桌子上拏的。

這樣輸的人就無怨言了。

文士取了兩張，伸手進入桌面棉被之下放好。

只不過這一次他的手在棉被下稍久些。

他說一定要使兩張牌放整齊，摸起來才方便。

他收回手，道：「老先生請摸吧！」

金子超伸手一摸，道：「一顆是大『十』，一顆是『虎頭』……」

文士一撩被，不由大嘩，兩張牌全猜錯了。

兩張全是大「天」，乃是「天」一對。

這麼老練的人物，怎麼會兩張都猜錯了呢？

這工夫金子超面孔紅中透紫，呆在那裡。

燕翎又把銀票收了起來，而且一拉余懷芝就要下樓，文士也很識相，抱拳道：「在下一時好玩，希望並沒有甚麼錯誤的地方，就此別過。」

余懷芝道：「兄台的手氣不錯，在下贏了錢，自應讓兄台吃紅……」竟遞過五萬兩的銀票。

「這……這太多了吧？」

「不多，不多，反正這銀子也不是從家裡帶出來的。」

余懷芝硬把五萬兩銀票塞在文士手中。

這文士正是江靜，他們曾是夫妻，自然可以看出來。

加之江靜已經改邪歸正，夫妻之情不會全部忘記。

所以把銀票塞入她的手中時還輕輕握了一下。

「多謝，多謝！哈……」文士笑着抱拳道：「今天的運氣的確不壞，哈……」說着已下樓而去。

他的運氣的確不壞，很多人都羡慕他。

這工夫余懷芝和燕翎也拱手下樓而去。

「賭仙」不能不顧身份，輸了自然要認帳。

剛才的一切，應該是很公平的。只是摸那兩張牌不應該摸錯，甚至兩張都摸錯了，不由懊悔。

他怔了一會，又拏起那兩張牌看了一下。

想不出有甚麼不對，他正要放下

，忽然覺得牌上有點黏黏地，仔細一看，有一點濕，這是怎麼回事？

他再嗅嗅這兩張牌，略一思索，恍然大悟。

他盛怒地離座下樓而去。

原來他已發現牌上有點濕，而且有點黏。

再嗅了一陣，牌上有麥芽糖的味道。

以他的經驗之豐富，花梢之多，自然想到，那文士是以麥芽糖填平了大天牌上面兩個點子。

其中一張最上兩點被麥芽糖填平，一摸之下自然就變成「大十」了，另一張填在稍下兩邊，也就變成虎頭了。

事實上金老頭摸得一點也不錯。如果不用麥芽糖填平，他一定可以摸出是兩張大「天」牌。

那麼，用麥芽糖填平點子，撩棉被為何看不見呢？

這道理就更簡單了。

麥芽糖很黏，填在牌九的點子小坑內，由於烏木很滑，粘得不牢，但粘在棉被上却牢得很，一撩棉被，糖就粘在棉被上了。

所以在上面用力按過之後，麥芽糖就粘在棉被上了。

這一手很巧妙，也證明這文士很有頭腦。

他相信這並不是預謀，因為是余懷芝和那姑娘先到酒樓吃飯，他是後到的，只是一次偶發事件。

不過可以證明一點，那文士和小余一定是故交。

金子超追了一陣子沒有追上余、燕二人。

陡然之間，他的靈機一動，大力拍了後腦一下，道：「我真是老糊塗了，那文士不是『散花手』江靜那娘們嗎？他們雖已分手，夫妻之情仍在呀！」

想通之後，恨恨不已，道：「姓余的、江靜，咱們走着瞧！」

余懷芝在數十里外對燕翎說了其中之奧妙時，燕翎大為驚奇，道：「這位文士老兄可真會玩花梢。」

「這正是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燕翎道：「那位文士是誰？大哥一定認識。」

余懷芝本不想說，但又不想騙她，道：「她就是我的前妻江靜。」

燕翎一震，吶吶道：「『散花手』江靜？」

「正是，本來我也未認出，後來才認出來的。」

「哥哥，看來你們還是舊情未斷？」

「別多心，燕翎，我們早已不可能了，甚至我們雙方都知道這一點，江靜已改邪歸正，不是過去那種作風。」

「哥哥，至少她對你還有情。」

「燕翎，我不否認，由於我們過去曾是夫妻，人是感情的動物，總是不能全部抹煞，懷舊是免不了的。」

「會不會死灰復燃？」

余懷芝攬住她，道：「燕翎，在這世界上，已經沒有另外一個人可以取代你了，你必須相信。」

燕翎倚在他的懷中，道：「哥哥，我好怕失去你。」

「燕翎，要相信我，更要對你有自信。」

就在這時，有一條人影疾馳而來。

這人竟是「青苗幫」二級一品醜小子梁七。

梁七過去一直跟着燕翎，自然已生主從之情。他喘着氣道：「燕翎，你們快走，要快點走。」

燕翎道：「是不是派了大批高手來抓我們？」

「對對，共有二十來個，已經快到了。」

余懷芝道：「都是哪些人物？」

「只是一級一品的就有七個，二品的兩個，二級一品的有五七個，二三品的七八個，三級的沒有幾個。」

燕翎道：「哥哥，我們快走吧！」

余懷芝本想一拚，因為總是迴避也不是辦法。

但經不住燕翎慫恿，迅速離去，梁七也隱藏了起來。

後面大批高手，追到未見到人，立刻又分成三撥分頭去找，每組七八個人。這麼一來，余懷芝決定大幹。

「燕翎，我想一舉殲滅他們。」

「哥哥，這是二十幾個人啊！」

「對，而且幾乎佔了『青苗幫』精英的半數。」

「哥哥，我們只有兩個人哪！」

「假如一組只有七八個，先施襲後大幹，一組一組地殲滅，並不會太吃力。燕翎，要不，你隱在暗處，在我危急時助之，如果順利，你就不必出頭。」

「我還是和你一起幹吧！」

這一組中有一級一品的鄒勳、何湘英、錢仲，不要說還有二三品及二級的人物，僅是這三個已夠二人調理的了。

當三人領先進入林中時，余懷芝先發動奇襲。

首當其衝的是鄒勳，他未提防奇襲。

余懷芝奇襲，勢道更是非同小可。鄒勳連退三步，換了五個方位，架格七次，還是挨了兩掌。

這兩掌都是要害，一是「肓門穴」，一是「太乙穴」。

「太乙穴」在前身腹部，「肓門穴」在背後，都是要穴。

鄒勳狂噴一口鮮血，栽出五六步倚在樹上。

此刻何湘英已攻了上來。

余懷芝用了遲先生的絕學三招，雖淩厲但不能產生決定性的效果，況

且錢仲也撲了上來。

燕翎應付其餘的，立刻就陷入了苦戰。

余懷芝目前在武林中是頂尖的人物。

即使是老一兩輩的也找不出幾個人能與他比擬的。

只不過一個人對付何湘英及錢仲，却極爲吃力。

爲了爭取時間，余懷芝突然變招，施出二師叔的第一招。

那一招眞妙，眞正是屢試不爽。

奇妙的運勁技巧，加上莫測的變化，簡直匪夷所思。

「啪啪」兩聲，何、錢二人各中了一掌，而且皆爲要害。

一爲腹胸之間，一爲心窩附近，立刻口鼻淌血。

余懷芝眼見燕翎已挨了一脚一拳，招架乏力，十分危急，不管何、錢二人傷得如何，他立刻撲向燕翎這邊。

這邊的人手雖然次一級的較多，但人數却多出很多。

余懷芝毫不考慮，又施出了二師叔那第一招。

這一招的威力，豈是這些人物所能應付的，慘呼聲連連，紛紛摔了出去，而且幾個受了重傷，有的甚至倒下就不動了。

余懷芝掠到燕翎身邊道：「燕翎，怎麼樣？」

「受了點傷，還挺得住。」

「我們走吧！」燕翎走了五七步，似乎傷得頗重，有點不穩，余懷芝挾起她奔了出去。

受傷的人仍然發出訊號攔截。

所以余懷芝奔出兩里又轉向奔掠三四里，又遇上了第二撥「青苗幫」的人。這一撥也有九個之多。

余懷芝道：「燕翎，哪幾個是一級一品的？」

燕翎道：「前面二人，一瘦一矮的就是，瘦的叫邱一飛，矮的叫黃天保，其餘除了另有一個一級三品之外，都是二級二品以下的人物。」

「好，我就先對付這兩個，你要小心，別落入他們手中。」

燕翎撤劍在手，這工夫黃天保大聲道：「姓余的，你跑不了的，乖乖的帶着燕翎跟我們回幫去吧！」

邱一飛也道：「放心，燕翎如果非你不可，幫主也不會作梗反對。總之，一切都好辦，只要你們不反抗。」

余懷芝道：「我却以爲你們是一羣可憐蟲，不問青紅皂白，受人驅使。」

黃天保揮刀攻上。

邱一飛也撤下萬字奪加入，其餘的攻向燕翎。

另外一個一級三品的也加入了這邊。

余懷芝以一對三，自然壓力無儔。但他却更爲燕翎擔心，只怕她拖不過十招就會被擒，因此，他一上手就施出了那第一招。

還是那麼靈，眞正是所向披靡。

「蓬啪」聲中，這三大高手又各中了一掌。

這一招妙在變化靈活，因敵制宜，爲所欲爲。

所謂絕招，也就是這個意思。

黃天保這一掌被砸在左腰上，「志室穴」受了傷。

邱一飛被砸中小腹，極接近「中極穴」，人也蹲了下去。

那個一級三品的就更慘了，太陽穴上正中，頭都扁了。

而余懷芝已經撲向燕翎那邊。

燕翎又中了兩掌，正在倒地翻滾。余懷芝有如猛虎攢羊，不過是用遲先生那幾招，就連傷五人。

也有兩個倒地不起，這些人簡直想不通，余懷芝怎麼會突然如此強大無敵？怎麼會在數招內擊潰敵人？

余懷芝道：「燕翎，你又受了傷？」

「哥哥，我們快走吧！」

余懷芝爲她服了藥，正要離去，突然間，四面八方一下子又來了十五六個，居然有幫主白雲在內。

白雲道：「余懷芝，想不到你深藏不露。」

余懷芝道：「談不上深藏，是因爲未遇上高手。」

白雲狂笑一陣道：「今天你遇上了。」

余懷芝道：「但願我遇上的是眞正的高手。」

白雲道：「燕翎，你若及時回頭，本座保證你不受處分，過來吧！」

燕翎道：「幫主不必枉費心機，我不會吃回頭草的。」

白雲手一揮，立刻上去五個。

余懷芝不等他們撲上，竟先撲向白雲。

白雲身邊有兩個一級一品的人物。

另外醜小子梁七也在他的身後。

余懷芝一上，兩個一級一品的衝出一擋，其中一人忽感腦後風生。

這人一閃而回頭，却未發現施襲的人。

本來梁七在他們身後，此刻梁七已在白雲的右側，看來不是他。

也就在這時，余懷芝以遲先生的一招把這個一級一品的逼退兩步，和白雲照了面，白雲也只好撤劍。

在以前，他可能託大而徒手還擊，現在不成了。

他在撤劍之下攻出一招。

此刻幾乎同時兩個一級一品的高手也左右攻上。

這是史無前例的壓力，前所未有的攻擊勢道。

余懷芝以十成十的內力攻出了二師叔新傳的第一招。

這一次此招的威力就沒有那麼大了。

（未完．十一）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靈芝

（野生万年茸）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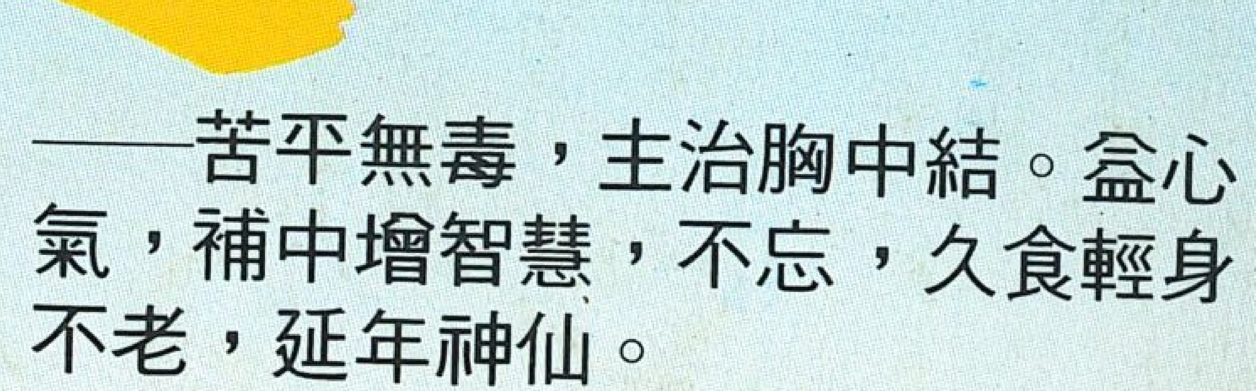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持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強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保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規格〕特級550mg100粒。普通350mg40粒及100粒。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Fax：(852) 6918344 Tel：(852) 6015715